

『永樂北藏』整理委員會

永樂北藏

綫裝書局

御製

天清地寧
風雨調均
烽警不作
化醇俗厚
外順內安
普際光明
大正統五
年既往未
來十一月
十一日
陰陽和順
百穀常豐
禮教興行
人皆慈善
一統熙皞
既往未來
俱登正覺
七政明朗
萬類咸暢
子孝臣忠
物靡害災
九幽六道

永樂北藏第一九九冊目錄

-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續前 (本冊卷第十六至卷第二十一 南藏函號赤二—七) : : : : : 一
○佛祖統記 五十四卷 宋志磐撰 (本冊卷第一至卷第二十五 南藏函號城一—昆六) : : : : : 一七七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赤二

祖師機緣

僧師問者問北齊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六祖下第七世

瑞岩考一別

羅山閑五別

玄沙備十別

長慶稜七別

保福展六別

鏡清慈十別

鼓山晏三別

翠岩參一別

太原孚四別

台州瑞岩師考禪師

嗣嚴師尋居丹丘瑞

若坐磐石終日如愚每日喚主人公復應諾

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後有僧參玄

沙沙問近離甚處曰瑞巖沙曰有何言句示

徒僧舉前話沙曰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恠

乃曰何不且在彼住曰已遷化也沙曰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頌曰一生長喚主人

公不受人設迥不同今日惺惺何處去滿山

松栢起悲風佛國曰警覺新月聚三星誰信

心王本自寧可笑瑞巖方丈老夜深呼喚強

惺惺祖印明瑞岩家風喚主人公昨夜南山

啼咬大蟲在山果一主人公死一主人公活

若解弄精魂兩頭皆透脫鼓山莊自呼自應

已惺惺不受欺謾理不輕池內白蓮香未已

唇前山色四時青白楊順瑞巖常喚主人公

突出須彌最上峯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

曲畫樓中天衣按不施棒喝喚主人公鵲王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擇乳鴨類不同為泉水洗水弓金博金瑞
巖微底老婆心自勢餅去沽村酒却著衫來
作主人無量壽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泛前
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痴人喚作本來身
無門若陀漠漠秘蒼苔終日加跌兩鬢摧
縱使不會呼喚著何嘗誤得阿師來天目禮

風前一曲動離情調古無人和得成自唱自
斟還自飲至今猶自不惺惺別山福州羅山
道閑禪師嗣嚴頭閩王請開堂師陞座方收
飲僧伽黎乃曰珍重便下座閩王近前執手
云靈山一會何異今日師曰將謂是箇俗漢
頌曰 雁山忍後不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

紙墨如山書莫盡衲僧休向義中尋洞山瑞
紛紛雪影耀闍天闍主欣逢倍樂然一旦春
風吹大地更無一點在階前白雲須彌座
上伽黎海口潮音闍大機世主大檀能藻
監靈山嘉會愈增輝疎山如一道直如弦千
古應無對縱有噬鏃機觸髅成粉碎栢堂莊
瑞世優曇見最難異香浮動曉風寒自非世
主垂青眼却作閑花野草看寶業羅山初
謁石霜問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寒灰
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乾坤去純清絕點
去師不契後謁巖頭理前問頭喝曰是誰起
滅師於此大悟頌曰 斫斷老葛藤打破伽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狸窟豹披霧而變文龍乘雷而換骨咄起滅
紛紛是何物天童覺是誰起滅就案打劫擊
殺烏龜救得跛鼈教大岩^拜起滅不停誰解
看當機一撥透重關東西總是長安路蕩蕩
無拘自往還無^準乾冷水點沸湯舌頭不出
口可惜老巖頭慈悲成過^石日^黃羅山在

禾山遊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向前
一梳矩無對師曰石牛欄古路一馬勿雙駒
後有僧舉似疎山山曰石牛欄古路一馬生
三寅頌曰春有百花夏有熱秋有涼風冬
有雪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堂一不踏門前路春歸又一年落花紅滿地

芳草碧連天鼓山^挂出門握手話分勢古道
迢迢去莫追却笑波心遺^解者區區空記刻
舟時^徑山^果羅山一日問巖頭和尚三十年
前在洞山來又不肯洞山是否頭曰是又問
和尚豈不是承嗣德山又不肯德山頭曰是
師曰不肯德山即且置只如洞山有什麼虧

赤二

三

欠處頭良久曰洞山好佛只是無光師便禮
拜頌曰一箇錢額銅頭一人三頭六臂二
俱借人鼻孔却與洞山出氣^南若^勝不肯宗
師誦大唐羅山^礼拜錯商量洞山無佛人難
措慚愧岩頭口放光^正若^類羅山因無^軫上
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洞山有何虧缺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諸師
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為甚麼撥
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
道快道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趁出軫舉似招
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
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恠大師頌曰 格
外談驚人句憐憫禪和徒指注酌然好箇佛
無光言下迷宗空自忙賴有知音招慶在說
訛一夏為雌黃雌黃出暗罵愁腸寄知識佛
性泰福州玄沙師備禪師兩雪峯示眾曰諸
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瘡
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若拈鏡豎拂他眼且

不見共他說話耳又不聞口復瘡若接不得
佛法盡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
還許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
弥重出師曰不是不是有僧持此語請益雲
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僧
退後曰汝不是愚盲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
曰汝不是愚聾門曰還會麼曰不會門曰汝
不是愚瘡其僧於此有省頌曰 盲聾瘡瘡
杳絕機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離朱不辨正
色師曠豈識玄絲爭如獨坐虛牕下葉落花
開自有時復云還會麼無孔鐵鎚雪竇頌退
後近前兼對辯相逢邂逅難回面春風舊地

撼庭前還見落花千萬片白雲端雲門老子
手親眼親因風吹火不費精神盲者便視聾
者便聞雖然無語掛在口唇三種病人一種
法門佛坐熱盲靜瘡瘰癧接不得玄沙枉費閒
心力扁鵲盧醫拱手歸三人俱是膏肓疾鼓
山珪玄沙三種病人語透出雲門六不收莫
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己返為讎徑山杲權
生靜瘰癧瘰癧要顯吾宗驗作家金剛截錢
如泥碎透金纔動失玄沙汾陽昭欲知三種
人應用理常新未有纖毫法能為中外塵永
明壽一二三見聞覺更是誰頓鎖燦花接簇
點鷓鴣啼草薰薰時鴛鴦飛玄沙老玄沙老

賴過當年欠一著諦當之言徒唯然中間樹
子半零落翠巖真玄沙三種接人諸人口耳
現在不要開眼尿床特地移山塞海花裏幽
禽語不休風光滿地誰人買塗毒策玄沙三
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得香嚴老子却來
樹上懸身龍門遠玄沙以毒出人毒三種病
人同一屋堪笑雲門老古錐河裏失錢河裏
攆或庵體盲靜瘰癧瘰癧不相干莫被玄沙恣熱
謾一句與君重割露老君頭戴楮皮冠晦室
明靜盲瘰癧提敗了也更問如何靜盲瘰癧
月林觀曲設多方驗作家有誰親見老玄沙
耳聾口瘰癧眼睛瞎五濁衆生數以麻橫川珪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玄沙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拜
汝頌曰 拜我得禮你自笑沒道理豈獨玄
沙翁天下人不是覺海元 因我得禮你扶倒
又扶起要行即便行要止即便止實學明夫
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妄
流傳往山果利刀自斷命根不要依草附木

亦二

五

若有一法與人永入拔舌地獄楚山挂因我
得禮你牽牛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皆對
嘴高卷悟因我得禮你崑崙卧潭底雖然浪
拍天身上無滴水雪雪甘 因我得禮你分明
好慚愧玄沙不是癡咄開眼休瞋瞋堂一
說你說我轉見話隨大地衆生元無一箇喚

牛游老鼠咬生鎖十分滋味別猫兒左右看
燕唾也不徹正堂辨 因我得禮你窮源須到
底九九八十一閻羅王是鬼已卷顏因我得
禮你事從叮囑起誰知白蘋風不在秋江裏
天目禮曰我得禮你真放屁撒屎帶累天下
人錯認自家底蒙卷玄沙一日普請往海
坑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
院後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
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障若人透得許汝出
陰界東禪齊曰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
大地虚空如今人還透得麼雪竇云要與人
天為師前面端的是虎頌曰 前虎後虎急

須看果凜烈威風生獐爪距今古樵人不回
顧喪身失命知何數若回顧雄雄坐斷山前
路佛慈泉猛虎當途獨振威爪上真箇利如
錐可憐不覺亡身者碎骨收來良可悲保寧
勇宗師方便大慈悲是汝之言寔古錐萬里
神光騰頂後肯將生死嚇愚癡龍門遠欲識
玄沙虎觀面是誰觀直下透牢關全機超佛
祖禾山方玄沙見虎是汝多少人明自己色
聲逼滿太虛有底纖毫依倚來明老玄沙太
銜舌覲面明明重漏泄袖僧於此便承當驗
來未免眼中屑屑屑誰甄別火發新羅燒脚
熱每印山中有虎人世上有人虎常磨笑裏

刀利牙爪可怖寄語花狸奴莫教渠上樹惹
受深前面有虎元來是汝更問如何冤苦冤
苦月堂昌玄沙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
峯開緘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雪峯曰
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於師師曰
遮老和尚蹉過也不知頌曰故遣馳書通
赤二
達信不干文字示家風回來却報玄沙語蹉
過分明理更封汾陽昭玄沙封白紙雪老却
同風嗟過人難會古曲調不同真如結玄沙
封白紙雪老把火披元來不識字白日走須
彌雲蓋智玄沙象骨眼睛烏白紙三番便當
書千里同風多錯會一條拄杖兩人扶慈愛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深踏翻漁艇承家業笑出蘆花月下地闊
天長三幅紙同風千里為誰宣佛心才白紙
三張通信去展開千里却同風陽春轉入胡
笳曲不是風吹別調中佛性泰三番白紙問
寒暄千里同風月滿船奪得高標全用麪盤
蛇口內打鞦韆丹霞淨白紙連封寄雪峯雪
峯由是喜同風中間蹉過無人識齋後江城
打暮鍾佛陀遊白紙馳來上雪峯雪峯千里
却同風玄沙蹉過人難會熨斗煎茶銚不同
真淨文鵲鴉夜夜連聲叶月下同人不忍聞
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文殊道
三張白紙千里同風宗師蹉過衲子迷踪金

鳥飛出海門東風從虎牙雲從龍野雲而千
里同風見不差僧持此語報玄沙不知蹉過
如何也莫是玄沙蹉過他橫川拱玄沙因雪
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叅去師曰達磨不來
東土二祖不徃西天雪峯然之頌曰 驀然
趯倒便知休百粵青山更不游從此七閩江
示二
上月至今空照釣漁舟佛國白釣魚船上謝
二郎趯倒須彌返故鄉應笑途中未歸客
停旅泊向他邦本覺一未離閩底已還家纔
跨飛鷲又眼花堪笑曾郎更心毒烏藤輕放
老玄沙遊菴演玄沙南游莆田縣排百戲迎
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

麼處去也塘提起袖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
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
更好笑頌曰夜聲蔽舟澄源著掉魚龍未
知水為命折箭不妨聊一攬玄沙師小塘老
函蓋箭鋒探竿影草潛縮也老龜巢蓮游戲
也華鱗弄藻天童覺今日靜惺惺昨日鬧
啾啾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北磬南人前提
起絮欒角堪笑無端露醜惡二老風流出當
家未明向上那一著無際玄沙問鏡清教
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爲大過失且道
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見遮箇法
麼師曰浙中清水白米送汝契佛法未會在

頌曰雪老門高兒女盛又能情重貴天倫
把家幹盡雖相似也有貪盃落草人匡堂惡
密機深設弇利刃疾交鋒汗馬無人識重論
蓋代功東叟穎玄沙因鏡清問學人乍入業
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谿水聲否曰
聞師曰是汝颺頌曰從這裏入頭上脚下
俱濕雖然通得咽喉未免一場氣急風淅淅
浪悠悠清風何處起人在木蘭舟佛慧泉一
滴偃溪水四海少人聞直饒玄會得也是弄
精規法雲秀天生碧眼崑崙兒有藝過人自
不知幾度黑風翻大海波心出沒自閒嬉白雲端
風飄碎玉千峯雪雨滴岩花萬國春琪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聽偃溪流水意潺潺終日不聞聞漢南投
老玄沙付鏡清返聞來聽偃溪聲如今洗耳
滄浪在誰肯臨流便濯纓是古佛滄浪無問
說只為太親切有誰曾共聞山河齊漏泄楚
安方玄沙指示太深深引線須憑一寸針聞
與不聞門外語勸君休向偃溪尋文殊道乾
坤獨立從這裏示二入風吹不著雨打不濕月井
觀一泓寒泉下翠微玄沙拈出為真機鏡清
雖向聞中入流水何曾洗是非錢山仁玄沙
因叅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
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
信汝頌曰 紫燕飛來繞畫梁深談實相鑒

浪浪十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本
覺一薄宦奔南北長憐客路塵濛濛烟雨裏
深憶故園春起壽慈般活交馳千聖不共救
得眉毛失却鼻孔空史印玄沙因僧問如何
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雲門云沒量
大人被語脉裏轉却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門云忽然路上有人喚衲僧齋你也隨分得
飯喫頌曰 是你自己莫相鈍置衲子兩兩
三三祗道早眠晏起大中隆玄沙驢前雲門
馬後更問如何合取狗口雪菴玄沙因僧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濃滴滴地頌曰
滴滴通身是爛騰釣魚船上顯家風時人只

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天衣懷膿滴滴
地金色光法身全體露堂堂釣螺江上曾分
化一葉漁舟泛渺茫揚無為清淨法身無可
比病後依前滴滴膿燕鴟叫斷秋光老落葉
飄來一樣紅後卷滴滴通身是爛膿更無
一點落西東若言不是知音者未免風吹別
調中高舉妙玄沙因僧侍次以拄杖指面前
地上一點白問曰還見麼曰見師如是三問
其僧三云見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為什麼道
不會頌曰你見我見十分成現打破荆棘
林方知無背面一點從教徹古今黑白未分
何處辨玄沙因僧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

曰我是謝三郎頌曰本是釣魚船上客偶
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
宿蘆花雪竇親伸端的問君言莫比流沙
少室傳昨夜鴈回雙嶺後謝家人立月明前
提子青閨山滄海浪悠悠父子生涯一釣舟
忽尔踏翻深猛省大家收拾去來休草堂青
抄秋時節水雲鄉千頃蘆花未著霜江景不
將零碎賣一時分付謝三郎祖印明蕭蕭蘆
帶映江流獨棹孤蓬漾小舟細雨斜風渾不
顧一心只在釣竿頭使弟堪玄沙示衆曰若
論此事喻一片田地四止界分結契賣與諸
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頌曰

萬事由王老師樹子未屬你在廣額屠兒成
佛二祖大師償債鼓山挂祖父田園都賣了
四邊界至不曾留柰何由有中心樹惱亂春
風卒未休在山呆祖父田園俱屬我中間樹
子豈由他連枝帶葉和根拔要見兒孫意氣
豪雄卷玄沙曾指上頭關四海揮流覺未開
惟有漢朝天子貴彭城坡上信旗還卷山受
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
頂後相頌曰嶺中奇特是玄沙垂語諸方
不易加亡僧面前真心驗後人子細莫周遮
石門亡僧雖不是亡僧既是菩提道自通
若更二途斟酌會非但無知燕耳般若柔

就中至直是玄沙觸目全真話不賒亡者面
前親證驗更無偏黨絕周遮叢林浩浩爭唇
吻恰似虚空提幻花汾陽天衣懷云亡僧
面前即且置只如活人背後底是箇甚麼頌
曰且置亡僧面前事活人背後若為逢自
從打破雲南國直至如今塞北通本覺一玄
素二沙云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
已成意已休此箇來踪觸處周智者聊聞猛
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頌曰神光頂後照
無邊萬里區區豈足言若問玄沙端的意霜
天夜半觸骸寒本覺一玄沙嘗訪三斗菴主
纔相見主曰莫恠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

人盡有爲什麼菴主無曰且坐喫茶師曰菴主元來有任頌曰傍菴來往路相通步步相隨蹠去蹤山遠年深人不到一溪流水質長松半菴涼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曰人人出者箇不得師曰情知你向驢膺馬腹裏作活計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者箇不得曰和尚恁麼道得某甲爲什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頌曰作者好求無病藥馬腹驢胎何處著鼓山當日可憐生鼻孔遭人白拈却未覺一玄沙見三人新到烏打普請鼓三下卻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去打普請鼓三下卻入僧堂久住未白云新到輕

歎和尚師曰打鐘集衆勘過大衆集新到不赴師令侍者去喚新到纔出僧堂卻於侍者背上拍一拍云和尚喚你侍者至師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師曰我與你勘了也最菴印云可惜放過這僧乃頌曰玄沙明修棧道新到暗度陳倉夜行各不相投投明共到咸陽嚴驛令按條章明明四海清如鏡更於何處覓邊疆福州長慶慈稜禪師明雪峯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即遮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即是可惜許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恁麼道意作麼生山曰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體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骸徧野白骨連山頌曰因上高巖到頂頭僧
人致問已圓周是即便是可惜許只恐同音
別處游汾陽路妙峯孤頂草離離拈得分明
付與誰不是孫公辨端的體著地幾人知
雪竇題八萬四千非一一七金山內海泊滔
妙高峯頂平如掌誰把長竿釣巨鼇韓堂携
手相將孰共行目前唯覩妙高山雲泥不隔
來時路付與兒孫觸處看佛心嚙鏃交鋒是
作家不孤來問這些些知時及節因行事可
惜茲人返嘆嗟般若是即是方可惜許摸
心早涉三千里行人念路客思家達磨杖頭
批凌履數堂定妙高孤頂忽登臨浩浩無風

白浪深除却鏡清長慶外此時誰更是知音
寶業源長慶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
韻不撒沙保福云不可更撒也頌曰頌力山
高豈足誇藏身露影數如麻若非保福親曾
見誰信稜公更撒沙寶業源長慶曰總似全
日老胡有望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頌
曰天高鳴鴈侵雲舉地肅蛩螢入草鳴漚
是一秋風景裏客愁幾逐異鄉情東更頌長
慶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頌
曰驀路相逢交臂過眉毛趂起莫蹉跎平
生參學明何事悟了寧消一剎那本覺一長
慶因僧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

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
露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
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
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
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麼人曰向北
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
頌曰 展手之時萬仞摧枯河無水月無來
若疑別問龐居士石女黃梅誰共陪投子青
長慶因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
時如何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
一人頌曰 人人盡道我心休問著何曾有
地頭口說心違謾自己業河迤速任漂流知

門非長慶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
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
頌曰 衆手淘金得者誰纖塵室礙豈能為
洪波浩渺黃金遠四事無成空手歸外門作
衆手淘金誰可得巧有伎倆必能克隋侯得
珠聞京西卞和獻玉在河北漳堂漳州保
福從展禪師綱雪舉長慶云寧說阿羅漢有
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
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靜人
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却問
作麼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
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頌曰 頭方第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一第二卧龍不豎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起
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
雪竇題如來語為君舉任是聾人得聞未免
和泥合土喫茶保福亦慙癡似向雷門掘布
鼓佛蓬泉不說如來二種語三三為九須重
數何謂聾人爭得聞狐裘未免運移主赤二
端無是非歸掌握有聞有見隔關山始知
一種如來語不在世人情解問佛雖熟第一
頭第二頭清風明月兩悠悠將軍戰馬今何
在野草閒花滿地愁南華易撞墻撞壁曲不
歲直摘葉拈花與儉寧奢羅漢有三毒如來
有二語聾人爭得聞依舊喫茶去保福老保

福老鍊眼銅睛還失了月堂呂便恁喫茶去
還知第二頭可憐長慶老特地一場愁寶業
源保福因雪峯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
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
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即且
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驤
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頌曰望州烏石
與堂前相見相逢萬萬千唯有鵝湖并保福
此時相見解推遷汾陽昭望州烏石常相見
何故禪人却背違保福鵝湖雖得意埋兵啗
木晨銷旗海印登山過水幾區區特地相
逢問道途堪笑華山陳處士長安路上倒騎

驢大洪達密密堂堂早二三本來無物更何
堪癡人見了生歡喜作者相逢滿面慚龍門
達望州烏石與僧堂業識茫茫不可當提起
袖僧拄杖子五湖四海沸如湯徑山果藕絲
引鯨鰲針鋒輞芥投望州烏石嶺未唱已先
酬大唐擊鼓新羅舞觀面相呈不相親圓桂
勸望州烏石僧堂前驟步低頭隔大千若是
咬人師子子返身不在草頭邊一箭如保福
因僧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
時師曰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頌曰人
前慣出手退三添作九有眼未嘗看無家自
能走雪峯之句羚羊挂角作他弟子沒來由

龍蛇陣上看謀畧月堂昌雪峯未審何言句
得似羚羊掛角時拊擊自然皆率舞不須羌
管隔雲吹臣堂愚保福問僧殿裏底是甚麼
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
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飯頭鑊間多少曰
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
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汝作甚麼業來
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
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又問僧
汝名甚麼曰咸澤師曰忽遇枯涸時如何曰
誰是枯涸者師曰我是曰和尚莫謾人好師
曰却是汝謾我頌曰保福四謾人其中道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理親兩兩從頭舉雙雙句後明若也更不會
新羅打鐵丁洞山聽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
作戲更難加謾人謾我無人會水長船高眼
裏沙雪賓顯一箇人謾四箇人四人謾一一
謾親思量一代謾人漢迤代相謾謾殺人佛
國曰一般見得有多般若也謾他實自謾要
識展公端的處水闊山高天色寒東井總保
福從來不謾人問著禪流總及身浴鑊量未
開多少兩長一短是誰真坐保福因僧侍
立問曰汝恁麼處曰甚麼處是某甲處心
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
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處心處師曰我見築

著磕者所以道汝處心頌曰晨朝有粥勝
時飯展鉢開單飽便休築著磕著如薦得不
風流處也風流元無著總保福與甘長老相
看鄭十三娘纔坐定師乃問承聞十三娘子
參見為山是否曰是師曰為山遷化向甚麼
處鄭起身偏床而立甘曰開時說禪口似懸
未二
河何不道取鄭曰鼓這兩片皮堪作甚麼甘
曰不鼓這兩片皮又作麼生鄭曰合取狗口
頌曰為山遷化絕音容超起眉毛何處去十
三娘子側身時放出金毛師子子何處去十
鄭十三娘握玉鞭正法眼更參三十年勝
杭州龍冊寺道恁禪師印鏡清僧問學

人未達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曰其
 原師曰若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
 者問曰和尚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
 莫是不成他問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
 麼生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其原一頌曰
 成龍兩處若為分碧眼黃頭笑未聞莫恠
 鏡清多意氣他家曾謁聖明君正覺鏡水
 平湖碧湛然茫茫曾未達其源王維妙手堪
 圖畫一點成龍兩處全保寧勇手把空行未
 是難難中難是問其源其源未達柰何也且
 看成龍點下分雲漢春學人未問指其源句
 裏明機好細觀自語不能知落處煩他我作

費言端本覺一冰稜鎖斷長河口不見人從
 鳥道來一陣風回脩竹裏玉闌干上雪成堆
 心間責源泉混混望無涯澄湛平如鏡面開
 兩處成龍一點墨幾人換却眼睛來費紫澤
 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
 顛倒迷已逐物和尚作麼生師曰泊不迷已
 曰泊不迷已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
 體道應難頌曰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
 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會不會南山北山
 轉露霽心寶顯是甚麼聲雨滴浩浩迷已逐
 物衆生顛倒楊無為爲簷前雨滴聲正在眼中
 鳴貪他簑笠者失却舊茅亭長靈卓順流涕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流轉物物轉良哉觀音快逢其便出身脫體
自分明門外依前雨滴聲明頭便打暗
裏閃過盡底活時死中要坐門外簷間雨滴
聲衆生顛倒逐迷情可憐泊不迷已處出得
身來體未明月堂簷頭雨滴階前地濕法
法現成人信不及更問如何長江水急慈受

深簷頭雨滴聲歷歷太分明若是未歸客使
勞側耳聽白楊順門外依然雨滴聲方般巧
說爭如實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見還同不相
識也耆顏直下全提是鏡清脫難出易語分
明這僧更是能親切聽得簷頭雨滴聲實業
源鏡清問僧門外是甚麼聲曰蛇蛟蝦蟆聲

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頌曰將謂
衆生苦更有苦衆生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
人也耆顏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鷓鴣聲
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頌
曰聞聲見色非聞見見色聞聲是見聞欲得
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也耆顏鏡清

因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
耳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脚在曰某甲稱
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鴈驚起後
池秋頌曰飄風揚塵落花流水聲前絕妙
無處著驚起後池秋許由不洗耳容貌好
西施開唇不露方耆顏鏡清因僧問學人

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燕曰若不活遭人
恠笑。師曰也是草裏漢。頌曰古佛有家
風。對揚遺貶。剝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
覺猶在殼重。直撲天下衲僧徒。名邈雪竇頭。
語見人心苗見地。頭痛痒喝如靜諸方開。
口不同用寶印。全機繼祖風。佛國白啐啄之。
機不謬傳軒轅寶鑑。正當軒萬緣。喪盡泥中
土。四海澄清。月在天本分。鉗鎚須煅煉。自家
爐鞴且磨研。相逢莫問參玄事。此去西天萬
八千。佛剎慈河目海口。釘帶銚舌難宿鳳巢。
素非其鴨。直饒啐啄同時。未免當頭一割。
性泰鏡清因僧問。是大道之源。師曰。送遠。

裏流出頌曰。從這裏流出。滔滔無盡曰。
巨浪湧千尋。誰知無一滴。無事範鏡清。一日
於僧堂前自擊鍾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
問。玄沙道甚麼。師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
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雪竇云。泊被打破。
蔡州圍悟云。爛泥裏有硬刺。頌曰。鏡清
湖心拋一餌。錦鱗躍浪上釣來。幾手掣斷竿。
頭線引得傍觀下釣臺。石溪月鏡清問雪峯。
古人有言。峯便倒卧良久起曰。問甚麼。師再
問。峯云。虛生浪死。漢頌曰。尋常愛客恨
無來。及至人來懶話。陪空卧早知眠不當。虎
勞紅焰落寒灰。按子青鏡清因僧問。新年頭。

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
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
曰鏡清今日失利頌曰 七寶盃酌蒲萄
酒金花紙寫清平詞春風院靜無人見間把
君王玉笛吹心聞真新年佛法答云有小盡
依前二十九玉麟掣斷黃金勒却向雲中大
哮吼懶菴祖又僧問明教寬新年頭還有佛
法也無師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
為甚却無師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老老大
大龍頭蛇尾師曰明教今日失利頌曰
新年佛法答云無會得依前在半途誰把扁
舟清夜笛月明吹過洞庭湖懶菴祖

新年佛法播真風笑殺街頭賀歲翁三級浪
高何處去設將雙劍定雌雄雪堂行
南堂興云鏡清道有時失利明教道無亦失
利且道說訛在什麼處頌曰
新年景物漸舒蘇佛法凌勞問有無得失是
非都喪却波斯鼻孔自來麓建隆原
穩密田地神通遊戲佛法新年頭有無俱失
利一緊等虚空豈容立巴鼻草上之風祖令
行誰云雷罷不停聲圓悟勤
新年佛法鏡清有須信親言出親口新年佛
法明教無西天鬚子沒髭鬚可笑兩翁同失
利南海波斯失却鼻太平今夜太即當還如

雪上更加霜，寒孫腹收却，飢釣魚，舡上謝
三郎。係鑑觀

福州鼓山興聖

神晏國師洞雲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熟
忽起搗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
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邪？曰：何道
理之有？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頌曰：

驀被曾郎搗著，胃平生途路，忽然窮無端，擡
手輕搖曳，笑倒南方大頂峯。竹屋鼓山上
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
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曰：傷風即得頌曰：
遺空一箭九重城，雪老門風儘有聲。見
說禁班宣號令，那邊渾不許人行。屋堂懸鼓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山有偈示衆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
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生
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
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
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
便打趂出院，頌曰：國師之子太慈悲，入草

赤二

十九

何如出草時，射透九重聖。箭子依前，特地隔
天涯。石溪月明州翠岩令參禪師洞雲峯上
堂曰：今夏與諸兄弟語論，看翠岩眉毛還在
麼？此依傳燈所載五燈會元典傳一夏與兄
弟東語西話，看翠岩眉毛在麼？長慶云：生也
雲門云：關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翠岩云：爲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衆竭力揭出私門頌曰 翠岩示徒千古無
對開字相酬失錢遭罪老倒保福抑揚難得
嘮嘮翠岩分明是賊白珪無玷誰辨真假長
慶相諳眉毛生也雪竇顧青山岌岌綠水滔
滔穿過鼻孔落盡眉毛大洪遂作賊保福擔
枷過狀生也長慶迷真逐妄掩關雲門秋江
月亮老倒翠岩眉在眼上死心新金鑊血色
透雲袍閫外威權膽氣豪打破魔王山鬼窟
碧潭深處釣鯨鼈南堂與天魔誇佛禁犬吠
老魏巍大人聖德可昭榮華萬鈞之弩射
何人箭未離弦已喪身帶累盲龜失浮木欲
來火裏透金塵伊菴掃發言先要心無愧為

事應須理處長莫學里閭無信者從朝至暮
錯商量虛堂愚太原乎上座問雪峯鼓山問
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
曰如今生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山却問
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弄微
之師默置山罔測乃駭之一拳頌曰 父母
未生前鼻孔在何處叢林老作家俱昧藏身
句鼓山雖見機未免撐門戶搖扇太原乎播
弄閒家具山中春色深飛花落無數佛慧泉
父母未生前生也只如然一般拈掇能奇特
且下渾如火裏蓮輝今耀古極妙窮玄大可
憐清風長消座一念八千年回悟動高安灘

頭百雜碎象骨峯前眼搭癡敢道鼓山無鼻
孔萊林千古笑嘻嘻正堂_{上座}雪峯
峯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
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
峯曰知是般事便休頌曰李廣將軍古今
無對深入虜庭全身遠害不動干戈贏小捷
至今邊塞嘉聲在_{海印信}雪峯集衆待孚公
上堂一顧便西東明日却云曾觸忤公案從
來是幾重本覺一針頭削鐵牛背拔毛多將
少使冷作熱燒直上法堂便下去觸忤和尚
重解註知是般事休便休茫茫塞壑與填溝
月堂昌壯氣如虹上法堂就籬縛健恰相當

若言觸忤和尚雪上無端又著霜杵者至
乎上座初在揚州光孝事講涅槃經有禪者
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
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曰
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
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
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
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
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
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
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當爲我說曰座主還信
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
却師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契
悟扣禪者門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
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為甚麼醉酒卧
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捏
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曰且去來日相見

師遠罷講徧歷諸方頌曰

一曲單于風引長竿公聞處是官商至今夜
夜維揚客空聽樓頭聲斷腸本覺一
誰將畫角吹江城一曲梅花隔岸聽宿酒乍
醒金鴨冷海棠枝上月猶明一懶菴樞
乎上座掌雪峯浴室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

赤二

二十一

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
和尚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
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什麼劫中曾相見
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峯曰已勘破
了峯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語峯曰汝著賊
也頌曰

象王象子儘相隨岸上人看蹄踏蹄香草細
餐知飽足歸來不待日頭低虛堂愚
乎上座因鼓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
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
是伊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
某甲去勘過遂赴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

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絳
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
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
回峯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
遂舉前話峯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臄
猶有鄉情在頌曰

洞天無壁月無遮朝斗先生扣齒牙風撼古
壇松子脫打反頭上楮冠斜絕象鑑
青童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綠帶圓半夜歸
來花底過金鞭敲落亂紅飛竹屋簷二
九重城裏本非遥射折重箭倍饒忽遇三
軍圍饒處分明有路直通霄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六
二

○

○

○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七 赤三

祖師機緣

僧錄司右副教統靈谷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六祖下第七世

鹿

燕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明雪峯

師示衆曰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

赤三

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云厨庫三
門又云好事不如無頌曰自照列孤明為君
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見不見倒
騎牛兮入佛殿重寶殿徹底昏昏不待看挂
天挂地黑漫漫三門厨庫長相對一徑松風
滿院寒白雲端恍恍惚惚若亡若存築著碣

若厨庫三門金烏照不破玉兔又西奔不知
是何物能為天地根佛心才夜明簾外千峯
秀驚鏡臺前萬象殊掃蹤滅迹不立錫鉢誰
為佛殿誰是香厨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
龍明月珠圓悟勳黑黑無間東西與南北厨
庫三門相對高撐天挂地同張墨雖然好事
不如無敢保韶陽會不得正覺道人自有
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三門與厨庫
此時明暗自然分蘇勳若雲門上堂乾坤之
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挂燈籠向
師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云逐
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頌曰看看古岸何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花君自看
雪竇頭嶺上白雲舒復卷天邊皓月去還來
低頭却入茅簷下不覺呵呵笑幾回白雲端
看看野草開花極撩亂三月洞庭江上春烟
霄飛過滿湘岸滿山秀帝網交羅幾萬般形
山消殞影團團拈來不是無尋處只在乾坤
宇宙間佛心才虎豹文章麒麟頭角輝天燦
地堆山積嶽撐破面門兮蓋色騎聲截斷羅
龍兮解黏去縛罷却干戈百草頭萬里秋天
飛一鷄圓悟勤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擬議躊
躇放過一著遊菴淡隱隱烟村聞犬吠欲尋
尋不見人家忽於橋斷溪回處流出碧桃三

四花斷橋倚雲門示衆曰十五日已前不問
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曰
日日是好日頌曰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
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
草茸茸烟羃羃空生巖畔花狼籍彈指堪悲
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雪竇頭日日是
好日風來樹點頭九江烟靄裏月上謝家樓
海印信日日是好日誰言無等匹甜瓜徹蒂
甜未必甜如蜜大洪恩冰消河北岸花發樹
南枝到處有春色天涯亦早歸上方破二
作一分三成六著串數珠數不足南辰信手
攀北斗回身觸豁開戶牖正當軒玉兔金烏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如轉軸傳不傳得不得那知陌上春條綠
悟動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
地覓幽玄只管鉢盂兩度濕尼無著提雲門
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世
音菩薩將錢買餠餅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饅
頭 頌曰買得欣欣急走歸不知放手却成
非直饒超過毗盧頂也落韶陽第二機上方
益小院春風特地寒佳人寂寞倚闌干斷腸
曲調無人聽更把琵琶月下彈慈受深見色
心光現聞聲道已彰掣電光中分皂白海潮
音裏辨官商韶陽老慈門普發機直用千鈞
弩圓悟動見色明心事已差聞聲悟道更交

加觀音妙智慈悲力荆棘林中優鉢華徑山
果南無觀世音菩薩補陀巖上紅蓮舌不知
成佛是何時打刀須是并州鍊鼓山撲落
非他安排不多蓋覆自在隱顯包羅擡頭失
却舊時路拈蒿便上別人渡轉易作難拔貧
成富千人萬人恁麼去月堂頻超見色聞
赤三聲句不涉明心悟道言花落烏啼巖下寺月
明人喚渡頭船雪菴一曲風前信是誰調
高爭肯落今時見無人會曲中意又把雲簫
特地吹前云門每見僧必顧視曰監僧擬議乃曰噫後
德山圓明大師刪去顧字謂之抽顧叢林目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雲門顧鑒喫有抽顧頌 頌曰雲門抽顧笑

唔嘻擬議遭他顧鑒喫任是張良多計策到

頭於此也難施北琳亦雲門抽顧自有來由

一點不到休休休休真淨文韶陽一鑒生錢

餓餓直下咬破莫恠相賺鼓山珙雲門抽顧

頌袖僧眼皮重眼皮重七八量雪車打不動

打不動抽顧頌時念弥陀三兩聲追薦東村

李翳子生西天山裏孟八郎強健福田院裏

貧兒叫喚乞與我一文大光錢五祖戒韶陽

為人最急切未入門來已甄別若於顧鑒裏

承當大棒打落天邊月典牛海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

人讀書 頌曰藥林在處有家風且與雲門

事不同門外若有讀書者任是顏回亦不通

此北琳亦家風施設不無私獨有雲門語可疑

偏囑讀書人若到急來通報汝須知爲他老

杜王摩詰愛我高吟落韻詩覺海元讀書人

到切須看無絃難遇知音者端的家風說與

君沒階趨進翼如也佛慧泉讀書人報來豈

在之乎者孔子與周公皆不及門也天日桂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裏

看山 頌曰日裏看山也是常西來祖意謾

商量金毛獅子希逢有多是狐狸喚作狼北

路北日裏看山好清風拂白雲夜來何處火

燒出古人墳東京汴田佛日日裏看山滿眼
青千巖萬壑開縱橫洞門疑是雲遮斷到若
湏知路坦平無為日裏看山言簡語端後
進劫機切在諦觀黃榮真不惜兩莖眉
日裏看山對祖機臘月火燒春又綠只宜飛
走會相依三祖宗

去三

兩餘江上兩三峯堆疊烟嵐不記重眼裏看
來端的瞎耳根聞處出天聰佛鑑錄
坦然曾問老師安爭似韶陽一句傳日裏看
山仙掌露夜深猿叫月當軒投子言
日裏看山大難大難重重峭壁疊疊危巖只
見嵐光拂拂爭知瀑布潺潺上方並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日裏看山好好在什麼處要見老雲門不落
第二句見前日裏看山酬所問分明開口見心
肝居於句裏求宗旨墮在巖峩疊嶂間耕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
截身頌曰截身北斗最分明只為人多見
不精巧妙妄陳心意解却如平地作深坑昏
燈日晝何曾易青竹黃花滿地生汾陽老
倒雲門泛鉢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無限
垂鈎者隨例茫茫失釣竿雲門透法
身法身何許人鴈回沙北塞鸚鵡戀西秦雲
竹通南嶽峯高北嶽低行人泣淚兩遲疑火
星昨夜移牛斗照見西瞿人不知投子青鑿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斷龍門透碧津洪流驟雨豈傳塵謫仙擘月
沉江底漁舟笑殺謝家人天衣懷要透龍門
特地難却成平地起波瀾凡鱗欲得風雷便
且向桃花浪裏看佛印元人問透法身隨宜
為指陳大地如膠漆長江波撼聲法華舉北
斗藏身句雲門道處看南辰分六角北斗七

存三

五

星攢春雨霏霏潤秋風飒飒寒崑崙牽白象
誦誼入大安海山遠北斗藏身為舉揚法身
從此露堂堂雲門顯殺他家子直至如今謾
度量玉潤林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
朝東時人欲識藏身處拈起數簣別處春黃
龍南雲門透法身從此沒疎親盡道和風暖

三春寒更新道吾真東西南北上下四維橫
身宇宙撈破須彌甘露天五陵公子遊花慣
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不
奈懽頭何白雲端北斗藏身句有由未明南
北起戈矛風清月朗無雲夜莫認文星作斗
牛照覺總東湧西沒北斗藏身法王法令德
非有隣真淨文北斗藏身句最玄未明向上
謾勞傳黃河輞底流今古華嶽三峯頭指天
三祖宗藏身北斗最分明四畔無雲廓太清
猿鳥自啼山自寂水流巖下響冷冷草堂清
北斗藏身坐不安開軒落日倚危闌雲收月
出空如水剎剎塵塵總一般佛心才何事文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星與酒星一時分付與先生高吟大醉三千
首留與人間伴月明五祖演透出毘盧頂上
光夜來星轉斗中藏禪家不招天師訣也解
交乾步踏罡張無盡北斗藏身句商量幾萬
般貪觀天上月誰覺骨毛寒疎山如雲門透
法身分明語露親移步登山頂峯高興月隨
雙去方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
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普雲回
雲門透法身割斷釋迦音文殊休惆悵普賢
謾沉吟五祖戒北斗藏身事坦然法身無狀
透何邊後人不曉前人意水底撐船捉月天
法華舉北斗藏身句擬議即差訛鑽天白鶴

子不戀舊時窠慈受深飽粥飽飯一味齰齰
早眠晏起何待封侯典牛游昨夜東風落萬
紅半隨流水半隨風何須短艇撐明月自與
桃源一流通開善祖藏身北斗道彌昌三脚
蝦蟆著錦襪多少病猫食死鼠日中擡首眼
無光東山空天地廣無邊何云藏北斗跋脚
老雲門未明三八九天目禮北斗裏藏身虛
空中出沒道得一句來日頭東畔出橫川珠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
一說頌曰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鏈重
下楔闊浮樹下笑呵呵昨夜驪龍拗角折別
別韶陽老人得一振雪竇顯對一說遼天鶴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萬重雲只一突韶陽老韶陽老南北東西無
處討正覺這對一說卷盡五千四十八風花
雪月任流傳金剛腦後添生錢五祖演對一
說何卓絕畱塞虛空一團鐵飢來不顧飯如
雷箇箇聚頭爭齒齧龍門遠對一說五教三
乘盡該攝龍宮海藏任縱橫水底泥牛吞却
月佛性泰海藏龍宮金文王熾逞器觀橫破
關擊節三百餘會振綱宗四十九年同箇舌
阿刺刺對一說諦當之言如截鐵圓悟勦
雲門因僧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
何師曰倒一說頌曰倒一說分一節同
死同生為君決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

虎穴別別擾擾匆匆水裏月靈寶殿倒一說
清人骨萬里無片雲拋下一團雪別別老大
禪翁甘滅舌正覺遠倒一說這饒舌無端都
把天機泄四海九州徒蹶蹶飛出龍宮鑽螻
穴野軒是賊識賊以楔出楔鳥迹空雲鏡
像水月教兒師子迷蹤訣上樹老猫安身法
活脫脫倒一說等閑翻却狐狸穴圓悟勦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
桶裏水頌曰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
下甯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擬
不擬止不止箇箇無棍長者子靈寶殿朝打
三千未為多暮打八百未為少鉢裏飯弓桶

裏水人前切忌無分曉白雲場塵塵三昧彼
彼不外千峯向嶽百川赴海更無一法不如
來只箇堂堂觀自在天童竟見之不取思之
千里杓聽將來放籬無耳二月三月花開時
路岐芳馥春風起直下是休擬鉢鉢裏飯桶
裏水湛堂鉢裏飯桶裏水開口見騰求知

已擬思便落二三機對面忽成千萬里韶陽
師較些子斷金之義兮誰與相同匪石之心
兮獨能如天童塵塵三昧鉢鉢飯桶水雲
門眼中者僧身裏捏合起來無處截望著磕
著埋沒你月堂鉢裏飯桶裏水狗子咬人不
露齒堪笑韶陽老古錐倒地至今猶未起

無老全南頭買貴北頭賣賤只可聞名不可
見面且老仁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句師曰臘月二
十五頌曰臘月二十五一曲超今古鎮州
大蘿蔔生長在深土佛無來雲門一曲二十
五不涉宮商角徵羽有人問我曲因由南山
起雲北山兩黃龍臘月二十五一曲無人
舉韶陽老古錐屈指從頭數粉無為一曲韶
陽古調清多年木石化為精廣陵傳去人何
在留得杜鵑啼月明大洪臘月二十五騎
驢不打鼓春風百草生塚上添新土真淨文
臘月二十五韶陽曲調普欲會箇中意先天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爲心祖通照達憶昔雲門老古錫曾將今日
示當機奇哉二百年來事長作胡笳曲調吹
圓通徑雲門曲調格何高轉使愁人不奈何
明月清風無價數一時分付與仙陀長重卓
韶陽一曲二十五不爲五音豆今古剎剎觀
妙智力塵塵能救世間苦是古佛臘月二

赤三

十五雲門一曲新一回聞舉著笑殺洛陽人
訥堂思臘月二十五雲門沒腸肚一曲盡情
彈渾音超太古明眼衲僧休養箇有坐光
雲門一曲徹髓徹骨霽雪千峯寒梅破萼啐
啄公子風流鳴木鐸松源寺雲門一曲從來
無諸韻出五音調高千古就中妙旨許誰知

幾擬黃金鑄子期無準範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圓悟
云一不立頌曰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
數不足少林謾道付神光卷衣又說歸西竺
西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峯宿重寶殿
六不收兮調最新能歌何待統梁塵和風蒲
檻花千樹不換乾坤別是春白雲端一不立
六不收突然那更有踪由無限青山留不住
落花流水太悠悠圓悟勸村歌社舞那伽定
所徇泥猪清淨身透徹根塵無佛法優曇花
現十洲春秀康瑞
六不收一不立清淨法身何處覓夜來一陣

吹葉風掃盡浮雲月照壁拖堂開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餬

餅頌曰超談禪客問偏多縫罅披離見

也麼餬餅壘來猶不住至今天下有說訛雪

實顯天皇蔭子孫龍潭得一箇三代潭崙吞

無人敢咬破始自韶陽拈出來為貽其福却

六三

貽災當時病本無人削迄至而今成禍胎正

覺遠超佛越祖若何宣充齋餬餅恣情餐湖

南展鉢新羅咬大食波斯索渡船慈明國杜

禪和杜禪和一箇餬餅不奈何禮拜任君頭

著地海東船子過新羅雲門餬餅橫

樣小爭似法華爐竈大飽來一任帶刀眠誰

問西來閑達磨白雲端超佛越祖之談觀面

相呈誰領不知箭過新羅動地閑爭餬餅其

淨文韶陽餬餅荅禪人佛祖之談道最親不

落言詮休擬議四頭識取自家珍雲居拈駕

空欲上九層霄脚下紅絲繫轉牢賴是能泉

未出匣且施一割用鈇刀道場如堪悲堪笑

老韶陽餬餅拈來撲鼻香端的若知滋味者

不勝滿面負慚惶文殊道作家手段不隨流

餬餅拈來荅話頭任是衲僧超佛祖到頭不

換飽勦勦黃龍震雲門餬餅對超談多少禪

沅看不穿若是孔門真弟子自然知道化三

千佛燈珞雲門一枚餬餅天下衲僧咬嚼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非錢作牙關往往疑國吞却吞時易吐時難
莫道從來麪一般踏著韶陽開挨子方能平
地起波瀾慈受深超談餠餅應時機逐塊知
非獅子兒敗葉霜風都掃盡古松方見歲寒
枝水菴一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
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頌曰東山水上
行出處甚分明好看塵沙佛波濤四面生佛
慈惠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目前一彈指
變現自分明日面月面過佛手驢脚呈皆承
此恩力言外度迷情其淨文諸佛東山水上
行擡頭舉步落深坑誰知獨足拖泥水不蘆
回途十萬程雲溪恭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

行促裝無伴侶獨自赴前程大洪預諸佛出
身處東山水上行面南看北斗日午打三更
進堂準東山水上行楊杉不染皂壁上畫枯
松後園驢契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赤膊抵
沙峰爛醉和衣倒或菴體諸佛出身處東山
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崖懸花倒生覺無清渠
會東山水上行溪邊石女夜吹笙木人把板
雲中拍一曲涼州恰二更石菴瑤東山水上
行乾元利貞亨說訛一箇字才子競頭爭
菴宗諸佛出身處千般設度量東山行水上
貶眼過扶桑荆叟珙雲門因僧問如何
是佛師曰乾屎橛頌曰稽首金容乾屎

極應物現形如水月香臭皆從佛口生凡聖
從教同一舌佛鑑勸我佛如來乾屎橛隨機
平等徧塵寰迷頭認影區區者目對慈顏似
等閑太平古問佛唯言乾屎橛非獨抽釘魚
拔楔不是韶陽老古錘爭得親言出親舌佛
不用唐言譯休將梵語傳摩醯首羅眼
對面隔西天戴山珪雲門乾屎橛全超法報
化無事出山遊百錢杖頭掛在山果問處分
明吞處新半同含笑半同瞋看陌上二三
月那箇枝頭不帶春惠因韶陽乾屎橛多
年硬似錢堪笑韓樞不柰何信信怨恨天邊
月典牛雲門大作師子吼

剛把衷腸爲誰剖眼似流星尚憐然狂夫逐
臭爭知有君不見巖頭有語兮咬人屎橛非
好狗懶菴問佛答云乾屎橛明明此理難
分雪金剛寶劍倒殺人鈍鋼止用新羅鏡
雲門小厮兒大作師子吼鼻孔得半邊
不知失却口和源岳祇箇乾屎橛雲門太饒
舌未三盡日前機虛空迸出血未老常
雲門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
風頌曰問既有宗答亦攸同三句可辨一
鐵遼空大野芳涼颼颼颼長天芳疎雨濛濛
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靜依熊耳一叢叢
雲門體露金風觸處周何須葉落始知秋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清風接上當年事直至如今笑未休

東大道

問標蒼旨答微問宗樹凋葉落體露金風如

今要識雲門老秋後霜林盡變紅

靈源清

因行不妨掉臂求他不如求已面前山子猶

存處處無風浪起一聲鴻鴈忽聞盡在愁人

窠裏

長靈卓

樹凋葉落何時節體露金風九

月天滿目真如人不曾一川風月正惺然

傳

涼風落木楚山秋滿樹寒蟬噪不休紅

蓼白蘋開兩岸不知誰在釣魚舟

佛性春

金風體露復何言大道從來絕變遷一葉飄

空天似水臨川人喚渡頭船

白秀順

皮毛脫

落盡惟有真實在全體露金風超然三句外

本覺一寂寂寥寥空索索通界紛紛黃葉落

東西南北絕遮欄萬里長天飛一鷗

在卷發

樹凋葉落聊伸問體露金風錯指蹤帶累兒

孫無豹變等閒落在草窠中

天目禮

雲門因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

彌山頌曰不生一念豈通宗真偽分於一

句中築著眼花兼杜口須彌當面作屏風

念不起須彌山就中崎嶇路行難競向

海門遙仰望四溟浩渺七金寒

正覺遠作者

縱橫終不虛應機湧出須彌盧人窮不到金

剛際相逐年年役路途

黃龍市

不起一念須

彌山逐語隨言會轉難錦鱗尾平生事剛

被平人把釣竿指無為須彌山塞宇宙千眼
大悲看不透除非自解倒騎牛一生不著隨
人後白雲瑞萬仞峯前立太乖須臾眈眼落
懸崖通身不損毫毛者天上人間不敢埋佛
事子問答隨機或淺深雲門終是飽蓁林如
今競逐須彌走無限平人被陸沉佛化迹不
赤三起一念海湧須彌把來使用休別針鋒真淨
大善對機宜作者難眉毫無際現毫端西來
穿耳攢眉過南海波斯仰面看無量壽須彌
山壁見還難烟水漫漫萬仞攢欲覓雲門端
的處把住清風一問看北齊見一念沉沉過
有無亘空拈出大彌盧直饒玉兔金烏忽宮

殿巡遊落半途保無盡巍巍一座大彌盧荷
負非千氣力巍縱使不隨言語會却來當面
受塗糊狂山果明鏡當臺湛如水無端特地
起塵埃積成山嶽面前立千手大悲孽不開
佛性本一波繞動衆波隨汨沒塵寰幾箇知
笑兀須彌橫宇宙縱橫妙用更由誰珠山如
不起一念向道須彌舌頭一嚙肉口唇兩片
皮雲門機用妙如許不落是非知不知天童
虎石筍抽條泥牛吼月誰料同舟自胡越應
機湧出須彌山一念不生何處雪金剛寶劍
當頭截圓仁勸不起一念須彌山特立當頭
著眼看拈一縷絲輕絆倒家家門底透長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水巷一不起一念突出須彌聖凡莫辯箇老

古錫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清淨

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

金毛獅子頌曰花藥欄莫顛顛星在秤

旁不在盤便與麼太無端金毛獅子大家看

資顯遊子奔馳不少安但知門外逐歌歡

赤

丁三

自家田地荒來久只看人間花藥欄

是處三春花藥欄五湖禪客不須看尋枝摘

葉應難會牙爪分明子細觀雲溪恭金谷春

光長滿眼紅藥花梢香爛熳昨夜西風一陣

寒徧地殘芳落何限王孫醉倒不知歸猶向

欄邊索金盞上方益清淨法身花藥欄眉毛

刺倒須彌山誰將玉笛傳淒怨吹過蘆花明

月彎佛智裕清淨法身花藥欄分明一點不

相瞞有誰得意春風裏時到堦前子細看還

耕穿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曰遊山翫水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顛還

維那不在頌曰南嶽山前徑山後瀑布

聲如雷電吼拈却笠子露頂行踏著草鞋赤

脚走佛慈泉學人自己游山翫水只知踏破

草鞋忘却來時年幾楊無為遊山翫水須究

宗旨莫作等閑遊山翫水黃蘗杖藜林下

步莓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落花隨綠水

一時流出洞中來地蕨思遊山翫水事尋常

早晚歸來餐欲霜路破草鞋回首看數聲疎
叫白雲鄉開福寺遊山翫水數如麻誰識韶
陽老作家截斷跋師三寸舌回頭總是舊生
涯肯堂遊山翫水萬萬千千孰透韶陽語
中帶玄幾山朝西天暮東土翫水遊山徐
行款步是則不動道場不是亦在裏許誰為
證明石霜角虎默堂定東村王大翁從來不
睹是却將別人田喚作自己地地象鑒
雲門因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
甚處懺悔師曰露頌曰石火流星曾未
急璇璣電轉一何遲雲門露字突然出著眼
看時鷄子飛正覺逸歎土揚塵無避處將門

直到御樓前回頭不見來時路下是黃泉上
是天白雲端露超宗越祖人言渠藝近塊香
我道伊搥塗毒鼓天皇覺重關金鎖不用鑰
匙舌根不動韶陽已知典牛游推鐺播鼓船轉
頭席卷波翻喊激流赤脚上船乘快便順風
相送下揚州正卷雲門露猛如虎達磨師
不是祖赤三豈不見鹽官老須彌為推虛空為鼓
又不見禾山老解打鼓休莽齒甜瓜徹蒂甜
苦瓠連根苦喝一喝應善華斗換風雷吼星
移海嶽昏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退谷雲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頌曰
普之一字豈尋常搢首須看制手電光擬議思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量生會解堪嗟剎由作身瘡洞山普之一
字天然別著眼看時如電掣宇宙茫茫無處
尋秤錘踏著硬如錢正覺說佛說法廣鋪
舒矢上加尖也太愚明眼衲僧傍觀見一條
拄杖兩人昇大愚頂上有來真箇暗輝天
鑒地不同時大悲手裏休擎手獨自夜行誰
得知白雲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大道應用
在臨時莫分妙不妙其淨文應機無出老韶
陽法眼咨詢普字當機會善非獅子一場
閑夢過瀟湘圓通仙正法眼普伶俐衲僧多
錯舉休錯舉冬至寒食一百五楊明暗雙雙照
用分幾人親到孟常門街頭不識真彌勒却

向靈山問世尊應堂雲門因僧問如何
是啐啄之機師曰響頌曰 有問啐啄機
雲門答云響昨日雷震天夜來山水長真淨
啐啄之機響字酬過空雷電忽傾湫夜來露
霈漫天兩幾處波濤打釣舟圓通仙白牯問
狸奴虛空酬萬象電激不停踪谷虛誰答響
啐子啄子清機歷掌回頭轉轉範秦時古上
葛藤長萬丈心開貴一啐一啄當頭響合毋
不離窠子已出殼絕象鑒雲門因僧問
如何是雲門劍師曰相頌曰 吹毛寶劍
問雲門來者投機豈更存路逢劍客如何也
戲人携手向南奔北塔吹毛寶劍不須抽

逆匣清光射斗牛日用全彰人不見雲門祖
字為君酬雲漢恭三尺秋光匣裏藏時逢作
者露鋒鉞如今四塞狼烟靜不展紅旗歸故
鄉通仙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劍
師曰豁又曰箇頌曰誰謂吹毛劍雲門
豁可知一朝摧在手方見令行時真神文

雲門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
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
正與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頌曰
灼然水月非難取自是時人手不親韶石老
師拈出了關山重疊越光新白雲端徧界不
藏清波澄寂互換投機箭鋒相直提起向上

鉗鎚石火電光莫及便恁麼隔關山碧潭雲
外不相關圓悟勤盡却命根方可開門一挨
一拶電湧雷奔佛法水中月耳裏眼裏說
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南北東西知幾幾月堂
呂清波無透路轉處少人知所却月中桂清
光付與誰湛堂深雲門示衆曰藥病相
治空大地是藥那箇是自己頌曰藥忌
由來鑒作家示徒親切病如麻十方三世諸
知識赫日光中雷電車五祖戒藥病相治事
可嗟如何於此墮群邪未語已前誰辨的洎
乎開口見萌芽不在思惟休卜度徒勞管見
強紛拏世上多有如斯者不知羞耻數如麻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北塔新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閉門不造
車通途自寥廓錯錯鼻孔遠天亦穿却
左眼不見山河右眼不見日月直得百花開
時一一為君分別白雲端被裏出指水中露
紫屈指眼開搖背身起藥病不相治何須盡
大地反笑老雲門失却娘生鼻月堂太
說訛全殺活絕承當無摸索中意氣閻外
籌畧倒退三千里盡大地是藥錯錯利劍七
星光閃爍國悟勤雲門問僧光明寂照
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曰是師曰話
墮也頌曰叶路縱橫得自由牢關挾轉
妙全收箇中密意人難會喝下須教水倒流

禾山方萬丈龍門勢倚空懸崖撒手辨魚
龍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對蓼紅月菴
問來答去無偏黨錢壁銀山作麼通縱奪臨
機言語墮遂令千古動悲風疎山如與奪健
行定是非韶陽用處太孤危這僧若與金剛
眼趙壁連城一道歸吳古佛分明寫出與君
看意在鉤頭不在盤縱使石人開得口不知
猶被舌頭謾松源當的帝都丁伊憂乙噓
嬰若教呼吸正悞殺世間人石鼓吏
雲門曰衲僧家須有巴鼻方識得天下人如
何是衲僧巴鼻代云德山頌曰雲門舌
上有龍泉愛把金針黑地穿要會衲僧巴鼻

子一條紅線兩人牽慈受深雲門普請
搬柴路次見僧遂拖下一片柴曰一大藏教
只說者箇頌曰起處綠楊堪繫馬家
門口透長安一條大路平如掌自是時人掛
足難慈受深汝水向東流楚水從南至皆歸
大海中鹹淡同一味頂門具眼底衲僧試向
其中辨淺深佛性事一大藏教說這箇雲門
飄下是甚麼直饒於此徹根源得眼來還
蹉過斯翁雲門因僧問生死到來如
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頌曰
針眼魚吞大千界蟻蝨吐妙高山太虛包
括無遺漏萬彙全歸指掌間起復滅去還來

石橋路斷通身黑那知華頂是天台因石
飢便喫飯困來打眠長安城外一望平田絕
中邊離言詮將軍不識烏騅馬海底犀牛把
角鞭秋堂定雲門因僧問秋初夏未前
程若有人問作麼生祇對師曰大眾退後曰
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頌曰 大眾退後衲僧去就豈用機關那
容體究義翁老熟慣風波枕棹不施船放溜
天竟竟夏未秋初萬萬千石頭路滑脚皮穿
這僧劔刃翻身疾也被雲門索飯錢石田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身上事師曰向上與
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

曰鑒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
曰這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
還解契飯麼僧無對頌曰 西江一吸竟
無痕三世如來一口吞鳳髓龍肝香積飯
般嘗過不須論南堂與二韶陽機鋒迅雷
靈僧問法身喫飯不喫學語之流卒說不出
山河大地聊充飢四海五湖輕一吸未識雲
門向上機祇尋向下轉生疑通身是飯如何
喫無口從來亦不飢 雲門問新到你
甚處人曰新羅人師曰將什麼過海曰草賊
大敗師曰為什麼在我手裏曰恰是師曰跣
跳無對 本覺一云者兩箇有頭無尾漢

頌曰 新羅衲子罕曾逢風月詢來也略
同可惜為山爭一簣徒勞賓主各無功
雲門曰三家村裏賣卜東卜西卜忽然卜着
也不定僧便問忽然卜着時如何師曰伏惟
頌曰 賣卜三家村裏頭吉凶禍福辨端
由忽然卜着僧來問生死唯將一句酬
雲門曰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
手時有僧出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
也師曰蘇嚕蘇嚕頌曰 舉手攀南斗移
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須是箇般人木菴一
聲如鳴玉靜遶門誰幽人不見君花到海堂
將寂寞綉衣猶把麝香熏虛堂忌將軍令下

閃旌旗胡時紛紛頓失威綬有突然駭驟者
不知身已陷重圍

斷橋倚

雲門示衆曰

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無語師曰你
問我與你道僧遂問師曰一條縮三十文曰
如何是一條縮三十文師曰打與自代前語
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頌曰 南山雲北

山雨四七二三面相親新羅國裏僧上堂大
唐國裏未打鼓苦中樂樂中苦誰道黃金如
糞土雪竇顯一道神光初不覆蔽超見緣也
是而無是出情量也當而無當岩花之粉兮
蜂房成蜜野草之滋兮麝臍作香隨類三尺
一丈六明明觸處露堂堂大重賞油然南山

雲沛然北山雨露柱笑呵呵燈籠超佛祖中
涌邊沒西天東土樓閣門開盡日閑野老不
知何處去

圓悟

古佛頭挂天露挂脚踏地

上古今來成一體頭挂天兮戴帽子脚踏地

兮沒草鞋同赴大悲院裏齋

佛燈

雲門有時云燈籠是你自已把鉢盂噉飯底

六三

上

不是你自已有僧問飯是自己時如何師曰
者野狐精三家村裏漢師却曰来来不是你
道飯是自己曰是師曰驢年夢見三家村裏
漢頌曰 終朝噉飯費工夫不識燈籠是
鉢盂多少三家村裏漢忙忙樹上捉鮎魚
受深

雲門示衆曰拆半裂三針筒鼻孔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在甚麼處為我一拈出來看自代曰上中

下頌曰 昔年曾扣睦州關負義忘恩當

等閑見說吳音俱變盡語言渾似廣南蠻

雲門因僧問橫塵見佛時如何師曰

佛亦是塵田菴頽為廬山圓通西堂為衆入

室舉此公案問慈元菴慈隨聲便喝以手撥

臂曰佛亦是塵復頌曰

雲手真潛為母黃氏刊
橫塵見佛佛亦

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若更盡一盃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

雲門一路師曰親頌曰 雲門一路親眼

裏不容塵自從五代于戈後得見昇平有幾

人揚無為

雲門示衆曰拄杖子化為龍

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麼處得來頌曰

拄杖子吞乾坤徒說桃花浪裏奔燒尾者不

在拏雲攫霧曝腮者何必喪膽忘魂拈了也

聞不聞直須灑灑落落休更紛紛絃絃七十

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雪竇頭 養

就黃龍變化材驀然平地一聲雷比圖對面

教人見吞却乾坤吐出來佛鑑勸僧拄杖

子為龍却不尋橫拈吞佛祖倒握撼乾坤眼

裏有睛皮有血直須一棒一條痕狸奴白牯

休相笑只今親侍絕兒孫 拄杖子舒

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曰割頌曰

久雨不晴雲門道割陽烏奮羽翰蛟龍縮鱗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龍為是時節為是佛法一箭兩垛設猜量眼
裏瞳人眉搭颯佛智裕雲門這一割吹毛
光透匪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眨月坡明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何有言句僧展
兩手師與一掌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
無語師又打頰曰虎頭虎尾一時收凜

漂威風四百州却問不知何大陰師云放過
一著雲門將成之山不進一著老倒雲門
坐而獲利釣鼈釣鯨手段高慣曾下海涉波
濤緩放急收自得便浮家泛宅何飄飄明堂
雲門因僧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
掃地潑水相公來頌曰掃地潑水相公

來人人明鏡挂高臺碧油幢下呵呵笑青眼
何妨特地開萬受深掃地潑水相公來聲高
隘唱繡旗開天上玉麟來瑞世堪作人間將
相才水菴一切智通無障礙掃地潑水相
公來靚面當機如激電寒山撫掌笑哈哈拙
雲門因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
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
乃召問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
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
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
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
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

失目頌曰

雲門新月曲彎彎管見初

明豹一斑點錢化為金即易勸人除却是非

難意受深恰似初生月兩口無一舌到了曲

彎彎把火入牛欄問他以手便斫額猴黑誰

知有猴白向後失目果然是要見長人過深

水月堂昌雲門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

廢廣闊為甚麼向鐘聲披七條僧無語師曰

七里灘頭多蛤子頌曰

七條披向鐘聲

上徧界難藏比丘相若以色見音聲求迦葉

師兄是虛妄鼓山珪七里灘頭多蛤子太陽

一出口俱開平生肝膽雖然露狡鵲何曾逐

臭來無卷全鐘聲披起簪多羅信手拈來不

在多堪笑當年明上座狼忙馳逐太奔波中

卷琮試問鐘聲披七條輕輕擊著無明發

買來餠餅是饅頭苦哉觀世音菩薩笑卷悟

會則事同一家不會萬別千差不會事同一

家會則萬別千差無門開雲門因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沒即道或曰長連

牀上有粥有飯或曰山河大地頌曰有時順

水流舟去轉拖看看又逆風船到岸時人出

陸山重重又水重重金象黃金與瓦礫恣意

亂拋擲高價無人酬一地成狼籍竹屋雲門

曰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

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頌曰

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頌曰

百尺竿頭弄險是非海集橫身更有金提底
時節只堪惆悵不堪陳松源雲門因僧問如
何是最初一句師曰七九六十三頌曰七九
六十三休云是對談當機如不薦更去問瞿
曇本覺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師
曰一槓在手頌曰手中一槓絕痕瑕道聽途
傳轉見賒作者至今拈不起依然獨自挈歸
家大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會
不得曰為甚麼會不得師曰祇守會不得頌
曰君問沙門行沙門行最高若教人會得業
性卒難逃智門雲門一日問明教今日喫得
幾箇餬餅曰五箇師曰露柱喫得幾箇曰請

和尚茶堂裏喫茶頌曰等閑垂借問端由不
負平生盡吐酬竭力為人須是徹方知茶味
解人愁投子韶陽門下足英明直歲之才又
哲英雲萃堂前四凸處不勞心力一齊平正
覺逸雲門問僧江西湖南還聞長嘴鳥說禪
麼曰不聞師拈拄杖曰禪頌曰鴉鳴鴉鵲鳴
鵲云三天然自會不從人學跛脚阿師放過一著
拈起拄杖口邊吹哨猶勝鷓鴣啼三月提
壺沽美酒杜鵑相勉不如歸雲門拈起餬
餅曰我只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
語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枕頌曰半在
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如墨黑冷地思量愁

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前華雲門齋次拈起匙筴曰我不供養南僧只供養北僧時有僧問為甚麼不供養南僧師曰我要鈍置伊曰為什麼只供養北僧師曰一箭兩垛有僧拈問只如前意作麼生師曰好即同榮頌曰拈來匙筴普相呈不供南僧供北僧換却眼睛

曾莫顧熟護都為不惺惺本覺雲門齋時問僧曰人喫飯飯喫人僧無語師自代曰謝師答話頌曰老倒雲門強指迷這僧無語顯全機勸君不用他尋覓一飽自然忘百飢錄山雲門到江州陳操尚書請齋緣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采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

曰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曰是

卷三

十三

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頌曰作家慣戰不齋糴奔鼓換旗勢莫當虎驟龍驤誰辨的反思

仁義勝剛強无無着持雲門上堂拈起拄杖
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
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
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頌曰二乘
菩薩何言盡諸佛凡夫早晚休世事但將公
道斷人心難似水長流鼓山建掣開金殿鎖
撞動玉樓鍾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徑山
果雲門是箇老閑黎衲僧巴鼻幾時知拄杖
從教不得動春來未免倒抽枝梅老相膽逐
灘灘盡心隨浪浪飛舟人報灘盡心膽一時
歸以事深雲門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
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

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
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
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
過即不可子細檢點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
病頌曰森羅萬象許崢嶸透脫無方礙眼
睛掃彼門庭誰有力隱人曾次自成情船橫
野渡涵秋碧棹入蘆花照雪明串錦老漁懷
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天童堯雲門示衆曰
讀經千卷紙上語頌曰先天後地本寥廓
撥草尋芳途路樂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
被風吹落或基體雲門因僧問達磨面壁意
旨如何師曰念七又僧問南泉達磨面壁

赤三

廿七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赤三

片木

意旨如何泉曰天寒無被蓋頌曰一人會上竿一人會穿井伎倆雖不同總是一般病識得者般病衲僧鼻孔都穿盡慈受深雲門念七開口則失禿却舌頭有甚氣息東山源達磨面壁雲門念七兩箇漆桶多虛少實明眼衲僧如何委悉當知劒去久矣不用刻舟尋跡無相範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七

赤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赤四

俗錄句亦關教無靈本釋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嗣大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夜半烏兒頭戴雪天明啞子抱頭歸頌曰瑞靄祥煙鎖玉樓妙年王子恣

赤四

優游琉璃殿上騎金馬明月堂前輟綉球丹霞津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嗣大光僧問

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溪頌曰

白頭童子智尤長半夜三更渡渺茫任運往

來無間斷不消船艇與浮囊丹霞津

吉州禾山無寂禪師嗣九峯示衆曰習學謂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過有僧問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諦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頌曰布毛拈起費人言爭似禾山一句傳打鼓一聲喧宇宙冰寒千丈忽生蓮投子青一拽石二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輟球爭似禾山解打鼓報君知莫莽啗甜者甜乎苦者苦雪竇頭一二三四五禾山解打鼓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正覺逸當陽打動番南鼓萬象森羅立地聞不是大家齊則劇難消白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到黃昏雪菴草履為冠松作釵一般瀟灑
眼頭乖清音只在風簷下終日無人不下塔
聖堂愚禾山解打鼓大地無寸土不是邯鄲
人切忌學唐步無相範

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明九奉問僧眼
界無光如何得見僧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
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庶則同安門下道絕
人荒去也師曰橫抱櫻孩擬彰皇簡頌曰
新羅激海南岳天台纖塵不礙豈涉去來回
頭歛念解脫門開反憶善財尋勝友百城游
徧不知回雪竇宗同安因僧問如何是
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為

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
即四海參尋當為何事師曰盤飣自有傍人
施頌曰三世如來一口吞故山深靜月黃
昏赤光分頂後千門曉坐看春回入燒痕自得
呼同安因僧問如何是天人師師曰頭
上角不全身上毛不出頌曰秘殿重圓曉
尚寒丹墀苔潤未排班寶香鳳燭烟雲合寂
寂簾垂不露顏甘露同安因僧問
新歲方來殘年已去莫有不受歲者麼師曰
有曰如何是不受歲者師曰作麼生曰恁麼
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寔前猶
點隔年燈頌曰舊歲新年作問端同安從

此放顛顛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
干懶卷柵樓上鳴咽角已吹燈前蝴蝶夢猶
迷如今要識不遷義日出東方夜落西無機
惠
新羅國可巖嗣谷山歲僧問如何是禪師曰
古塚不為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

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頌曰
故國清平久有年白頭猶自戀生緣牧童却
解忘功業懶放牛兒不把鞭言不升霞淳二
四十九年成露布五千餘軸盡言詮妙明一
句咸音外折角泥牛雪裏眠貝葉收不盡
貝葉收不盡一句無私萬法印千聖滿口不

能宣嶺梅漏泄春光信雪竇宗曰
古塚不為家漁翁舉棹出蘆花湛水無風江
月迥長空撒盡暮天霞
不勞車馬迹文王去後無消息月華影裏釣
魚磯萬古清風長歷歷
一鏃三關俱透脫從前汗馬休拈掇須知舊

閑快龍舟當年曾把錦標奪
新羅國大嶺禪師嗣谷山歲僧問如何是一
切處清淨師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折梅檀片
斤皆香頌曰 乾坤盡是黃金國萬有全
彰淨妙身玉女背風無巧拙靈苗花秀不知
春霞淳 杭州佛日和尚明雲居夾山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日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曰某甲為佛法

來不為送茶來那云和尚教上座送茶師曰

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搥茶碗作

聲夾山回顧師曰醞茶三五碗意在饅頭邊

山曰餅有傾茶意籃中幾箇既師曰餅有傾

茶意籃中無一既便傾茶行之時大眾皆舉

目師曰大眾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

莫打殺無底籃子威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

幾箇知天曉山曰大眾有人歸去歸去從此

住普請頌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

子須颺下往往事從閒話生莫將閑話為閑

話拈筭盤擔板漢沒拘束餓死首陽山

捨不食周粟歷堂題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雲居僧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

兒向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

朝來嶺去摘玉花晚後鳳嘶蹄頌曰

日午煙凝山突元夜夾天淡月嬋娟混然照

寒宵永明暗圓融未兆前引霞

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事看取

腹中書方菴顯

白玉階前金鳳舞黃金殿上玉雞鳴正中來

與燕中到昨夜雪深月正明雪巖

同安丕問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竟離經一

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峯迥秀不挂
力四

頌曰

煙蘊片月行空白雲自異
雲自高飛水自流海天闊泳孤舟夜深不
向蘆灣宿迥出中間與兩頭
丹霞海

歙州朱谿謙禪師
詞雲若韶國師到齋

次聞犬咬靈鼠聲部便問是甚麼聲師曰

犬咬靈鼠聲曰既是靈鼠為甚麼却被犬咬

師曰咬殺也曰好箇犬師便打曰莫打某甲

話頭師休去
頌曰

針頭削錢佛面刮金無處若有出手便驚

月堂昌

鼠既不靈官馬相踏

偈使乘風廝挨廝撈干戈中立太平基凜凜

嘉聲振蘭若
佛燈珣

朱谿問僧甚麼來曰廣南來師曰彼中還

有奇特尊宿麼曰奇特尊宿並無入說

看只有一人太無慚愧師曰誰僧便指師

曰果然無慚愧曰若不是朱谿時人因指師

以手掩鼻僧近前師便打曰恰是師曰老僧

住持事繁僧拂袖便出師呵呵大咲曰盤

陀石上藕
頌曰

亂走到家來到家便亂走捉得玉麒麟咬斷

月堂昌

問着奇特尊宿指出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無慚愧漢力戰當場彩旗撩亂頭尾兩全始
終一貫蟠桃一熟三千年藕生石上誰親見
佛性撥草瞻風客機鋒箭來盤陀石上
藕一夜鎖花開方老奇特老尊宿大無慚
愧人盤陀石上藕喜見一番新石溪月
雲居山第二世道簡禪師雲居僧問孤峯

獨宿時如何師曰閑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
赤四教你孤峯獨宿頌曰法雨非修本十成平
常酬答最分明端然指出長安道無奈遊人
不肯行片霞豁開萬仞崖面通消息一
條白練飛界破青山色半老雲居因僧問
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如何

却是你逢頌曰不搽紅粉色不挂綠羅衣
一般閑態度淡墨畫蛾眉半老雲居簡因
僧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這赤頭漢
作麼高菴悟云這箇便是超宗越格底事
直是無你會處須是悟了更能履踐始得諸
人還明得麼乃頌曰朱頂王菩薩元是赤

頭漢驚怖李三黑一生只賣炭

廬山歸宗懷禪師雲居因僧問截水停輪
時如何師云磨不轉頌曰千尋竿上反筋
斗大海波心擲釣鉤大體還他肌膚好不塗
紅粉也風流由華大用縱橫掣電機燦地
羅眼尚膠黏迷途夢裏爭唇吻却憶隨他去

一回身老作新羅雲住和尚新羅僧問如何是諸佛師曰文殊聳耳頌曰無相光中未兆身清虛渺邈豈爲隣一輪明月當軒照玉殿蕭蕭不見人外震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胡曹山僧問如何是西來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頌曰虛堂寂寂夜深寒勢得瑤琴月下彈不是知音徒側耳悲風流水豈相干升霞洋外震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胡曹山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錢曰太恁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頌曰祖代家風沒一文清貧中更是清貧著

衣喫飯隨豐儉物物頭頭用最親丹霞撫州金峯從志禪師胡曹山拈梳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梳子金峯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梳子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曰梳子師曰落在金峯裏頌曰天作孽猶可遠自作孽不可逭赤四六山金峯案裏絕說說梳子拈來會也麼回鴈一聲春夢斷始知身世悟南柯方老渾外震拈起好風規石火明明已較遲不落金峯窠窟裏會頌赤手討便宜石溪月外震金峯因僧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床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閣黎僧回首師
曰若到堂中不可舉箸曰何故師曰大有人
笑金峯老婆心頌曰扁舟劃斷曉江雲一曲
高歌遠送君驚起灘頭野鴨子海天飛去不
成羣西石惠是身土木無知漢忍痛聲中一
皺眉好是南山射石虎縱饒沒羽亦徒為石

溪月金峯於僧堂喫餅次自拈一枚餅從上
板頭轉一匝大衆見一時合掌師曰縱饒你
十分起手也只得一半至晚有僧請益云今
日行餅見僧合掌和尚道縱饒十分起手也
只得一半請和尚全道師作拈餅勢復云會
麼曰不會師曰金峯也只得一半頌曰金峯

餬餅只許一半若要完全後五日看方卷顯
金峯見駢道者來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
之駢提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
禪曰和尚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頌曰
龍起滄海虎出林端直下來也急著眼看石
溪月金峯因僧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

是階下漢頌曰 四海烟塵已晏然當軒
皓月照人寒大功不賜將軍賞寶馬金鏘頓
懶看丹霞海撫州曹山慧霞禪師嗣曹山僧
問佛未出時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
如何師曰不如曹山頌曰 日隱青山瑞
氣高梧蔽丹鳳觀無寥無端石馬潭中過驚

起泥龍翻海潮枝子青古木靈巢鶴夢迷崑
崙白象倒騎歸魚鱗水漲舟橫岸羊角風生
花落溪湛堂深曹山不如花根本艷不如曹
山虎體元班江南地暖塞北春寒一把柳絲
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石菴瑤曹山不如
是馬非馱不如曹山虎不食斑龍吟霧起虎
嘯風寒達觀之士兮一見便見中下之機兮
千山萬山瘥病不假驢馱藥延齡何用九還
丹幸菴傳曹山霞因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然
熱曰是師曰祇如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鍾湯
爐炭裏回避師曰祇如鍾湯爐炭又作麼生
回避曰衆苦不能到頌曰
崑崙片玉大

中澗碧落孤烟水底圓一會憐然無異色任
從滄海變桑田丹霞淳衆苦不能到特地好
乾坤風光都買盡不費一文錢拈鉢銚賀家
湖上天華寺一一軒窓面水開不是閑門防
俗客愛閑能有人來天目禮瞎却頂門三
隻眼鑊湯爐炭裏優游若言衆苦不能到端
的何曾有地頭火室睦瑞州黃檗山慧禪師
問疎山問疎山剎那便去時如何山曰畱塞
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畱塞虛空不如不去
山便休去頌曰畱塞虛空不如不去前
後際斷今亦無住倒騎佛殿出三門却把三
門掛露柱懶菴需隨州護國寺澄禪師頌疎

山因演化大師在湖南報慈值慈陞堂次化
出問如何是真如佛性慈云誰無化不契遂
請益師師曰汝但問來化理前問師曰誰有
化於言下契悟乃云首座或在眾或住持某
甲擔終身相助後化亦繼師住護國御護目
頌曰 誰無誰有句中玄擊碎重關道宛

然若是子期聽品弄肯將松韻作秋蟬大洪
遂朝三莫四一何少朝三莫四何太多多少少未能
知數量有無從此見詭訛不詭訛奄蘇噓惡
哩薩婆訶佛性秦誰無誰有金機道言下反
身不唧啣直饒未舉已先行錯認簸箕作甑
斗呵呵呵呵若人便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

後秀康昭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心師
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頌曰
三脚靈龜荒徑走一枝瑞草亂峰垂崑崙含
玉山光潤涼免懷胎月未知丹霞護國澄
因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河址驢鳴河南犬
吠頌曰 目連求佛梵音相運盡神通不

見邊誰悟驢鳴并犬吠圓音落落示人天大
洪遂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曰
頭不白者曰將何奉獻師曰殷勤無米飯堂
前不問親頌曰 出門遍界無知已入戶
盈眸不見親虛室夜寒何所有碧天明月頌
為隣升霞護國澄因僧問鶴立枯松時如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何師曰地下底一場懺懺問會昌沙汰時謹
法善神向甚麼處去師曰三門前兩箇一場
懺懺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
懺懺頌曰鶴立孤松類莫齊豈同鵝鴨狎羣
雞遼陽化去無踪跡靈木迢然鳳不棲大洪
遂古寺門前護法神會昌沙汰鼻頭幸時來

赤口

九

天地皆同力究竟還他有道君冰生滴水事
清高日出東方便不牢溪澗豈能留得住終
歸大海作波濤壯志稜稜鬚未秋男兒不患
不封侯反思清白傳誦洗耳溪頭不飲牛天
童光潭州報慈巖嶼禪師龍牙僧問情生
智隔想夢體殊抵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

曰情未生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梢郎子未
遇人在頌曰 古人一隔衲僧命脉欲識
一貫兩箇五百天衣像情未生時隔金毛多
失色狐狸門外走縱橫笑殺叢林老禪客
無為無情由隔若為通絲髮之間路萬重可
惜兩頭空走者不能直下見其宗白雲端報

慈一隔佛祖命脉放去收來聖凡罔測
寧隔青天無雲霧靈雲叢林衲子如稻麻不
知幾箇僊陀客大中時江南舡海南舶把柁
張帆知節拍隨波逐浪幾時休撒手到家頭
已白大洪退隔穿耳胡僧眼睛黑東院西邊
是趙州觀音院裏安彌勒石門初襄州萬銅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山廣德延禪師青林度僧問如何是透法
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頌曰體
妙探玄盡涉程爭如野老異中行功忘日用
平懷穩免事君王寵辱驚升霄漢襄州石門
獻蘊禪師嗣青林度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盃鐘頌

曰夜明簾外月朦朧騎象翻身擊寶鐘
洪韻上騰三界外靜夫何事睡猶濃丹霞淳
素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嗣燈龍七初叅洛浦
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
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叅蟠龍亦如
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

悟入頌曰金烏玉兔兩交馳照破威音
未兆時若謂青霄別有路木人依旧皺雙眉
丹霞淳移舟曾不別澄源舉棹波生豈更堪
要會一漚初未發木人半夜好同叅本覺一
滔滔一脉混常流纔觸波瀾卒未休岸闊風
清澄皓月漁翁攬棹宿汀洲赤四菴成木平因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
頌曰木平道高最難過人問西來意若何石
羊頭子向東望月明纔上徧山坡直言不用
多疑慮海澄浪息見森羅汾陽昭老胡萬里
向支那直至而今不柰何堪笑牧童誰問路
一聲長笛過前坡佛印元不勞斤斧弄巧成

拙壤衲通身頭髻若雪著雙破草鞋踏破澄
潭月祖意石羊頭向東一漚前事如何說法
雲秀木平本自無斤斧好肉那堪著灸癰直
指西來親切意石羊頭子向東看照見石
羊頭子向東看大地茫茫被眼謾月映寒潭
清徹底雲收華岳露噴峴野老瓊石羊頭子
向東看祖意明明會者難不惜當陽重指注
今朝九日菊花斑此山應
汝州風穴沼禪師詞甫院
師在郢州李吏君衙內度夏普請大會
請師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
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

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
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
鯢澄巨浪却嗟蝸步驟泥沙陂住思師喝曰
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
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
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
麼道理牧主曰當斲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
座頌曰擒得盧陂跨鎮牛三玄戈甲未輕酬
楚王城畔朝宗水喝下曾令却倒流至寶
鋒頭壁立鎮牛機十字縱橫寶劍揮一陣賊
軍俱粉碎凱歌齊和太平歸保寧列聖風
規初不放過橫跨鎮牛驀頭印破盧陂當斲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却沉吟電轉星飛枝活擒喝下機鋒如霹靂
三玄戈甲振叢林圓仁勸鎮牛之機印住印
破透毗盧頂額行却來化佛舌頭坐風穴
當衡盧陂負墮棒頭喝下電光石火歷歷分
明珠在盤貶起眉毛還蹉過天童覺全鋒敵
勝鐵牛機電掣雷奔已是遲等閒活捉盧陂
老縱饒猛略若為施君不見寰中意氣圖外
威權擬議衝前總滅門懶菴一句猶如劈
箭機緣生擬議犯重圖分明佛法同王法只
許當年牧主知簡翁風穴上堂若立一塵
家國興盛野老聲威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
老安貼於此明得閑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

不明老僧却是閑黎閑黎與老僧亦能悟却
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閑黎麼右邊
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
裏是頌曰野老後教不展眉且圖家國立雄
基謀臣猛將今何在萬里清風獨自知靈寶
立國仍教野老欣威行閑外不揚塵縱橫
莫測文兼武宇宙茫茫有幾人白雲端皓然
渭水起垂綸何似首陽清餓人只在一塵分
變泰高名勛業兩難泯天童覺二幾許歡心
幾許愁好看野老兩眉頭家邦平貼清如鏡
水瘦山空一樣秋五祖演云太
平即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

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 頌曰 九九
八十一窮漢受罪畢 纔擬展脚眠蚊 蠅 猶蚤
出且看雙放更雙收 有底歡聲有底愁 一切
聖賢如電拂大千沙界海中漚 雪 巖 欽 家國
分明得自由 盛衰全在一塵收 將軍戰馬眠
方熟 野草從教滿地愁 竹 庭 風 亢 叅 南 院
院問近離甚處師曰南方曰南方一棒一喝
如何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曰我這裏不然
師曰未審此間一棒一喝如何商量曰棒下
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便省頌曰有喝端如
探竿草無師血脉通紅線當陽不識李將軍
徒學穿楊一枝箭 南 岩 勝 風 亢 因 僧 問 語 默

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
鷓鴣啼處百花香頌曰鷓鴣啼處百花香拊
掌呵呵笑一場因憶舊年游歷處送人雲塢
入斜陽 海 印 信 鷓 鴣 啼 處 百 花 鮮 江 國 從 來
路坦然為報途中未歸客謝家人不在漁船
賣 羊 明 快 騎 駿 馬 上 高 樓 南 北 東 西 得 自 由
最好腰纏十萬貫更來乘鶴上揚州 鼓 山 珙
忽尔出門先見路總方下脚便登船神仙秘
訣真堪惜父子雖親不可傳 徑 山 不 彩 雲 影
震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
人莫看神仙手中扇 佛 鑑 慈 不 露 風 骨 句 未
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太因措 無 門 關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
鞭頌曰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土行人萬
萬千莫恠相逢不下馬東西各自有前程
明圓杖林山下竹筋鞭枝節蕭疎古澗邊
會宗師開正眼滿輪午夜照秋天海印信杖
林山下竹筋鞭搭索擊鈎火裏牽拽近不
推亦四向後回旋却到使君前道吾真杖林山下
竹筋鞭頭尾拈來總一般莫恠玄沙不出
他家元是釣魚舡雲峯杖林山下竹筋鞭
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去阿難依
舊世尊前真中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土行
人萬萬千堪笑一堂無事客卧雲深處不朝

天雲溪恭杖林山下竹筋鞭拈出寒巖尚帶
烟扶過斷橋曾得力而今不直半分錢上方
益杖林山下竹筋鞭六月行人口吐烟曾在
祝融峯頂見十分月出在平田東山空杖林
山下竹筋鞭橋梵鉢提舌挂天羣黨元來諱
空手起家消息在荒田或菴風穴因僧問
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上馬即婦頌
曰金沙灘裏馬即婦宗匠臨機發一言自笑
箭穿紅日影孰云斫水不成痕正覺逢
蓋道歸山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回首面南看
吐斗金鷄早報五更春浮山截鐵之機安
可惻賴開千眼莫教窺禪人到此徒名邀錯

詔查梨作乳梨海甲何年嫁事馬家郎風
枕同歡碧玉床回首畫橋離別苦落花汴水
淚千行張無盡十分美麗誰家女百倍聰明
是馬郎堪笑金沙灘畔約始終姻婭不成雙
或菴體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
是佛曰學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家住海門
東扶桑最先照頌曰 眉間一道白毫光歷
劫知將甚處藏永夜寥寥天未曉更須斫額
望扶桑保寧勇風穴到黃龍龍曰石角穿雲
路垂條意若何師曰紅霞籠玉像擁幢照川
原曰恁麼則相隨去也師曰和尚低聲頌曰
無價明珠暗處懸夜深將把木人牽誰知却

被泥牛見吞入紅霞碧浪淵投子青風穴曰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
中人師曰問取城隍使頌曰 深宮禁殿隔
重闌簾靜簷簷檻紫氣垂苔地不通朝請近家
人指路莫遲疑投子青風穴因僧問塵鹿成
群如何射得塵中主曰釣舡載到瀟湘岸氣
咽無家問白鷗頌曰 禁殿重闌視聽危側
思偏立絳綸垂漠鄉雲斷汀洲迥嶺莫猿啼
孤月隨投子青風穴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
切處師曰須彌南畔齊打鼓賀蘭山前築皮
毬頌曰 親切曾伸問老翁東山歌唱吐山
今弄潮須是吳江客別語還他漢地人投子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青風穴因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
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頌曰古巖月
色鎖重雲枯木迎芳晚帶春昨夜星河隔南
斗金烏隨鳳過天輪投子青汝州頌橋安禪
師號鐵湖嗣南院向火次因鍾司徒問三界
焚燒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

召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頌曰

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有安身處連忙撥
火召司徒眼上眉毛渾不顧眉毛落盡入還
生死火寒灰解脫坑奉報禪人急跳出莫教
日午打三更佛剎熱高聲撥火召司徒
火燄炎天暮面驅抵向此間能穩坐任教門

外雪盈衢治父月三界焚燒要出離見春來
了見春歸是他不見春來去日出東方夜落
西問柱雲

六祖下第八世

資福遂

芭蕉徹

吉州資福貞遠禪

師明安福寶

赤四

僧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此○

相示之

赤四

頌曰一曲兩曲深夜彈松風和雨

過前山可憐卞玉離荆岫誰是知音却取還

投子青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明芭蕉

僧問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

掣也無師曰不提掣曰為甚麼不提掣師曰

林溪粗識好惡頌曰百歲兒童出戶來滿

身紅爛悉塵埃火中閑步清涼地識者無因敢近臺授子音

六相下第八世

黃龍機一則

明招謙二則

地藏琛二則

大龍洪一則

白馬露一則

曹洞宗

薦福思一則

同安志一則

廣德義二則

廣德周一則

石門徹三則

太陽堅一則

鄂州黃龍山誨機禪師一則

士象方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

頭五兩垂頌曰百尺竿頭五兩垂窮沙絕

漠任風吹可憐無限滄浪客猶把南針定所

歸石林翠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一則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一日天寒上堂衆總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至立定師又曰總到暖室便見瞋睡以拄杖一時趁下頌曰堂上非常凜冽衆人誰敢當頭只見西風刮地豈知一葉驚秋暖處去極停四無入為典塞咽喉須信高皇功業大鴻溝兩岸一時收佛慈泉風頭坐斷進還難袖手相將不易看未到潼關天已曉不堪回首望長安同福車風頭稍硬難安立暖氣終通瞋睡來却笑明招開費力無端兩處強差排此山北夜半明星當午現愚夫猶待曉鷄鳴可憐自榮不知臭又欲重新拈似人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往山米 風前露出無瑕壁室內擎將如意珠
兩度獻渠渠不識可憐流落在江湖佛性未
鵲鵲鳥守空池魚從脚底過鵲鵲總不知懶
舊舊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沉埋反
令千古成踪跡枉喫羅山白飯來介石朋風
頭稍硬無棲泊暖處商量一句無老倒不堪
醫世患謾將毒藥當醍醐東山源前頭計較
既不成後面安排亦不是古時若有今時人
不落他家圈積裏幽梅倫明招因僧問虎生
七子那箇沒尾巴師曰第七箇沒尾巴頌
曰無尾大蟲難傍近近前便是傷人命除非
自解擲虎頭自煞頭正尾亦正鼓山第七

菸菟沒尾巴食牛之氣已堪誇藥林排排爭
昏吻幾箇行人得到家在山果第七箇沒尾
巴不落羣隊獨露爪牙擬心湊泊終難見須
信蓮開火裏花松源福州地藏桂琛禪
師胡去沙問僧什麼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
方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似我這
裏種田博飯喫曰爭奈三界何師曰喫什麼
作三界頌曰種田博飯喫言中誰辨的午
後打齋鍾真金曾失色雲峯悅種田博飯喫
佛法要商量言下超三界靈機發妙光重源
清種田博飯待方來玄妙商量一任猜無影
樹頭懸日月幾人於此便心灰天古佛宗說

般般盡強為流傳口耳便支離種田博飯家
常事不是飽參人不知參飽明知無所求子
房終不貴封侯忘機歸去同魚鳥濯足滄浪
烟水收天童覺種田博飯有來由免見區區
向外求莫謂勞心便勞力大都工拙要全收
雲巖四千鈞發重機千古仰遺則雖連十五

十四

十七

城那換相如璧商量浩浩地爭如種田博飯
喫一片殊勝緣兩段俱奇特要知火裏鉢曇
花天上人間不可加佛蓮種田博飯喫飽
卧長伸脚把將三界來安向左邊著引得龍
牙老古錐手裏把柄破木杓無半匙地蔵既
月日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
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頌曰風起心搖
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龍
濟修若教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即是塵不
信舊時無相貌外尋知識也非真草堂清雲
生洞裏陰風動林間響若明今日事半斤是
八兩上方岳樹動風搖塵生雲起太上老君
何曾姓李斷橋倫鼎州大龍山智洪禪師頌
白兆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
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頌曰問曾不知
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笑路逢遠
道人不將語默對手執白玉鞭驪珠盡擊碎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不擊碎增瑕類國有憲章三千條罪雪寶頭
山花如錦水如藍雲在高峯月在潭兩箇泥
牛闢入海行人脫袴杖頭擔此歲思山花如
錦春長在澗水如藍碧湛然信步白雲深處
去須知別有洞中天佛鎚慙色身敗壞世常
情一點靈光到處晶澗水如藍花似錦法身
何處不分明南堂興雲散蟾輪滿烟收岳面
高泥牛穿巨海轉角起風濤天寧建山花如
錦水如藍親見文殊接話談十字街頭輕一
撥前三三對後三三南堂建大龍景物寂幽
妍澗水山花照眼鮮堅固法身何必問風光
長在劫壺先天目禮山花似錦水如藍突出

乾坤不露顏曾踏武陵溪畔路洞中春色異
人間無準範襄州白馬山行露禪師詞白北
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蟆吞
却月頌曰九重深密視聽難玉殿瓊樓宿
霧捲樊理盡歸臣相事輪王不戴寶花冠丹
霄津頤州薦福恩禪師明護國僧問古殿
無佛時如何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
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頌曰古殿苔生
像不安霜風八面逼人寒梵音忽奏誰能會
人天盡聽玉珊珊大洪建古殿無佛梵音何
來夢中喚省樓閣門開靈光一點絕塵埃耀
古騰今遍九域南堂興洪州同安志禪師

同去王僧問二機不到處如何舉唱師曰徧處不逢玄中不失頌曰 這遣那畔總難逢一句無私不處中紅日暮沉西嶂外空留孤影照溪東丹霞澤同安志因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說句後不迷又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迥然不換標的即乖頌曰 天黑雲深飛莫鴉鷺驚立雪對蘆花然不屬今時事句後聲前會即差雪岩然襄州廣德義禪師明廣德延僧問古人云言語道斷非去來今此理如何師曰彌勒涅槃知幾劫護明猶未降迦維頌曰妙湛圓明第一機降生成道涅槃時迦維

摩竭雙林樹認著元來不是伊丹霞澤廣德義因僧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扇開人不遇陋巷莫能收頌曰 妙體堂堂相好全青霄獨步躡金蓮千華臺上猶慵坐弊垢欄衫豈肯穿丹霞澤襄州廣德周禪師明廣德延僧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斲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頌曰 收放隨時雖有準出門入戶恐難論長安路子君須到莫向深村草裏躡重堂愚襄州石門慧徹禪師石門直僧問實際理地如何進步師曰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道無前僧曰幽谷白雲藏白雀提心棲處隔
山迷頌曰幽谷白雲藏白雀提心棲處隔
山迷直饒不住棲心處猶落怡山第二機
巷雷石門徹因僧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
句師曰東村王老夜燒錢頌曰東村王老
夜燒錢草鞋踏地帽指天家無白澤招禍福
窮時相炒餓相煎洞山三乘教外別流傳
瞎漢多知喚作禪天下衲僧叅不到東村王
老夜燒錢楊無為東村王老夜燒錢眼中塵
霧口中烟招神引鬼成妖惟三脚蝦蟇飛上
天地哉思東村王老夜燒錢野鬼聞神滿目
前休更逢人覓玄旨謝家人不在漁船上方

益王老夜燒錢白曰看星月磕頭禮慈尊子
把名香蕪道吾真木食草衣隨分過此身贏
得樂天真忽咨教外別傳句未免燒錢引鬼
神寶葉源王老燒錢言端語端錦包特石鐵
累泥團退耕寧石門徹因僧問雲光作牛意
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四途却着破
欄衫頌曰瑞草萊中懶欲眠徐行處處迎
脩然披毛戴角人難識為報芒童不用鞭丹
霞導郢州太陽慧堅禪師嗣靈泉仁因僧問
如何是玄旨師曰壁上掛錢財頌曰輕輕
人問玄中旨便吐肝腸說與他木人暗皺雙
眉處石女多言爭奈何投子青玄旨玄旨壁

上錢財挂起家門幸自平安白日招神引鬼
揚無為玄旨分明示學人錢財壁上挂金銀
連珠六貼三千貫不濟飢寒不濟貧無盡
鼎州德山圓明緣密禪師嗣雲門上堂大衆
及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
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衆學事畢頌曰 雙
育入暗路崎嶇日落栖蘆暫得甦爭似石人
眠夜半免教勞護守林居須知花綻非干木
無脚行時早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先是崑
崙進國圖授子青收把斷襟喉風磨雲拭水
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釣盡滄浪月一鉤
天童紫青山是父白雲兒雲散青山愁不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玉兔晝眠雲母地金烏夜宿不萌枝足卷鑑
岳州巴陵新開院顯鑑禪師嗣雲門僧問如
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頌曰 落井須明
出井機直宜擡眼動睛輝於斯個儻無纖隔
祖道汪洋得旨歸洞山臨南北東西苦問人
新聞多口接迷津從茲八駿追風急空望悠
悠脚下塵佛印元好箇明眼人落井叢林話
會幾時休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種千般逐水
流正覺迷明眼人落井靈丹透金鼎黑水崑
崙奴夜過漫天嶺覺海元秋夜霜天月正明
仰觀星象約三更一條大路平如掌歸去何
妨徹曉行保寧勇明眼人落井波斯上古臺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龍門三級浪死水有曝腮長
井西方在東嶺捉得箇饅頭開拳是餬餅
甲信語不邪笑不來拙鋪設巧安排糊糝將
板拍野老舞三臺治父川巴陵一句子對面
却相謾大地平如掌何事放無端月菴果誰
解當頭領坐斷毗盧頂稽首老巴陵明眼人

素四

升一

落井月林嶺明眼人落井恩深然亦深海枯
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朴翁銘巴陵因僧問如
何是吹毛劒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頌曰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
冶兮磨礱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別別珊瑚
枝枝撐著月雪實顯珊瑚枝枝撐著月射斗

鋒鋌未足觀四海盡來歸貢後乾坤同耀寶
光寒白雲端價重三千不可圖從教千古強
名模長因塞北烟塵息記得江南啼鷓鴣長
實卓脫得邊城戍役身却來偷賞上園春御
街前畔低聲語不覺衝他兒事人心閑賁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椀裏盛
雪頌曰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椀裏盛雪
九十六箇應自知不知却問天邊月提婆宗
提婆宗未旛之下起清風雪實顯大冶精金
澄潭皎月南北東西孰分優劣昨夜春風一
陣來掃盡千山萬山雪海印信人天會上分
緇素龍象堂前定是非選甚邪魔并異類好

教齊向此中歸保寧勇銀椀裏盛雪冰壺含
寶月縱具四常陀到此虛搖舌西天令嚴此
土還別佛性泰提婆宗銀椀雪泰華摧滄海
竭赤旛之下起清風吹落楊花硬如鐵佛心
才巴陵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鷄
寒上樹鴨寒下水頌曰同別祖教問端由
便將元價與他酬絲綸夜靜人垂釣曉得金
烏帶月收投子青昨夜三更屈指輪世間休
說兩三人數聲長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
秦保寧勇鷄寒上樹鴨寒下水三百餘會不
能宣九年面壁徒瞋睡休瞋睡上是天弓下
是地佛性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時節不相

饒古今自然理寒松十里吼清風流水一溪
聲未已湛堂準一朶梨花春帶雨金色頭陀
笑不語龍宮海藏月明前織女姮娥相對舞
咲者咲舞者舞十方無虛空大地無寸土南
堂與鷄寒上樹鴨寒下水驚嶺費分疎少林
提不起千峰寒色露全機上眉毛千萬里
亦岩中雞作蒼鷹擊鼉鼻鴨為金翅作獰龍
空王以此垂洪範錦上鋪花知幾重南岩勝
般若啓柔禪師問雲門僧問西天以蠟人為
驗未審此土以何為驗師曰新羅人草鞋頌
曰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假
使蠟人似冰結當甚新羅人草鞋拈禪鏡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到雲門僧問
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
轉時如何師曰墮落深坑頌曰一箇兩箇
千萬箇脫却龍頭卸角馱左轉右轉隨後來
子湖要打劉鋹磨雪實頭香林無雜木一一
是旃檀野火忽然發清風天地寬祖意報尔
曹坐久自成勞野軒邊禪家流何太錯只管
追求無病藥若知煩惱即菩提久坐成勞亦
安樂佛語絕消息處提來有形影中走却
只因懶問兒孫要把欄衫反著坐久成勞位
次已高起時失却人天相無限行人認白毫
月堂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

臘月火燒山頌曰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
鶴冷立雪人寒達磨不會大難大難雪實頭
臘月火燒山天邊兩曜還香林曾未會空坐
劍門開佛印元僧問衣下事師答火燒山佛
手遮不得人心似等閒正覺歲晚年來正
苦寒千林木葉盡凋殘炎炎野火無杯水應
是隨風過別山上力益老大叢林快說禪不
將禪挂口皮邊谷深山遠空無像何處人呼應
不圓天童覺臘月燒山特地無端錦包特石
鐵畧泥團圓相勸臘月山頭火亘天衲衣下
事若為傳老來不是觀時節因即長伸兩脚
眠白楊頭巢知風穴知雨可憐謝三郎月下

自挂槽大珠臘月燒山對面熟謾瞥然悟
 去身在長安咄哉無限未歸客沙裏求油實
 可憐石窓恭香林臘月火燒山錢眼銅睛見
 亦難腦後一星輕點著三千里外觸腰乾拙
 甚光臘月火燒山苦口是黃連相將歲除夜
 竇八布衫穿大可憐把手入黃泉已卷頰袖
 衣下事火燒山臘月家貧徹骨寒堪笑連延
 曾未息眉毛焦赤面皮乾天童淨香林臘月
 火燒山冷淡家風退後看開裏果然輕踏著
 方知日午打三更百拙臘月燒山天寬地
 寬築著磻著徹骨毛寒松源岳臘月火燒山
 天寬與地寬常啼菩薩苦
 嚮心肝高原

矣臘月燒山有甚相謾添桶不快休要胡鑽
 朴翁銘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
 耳裏種田頌曰耳裏種田滿口含烟鍾植
 解舞十八拍張老乘槎上九天無卷金香林
 因僧問萬頃荒田是誰為主師曰看看臘月
 盡頌曰紡毬拋出盡堂前妙轉無私體自
 園直箇要行劬力事更須用見老雲門石明
 萬頃荒田誰是主須知荅處有來由箇中若
 也無人委臘月看看又盡頭箇翁敬看看臘
 月盡日用事如何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雲衲度香林因僧問如何是室內一師曰三
 人證龜成鱉頌曰六耳何謀事不成直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心表赤心人室中燈燭誰來撥白髮兒童兩
鬢新投子青皎皎清光徧界莫藏聲拋不出
色豈能彰直下斬釘截鐵刻却古今途轍高
出臨濟德山三人證龜成鼈別別一回喫水
一回噎圓悟勸三人證龜成鼈井底泥牛氣
噎直饒辯滿懸河有理亦難分雪耿耿孤光

并四

并四

常皎潔佛性泰三人證龜成鼈毗嵐一吹吹
滅從茲暗裏穿針鼻孔七花八裂水卷一三
人證龜成鼈剛把天機漏泄木人嶺上唱歌
石女眼中滴血潮卷需室內一盞明燈等閑一
撲撲滅自然不辯東西兒得證龜成鼈進菴
奇洞山守初禪師參雲門放三頓棒因緣頌

曰 一鏃三關破不難如何猶在是非間曲
勞提起飯袋子三頓方知徹骨寒白雲端三
頓當時打不回錢門重擊鎖方開堪嗟不著
一粒米十字街頭接往來米保軍勇送來大道
透長安步步應須著眼看五里只知還五里
到頭方覺路歧難成枯木去年八月離湖南
行盡千山與萬山不喫雲門三頓棒不知虎
體有玄斑慈愛深坐鎮韶陽老牯牛江西湖
外還相酬當時錢限高擡起未必黃河不倒
流寶峯祥吹毛寶劍當機妙切玉如泥孰可
猜不犯鋒銚全正令法王心印為君開禾仙
雲門棒頭有眼洞山脚下雲生觀破森羅萬

衆便能海上橫行佛心才問甚分明豈偶然
須知迷耳是忠言洞山服似銅鈴轉剛被雲
門三頓謾大珠道奉君三頓曲周遮屈辱雲
門老作家渡水穿雲五湖客欲將何物當生
涯龍門遠見兔放鷹因行掉臂赤骨律窮方
圓富貴放三頓棒尚遲疑再按方識錐頭利

亦四

亦五

單提獨脚機關外明眼衲僧猶不會回悟勤
雲門飯袋子毒蛇當古路觸著便傷人誰敢
正眼覷無和氣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佛師
曰麻三斤頌曰麻皮三斤不用秤秤頭那
肯坐於蠅一念纔生筋骨露徒勞更覓定盤
星北塔祚五彩畫牛頭黃金為點額春晴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月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錢錢三五百
福嚴雅金烏急玉兔速善應何曾有輕觸屢
事接機見洞山跛鼈盲龜入空谷花簇簇錦
簇簇南地竹弓北地木因思長慶陸大夫解
道合笑不合哭雪竇顯三年一閏大家知也
有顛顛不記時昨夜馬回沙塞冷帶霜梧葉
又披披拉子青火麻皮子若何分臘雪煎茶
解醉君更有路行人未到野花含笑舊枝春
冰昌遇打鼓弄琵琶相逢兩會家去年一百
五今歲又還他浮山遠橫眸讀梵字彈舌念
真言吹火長尖嘴柴生滿竈烟人若定如何
是佛麻三斤大地茫茫愁殺人翠岩真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片初生月蛾眉盡碧空中魚避釣雲外鳥
防弓野軒遮問佛三斤麻齋僧怕夜茶春來
寒食後古木噪寒鴉海印信同袍參學問通
津來扣宗師佛正因為說三斤麻最好三斤
天下說尖新幾多匠者頻拈掇索緣細素有
疎親子今更為重秤過那吒太子析全身道
吾真洞山有語麻三斤杓子擎拳問要津因
憶舊年看草字張顛顛後更無人雲峯悅雲
起千山曉風高萬木秋石頭城下水浪打釣
魚舟佛慧泉斤兩分明不負君眼中瞳子莫
生瞋百年三萬六千日得忻忻處且忻忻白
雲端洞山麻三斤分明欠一著衲僧放不下

尋言空摸索雲蓋智江南三月鷓鴣天雨過
諸峯景物鮮行盡天涯詰世事買鞋須是大
先錢三祖宗尺璧未為重片言不可輕領取
鉤頭意莫認定盤星地底思南天地暖北天
寒水陸相通見不難無限黃花蕪翠竹任他
千古往來看草堂清洞山的麻三斤明月
未四堂前贈若人碧眼厖眉纔舉首又隨雲雨暗
驚神長靈卓三斤足秤洞山麻撥動錙銖萬
里差啼得血淚無用處夜來依舊宿蘆花張
無盡千峯勢到岳邊佳萬派聲歸海上消迸
出紅爐金彈子眼睛定動面皮焦南華鳥鷓
鴣一舉千里飛鑽天鷄子與天齊鳳凰不是

凡間鳥為瑞為祥自有時龍門遠洞山麻三
斤真綸不博金將錢買五彩壁上盡天神琅
琊覺洞山麻三斤斤兩不謾人語稀難問事
貌古易傳神慈受深現前三昧料水打碓漏
泄天機失錢遭罪丈殊能洞山佛話三斤麻
縛絃叢林老作家最好風前一聲遂江城五
月落梅華石屏明鍾在扣谷受響池印月鏡
含像曾非展事投機豈是預搔待痒點鍊成
金舉直錯枉一箭鵬雙一捆血一掌君不見
踈而不漏号恢恢天網圓悟勤驢尾猪頭牛
脚跡三斤麻皮露消息誌公杖頭剪刀尺從
來兩下隋頭濕王泉建洞山老勿踈親荅佛

法麻三斤無面目得人憎見得徹點殺人妙
本善水斷流山突兀為君放出遼天鵬擬欲
風前瞬息時擡眸已是非東風吐吐吐塗毒
某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
無油頌曰洞山宗匠較些些紙撚無油驗
作家老倒禪和針子眼說禪說道會如麻翠
若真洞山初上堂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
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你衲僧分上到這裏
須具擇法眼始得抵如洞山恁麼道也有一
場過且道過在甚麼處頌曰只要拔楔抽
釘為人解粘去縛如何洞山老人先自騰蛇
繞脚鼓山珪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滯句若迷逢人不得錯舉匡山展事無回
互投機通一線洞山無眼筋入地獄如箭南
岩勝金陵奉先深禪師明雲門同明和尚到
淮阿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
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
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
中夜方省頌曰透網金鱗是衲僧鏤壁銀
山膽不驚明老三更方瞥地任教千嶂碧層
層大為智網中跳出便飛騰好箇天然俊衲
僧何似當初未入網悟來方始是知音鼓山
升俊哉一跳透重淵霹靂追之去不還却笑
龍門燒尾者依然點額在波瀾匡山果師子

咬人狂狗逐塊三十里來方始悟何似當初
莫入去治父川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明雲門
主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莫莫又問如何是祖
師面來意師曰莫莫頌曰古人一莫切忌
啗啄臨濟權寄庫德山頓蕭索截斷佛祖機
關顯出頂門一著子細審思量分明欠一著
且道欠那一著雪堂行莫莫拈出一條斷貫
索任從我佛及衆生撩天鼻孔都穿却松源
岳韶州雙峰興福竟欽禪師明雲門僧問賓
頭雲應供四天下還得遍也無師曰如月入
水問如何是川而不雜師曰明月堂前垂玉
露水精殿裏聚真珠頌曰混而不雜體常

虛雪月交光類莫如應處萬端無罅隙片雲自
在卷還舒自得睚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詞風
允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
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
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
齊明頌曰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

赤四

九八

張三與李四拱手賀堯年從上諸聖恁皆然
起坐忙諸沒兩般有問又須向伊道新婦騎
驢阿家牽神鼎運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
復何言憶昔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
黃龍南手提已鼻脚踏尾仰面看天聽流水
天明送出路傍邊夜靜還歸茅屋裏道吾真

新婦騎驢阿家牽王老空中駕鐵舡井底掛
帆風勢惡須弥頂上浪滔天海印信新婦騎
驢阿家牽傍觀笑渠顛倒顛歸來舉目暮雲
合嶺上蟾蜍光未圓天寧地七手八脚三頭
兩面耳聽不聞眼觀不見啼得血流無用處
不如緘口過殘春保身張顛不似首山顛
不動毫芒百怪全猶得黃龍再拈出四方明
眼若為傳新婦騎驢阿家牽低頭拾得一文
錢十字街頭拍手笑東村王老屋頭穿真淨
文首山有語古今傳此語休云返倒顛新婦
醉騎驢子去是人笑道阿家牽佛國白新婦
騎驢阿家牽面如滿月目如蓮更將羅袖相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牽挽一段風流遍大千
惹受深新婦騎驢阿
家牽體段風流得自然
堪咲效顰鄰舍女向
人添醜不成妍
天武覺莫問新婦阿家免煩
上路波吒遇飯喫飯遇茶喫茶
同門出入宿世
冤家五祖演新婦騎驢阿家牽碧玉羅紋頂
上按播土揚塵尋不見元來只在舊山前文

本四

廿九

殊道新婦騎驢阿家牽萬里瀟湘駕銀船參
差島嶼分諸國彷彿星河共一天南華島阿
家新婦兩同條咫尺家鄉路不遙可笑騎驢
覓驢者一生錯認馬鞍橋鼓山珪新婦騎驢
阿家牽步步相隨不著鞭歸到盡堂人不識
從今懶更出人前徑山杲阿家新婦最相怜

新婦騎驢家便牽幾度醉歸明月夜笙歌引
入盡堂前謾因元新婦快騎驢阿家引鞭走
石筍夜抽條面南看北斗湛堂深新婦騎驢
阿家牽草裏尋常萬萬千誰在後号誰在先
不須特地苦加鞭牧巷忠塞驢須是阿家牽
媳婦嬌癡懶著鞭在舍只知七十二出門方

見化三千箇堂後首山因僧問親到寶山空
手回時如何師曰家家門前火把子頌曰
家家門前火把子今古分明須記取五更鐘
後聽雞鳴失曉朝官不帶帽石門飛門前火
把寶山回玄學之徒遍九坡南海岸頭波浪
起西番毡帽樣時栽耳若真空手歸時誰肯

信驢馱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子半夜
 天如白日開白雲堆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頌曰 楚
 王古城畔汝水向東流兩岸競垂釣幾人能
 直鉤正亮楚王城畔水東流逐浪隨波早
 脫休誰謂謝郎生計夜深明月上孤舟佛
 楚東楚王城畔水東流樹倒藤枯笑不休好
 是自從投子去更無人解道油油真中火楚
 王城畔水東流不今古朝宗是到頭逐浪隨波
 如未息輪他漁父泛孤舟滿山秀楚國城邊
 水去東哉船便被打頭風蘆花灣裏聽漁唱
 熨斗煎茶餗不同三祖宗楚王城畔水東流

日夜波濤去不休巖下忽逢湘水客謂言依
 舊注悠悠雲漢恭千波萬浪曾無盡去漿來
 帆浩莫窮謝客睡醒孤月白閒吹一笛渡頭
 風替離平楚王成畔水東流南地禪僧吐地
 遊眼目直教從淺辯權衡爭奈出常派金甌
 為子拋除翳驢上穿靴背打毬翠岩真楚王
 赤四
 城畔水東流獨脚山魃踢氣毬貪著六女花
 十八銚頭船子下楊州暗堂遠暑往寒來春
 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茫茫宇宙人無數那
 箇親曾到地頭雪岩欽首山因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頌曰 日炙風
 吹不計年行人塵路辨應難擬心早已深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尺更教誰問箇中玄洞山飛風吹日炙少人
知頂仰先賢對此機饒君曠劫生前會穿耳
胡僧也皺眉法華舉日炙風吹問袒來紅塵
豆野眼難擡忙忙役役知多少二月春深動
地雷翠岩真風吹日炙橫卧荒草觸著毒氣
全身便倒天寧璉日炙風吹也大奇根鋸疋
馬將家兒皇圖自古元無事攢動煙塵更是
誰三祖宗日炙風吹當路頭衲僧見後莫遲
留我今到此堪惆悵葉落花紅經幾秋雲渡
恭風吹日炙點朱點漆行人嗟嘆共誰相識
亦陽昭首山拈竹篋示眾曰汝諸人若喚作
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汝諸人且道喚

作甚麼連道連道頌曰竹篋舉起成生殺
豈可容人亂扎錐劈脊一揮如薦得銀山鍊
鮮也光輝照堂一拈起竹篋子如何便到家
秘魔若不會隨後却擎叉鼓山背觸非遮
護明明為舉揚吹毛元不動遍地是刀鋒在
山果不觸又不背徒勞生擬議開口更商量
赤四
白雲千萬里此卷元黑漆竹篋非觸背大地
山河俱粉碎咬人獅子急反身莫學韓獪猶
逐塊趣菴演罵他還自罵瞋他還自瞋戒之
慎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此菴頻辯龍蛇
眼定乾坤繫繫一天星斗分拈起竹篋言背
觸明明刺腦入膠盆笑翁堪拈起竹篋行殺
三十一

活令背觸交馳佛祖乞命無門開野千鳴獅
子吼喪盡生涯不容開口虛堂愚首山示衆
賓無二賓主無二主公案頌曰 賓主有無
俱遣外行藏須要出常情無棲泊處開門戶
月到中霄不敢明虛堂愚首山因僧問如何
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

竟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頌曰 日暮
陰雲郊野深重陽到後菊花新不因西嶠殘
水盡爭得東山一帶春投子春首山因僧問
如何是菩提路師曰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
何師曰來往不易頌曰 問路窮途擬進
程綠楊鶯語送行人牌標五里向君說莫道

常年不指陳投子青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怪你
一問遲也頌曰
未語難明迷悟情發言方表赤心人祇貪進
步求名玉爭信靈苗不受春投子青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八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亦五

僧錄司右開教無量寺住持尊嚴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九世第十世

宗師二十五人 機緣七十則

昇州清涼院法眼文益禪師嗣畢漢珠行脚

恭正

次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輓寓城西地藏院
因叅珠和尚琛問曰上座何往曰遷迤行脚
去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
切師豁然開悟頌曰而今飽學似當時脫
盡纖塵到不知任短任長休剪綴隨高隨下
自平持家門豐儉臨時用田地優游信步移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三十年前行脚事分明孤負一雙眉

法眼開堂次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先長
慶稜和尚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
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
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
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不撥
子方豁然悟解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一
回相見一回親東西南北吾皇化莫向江南
苦問津淳山遠離龕見佛破塵出經現成家
法誰立門庭日逐舟行江練靜春隨草上燒
痕青撥不撥聽叮嚀三徑就荒歸便得舊年
松菊尚芳馨天童覺法眼因僧惠超問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惠超僧於是悟入頌曰
問佛從頭理不虧莫同巧妙騁鋒機真金若
不爐中鍛爭得將金喚作泥汾陽曰江國春
風吹不起鵝鵝啼在深華裏三級浪高魚化
龍癡人猶岸夜塘水雪竇顯噉行時問路
難有人相問北村南長安無限人來往幾箇
無鈴過得關後子青僧問如何是佛師云汝
是惠超禮拜進前叉手思量十萬迢迢慈明
送官買賣不相饒問佛言云是惠超嗟見衲
僧生異解認他虹虹作仙橋天衣懷當臺明
鏡絕精麤誰道胡來便現胡法不相饒人莫
問可憐天下亂名模佛印元木人行千里駿

馬不移蹄落日依南土因風向北嘶王覺逸
妙用不須霜刀劍能彈何必玉絃絲嚴冬午
後夜三點閒坐閒眠雲散時翠巖具纔到元
正便是年暖風無處不陶然途中多少尋春
客候聽黃鸝作杜鵑佛慧泉一文大先錢買
得箇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便不飢白雲端
擊石乃出火火光終不然碧潭深萬丈直下
見青天草堂清一顆靈丹大似拳服來平地
便昇仙座綠若有絲毫在蹉過蓬萊路八千
慈受深三千里外望家鄉雲水重重客路長
向道莫行山下去果聞狼叫斷人腸上才益
望風鳴處困鹽車伯樂回觀價萬珠可笑如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今虞坂上錯持驚馬作龍駒并平問佛如
何荅惠超秤鈷雖定價相饒雲中不覩雙鵬
落箭過新羅十萬遙長霞卓問佛云言是惠
超當機一句不相饒遲疑更向途中覓重疊
關山十萬遙雲漢峯靚面相呈見不難觸體
鑑覺尚顛頑巨靈擡手擘不破始信從前踢
突國南華問佛分明荅惠超半斤八兩不
相饒慕林萬古為殃禍惡語傷人恨不消真
歇了病遇良醫飢達王饒醬裏得鹽雪裏送
炭圓悟借婆裙子拜婆朝問佛唯言汝惠
超萬古石頭城下水終歸大海作波濤佛眼
問佛還云是惠超和根帶子上枚條春風浩

浩難回避發起乾坤那一苗楚安方微酸梅
子始生仁鶯老花殘迹已陳一夜南風移斗
柄明朝烟柳不開春正堂辯一字入公門九
牛拔不出咄這野狐精鼻孔都打失月林觀
惠超問佛佛何造機就機兮荅惠超到此直
須揮劍刃不然漁父便棲巢覺鐵嘴

亦五

三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曰是曹
源一滴水頌曰曹源一滴水是即波濤起
桃花派出洞中來漁舟夜宿蘆花裏楊無為
曹源一滴是曹源萬派滔滔向海門無限乘
槎人不薦風濤鼓處有龍蟠照覺曹源一
滴久澄清流出千江絕浪聲大海幾多遊玩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者茫茫空繞水遶行白雲端守株非得瓦罔
象獲玄珠一滴曹源水分明灌五湖佛心才
曹溪一滴異常流流入滄溟冠九州垂釣幾
番波浪險未曾聞道失漁舟華堂清一滴曹
源立問端清涼答處在言前衆流截斷窮源
底百川依舊勢朝天佛性功得人一牛還人
一馬珍重曹源可知禮也雷奔洶湧海濤生
誰解截流那下行那下行通玄日午打三更
紹祥師應口曹源一滴時誰知依樣畫猫兒
袖中三尺龍泉劍落盡驪人不知別事甲
法眼答此話時天台韶國師聞已豁然開悟
平生疑滯渙然冰釋以所悟聞于師師曰汝

向後當為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
頌曰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揅箭鷓鴣空啾
啾驂騑已千里月窟清法眼因僧問
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
本師曰形與未質名起未名頌曰沒踪跡
斷消息白雲無根清風何色散乾蓋而非心
持坤輿而有力洞千古之淵源造萬象之模
則剎塵逆會也處處普賢樓閣門開也頭頭
彌勒天童覺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
來曰船來師曰船在甚麼處曰船在河裏覺
退師却問傍僧曰你道適來這僧具眼不具
眼頌曰水不洗水金不悖金昧毛色而得

馬靡絲絃而樂琴結繩畫卦有許事喪盡真
淳盤古心天童覺法耳問修山主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
差天地懸隔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某甲只
與麼師兄作麼生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修遂禮拜頌曰宗師故故問同人一擊毫

非五

釐兩路分再審便能明的四百自然清白不從
聞分陽六國當時已太平太平纔久不知
兵修公換得長蛇陣天下人人會死生佛印元
堪悲堪笑修山主因地起兮因地倒觀面難
歲第一機令人却憶雲門老正覺逸石城親
切問同叅不話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來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路依佈屈曲在烟嵐保寧勇金鱗欲化遭它
點額舉頭看湧波瀾磯浪擎雲處風高天地
寒佛慧泉秤頭繩坐便軟傾萬世權衡照不
平斤兩錙銖見端的終歸輸我定盤星天童覺
毫釐有差天地隔龍濟清涼何失得魚魯刁
刁孰可分水中有乳鵝王擇本覺一道如

弦直長安信已傳萬邦皆入貢四海息狼烟
掩室開法眼示眾曰識得禿子周匝
有餘雲門出云識得禿子天地懸殊頌曰
不知將甚報君恩雲起江湖浪皺痕一片古
帆乘興去與誰相逐過天門保寧勇一不是
二不成落花流水裏啼鶯閒庭雨散夜將半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片月還從海底生參四明識得死子四脚著

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在卷賢

法眼因僧來參次師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

去捲簾師曰一得一失頌曰松直棘曲鶴

長尾短義黃世人俱玄治亂其安也潛龍在

赤五

五

淵其逸也翔鳥脫絆夫何祖祢西來得失是

非相半蓮隨風而轉空船截流而到岸箇中

伶俐袖僧看取清涼手段天堂覺老將高提

白玉鞭雙駒一策去翩翩古今得失論量底

空看西山暮雨前三堂辨清涼指出二僧捲

起一得一失誰解相委只見桃花逐水流幾

人親到桃源裏

法眼因僧問

古佛堂前什麼人先到師曰不動步者頌曰

古佛堂前到者稀相見難逢掣電機死水

有龍終不聖驚起依前眼被睜天衣懷

法眼因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

今頌曰塵劫來事盡在于今祖師不會面

壁沈吟參五法眼問僧從什麼處來僧云

泗州來師曰大聖今年曾出塔麼曰不出師

曰去僧便去師却問傍僧曰你道這僧曾到

泗州也無僧亦無對頌曰妙圓金地絕纖

塵到者當觀無相真莫道玄門難近向舉頭

便是塔中人參寶來法眼問齋魚問

僧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

來不聞頌曰 耳聽如靜口說如啞法眼舌

頭執真執假

居無著德

法眼因僧問聲

色兩字如何透得師召大眾曰諸上座且道
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即
不難頌曰 親口問來求透路作家直為指
昏朦眼耳忽然春夢覺驚吟燕語盡圓通大

洪進

聲色本來惟兩字作家曾共辨言端若

人識得其僧問直透色聲應不難

本覺一聲

色都來兩箇字衲僧不透眼中沙黃鶴樓前

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慈受深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

嗣羅漢琛

問修山主

曰明知生不生性為什麼為生之所流修曰

蜀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篋使還得麼師曰汝
向後自悟去在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座意
旨如何師曰這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
修禮謝頌曰 進老分明到五臺修師真箇
入關來維那院主門相對說著令人兩眼開
正覺逸豁落無依高閒不羈家邦平帖到人

赤五

六

稀些些力量分階級蕩蕩身心絕是非是非
絕分立大方無軌轍

天童覺

撫州龍濟

山主紹修禪師

嗣羅漢琛

行脚時同悟空法

眼到地蔵向火舉話次蔵入來乃問山河大

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不別蔵豎兩

指云兩箇三人因此同叅頌曰 入院高茅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總不疑都緣未達祖師機妄學問爭長短
虛記閒詞一肚皮大地山河君可別報云不
別恰如癡當人被息狂迷者見成舉措不揚
眉汾陽山河大地同無別口中未有娘生
舌多知禪客強不踈甕裏何曾走却鼈佛印元
地藏當機豎指頭諸老至今猶未瞥天田地
轉却等閒千古萬古兩條鏡白雲端商量同
別有多般老倒何曾舉舌端今古不能提得
去一雙靈劍倚天寒保寧休爭自已與山
河撥動干戈不奈何看取將軍施武略兩條
寒劍定龍蛇治父川火爐頭話幾多般自己
同時作麼觀直下起來呈伎倆山河大地黑

漫漫塵堂愚龍濟示衆曰具足凡夫法
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
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
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
辨不得莫道不疑頌曰 凡全是聖聖全凡
究竟遺名直下參廓徹迥超凡聖處無言量
子口喃喃赤五靈源清刻除露布葛藤不用之乎
者也饒君句下精通未免喚驢作馬北菴顏
融峯強萬丈未話足先酸若不錄雲去那知
星斗寒塵堂愚龍濟因僧問刻火洞然大
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不壞曰為什
麼不壞師曰為同大千頌曰 問若剗心答

若劈腹句裏反身何勞迅速刻火俱然大
千金機不動劒鋒旋龍濟山頭龍退骨敲摩
天上鼓驚湍龍濟示衆曰是柱不見
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頌
曰是與不是俱不是亦無不是謾勞推兩
頭截斷歸家後獨露乾坤更是誰靈源清薦
得是移花無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
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
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鎚硬似鐵非亦沒交
涉金剛寶劒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
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金菴已是非非
非來却易非非是是去還難是非從此銷磨

盡一顆圓明照膽寒雲神慶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明同安志僧問如何是
空剎已前事師曰擊動乾坤鼓時人聽不聞
頌曰虛空為鼓須彌槌擊者
雖多聽者稀半夜觸髅驚夢破滿頭明月不
思歸丹霞淳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亂
道頌曰
國令嚴嚴擬者危毫釐纔動鐵輪隨心萌口
應三千里齒露言來苦怨誰投子青
梁山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金烏
東上人皆貴玉兔西沈佛祖迷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頌曰靈山會上言雖普少室峯前句未形瑞
草蒙茸含月秀寒松蕭蕭出雲青并霞淳

曰碧玉點破瑤璃色滿目紅塵不見沙

梁山因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

親玉樓家寶天雲淡銀河冷浩浩波瀾宜動

亦五

沙并霞淳

懷安軍雲頂山德敷禪師明護國遠成都師
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
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請師吞却階
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
省頌曰

吞却階前下馬臺逢人有口亦難開戲衫莫
恠重拈出曾是村歌社舞來笑翁堪

襄州石門紹遠禪師嗣石門徹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
頌曰

剖出驚人句布袋裏烏龜衲僧莫錯會黑豆

未生時洞山恥

鼎州文殊應真禪師

師德山密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黃
河九曲頌曰

窮因歸何處黃河透過碧波瀾須知雲外千
問法

峯上別有靈松帶露寒投子青路窮崖齒進
無門賴有山翁指出原九曲黃河清徹底誰
知別是一乾坤懶菴九曲那容眨眼看操
舟誰解別波瀾文殊曾展四天手直得朝宗
萬派乾木菴水文殊真因僧問古人垂一足
意旨如何師曰坐久成勞頌曰九馳書繞去
返匆匆一足垂赤五酬繼後踪坐久成勞誰委悉
紅爐點雪自相通投子青南嶽南臺勤禪師
嗣德山春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一
寸龜毛重七斤頌曰等閒不語未逢人語
便傷直似太親不顧火中鸞鳳息驚他石虎
暗生瞋投子青蘄州五祖師戒禪師詞雙泉

克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踏著秤鎚硬似鐵頌
曰踏著秤鎚硬似鐵懺懺禪和猶未瞥三
冬願上火雲生六月長天降大雪雲峯此路
者秤鎚硬似鐵此時有理不能說新羅國裏
火星飛直向雲門指上熱白雲瑞信步紅塵
裏無人問短長歸來天欲暮片月照滄浪京
北府天半曉牧童歸去倒騎牛白日城中晚
未休踏著秤鎚硬似鐵那知船子下揚州佛
陸遊五祖戒因智門問暑往寒來即不問林
下相逢事若何師曰五鳳樓前聽玉漏問曰
爭奈主山高紫山低師曰須彌頂上擎金鐘
頌曰高高峯頂翻銀浪深深海底起紅塵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金鍾玉漏相酬酢疑殺滔滔天下人苟非作
者孰問開津執鞭四首四海良鄰君不見仲
尼溫伯雪頃蓋相逢也奇絕圓悟勤五鳳樓
前聽玉漏須彌頂上擊金鍾巨靈擡手無多
子擊破華山千萬重中覺隨州智門光作
禪師先住復州北塔翻香林僧問蓮華未
出水時如何師曰蓮華曰出水後如何師曰
荷葉頌曰蓮華荷葉報君知出水還同未
出時江北江南問王老一孤疑了一孤疑雪
實蓮華荷葉有由我泥水分時絕點埃堪
憶九龍初沐處東西一步一花開白雲端蓮
華荷葉共池中華葉年年綠間紅春水漣漪

清徹底一聲啼鳥五更風張無盡烟籠檻外
差差綠風撼池中柄柄香多謝浣沙人不折
雨中留得蓋鴛鴦慈雲蓮華荷葉的須不
無限清香付與君彈指若知霄漢路便能平
地步青雲長卓香苞冷透波心月綠葉輕
搖水面風出未出時君看取都盧只在一池
中佛如慈泥水未分紅菡萏兩餘先透碧波
香千般意路終難會一著歸根便斷當佛燈
均蓮華荷葉非妙非玄碧潭澄徹明月初圓
最好太平無一事儘教樵唱滿江村佛心
白藕未明非隱的紅花出水不當陽濟人莫
用傳消息自有清風透達香丹霞荷花荷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栗為君通問答還同箭挂鋒靚面清香來不
盡須知不在藕池中木覺一出水何如未出
水蓮華荷葉有來由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
江陵暗點頭太源荷葉團團擎翠蓋蓮花
灼灼開紅粧馨香越格無人薦又逐薰風過
野塘實辨荷華荷葉意在言前神仙妙訣
父子不傳石田智門因僧問如何是般若
體師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兔
子懷胎頌曰一片虛癡絕謂情人天役此
見空生蚌含明月月深深意曾與禪家作戰爭
雪竇蚌含明月月兔懷胎無限禪人勞不開
鐵眼銅睛何擬擬三千里外笑哈哈長蘆

蚌含明月秋波冷兔子懷胎夜鳧寒皎皎清
光成一片直須回首好生觀佛鑑蚌含玄
兔有何深體用明來絕古今雪曲唱高還和
寡不知何處是知音本兔一玉兔懷胎蚌含
明月乘時正在中秋節一顆明珠轉玉盤徹
底無瑕光皎潔慈智門因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踏著草鞋赤脚走曰如何是佛向上
事師曰拄杖頭上挑日月頌曰路上忙忙
赤脚人草鞋踏破走風塵東西南北忙中畔
拄杖頻挑日月輪佛國踏破草鞋赤脚走
衲僧到此無窠臼拄杖頭邊挑日月九州四
海任遨遊真如智門真得祖家風放出雲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門廣長舌大智如愚大巧若拙用盡工夫餘
不做莫於平地上增堆休向虛空裏釘橛
童覺拄杖頭上掩日月藏身北斗何殊絕三
千利海夜沉沉新出紅爐一點雪而空踏
破草鞋赤脚走胃中憤氣衝牛斗須彌頂上
擊金鐘百戰場中師子吼 踏破草鞋赤脚
走堂堂向外揚家醜只知欽袂出人前不覺
衣穿露兩肘原卷中天台蓮華峯祥菴主 嗣
承先源 示寂日拈拄杖示衆曰古人到這裏
為甚麼不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為它途路不
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御標橫擔
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而逝 頌曰

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峯萬峯不肯住落花流
水太茫茫剔起眉毛何處去雪竇頭住不住
兮日卓午遵華菴主誰相許御標橫擔不顧
人千峯萬峯是何處原卷中其作者仍甘在半
途半途不住竟何如橫擔御標千峯去雲外
何人得見渠本覺一石火光中爛熳遊白拈
臨濟未同儔掀反華岳連天黑幾箇知身在
御樓無卷全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 嗣首山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
風涼頌曰 叢林傑出鎮汾陽譽走名馳振
八方人問西來祖師意解云扇子足風涼
正覺 青絹扇子足風涼斷際全機善舉揚月

明三峽猿啼夜何處人聞不斷腸佛慈哀青
綃扇子足風涼親得搖來始息狂只愛團團
無縫老人前空自眼如羊白雲青綃扇子
足風涼日用何曾有覆蔽堪笑塵中無限客
手遮西日汗如湯慈覺汾陽青扇償難酬
為有涼風卒未休不見鹽官多少衆脫頭爭
角覓犀牛上方風格團團妙意深等閒拈
出示知音汗流浹背曾施手氣爽中宵便負
心佛慈二祖意宗師先漏泄團團青扇足
風涼憚人未曉重相問獨自淒淒過洛陽
親得搖來始息狂風動荷花滿座香自從一
得真歸趣無意涼人人自涼黃安方甲醋咬

陳蓮波斯鼻孔長得些滋味子婆是阿爺娘
背坐元青綃扇子足風涼標格團團不覆蔽
信手拈來隨處用清機元不在汾陽頌石空
汾陽示衆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三角云
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頌曰平地無端
立話端揭天聲撼怒濤寒直饒識得拄杖子
也是封皮作信看笑翁汗漫學屠龍人言
枉費工自非親到者誰與論窮通虛堂惡妙
峯善著語云錯又舉三角語了云錯老僧則
不然識得拄杖子錯乃頌曰妙峯三箇錯
不是無病藥龐公賣菜籬清平道木杓汾陽
示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智同真邪正不辯細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
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
而斷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
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
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
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
亦五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
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
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
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
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悵慈悲
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

非面目見在 徑山杲云汾陽未後若無箇
面目見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喪我兒孫喝
一喝頌曰 兔角龜毛眼裏栽錢山當面熱
崔崑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要
識汾陽老壁破三玄作兩邊洪覺範 十年
湖海覓冤讎不得冤讎未肯休芍藥花開菩
薩面櫻櫚葉長夜叉頭鼓山建 盡得真如活
花間翅展開黃鸝偷眼覷不敢下枝來至聖
陽春白雪人難和藻鑑冰壺豈易觀一把柳
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闌干成巷體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明首山僧問如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何是學人容用心處師曰鬧市輓毬子曰忘
旨如何師曰溥請衆人看頌曰輓毬鬧市
衆人看一陣清風吹面寒定亂不須雙刃劍
活人何必九還丹即養覺襄州谷隱山
蘊聰禪師亦曰石門聰亦曰慈照聰初首山
僧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
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
高聲呌晚後精靈轉更多頌曰洞裏無雲別
是天桃花如錦柳如烟仙家不會論冬夏石
爛松枯是一年無量壽慈照聰因僧問
如何是道師曰臘月三十日頌曰臘月三
十日開口便為勅更擬問如何明朝正月一

無準範臘月三十日真人好消息戴帽空山
行穿靴水上立雲抽麥汝州廣慧院元
璉禪師初首山初到首山山間近離甚處師
曰漢上山豎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麼師曰這
箇是甚麼杓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
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
赤五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大悟云某甲不
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
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碓砂也山曰
汝會也師便禮拜頌曰空手歸時誰肯信
驢馱馬載入門來家家舉起火把子半夜天
如白日開白雪端寶山到日事如何空手回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時所得多家門前火把子明如日月照山河佛鑑
雅歲夜小參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
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
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
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下座歸方
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
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曰道和尚宰牛不納
皮角師遂將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
下禪床攔臂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
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
時法昌遇為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生

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頌曰納它皮角
要輸機放下尋時結抄歸一任這回黃雪落
滿家園火掩柴扉白雲端佛性要當時節頭
北禪除夜啓玄津當筵獨恣庖丁刃直至如
今此話新靈源清來勾皮骨訪知音一語當
換直萬金帽子擲來如未曉眼前爭免拾花
針赤五分皮納角牛何在釵釧瓶盤只一金大
用莫言無軌則當機須是芥投針草堂清白
牛露地直須烹分歲閑和野菜羹莫謂个中
滋味少須知四海飽膨脝昔年北禪分歲
烹白牛官中文字急來勾立地交他納皮角
連忙擲下舊兜鍪文殊道北禪夜分歲特地

外滿地難收刀斧痕

石林筆 洞山聰曰一大

藏教只是箇之字頌曰

點畫分明無道理

老胡幾度提不起不如分付王將軍無限風

流歸手裏白雲

洞山聰因僧問既是泗州

大聖為什麼在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

之有道頌曰 泗州忽示現揚州天下宗師

話路稠君子愛財取有道南海波斯鼻孔

竊玉堂有路通人到金榜無名只自慚長恨

貧儒書讀盡老來不得一青衫

明州

雪竇山重顯禪師

智門作

示衆曰龍泉與刀

斧同質利鈍懸殊駑駘與驥馬同途遲速有

異頌曰說似琅玕猶是玉謂言鑰石又如金

巧安排維那出隻手線去又絲來田郎催拍

板鮑老舞三臺若教行正令活作一坑埋

菴珞 白牛烹了正熙熙皮角官中却要追將

下帽簷輸納了燈前更鼓夜遲遲

天目禪

北禪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起挑不上頌曰

起挑不上筋撥不開合掌讚言善哉善哉

山仁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

上山路逢一僧問山上有柴何故將去師放

柴於地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我要燒頌曰

此行莫擬幾時回北去應須到五臺若遇文

殊放光處殷勤為我記歸來虛堂憑柴火煎

熬擔在身相逢狹路不堪論淡烟落日青山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自慚識性多庸下未有昭昭至鑒心佛祖
雪竇示衆曰辟若世界壞時大水競作其間
無量衆生或沒未沒互相悲號仰望蒼蒼皆
云相救當是之時四禪天人一見高聲使喝
咄哉衆生我預曾報汝令頻頻上來汝却不
聽如今有什麼救處乃拍手云歸堂

卷五

十六

頌曰剗外濤聲滿世間羣生無處可躋攀
寥天外清虛境誰解陵空上帝關圭堂居士
雪竇住翠峯時有數僧到師曰新到那僧曰
是師曰叅堂去僧纔行師復喚曰來來僧曰
首師曰洞庭難得師僧到與你一椀茶喫頌
曰入門句子已先酬喚去呼來第二頭到

此不知茶味者紛紛空買洞庭舟屋堂愚
雪竇改船子漁父頌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
船載得月明歸頌曰
閃爍金鱗躍浪時華亭貪說下鉤遲誰知雪
老垂絲慣不犯波濤取得伊白雪端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千峯寒

色曰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雨滴巖花
頌曰千峯寒色事如何雪上加霜凍滑
多若遇鄒陽吹暖律巖花應不待春和楊無
為千峯寒色冷堆青雨滴巖花照眼明若
問个中端的旨休將鶴喚作鸛聲本覺一
雪竇因僧問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學人

分上為什麼不會師曰枯木裏瞠眼曰恁麼
則從苗辨地因語識人也師曰三十棒且待
別時頌曰一枝枯草強遮羞明鏡當
軒燭盡幽滿面慚惶移步去清光灼灼避無
由白雲端
雪竇頌革轍二門曰
剗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憐傳大士處虛
失樓閣一德雲開古錐幾下妙峯頂喚它癡
聖人擔雪共填井二祖佛未生前已震塗毒
鼓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回互三宛轉復宛轉
真金休百鍊誓却耻耶離無人解看箭口頌
曰
迦葉聆箏起舞淵明聞鐘蹙眉息耕
斗室危坐半窓凍日熙熙虛堂思

風卷浮雲盡青天絕點埃山川俱在目何必
上高臺著虛單
雪竇頌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措
磨區區日逐貪生去喚不回頭爭奈何頌曰
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咄我癡漢便恁麼去肯
堂元
鋸解秤鉗油煎石磑兩手擎來有功
者賞且菴仁
無禪才云雪竇老
漢顛顛預預懺懺侗侗更叅三十年也未會
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下箇註脚乃
頌曰
瞎却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
分千林落葉無人掃獨自松門展脚眠
雪竇與李殿院坐次有秀才并道六到院李

問云三教中那箇為貴師側身叉手而立李

曰有口何道取師曰對夫子而難言

頌曰擊碎觸髅敲出骨節明眼人前自彰醜

拙木菴永相州天平從游禪師

明清溪進師到西院兩錯公案

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

在何故話在頌曰 禪家沅愛輕薄滿肚

叅來用不着堪悲堪笑天平老五老峯前古

觀基老君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

聽它人說是非南堂典雪竇因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四山圍繞頌曰

狂狗趁塊瞎驢趁隊只許我知不許伊會

雪竇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向上人師曰白雲

覆青山曰莫便是和尚為人處也無師曰淥

水徒長葉頌曰 雪嶠層層翠瑣深風生寒

岫結重雲夜來丹鳳冲霄漢曉曉樵人逐鴈

羣接子青

雪竇問大龍語者默者不是頌曰

赤王

十八

三軍不動旗閃爍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

憶李將軍萬里晴空飛一鶚復菴封

潭州雲蓋繼鵬禪師嗣智門祚初謁雙泉雅

禪師泉令充侍者示以芭蕉拄杖話經久無

省發一日泉向火次師侍立泉忽問拄杖子

話說舉來與子商量師擬舉泉拈火筋便搥

所豁然大悟頌曰

與奪雙行驗正邪纔爭拄杖便亡家驀然錢

棒如風疾失却從前眼裏花白雲端

誰謂當初悔行脚錯錯西院清風頓銷爍復

云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錯雪竇錯何似天平

錯雪竇顯

把纜放船膠柱調絃遠水不救近火短綆那

汲深泉天平老太忽草為兩錯悔行脚大地

茫茫愁殺人眼裏無筋一世貧圓悟曲

彼呼我諾彼啐我啄聞如不聞將錯就錯金

剛眼睛棹子換却會與不會都盧是錯佛經

兩錯將來竟不成徒而南北路頭分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後來費盡分疎語半是思君半恨君雲衲

鄂州太陽警玄禪師山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滿餅傾不出大地沒飢人頌曰荆山

美玉何須辨赤水玄珠不用拈罔象無心黃

帝重卞和有智楚王嫌丹太陽玄問梁

山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箇是吳

道子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箇是有相底

那箇是無相底師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

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

語上碑去在頌曰路窮崖仄問山翁別指

巖西東嶺東擬進霧垂嵐色重回頭忽見太

陽紅枝子真空無相絕名摸立底精子畫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底亦道即不辭難上紙西天翳子沒髮鬚止
天台山德韶國師詞法示衆曰青蘿
寅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出沒太虛之
中萬法本閒唯人自鬧頌曰 等是垂慈為
你來舌頭拖地語如雷葛藤滿地無人剪狼
藉春風又一面竹屋韶國師示衆曰通玄
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頌曰
心外本來無一法國師見處未為親若言滿
目青山是認著還生眼裏塵無隱金陵清
涼泰欽法燈禪師詞法師問僧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僧曰不東不西師不肯僧却問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東不西僧遂領旨

頌曰 西來祖意不東西獨鳥春深抱樹啼
多少行人空悵望青山孤聳白雲低保寧
不東不西一句全提軟似生鐵硬如爛泥投
針未諳鉢水刮膜再用金銀雲瑣家山歸路
絕回頭翻笑杜鵑啼背堂雲居齊和尚法
燈會中為知藏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
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
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祇
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它家自有兒
孫在師頓明歷自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
生終是不肖它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
頌曰 他家自有兒孫在父祖田園都不愛

平生活計利那中東頭買得西頭賣大洪恩
人間西來祖師意燈公對道不東西亡家自
有兒孫在多是隨言却自迷本覺一金陵報
恩院玄則禪師初問青峯如何是學
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
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曰青峯有何言句師
十五
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
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
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
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
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頌曰
求上一回拜八兩又拜恰重半斤來定盤星

在誰人手爭著絲毫可恠哉白雲端丙丁求
火已躬明法眼青峯古路行行到水窮知盡
處坐看雲起見平生照覺總丙丁求火問青
峯耐耐韓獹逐塊蹤賴得清涼重點破一聲
雷震化為龍大洪遂問處分明峇處親青峯
八字打開門頭頭盡是吾家物何必臨歧更
問津佛燈珣丙丁童子來求火再問炎熇燎
面門過現未來三世佛不離其中轉法輪治
父川丙丁童子來求火南方丙丁又屬火按
劍宗師柰若何是君心下意不過心一
四醉倒玉樓前鬚亂釵橫語笑顛最走惱人
腸斷處借婆衫子拜婆年晚山昔見非真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今見非假字經三寫鳥馬成馬實業源

杭州永明開山道潛禪師嗣法眼初叅法眼

眼曰子叅請外看什麼經師曰華嚴曰總別

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師曰世出世間一

切法皆具六相曰空具六相不師無對曰何

不問去師却問空具六相不曰空師於是開

悟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頌曰

空兮空兮無背面拈起豁然成兩片擔向南

屏山角頭千古萬古少人見要見麼以禪子打

金鳥飛上琉璃殿斷橋倫

聯珠頌古通集變本加麗句章棘句愈出

而愈多如蜂房釀百花之蜜蟻絲穿九曲

之珠食其蜜者念其蜂好其珠者慕其蟻
余作是說有客進曰忽遇不食蜜不好珠
不嗜語言文字者此集又將奚為余曰病
其病者不能自病客慚而退於是乎書天
童雲岫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十九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

赤六

僧錄司右國教無量金輝寺住持神飛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十一世 十二世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問汾陽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水出高原師自頌曰水出高原也大奇禪人不會眼麻彌若也未明泥水句

赤六

燈籠露柱笑嘻嘻慈明為水出高原天下禪僧走似烟只聽清聲來耳畔不知流落那峯前正覺逐水出高原上風翻浪似銀橋毫聊一頌夢裏說書紳翠若真衝斷雲根迸石來冷冷千古下崔嵬未明的朝宗意聽取春深動地雷滿山秀高原水出曉晴天對答臨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機豈偶然袖子不知流落處一尋寒木破溪烟地處恩穿雲逗石不辭勞天抵還他出處高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磨磨飲水出高原浪拍天四維上下絕塵烟分明好個真消息未必時人到那邊高峯妙慈明室中挿劍一口以草鞋一緹水一盆置劍邊每見入室即曰看看有至知邊擬議者師曰嶮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頌曰暑往寒來春復秋夕陽西去水東流將軍戰馬令何在野草開花滿地愁時堂遠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處管絃樓縱然有搭開田地不是栽花蹴氣毡山堂家山指出路非遙萬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仞嵯峨插碧霄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
盡迷巢水巷一單鎗正馬出汾陽端的還他
主將強盆水草鞋橫室內殺人更不犯鋒銚
無際冰百花薰裏鞞鞭過俊逸風流有許多
未第儒生偷眼觀蒲懷無柰舊愁何斷橋倫
慈明在衆中時到芝和尚寮中芝坐間開合
子取香在手中欲燒次師問曰作麼生燒芝
便放爐中燒師曰斷即當漢又恁麼去也頌
曰千人萬人行一路幾箇移身不移步對
面拈香爐上燒斷即當漢又恁去白雲端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銀蟾初
出海何處不分明頌曰銀蟾出海照無私

處處分明是阿誰見面不須重問訊從教日
炙興風吹高峯妙慈明冬日傍僧堂作此
字三二三几脚拙其下注曰若人識得不
離四威儀中首座見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
而笑頌曰選佛堂前光皎皎分明一柄道
士劬果然堂頭放晚參首座之言有神見野
雲南畫下畫上畫短畫長明明揭示浩浩商
量何似京師出大黃月迹忠慈明因僧問
閑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頌曰枕
袋安眠得自由任他人物鬧啾啾簾衣襦食
尤無念誰管扶桑日出頭海印信慈明因
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提不起頌曰不

動尊提不起茫茫宇宙誰能委秋江清夜月
澄鮮鷺鷥飛入蘆花裏出舉妙慈明因僧
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紋水頌曰
老倒慈明為指迷釣絲紋水出群機時人貪
看蘆花白不見沙鷗隔岸飛石田薰
慈明問楊岐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却

在甚麼處岐云要悟即易要迷即難頌曰
要悟即易要迷即難絲毫透不盡咫尺隔千
山說食終不能著衣方免寒憶昔五臺曾有
語前三三與後三三圓悟勣衲僧悟易要迷
難無限漁翁失釣竿點鏤成金猶自可點金
成鏤太無端別舉印慈明因李駙馬問我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不師曰駙馬甚麼處得
這消息來李喝一喝師曰野干鳴李又喝師
曰師子吼頌曰 逆風吹又順風吹鏤眼銅
睛孰敢窺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擁始應
知高舉妙慈明問顯英上座近離甚麼處曰
金鑿師曰夏在甚麼處曰金鑿師曰去夏在甚
處曰金鑿師曰前夏在甚麼處曰金鑿師曰先
前夏在甚麼處曰何不領話師曰我也不能勘
得你教庫下奴子勘你且點一盞茶與你濕
背頌曰 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
頭將軍但有嘉戶在何必築封萬戶侯石曰
慈明頌黑黑道道明明得得得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頌曰 八十翁翁著絳靴踏開幽洞笑呵呵
傍人指點忘歸路不覺腰間爛斧柯無甚全
慈明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一畝之
地三蛇九鼠頌曰 一畝之地三蛇九鼠物
是定價錢是足數 印空叟 滁州瑯琊山慧
覺禪師 泗汾陽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
夏典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
處去二不得孤峯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
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
有滯自救難為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
人若到諸方遇眼作者與我通個消息貴得
祖風不墜若是常流即便寢息何故裸形國

裏諸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頌曰 曲壇踏
著兩頭擎啞子得夢自家笑笑到天明說向
誰烏鴉解作麒麟叫正堂辨瑯琊指出五般
病舉世良醫發藥難直下為君俱擊碎迤邐
何必九還丹少室睦 瑯琊因長水法師問
經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厲聲
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頌曰 混混
玲瓏無背面拈起有時成兩片且從依舊却
相當免被傍人來覷見白雲端當明不犯體
全彰進步剛然要論量妍醜只因逢古鏡回
頭滿而負慚惶大洪迷見有不有反手覆手
瑯琊山裏人不落瞿曇後天童乳相罵饒接

甯相唾饒潑水塵舉大地收花開世界起一
摸脫出絕功勛句裏挨開大施門圓悟勤因
風吹火徒為妙借手行拳未足多清淨本然
隨口道忽生大地與山河佛性清淨本然
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大小瑯琊禪師借人鼻
孔出氣出得氣有巴臂昨夜那吒生八臂南

市六

堂與青天後青天打失觸牀前看看日又過
爭教人少年松原不設陷穽不揮雪刃一
箭穿楊神目不瞬反思昔日李將軍射虎之
機猶是鈍虛堂愚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嗣
汾陽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鋸解秤鎚頌曰
鋸解秤鎚無縫鎚風吹日炙朝復夜雖然不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許亂商量一任稱提繞天下白雲端鋸解秤
鎚星飛電轉左拽右拽七片八片有時落地
碾人行千眼大悲看不見佛慧泉鋸解秤鎚
渾似鐵大愚老子曾饒舌水流澗下太忙生
雲在嶺頭閑不徹鼓山珪問佛如何是宗師
即便酬秤鎚將鋸解言外度迷流徑山杲手
把金鞭擊鎚牛大千世界任遨遊恒沙岸上
相逢著默識無言自點頭保寧鋸解秤鎚
出老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粟碧梧棲老鳳凰
枝懷三宣首座鋸解秤鎚血滴滴地截斷生
死疑根不是等閑兒戲井大愚之上
堂曰大家相聚喫茶蓋若喚作一莖蓋入地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獄如箭頌曰 敘活全機親面提大家相聚

喫莖蕒後生不省這箇意只管茫茫打野裡

松源岳苦中樂樂中苦大庾打鼓新羅舞寒

山燒火滿頭灰却笑豐于倒騎虎石菴瑯硬

如綿軟似鐵諸人飲水須防噎堪笑灘頭老

大愚至今弄巧反成拙拈神鏡舒州法華

卷六

院全舉禪師嗣汾陽到瑯琊覺和尚處瑯問

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

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

麼生道師以坐具據一據曰杜撰長老如麻

似粟拂袖而出瑯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

舉上座瑯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

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恠適

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瑯

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

解祇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瑯遂作礼曰某甲罪

過頌曰 相罵無好言相打無好拳何似風

恬并浪靜一江明月滿溪舡大洪恩奪得驪

珠即便回小根魔子盡親拈來拋向洪波

裏撒手大家歸去來在山果漁翁滿洒任東

西蘆管橫吹韻不齊夜靜月明魚不食扁舟

卧入武陵溪夢菴信水不洗水金不博金昧

毛色而得馬靡絲絃而樂琴結繩盡卦有許

事喪盡真淳盤古心心間真官路無人獨自

行自家公驗甚分明踞傍偷販私監客草裏
蹲身過一生鼓山珪有主有賓有禮有樂得
失是非如何摸索綿摸索無上醍醐成毒藥
君不見大鵬展翼蓋十洲投窓之物空啾啾
石菴瑤揭天撥鼓噪紅塵遍地刀鎗解出身
結角羅紋隨處入銀山鍊壁是通津伊菴權
聞名不如見面見而不聞名此地無金二
兩俗人沽酒三升石鼓夷法華舉因僧問
生死事大請師相救師曰洞庭湖裏失却船
頌曰洞庭湖裏失却舡赤脚波斯水底眠
盡大地人呼不起春風吹入杏花村雪菴瑤
南岳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嗣汾陽省同參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慈明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
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
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撼師接住推明
置禪床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
餘負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頌曰問如絲
裏針荅似泥中刺咆哮二虎吼生傳各各利
牙爪可怖坐却碧峯頭截斷當陽路直饒擎
出袂魔叉路狹草深難進步相見不相逢回
互不回互四七二三眼相覩雲從龍兮風從
虎治父川兩陣交鋒出戰時旗鎗倒卓鼓無
槌絲毫^{治父川}不犯將軍令獨脚機關各自提暗堂
連一文一武偶相逢說盡英雄各不同俱往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長安朝聖主姓名終是達天聰正堂愚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汾陽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黑漆聖僧頌曰聖僧黑漆實希奇莫

把丹青點汙伊合掌燒香人不敬寒山拾得

笑攢眉海印信舒州浮山法遠圓鑑禪師

詞葉縣者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平

地起骨堆頌曰嫩草疎斜逗山泉帶碧莎

文曾要渭水恥任列莊周教子青平地起骨

堆三春震地雷只聞千萬去不見一人回本

覺一平地起骨堆金毛師子吼誰知無味談

塞斷衆人口地嚴思浮山遠因僧問師唱

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八十翁翁輕綉絛

曰與麼則一句迴然開祖曹三玄科甲振第

林師曰李陵元是漢朝臣校子青雲水深魚

穩葉落巢疎頌曰月裏無根草山前枯木

花鴈回沙塞後砧杵落誰家校子青古殿每

苔滿天河斗柄垂金雞絕報曉玉女下階違

天寧遠師子頻呻開口解把金毛抖擻反身

時輕綉絛百獸奔騰潛走祖印明浮山遠因

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正月孟春猶寒

頌曰正月孟春猶寒後頭萬種千般昨夜

虛空落地和風搭在闌干別峯印宋內翰

楊文公億參廣慧公字大年出守汝州首

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

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
祇彈指也曰君子可八公應喏喏曰草賊大
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
某曾問雲岩諒監寺兩箇大蟲相咬時如何
諒曰一合相某曰我祇管看未審恁麼道還
得麼曰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

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踣跳在公於
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
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斗藏應須合掌
南辰後頌曰內翰攀南斗倚北辰廣慧轉
天關反地軸寥寥千古許誰知斷絃須是鳴
膠續石岩瑤白石鑿鑿韻爾美璞君子道晦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君子斯樂虛堂愚楊文公問廣慧承和尚
有言一切罪業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寶
而況閻浮提衆生以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
幣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踈於財慧曰幡竿
頭上鍊籠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駟大慧曰楚
鷄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戒二千年比丘少慚
愧頌曰夜叉頭菩薩面鬼擗殺佛跳牆同
門共戶不相識遶古超今無寸長燈心戳破
石人脚扁鵲盧醫爭主張或卷體一人牙如
劍樹一人口似血盆一拳還一踢一踢報一
拳亞堅摩醯頂門眼不妨親踏上頭關石華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夫是之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謂大年翁與廣慧師也寶善源 楊文公問

慈明如何是上座為人一句慈曰切公曰長
裙媳婦拖泥走慈曰誰得似學士公曰作家
作家慈曰放你三十棒公以手拍膝曰這裏
是甚所在慈拍手曰也不得放過公呵呵大
笑頌曰 風和日暖正春濃柳色如金花影

重入到桃源舊遊處一層峯鎖一層峯相旋

永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時號舜老夫

洞山自洞山如武昌行乞自謁劉公居士

家士高行為時所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

時年少不知其飽參頌易之士曰老漢有一

問若相契即開疏如不契即請還山遂問古

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曰磨後如何師

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拂袖

入宅師懷懼還洞山山問其故師具言其事

山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去

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鸝樓前鸚鵡洲

師於言下大悟機鋒不可觸頌曰 黑雲當

午蔽清虛白雨翻空失盡圖雨過雲收山色

淨趙州東壁掛葫蘆伊菴樵黃鸝樓前鸚鵡

洲雲居意不在鉤頭扁舟穩泛長江潒大笑

一聲烟雨收鐵牛荆門軍王泉承皓禪

師時稱皓布衲北塔廣冬至上堂點運推

移布衲赫赤莫惟不洗無來換替頌曰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於誇富貴賤貴亦窮殺可恕無禮難容
范越州天衣義懷禪師嗣雪竇赴杉山請
初入院上堂二十年前樂慕此山今日且真
因緣際會山僧未到此山身先到此山及乎
到末杉山却在山僧身內頌曰 移身換步
老天衣不惜眉毛幾個知今日若明當日事
江南日暖鷓鴣啼慈受深天衣因僧問古鏡
未磨時如何師曰墮天挂地曰磨後如何師
曰夕陽影裏快藏身頌曰 挂地撐天全體
用夕陽影裏不藏身有時獨坐孤峯頂寂寂
猶聞落葉頻松源岳天衣上堂鴈過長空
影沉寒水鴈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

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鳬截鶴
岳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學學拳拳
用之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來不直半
分錢恭頌曰 鴻鳴高貼冷雲飛影落寒江
不自知江水無情鴈無意行於異類亦如斯
本覺一長空孤鴈一聲秋獻寶波斯鼻似鉤
風捲白雲歸別嶺黃昏月掛柳梢頭萬葉柔
天衣舉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師曰若見諸
相非相眼在什麼處此語有兩負門頌曰
諸相非相孰能語見與不見要須參兩處負
門如透徹此時方得覩瞿曇下第一 天衣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示衆曰九天雲路早須尋莫遣蹉跎歲月深
天地懸遠向甚麼處去頌曰夏金烏似火
當空掛最高峰插在青雲罅南堂與天衣
示衆曰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百骸潰散
皆歸土一物長靈甚處安頌曰一物長靈
甚處安長空雲散碧天寬蓮宮佛剎花無數
賤起眉毛子細觀南堂與天衣因僧問如
何是頂門上眼師曰衣穿瘦骨露屋破看星
眠頌曰骨瘦皮枯衣服穿夜深屋破看星
眠頂門不具迦羅眼莫問西來諸祖禪本亮
一洪州法昌倚遇禪師嗣北禪賢垂語曰
我要一箇不會禪底作國師頌曰要箇無

禪底國師終涉毫芒便取誅堪笑這僧垂手
處無便見有偏枯月井觀舒州投子義青
禪師嗣大陽玄僧問和尚適來拈香祝聖
壽且道當今皇帝壽年多少師曰月籠丹桂
遠星拱北辰高頌曰六國清平賀聖年珠
簾高捲月明前金輪那肯當堂座不用丹墀
擊靜鞭升霞傳投子青因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
山云如何是相付底事師曰今因淮地月得
照鄧陽春云恁麼則入水見長人師曰祇知
荆玉異那辯楚王心隨後以拂子敲禪床頌
曰珊瑚枝上玉花開風透清香遍九垓勿

謂乾坤成委曲韶陽曾見睦州來丹霞淳
杭州慧曰永明延壽智覺禪師嗣韶國師僧
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
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示偈曰欲
識永明旨門前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
起頌曰門前湖水鏡容開對面和盤託出
來可是永明無剩語酒濃初不在多杯象潭
冰智覺因二僧來叅師問叅頭曰曾到此間
不曰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曰曾到此間不曰
不曾到師曰一得一失少頃侍者問適來二
僧未審那個得那個失師曰你曾識這二僧
也無者曰不識師曰同坑無異土頌曰

到典不到一得一失不是砒霜便是石
蜜舌端無眼如何喫侍者剛要詢端的莫性
同坑無異土閃電未收轟霹靂震地冲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嗣韶國師僧問
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師曰以此為津梁曰
如何是此師曰蒸著汝鼻孔頌曰春草碧
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偈溪聞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明慈明國室中常問
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
問荅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
諸方叅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
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既有醉者師未嘗可否
禁林目之為黃龍三
閑廬山圓通受古佛云
昔見廣辯首座叔南
禪師親筆三關頌諷誦
無遺近見諸方傳錄
不全又多訛舛故注出
我手佛手兼
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
干戈道出當處起佛
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
步踏著無生會得雲
收電卷方知此道縱橫
生緣有語人皆識水
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
頭東畔上誰能更喫
趙州茶復總頌曰生緣
斷處伸驢脚驢脚伸
將來長江雲散水滔滔
忽爾狂風浪便高不
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
裏颭風濤南海波斯

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
量或時遇賤或時貴
日到西峯影漸長黃龍
老和尚有箇三緣語
山僧承嗣伊今日為君
舉為君舉猶兒偏解
捉老鼠景福順三佛手纔開古鑑明
森羅無得隱纖形朝朝
日日東邊出多少行人
問而丁驢脚伸時動地
輪大洋海底播紅塵唯
餘庭際青青栢一度年
來一度春番問生緣何
處來到家禪客絕纖埃
吐屢剎海周游也休說
峨嵋與五臺照覺總三
我手何似佛手反覆誰
辨好醜若非師子之兒
野干謾為開口我脚
何似驢脚隱顯千差萬
錯欲開金剛眼睛看
取目前善惡人人盡有
生緣處認著依前還

失路長空雲散月華開
東西南北從君去
真淨丈三我手佛手誰人不有分明直用何須
狂走我脚馬脚高低踏著雨過苔青雲開日
燦問我生緣處生緣處不疑語直心無病誰
論是與非為山秀三
東京法雲惟白佛國
禪師熙寧初至南師法席殆二年師歸圓寂

赤六

十二

然入師室問師道而師以平生三轉語示天
下學徒得叩于左右近數見印行語錄者其
間或粘或頌罔測其旨噫去世未三十年謬
妄者傳習若此良可傷哉因而成頌知師者
可同味焉頌曰
主賓相見展家風問答分
明箭挂鋒伸手問君如佛手鍊開金鎖重徧

參知識扣玄微偶爾相逢話道奇我脚伸為
驢脚問平生見處又生疑莫恠相逢不相識
宗師須是辨來端鄉關風月俱論盡却問生
緣道却難我手何似佛手天上人間希有
直饒總不恁麼也似枷上著粗我脚何似驢
脚奉為衲僧拈却昔年有病未痊如今又遭
毒藥若問生緣真俗氣生緣斷處墮無為二
途不涉如何也八十婆婆學畫眉海印信三
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圓乘人夜走我
脚驢脚放過一著龐老梵籬清平木杓人人
生緣北律南禪道吾舞筵草亭撐船三
玄關將多意氣手不執寸鍊兵不用一騎八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壁與四夷太平皆坐致因卧桑陰春日斜騰
騰不識个何世普融平我手何似佛手從來
有衫無袖有時閒向人前不覺露出雙肘我
脚何似馱脚寒來須要機著莫教踏著泥水
和鞋一時失却人人有箇生緣何須盡要梁
原若問老僧生處荔枝香滿南園上方益我
手何似佛手爐韜鉗鉗鉗帶曾烹紫磨金軀
光射七星牛斗我脚何似馱脚白刃紅旗閃
爍坐斷百戰場中妙開六韜三畧人人有箇
生緣親聽俯仰折旋頂戴寰中日月手握閭
外威權南堂典三我手何似佛手隨分拈花
折柳忽然摸著蛇頭未免遭他一口我脚何

似馱脚趙州石橋畧約忽若築起皮毬崩倒
三山五岳人人有箇生緣蹲身無地鑽研若
也眼皮迸綻慮他桶底別穿圓悟勤三佛手
馱脚生緣黃龍元無此語直饒恁麼知之我
儂未敢輕許奉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舉
龍門遠佛手馱脚生緣落處便是乾坤重重
無限樓閣彈指入者無門馱脚生緣佛手打
透上頭關掇脫却泥水布棍直下心空及第
生緣佛手馱脚為君一體拈却坦然坐致太
平猛將設誇謀畧佛心才三扣開豈是丈夫
兒馱脚生緣問阿誰佛手展開無處用太平
基業各豐滋道場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

辰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
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
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下遠
灘白楊順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
時所見顛頂至今百拙千醜我脚何似驢脚
文殊親見無著好箇玻璃茶盞不要當面諱
却人人有箇生緣從來罪過彌天不是牽犁
拽杷便是鼎鑊油煎正堂辦三我手何似佛
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
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精膠粘著
反身直上兜率天已自遭他老鼠藥吐不得
人人有箇生緣鍊圓山下幾千年三灾燒到

四禪天者漢猶自在傍邊殺得工夫張無盡
我手何似佛手堪笑紫湖養狗撞著焦尾大
蟲性命輸他一口我脚何似驢脚擬議知君
大錯進前欲飲醍醐已是遭他毒藥人人盡
有生緣且非夷狄中原鎮府出大蘿蔔趙州
親見南泉佛手驢脚生緣生緣驢脚佛手李
公醉倒街頭元是張公喫酒黃龍山裏老婆
禪恰似河陽新婦醜石菴瑤四我手何似佛
手二八恰恰十九年尾算到年頭家內一錢
無有我脚何似驢脚踏著趙州畧約驚得迦
葉皺眉文殊却打無著人人有箇生緣男兒
氣宇衝天若是爭田競地我即喫死如眠佛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手驢脚生綠浩浩叢林盛傳直饒一穿穿却
未免十萬八千伊菴推四我手何似佛手合
掌面南看北斗兔推明月上千峯引得寒山
開笑口我脚何似驢脚急走歸家日將落自
古長安如鏡平無端醉倒黃番綽人人有箇
生緣且非東土與西天擊珊瑚樹枝枝好撒
水銀珠顆顆圓佛手驢脚生緣南海波斯泛
錢船精金美玉團堆賣畢竟何曾直一錢雪
菴瑾四佛手驢脚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
黃梅不是周家子七歲傳衣便會禪橫川既
黃龍南初叅泐潭澄因雲峯悅指見慈明既
寓福嚴時賢禪師命堂書記賢歸寂適慈明

繼席一日造室明曰書記叅雲門禪必善其
旨如放洞山三頓棒是合喫不合喫師曰合
喫明曰從朝至暮鴉鳴鵲噪皆應應棒乃使
拜之復問趙州道臺山婆子我與汝勘破了
也且阿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虔師汗下不能
答明日又詣室明嘔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
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始大悟述頌曰
傑出叢林老趙州老婆勘破有來由如今四
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難明領之頌曰
錯錯戲海禪龍冲霄遼鶴老慈明無著莫笑裏重
重露拴索佛手一展日月昏大江從此風濤
惡石林死水如何養活龍終歸大海鼓腥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風天教一巽風雲便送出臺山烟雨中有喫
棒分無喫分當爐一煨汞銀流不因踏斷臺
山路千古雲峯恨莫酬竹星蘭二黃龍南因
僧問不去不來時如何師曰華岳三峯頭倒
卓曰却去却來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
毬頌曰冰雪肌膚西舍女梳粧巧巧盡雙
眉傍人筆力强傳寫戶外如何見得伊本牢
觀黃龍南住黃蘗時室中每舉鍾樓上念讚
床脚下種菜衆皆下語不契一日勝首座云
猛虎當路坐師乃退黃蘗與勝住頌曰
鍾樓上念讚床脚下種菜猛虎當路蹲時人
俱不會黃蘗花開自有時明州有箇憨布袋

照堂一直出直入當面不識更擬如何著甚
死急任山果猛虎當路坐游魚脚下過不舉
子湖老便打劉錢磨鼓山挂黃龍南因禾
山普叅普善經論兩川號為義虎問師云阿
難問迦葉世尊傳金欄外更傳何物因緣意
旨如何師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不普曰曾
到師又問曾掛搭不曰一夕便發師曰智者
道場關王打供結緣住幾時何妨普良久再
理前問師俛首普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
消此老一嚼頌曰黃龍一唾絕遲疑笑敘
旁觀又可悲姪女已歸霄漢去默即猶向火
邊棲悲菴演索州楊岐方會禪師明慧明僧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
這便是師曰湖南長老頌曰三脚驢子弄
蹄行奉勸行人著眼睛草裏覓他須喪命只
緣踢踏最分明白雲端前步高兮後步低動
頭搖尾三隻蹄騎過鬧市人東西湖南更有
須菩提保寧勇三脚驢子弄蹄行驢驢追風
越不前踏十六破化城燕覓處湖南長老重加鞭
佛鑑懃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蓮花襯足生
堪笑草中尋覓者不知芳樹轉春鶯佛性泰
三脚驢兒或殺好長殺後圍教喫草等閒牽去
向人前踢倒湖南瞎長老鼓山珪楊岐一頭
驢祇有三隻脚潘閭倒騎蹄跌殺黃幡綽極

山果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万丈坑雲
在嶺頭間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
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梁山遠三脚驢子
弄蹄行兩浙江南秋復熟西北風霜怯早寒閉
門愁見楊花落已菴頰一拽把二牽犁平田
淺地且相隨恰到飢時無草料放開頭角便
東西老楊岐老楊岐盡道從來解弄蹄上方
益塞驢三脚弄蹄時若不親騎也不知熬磨
金容馳不動竹篾端勝冷鉗鏈典牛游法出
茲生塋生招箭三脚驢子是誰親見若親見
釋迦老子那吒面佛照光三脚驢子弄蹄行
鼓動清風入骨寒踏破毗盧光影斷不須平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地起波瀾月菴果楊岐一頭駢眼光如電燦
踏殺天下人說甚三隻脚雲峯慶一箭射落
天邊鴈千人萬人著眼看不知此箭自何來
湖南長老何曾見中菴空楊岐因僧問少
林面壁意旨如何師曰西天不會唐言頌曰
天高地迥非難見水闊山重不易論萬古八
風吹不入西天人不會唐言白雲端西天人
不會唐言端坐巍巍少室前剛被派支打齒
缺至今有理不能宣佛性泰西天人不會唐
言旱地雷聲徹大千九年面壁無人會玉兔
金烏火裏旋無菴金楊岐因慈明忌辰設
齋衆總集師於真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

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
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恠師曰首座作麼生座
曰和尚休捏恠師曰鬼子喫牛妳第二座亦
前作聽勢座擬議師與一掌曰這漆桶也亂
作頌曰楊岐聽勢印千差今古人愛作
家但握祖師三印在不妨捏恠亂如麻圭堂
居士一棚傀儡木雕成半是神形半鬼形歌
鼓歇時天未曉尚餘寒月掛疎櫺虛堂愚
楊岐因僧問撥雲見日時如何師曰東方來
者東方坐頌曰堯舜垂衣萬國賓撥雲見日
意休陳東方來者東方坐草木重霑雨露新
白雲端楊岐因慈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
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鍼更借一問明便
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
禮拜明曰此事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
行頌曰 將出驪珠遇大商金盤撥動有餘
光無煩一句論高價把手歸家笑幾場白雲
端試問人間有底忙好將春事報春光直饒
日日花前醉一季都來九十場正堂料明張
三背手張弓黑李四反身架箭直饒鏃鏃
將軍對面彌縫穿一穿別峯印將杖探其水
方知水淺深路遙知馬力歲久辯人心子不
孝父不慈恭而無禮親而有疎不入驚人浪

難逢稱意魚池父川猶全食血功虎備起屍
殺無奈阿舅何不傳上樹訣南岩馬轉牛
回豈足誇爛泥中刺當行家霜刃一揮全意
氣坐令千載定龍蛇無養全
揚岐問僧雲深路僻高步何來曰天無四壁
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師曰一喝兩喝
又作麼生曰你看這老和尚師曰拄杖不在
且坐喫茶頌曰
高步何來釣象犀反身全不帶纖泥驀然一
喝高千丈劫外相看誰得知圭堂居士
揚岐因僧問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衲僧
得一堪作什麼師曰鉢盂口向天頌曰

鉢盂向天底時節十方界一團鉢少林面壁

謾多年衲僧眼裏重添眉

白雲端

衲僧一拶鉢盂口闊天下揚岐望梅一渴也

源奇

揚岐問僧栗棘蓬你作麼

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跳頌曰

揚岐金圈與栗蓬吞跳依前事不同大海都

來一口吸更無南北與西東照堂一

金剛圈栗棘蓬玄沙三種病石鞮一張弓直

截為君說新羅在海東徑山景

揚岐老人鎖口訣万里長城一條鍊斫牌禪

客如到來不動金鎚腦門裂

鼓山珪

栗蓬吞得有何難更教吐出又心酸吞吐得

來休嚼碎南辰光射北辰寒正堂

雜

肘後暮生閑絡索風前忽布開又撐那吒八

臂空惆悵夜半三更白晝行

天童淨

昨夜發新雷毒蛇離窟穴居常口不開跏趺

逆鮮血

或卷體

揚岐入院陞座畢下座九峯勤把住云今日

來六

十九

喜得箇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勤曰

九峯牽犁楊岐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

前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

來不是頌曰

一拽耙二牽犁平田淺草且相隨恰到飢時

無草料放開頭角便東西老楊岐老楊岐盡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道從來解弄蹄上方益一

楊岐左眼半斤九峯右眼八兩一對無孔鑊

鎚至今收拾不上無相範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別授子青

偈問夜半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

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頌曰

星流水國夜然燈月印江天明似鏡隱顯無

私位不該依條擬動成偏正升霞亭

芙蓉楷上堂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起終始之
患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即幻
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
解蒙昧兩岐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
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
云法眼無瑕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忽有人
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卧如何是法
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
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若檢點將
來夾山祇是學處不玄如流俗閨閣裏物不
能捨得致使情關固閉識鎖難開老僧今日
若不當陽顯示後學何以知歸勸汝諸人不

用求真唯須息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自然
十六
智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人還會麼良久云珠
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頌曰
道合平常絕異端行人何必歷艱難從今莫
信孫臏卜龜殼無靈不用鎖丹霞澤
芙蓉楷因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白雲籠

岳頂終不露崔峩頌曰

層層落落影團圓切忌當陽着眼看直下有

無俱不立白漫漫又黑漫漫雪岩

芙蓉楷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金鳳夜棲無影樹峩巒露海雲遮頌曰

寺開應問豈安排一句全提隱露該薄露依

依籠古徑孤峯終不露崔嵬丹霞澤

六祖下第十三世南岳下第十二世臨濟宗

晦堂心可白雲端前保寧勇二則孫比部

隆興府黃龍祖心禪師嗣黃龍南因黃山谷

太史乞指徑截處師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

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何理

論公擬對師曰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

侍師山行次時岩桂盛放師曰聞木犀花香

麼曰聞師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

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師笑曰祇要公到家耳

頌曰

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歸歸未得未聞岩桂送幽香石溪月

學海波瀾捲未乾幾煩仙屐上林壑天香吹

落林風老不覺相携到廣寒石林華

水邊林下舊生涯夢裏還家未到家昨夜月

明歸興動西風一陣木犀花雪雪

晦堂室中豎拳示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

作拳頭則背未審喚作甚麼頌曰

赤體更無藏隱處黃龍未語先分付若將見

解上門來他家自有通霄路通場琳

背觸人難會憑君子細看片雲終出洞遮却

面前山雪一

舒州白雲端禪師問楊岐示衆曰此事如萬

仞崖頭相似總知道放著手便摸到底只是

捨命不得法華今日不動一毫頭教諸人到

底去也擲下拄杖頌曰

擬從險處放身時那箇商量不皺眉不動毫

芒親到底眼睛皮綻蓋須彌盧堂

白雲上堂舉一則公案布施大衆良久云口

只堪喫飯頌曰

白雲舉古直是希奇口堪喫飯少有人知請

禪老莫遲疑一飽自然忘百飢還庵演

白雲上堂見衆集乃拈拄杖曰大衆會麼復

卓拄杖曰珊瑚枕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

君頌曰

幾回沾水又拖泥
年老心孤不自知
遊子不歸空悵望
一溪流水落花隨

無春全

白雲因僧問舊歲已去
新歲到來如何是不
遷義師曰眉毛在眼上
頌曰

罷釣歸來不繫舡
江村月落正堪眠
縱饒一夜風吹去
只在蘆花淺水邊

月夜出二別

落葉已隨流水去
春風未放百花舒
青山四目依然在
盡日橫陳對落暉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嗣楊岐

示衆曰

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
不曾道着一字優
波邈多丈室盈簪
不曾度得一人達磨
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溪
誰是後昆誰是先覺
既

示衆

示衆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然如是彼自無瘡勿傷之也
拍膝示衆曰且喜天下太平
頌曰

烟暖土膏農事動
一犁新雨破春耕
郊原眇眇青無際
野草開花次第生

虛堂惠

保寧勇示衆曰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檻外雲生簷前雨滴
澗水湛如藍
山花開似錦
此時

若不究根源
直待當來問彌勒
頌曰

靈然不涉去來今
三界都盧一點心
檻外春風春蝶舞
門前楊柳曉鶯吟

丹霞津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來謁
值觀斷次公曰
某為王事所牽
何由免離岐
指曰
委急得麼
曰望師點破
岐曰
此是比部
弘願深廣利濟群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生曰末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為人重指慶棒下血淋淋公於此有省頌曰

棒下血淋淋真鍮不憚金鴛鴦親綉出休更

覓金針四空行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

六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赤七

僧錄司右闕教黃蘗玄公禪寺住持淨戒重校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十四世至二十一世

新州五祖山法演禪師嗣白雲端初謁浮山

遠和尚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

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

赤七

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

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

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

一片閑田地又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

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頌曰

山前田地賣還買松竹清風痛自憐堪笑夢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中誇富貴覺來那直半分錢選卷演忍死叮
嚀見白雲一盃鴆酒十分斟若教不飲空歸
去田地無由被陸沉竹屋簡二卒風暴雨忽
迷蹤撞入浮山網子中縱得白雲提得出依
然只是賣柴翁 五祖演云老僧遊方十
餘年參數十人善知識將謂了當及到浮山
圓鑑會下更開口不得末後又到白雲因咬
破一箇鉢餽直是百味具足且道餽子一
句作麼生道花發雞冠媚早秋何人能添紫
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階前聞不休
白雲鉢餽餽袖僧難下口忽然咬得破大作
師子吼月卷果五祖演在白雲端會中作磨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頭一日端下來曰磨頭你還知一件事麼師
曰不知曰近有數憊客自廬山來問他皆有
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向伊
亦明得教下語亦下得端良久謂師曰磨頭
只是未在你道如何師聞之心下不安得七
日七夜不成腸肚正中心下乃自思惟曰既
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忽然
中夜方會得從前實惜一時放下遂白端端
起來手舞足蹈佛眼速云某甲侍先師舉此
因緣謂某甲云參學須是一時放下方得安
樂大衆還見得不乃頌曰放得下好脫
洒放不下牛拽杷堪笑諸方老古錐打鼓說

憊無尾欄無尾欄不驚怕可麼訝解踏毘盧
頂上行不言亦自傳天下好大哥
五祖演因僧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脚未審切
箇什麼字師曰鉢囉娘頌曰唇上必并班豹
剥舌頭當的帝都丁且道是什麼字自古上
賢猶不識造次几流豈可明石菴瑤一大藏
教是切脚東山切得鉢囉娘胸中憤氣盤不
得忽作虹霓萬丈長中菴覺倒腹傾腸與麼
來華言梵語幾曾該言前句後知端的陸地
蓮花朵朵開別山智大藏教父為切脚鉢囉
娘義最深幽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僧暗
點頭近菴演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口是禍門頌曰的的當陽句明明前後路着
靴人喫肉赤脚人趁兔徑山果口是禍門電
擊雷奔姿竭出海震動乾坤玃山珪如何是
佛口是禍門一錢不直賣與買人雪堂行兵
行詭道賊是家親無功受祿有理難伸或菴
坑坑坎坎噲噲噉噉一言易出駟馬難追
虛堂愚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肥後
入又曰露胸跣足頌曰老去眉鬚似雪霜
來習氣尚難忘少年無限傷心事一度思
量一斷腸佛鑑慧牙根爛嚼真彌勒腹裏橫
吞老釋迦大地虛空皆得飽這回不到負檀
家心聞贊五祖演因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

師曰五逆聞雷頌曰從前五逆怕聞雷不似
大蟲看水磨孤峯頂上要同行十字街頭還
共坐玃山珪五逆聞雷曾參顏回一粒豆子
爆出冷灰徑山果者僧苦下打爺拳霹靂聲
中宇宙昏驚起無明金翅鳥擘開滄海取龍
吞東山空五逆聞雷露出屍骸人間天上無
未七處堪埋補翁鉉五逆聞雷慙慙然尋常爭敢
與人宣自從六十輕酬後濟北驢名不浪傳
虛堂愚五祖演示衆曰釋迦彌勒猶是他奴
且道他是阿誰頌曰老年輕節臘樂事甚悠
悠不及兒童日都來不解愁南堂興他弓莫
挽他馬莫騎他非莫管他事莫知無門開釋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迦彌勒是他奴今古禪流知也無酒好不須
懸望子醋酸何必掛葫蘆牛平五祖演問
僧曰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有云王右軍父要
母不許倩送外病在家三後送倩欲行月下
見倩未同而夫三年後送倩欲行月下
出未相見兩人遂合成一身頌曰
二女合為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

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善緣藏主只是
舊時行履處等閒舉着便說詭夜來一陣狂
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慈受深兩女合為一
媳婦古寺基前童子豎彷彿上有陀羅尼多
少行人盡驚怖正堂辨縱使百千劫所作業
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或菴體涼宵

愛月上危樓幾處笙歌幾處愁歌管未闌愁
未歇忽然天曉一時休且菴仁憶惜春風上
苑行欄窺紅紫厭平生如今再到曾行處
寂寂無人草自生萬菴柔南枝向暖北枝寒何
事春風作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
倚闌看雪菴瑾雲月是同溪山各異萬福萬
福是一是二無門開行弔先桃荊喪車後絨
錢老胡門下客寧可入黃泉虛堂愚五祖演
垂語曰路逢達道人不得語默對且道將甚
麼對頌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誠哉是
言也弄物不知名月林觀路逢達道人不得
語默對欄腮劈面拳直下會便會無門開五

祖演一日持錫遶廊曰莫有屬牛人問命麼
衆皆無語自曰孫贖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
顧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頌曰無端
平地起干戈爭似屬牛人更多端目慚惶無
着處低頭依舊入烟蘿高峯妙五祖演曰譬
如水牯牛過牕樞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麼
尾巴過不得頌曰牛過牕樞錯為安名大唐
國裏不見一人月林觀龜本真靈物都緣不
自知一朝親脫殼直透九天飛如菴用等閒
放出這牛兒頭角分明舉似誰若向尾巴尖
上會新羅鷄子過多時高峯妙五祖演謝監
叔上堂曰人之性幹第一須是○欲得成此

○先須防於○若是真○人○頌曰一二
三四五六圈心肝粉碎髓體寒若將方木投
圓竅醜婦爭教得少年高峯妙五祖演舉昔
日有秀才著無鬼論一日鬼現身云你道無
我聿秀才無語師曰當時只舉手作鵝鵝嘴
云谷孤故頌曰說有道無徒費力現身無語
強分疎只消一箇鵝鵝嘴百恠千妖盡掃除
此山應五祖鵝鵝啼當機直下提隔山尋蟻
跡能有幾人知石田薰五祖演因僧問如何
是為人一句師曰門前石塔子頌曰門前石
塔子八白與九紫方道既分明免被巡官使
雪堂行五祖演每遇僧來請益祇曰無這閑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工夫頌曰彼此且無相負累行人無不失釣
錐雖然不瞎衆生眼也好拳頭劈口槌龍門
遠開口便見膽工夫傲東魯昔於豆子山也
解打瓦鼓南岩勝五祖演凡見僧來便曰屈
屈僧曰屈作甚麼師曰如今不屈更待何時
頌曰盡力不奈何按牛頭喫草若無錦綉文

難以論嘉藻龍門遠五鍊餉價難窮誰知屈味
濃法幢光祖域正董在胸中南岩勝五祖演
問僧離却四大五蘊那箇是你清淨法身頌
曰堂堂白日上刀梯任是崑崙眼亦迷多謝
門前按山子春來秋去泄天機雪堂行五祖
演展手問僧曰因何喚作手頌曰何故喚作

手袖僧難開口擬議自瞞預可憐太蒙斗佛
眼遠先祖滔滔無固必後人排排有雌雄巨
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南岩勝隆
興府兜率從悅禪師真淨文室中設三語
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即今上
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
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
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頌曰陰森夏木杜
鵲鳴日破浮空宇宙清莫對曾參問曾皙從
教孝子諱爺名張無盡三人間鬼使符來取
天上花冠色正萎好箇轉身時節子莫教開
老等閒知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曠野淚沾

衣碧蘆紅蓼江南岸却作張三坐釣磯驢放
三千馬放八百透過重關未為英傑月林觀
一念普觀無量劫無量劫事即如今如今觀
破這一念觀破如今觀底人無門開東京法
雲佛照果禪師明真淨大師以力參深到語
不入時每示眾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
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
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
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
人佛性豈有二種邪頌曰隔水何人歌竹枝
動人情思極幽微夜深轉入單于調月朗風
高聽者稀虛堂愚六祖下第十五世臨濟宗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圓悟佛果禪師明五祖
演先住東京天寧師凡垂問學者擬議則一
拳頌曰盡力當胸一拳幾箇眉鬚墮落更欲
如何若何普化空中木鐸暗堂遠圓悟因僧
問西天以蠟人為驗此土以何為驗師曰生
鍊鑄就崑崙兒頌曰生鍊鑄就崑崙兒頭輕
未七脚重肚皮大明眼衲僧薩普吒六九日中看
不破看不破笑倒嵩山破竈明五祖僧問如何是
太平慈懃佛鑑禪師明五祖僧問如何是
佛師曰喫飯咬着砂頌曰喫飯咬着沙隱落
第三牙春風纔過後拄杖亦閒花慈受深舒
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明五祖嘗請益五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祖凡有所問演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
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
禮首座禮以手引師耳繞圍爐數匝行且語
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
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頌曰我
不會兮不如你達磨當門缺兩齒滿堂無限
白蘋風明明不自秋江起雪堂行二我不會
兮不如你堪笑千花生碓背善財謾到百城
游何曾踏著自家底我不會兮不如你旃檀
林裏香風起漁歌一曲過瀟湘攪動滄溟聲
未已跌堂定龍門示衆曰千說萬說不若親
見一面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

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
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頌曰寧辨人間是與非生來涵渥眼如眉不
因說着當年事萬古千秋那得知虛堂惡
金陵俞道婆市油養為業叅瑯琊起和尚起
以臨濟無位真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
花樂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
忽大悟以資盤投地夫曰你顛邪婆掌曰非
汝境界往見瑯琊瑯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
是無位真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人六臂三
頭努力瞋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
春瑯琊即可之凡有僧至則曰咒咒僧擬議即

掩門佛燈珣和尚往勘之婆如前所問珣曰
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即踏倒曰將謂
有多少奇特便出婆竊起曰兒兒來惜你則
箇珣竟不顧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曰德山
婆曰德山泰乃老婆兒子曰婆是甚人兒子
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頌曰柳毅
傳書只自知得便宜是落便宜親夫愛子都
拋却痛惜深憐乞養兒笑翁堪慕割相逢鏤
面皮渾家喪盡喚孩兒翻身獅子施牙爪猶
落渠儂第二機嘆且道渠是阿誰塗毒策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同圓悟師
至天寧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即
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他
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忽然
前後際斷頌曰萬德不自有十身何處藏薰
風生殿閣化日正舒長石林羣諸佛東山水
上行閒中無事日偏長薰風拂拂來無已無
意涼人人自涼慈覺大慧因僧問心佛俱
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遮日頌曰賣扇
老婆手遮日一種風流出當家說與途中未
歸客何須向外喫波植月坡明大慧後來
留古雲門菴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於長
樂洋嶼室中舉竹篋子問學者喚作竹篋則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册

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徒
之得法者十有三人頌曰雲門舉起竹篋凡
聖潛蹤匿跡金剛門外生嗔木馬廐中面赤
尼無著也二雲門舉起竹篋纔涉思惟蹉過
只這背觸商量老人已是話直徑山有箇竹
篋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厨屋三間穿過衲僧

赤七

眼耳福州清涼坦三尺筠蛇口帶腥曾吞英
特十三人塵蒙四壁籠燈黑老尾焦黃眼正
瞋竹屋簡平江肅立紹隆禪師嗣圓悟初叅
死心心問你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你
是何處村僧行甚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
甚麼何不高聲道心曰却有些衲僧氣息遂

留過夏頌曰客裏謾牢落天涯多故人好懷
無處寫舊話得重論殘雪未消石梅英先破
春徘徊殊有約來此繡芳塵塵堂憑解后何
期語笑新秋風松館客邊身凭闌不話平生
事到老相逢是別人寶素源安吉州道場
明辯正堂禪師嗣龍門遠室中問學者蚯蚓

為甚麼化為百合頌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
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憶并州
是故鄉圓悟潭州大溈善果月菴禪師
嗣開福寧上堂吳仲造車一百輻拈却兩頭
除却軸以拄杖打圓相曰且莫錯認定盤星
阜一下下座頌曰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

間光照夜碧眼胡僧笑點頭誰知用處無縫
罅林觀機輪轉處達者猶迷四維上下南
北東西無門開明州天童曇華應菴禪師示立陸
示衆曰盡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
定在南岳頌曰相罵饒汝接背相唾饒汝潑
水驀然摸着蛇頭拍手囉囉哩哩肯堂充耆
婆去後無消息病者憧憧日扣門百草自知
無識者叢叢垂泣在籬根盧堂愚應菴示衆
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時佛照光和尚出
衆云見鞭影者非良馬師休去頌曰疾駛過
風第二頭不堪惆悵只堪愁一聲振鬣長鳴
後萬馬皆瘖一戰收北洞簡明州育王德

光佛照禪師號拙菴大慧宋孝宗召對師
舉靈雲頌直至千今更不疑奏曰那裏是他
不疑處帝曰空手牽缺牛頌曰万機之暇探
禪宗中路寧堪憇六龍空手牽牛過天關紫
宸深在妙高峰圭堂居士佛照因孝宗宣
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師對曰將謂
陛下忘却頌曰六年勤苦竟何如為問君王
記得無直下雖知難抵諱到頭終不受塗糊
北洞簡二借婆衫子拜婆年監本起挑不上
禪扶起玉龍轟霹靂明星猶在九重天問處
天左旋蒼颡地右轉太平無象眼頭寬雪山
高映黃金殿覺圓明大根大器大熏修瞥轉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
龍樓石巖連。臨安府淨慈土礪蘭禪師
佛照師示衆，目前機。摩竭令無法商量，一印
印定頌曰：當陽印定發光輝，一對鴛鴦各自
飛。無法商量曾不昧，今行摩竭目前機。初
觀行摩竭令顯全機，無法商量未是奇。方象
森羅都印定，此中能有幾人知。仲方倫北礪
因四僧來參師，云：一人宗通病在內，一人說
通病在外。一人宗說俱通病在見聞，一人觸
事不會。東倒西擂，且道誰是不會底。頌曰：午
惣危坐絕逢迎，杵臼徐開隔竹聲。一碗醯茶
魔辟易，策勛不戰屈人兵。初觀剛道宗通

與說通俱通，還昧古靈蹤。誰知東倒又西播，
却解當堂作主翁。仲方倫賓中全主全賓
四相同朝舊主人，切忌自家分彼此。使他容
易別疎親，淨覺。臨安府淨慈水菴師
禪師。佛智祐室中問僧曰：西天鬚子因甚
無鬚。頌曰：癡人面前不可說夢，鬚子無鬚。惺
惺懵懂。無門開牧童失却破蓑衣，流落年深
見者稀。拈來搭在籬頭上，引得烏鴉遶樹飛。
猷堂。臨安府淨慈彦充肯堂禪師
菴頌示衆曰：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草鞋。
跟忽斷，全身在帝鄉。頌曰：孰謂觀方不在方，
纔開臭口便乖張。行人要覓長安路，不覺全

身在帝鄉掩室開慶元府天童密菴咸傑
禪師明應菴應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運菴
曰破沙盆庵頌之頌曰五陵公子少年時得
意春風躍馬蹄不惜黃金為彈子海棠花下
打黃鸝雙杉元法眼拈來早自謗無端錯對
破沙盆而今遍界難遮掩蘇林累子孫掩
室開直甚破沙盆掀翻海岳昏頂門真箇瞎
千古累兒孫塵堂愚白玉琢成泥彈子黃金
鑄就鍊崑崙千年滯貨無人買未免如今累
子孫大歇然常州華嚴伊菴有權禪師明
無菴全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忌展鉢隣僧
以手觸之師感悟為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

古帆高掛下驚濤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
龜上釣舡頌曰雲深江絕引帆孤可惜隣僧
拽轉渠方信圓明彈指事元來此語不傳虛
主堂居士鎮江府焦山普濟禪寺戒庵師
體禪師明此菴元因信齋葛知府問曰夫妻
二人相打通兒亦六子作證且道證父即是證母
即是師曰小出大遇乃頌曰八臂那吒三隻
眼雙槌擂鼓轉舡頭巨鼉一吸滄溟竭宇宙
風清四百州生死自憐同室穴因何中路隔
關山一朝忽得親兒證趄路方知蓋覆難言
堂行臨安府靈隱松源崇岳禪師明密菴
番語曰大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頌曰沒量

大人擡脚不起眼瞎耳聾撒溺撒屎求生不
生求死不死苦哉佛陀耶韓信臨朝底朴翁
銛擡脚踏翻香水海低頭俯視四禪天一箇
渾身無處着請續一句無門關力難擡起為
君宣神駿何勞更着鞭一躍洞天三十六到
時凡骨便成仙虛堂愚松源垂語曰開口不
在舌頭上頌曰開口不在舌頭上咬斷牙關
供死狀莫教吞了大還丹命根難斷空惆悵
朴翁銛含糊一世無分曉開口何嘗在舌頭
萬古業風吹不盡又隨月色過羅浮虛堂愚
松源垂語曰明眼衲僧因甚脚跟下紅絲線
不斷頌曰大丈夫漢紅線不斷直饒親見松

源敢保錯來批判朴翁銛脚跟不斷紅絲線
掉臂輒乾坤自在行塞壑填溝無處着歸來依
舊兩眉橫虛堂愚松源示衆曰明眼衲僧因甚
打失鼻孔有賊無賊○頌曰殺人一萬損三
十獨弄單提機不全萬頃滄波明月夜一聲
短笛釣魚船虛堂愚慶元路育王物初觀
禪師明此師示衆云過去如是如是見在
如是如是未來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
黃面老漢拈花金色頭陀微笑漏泄真機一
人傳虛萬人傳實雖然古人得親用親說到
行到豈是末流刻楮畫花彫錐鏤蛤瞻學者
眼豎起拂子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舉

頭鷄子過新羅頌曰堯羅綿手舉花枝金色
頭陀展笑眉末法師僧能委息只今那得異
當時什方倫拈花付法慶人天西竺真冊紹
的傳綿密到今無間斷一枝深秀鄭峰顛
慶元府天童天目文禮禪師初松照
因虎維那衆次師問汝名什麼曰智虎師退
身作怕勢虎擬議師便歸方丈頌曰白浪堆
中下一鈎錦鱗紅尾尚悠悠漁翁不計竿頭
事笑入芦花万頃秋石林羣
臨安府徑山
佛智晦機熙禪師初師在仰山示衆云
雲門道箇普字尽大地人不柰他何殊不知
他已四稜塌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渠惡

發徐徐打箇問訊道莫恠觸忤好非圖救取
此老亦能振起雲門綱宗頌曰山河大地非
同別蟻子蛾蟬沒等差不用干戈更相待本
來成現絕安排什方倫正法眼問韶石普字
酌最親切三乘五教文毫端上該攝驪龍打
失夜明珠金剛腦後抽生鍊商隱餘僧來請
問正法眼韶石普提
善字不露是甚麼深掃清
臨安府靈隱荆叟
狂禪師初癡鈍室
中舉如何是佛師曰爛冬瓜仍頌曰如何是
佛爛冬瓜咬着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
子一年一度一開花
如何是佛爛冬瓜鍊
額銅頭沒柰何万里鴻溝歸漢後八千人恨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一聲歌明木林金陵集慶龍翔廣智咲隱

新禪師明晦機照師在中天竺室中云踏著

頂額上一着十方世界瓦解冰消汝諸人向

甚處與山僧相見頌曰佛祖頂額上一着不

屬僧祇大劫修卷却娘生三寸舌片帆高掛

海門秋什方倫廣智蒲室示衆云身心一如

身外無餘大海水在你鼻孔裏須彌山在你

額角上一如底心在甚處處頌曰心不知心

方合道色前不物始歸宗屋頭日照茶烟碧

山脊風高樹葉紅仲方倫蒲室廣智因僧叅

次師曰鍾鳴鼓響為汝發機露柱燈籠為汝

作證因甚來這裏聽人處分僧無語師云老

僧罪過頌曰鼓響鍾鳴為發機燈籠露柱咲

掀眉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騾不易騎什

方倫壺中別有天莫認洞中仙本來成現事

鵲白與烏玄淨覺蒲室廣智室中舉百丈

野狐話對者多不契自云百丈野狐野狐百

丈埋向一坑伏惟尚享頌曰浩浩叢林話野

狐落他昧處便偏枯禹門一躍成龍去誰復

當機問有無什方倫百丈當時少見機兒孫

多是亂針錐一坑埋却渾閑事蓋代功高更

是誰淨覺臨安府徑山石溪心月佛海

禪師明庵室開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矮子看

戲頌曰巍巍丈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變通

矮子看來眉卓豎鑲鏈無孔舞春風為虛單
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淨覺曇和尚胡
廣智師在天界示衆舉長慶云總似今日老
胡有望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師云老
胡有望亦須吐却老胡絕望也且罷休畢竟
今日事作麼生良久云有暇却與諸人拈出
頌曰平展機籌不用誇柳揚元屬當行家曹
溪波浪如相似安得児孫若稻麻中義
徑山虛堂智愚禪師別運菴岩垂語曰已眼
未明底因甚麼將虛空作布袴著畫地為牢
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算沙底因甚向針鋒
頭上翹足頌曰縫却虛空算尽沙針頭畫地

是生涯改頭換面無人見幾度春風吹落花
閑極要解把虛空作袴單地牢畫出透還難
針鋒頭上翹雙足猶對春風話歲寒為虛單
未詳承嗣一十一人機緣一十八則
樓子和尚因從街市過經酒樓下偶整襪帶
少住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便休聊
聞忽然大悟從此號樓子十出長慶嶽禪師
注楞嚴經說文頌曰唱歌樓上語風流你既
無心我也休打着奴奴心裏事平生恩愛冷
啾啾慈受深偶聞清唱發高樓你若無心我
也休直下狂心能頓歇從茲演若不迷頭本
覺一你既無心我也休此身無喜亦無憂飢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來喫飯困來睡花落從教逐水流實華明你
若無心我也休驚驚悵裏懶擡頭家童爲問
深涼意笑指紗窓月正秋實華明因過花街
賣酒樓忽聞語唱惹離愁利刀剪斷紅絲線
你若無心我也休西堂仁柱順和尚法身
頌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炎
猪左膊上頌曰古德法身頌寐語熟象沸若
學唱巴歌須是自伶俐大鴻智一雨一陰風
未和春從不快裏消磨桃花暗已隨流水空
使劉郎惆悵多心開貴也好咲也堪悲耳朶
元來兩片皮松源岳月氏國王聞罽賓國祇
夜多尊者有大名稱與羣臣往彼國礼見問

法王至彼修敬已畢乃請開演者曰大王來
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乃歎伏頌曰至簡
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額頭世出世間
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起直入如來地
國恒勸西天有一外道索馬鳴祖師論義集
國王大臣并及四衆俱會論場馬鳴云汝義
以何為宗外道云凡有言說我皆能破馬鳴
乃指國王云當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汝
破之外道屈伏頌曰六師不正起于戈自謂
無能奈我何九十六宗今結舌不消一曲太
平歌木覺一昔有老宿一夏並不為師僧說
話有僧自歎曰我只與麼空過一夏不敢望

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聊聞
曰聞黎莫誓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乃
扣齒曰適來無端與麼道隣壁有老宿聞得
乃曰好一金菱被兩顆鼠糞污却頌曰一夏
調和一釜菱傳巖猶未許爭衡莫言污了無
人見隣壁禪翁隻眼明二覺速長夏無別趣
調和羹一釜滋味頗馨香剛地成點污口是
禍之門舌是斬身斧陪却三斤鍊只因看錮
銘慈受深冷冷寒溜瀉秋聲繞會滄溟便洗
舟見說許由曾洗耳可憐巢父更鞭牛盡金
愚潭州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
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今看僧問法燈百

尺竿頭如何進步法燈曰噫凡三年一日乘
馱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曰
我有神珠一顆久被諸塵封鎖今朝塵尽光
生照見山河萬朵因此更不遊方頌曰百尺
竿頭曾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
川上吟嘯無非邏哩囉白雲端進步竿頭踏
斷橋太虛凸處水天凹古今契頭知多少不
似閭黎這一交北碕簡失脚溪橋兩眼枯錯
將魚目作明珠直饒塵盡先生也照破山河
夢見無無華範拾得明珠笑口開謂言塵盡
轉塵埃若無直下承當分孤負馱兒一願來
介石朋百尺竿頭話最親一交橋斷絕纖塵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死中得活珠離蚌甘作驢前馬後人無門開
溪橋驢子失脚處百尺竿頭進步時頂踵一
時都換了依然只是郁閣黎石溪月一擲成
狼藉茶川路轉迂却將泥彈子認作夜明珠
萬慶早昔二庵主旬日後相見上庵主曰
許多時在什麼處下庵主曰在庵裏造箇無
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樣
子得麼下庵主曰何不早道恰被借去了頌
曰無縫塔子樣兩手擡不起被人借將去至
今尋未已尋未已天上人間知幾幾月幾果
恰好被人借去了莫言隣舍不通客團圓無
縫難安筆只抹烟雲一兩重石林筆

昔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
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會出入
德曰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
和尚到莊喫油糍或作飽乎和尚頌曰近
在口皮邊遠過河沙國世間多少人不得油
糍喫或作山莊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
入公門九牛車不出在山果江南江北勿同
倫疑了還疑笑殺人誰信一盤油煤底古今
塞斷是非門雪堂行熱糍盪口成痕跡糍冷
令人便動脾何似且拈安一處家常茶飯但
隨時照堂一背衆喫油糍對人誇好手潦倒
不識羞抵死揚家醜應庵筆喫了油糍不赴

齋莊師特特謝師來千山萬水俱尋路破
芒鞋眼未開居無著總古德何曾動口皮喫
油糲飽幾人知而今冷地思量著暗寫愁腸
寄與誰肯堂尤古德因僧問年窮歲盡時
如何德曰東村王老夜燒錢頌曰目前無異
路信手所方圓眉毛橫眼上鼻孔大頭懸空
史印年窮王老夜燒錢斷送難逢下水缸七
底不知身到岸隨他寒暑護推遷演問
來答去有來源一句全該過大千歲盡年窮
窮底事東村王老夜燒錢商翁歌春風陌上
即得錢歲秋隨手使貨物忽相當撞着恰却子雪
古德因僧問生死以何為舟航德曰

年盡不燒錢頌曰年盡不燒錢鼠尤被蛇穿
直饒玄會得對面隔西天曹源生古德因
僧問年窮歲盡時如何德曰家家尽看野狐
兒頌曰家家尽看野狐兒缺苗橫拈捺乱吹
吹罷不知何處去夕陽已掛柳梢西松源岳
家家尽看野狐兒見者雖多識者稀百怪千
妖俱掃跡春風已到萬年枝晦堂光古德
問僧曰何不看經曰不識字德曰何不問人
僧展手曰是什麼字德無對頌曰袖中寶劍
磨星斗肘後靈符照八方撥轉目前閑挨子
從教天下竟茫茫許菴演鶴立蛇行勢不休
五天梵宇鬼神愁孔門弟子無人識碧眼胡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僧笑點頭

敝六君碑

宋太宗皇帝因夢神

人勸發菩提心次日問廷臣菩提心作麼生
發羣臣無對雪竇代云實為古今罕聞
別峰印代荅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頌曰菩
提妙心作麼發日應万機元不差回首瞥然
輕觀着大千沙界是皇家松溪苦萬里謳歌
聖化成條風魄雨樂樵耕不因嵩岳三呼後
無象誰知真太平雙杉元菩提心發不為難
只在君王一念間聖聖相傳皆一揆綿綿國
祚泰山安辛菴侍太宗問僧近離甚處曰
卧雲菴帝曰卧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僧
無對雪竇代云難逃至化頌曰試問卧雲

深處客不知何以吞昇平蕩然至化難逃避
萬里升天一點雲北明蘭太宗因僧朝見
奏云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處相見曰靈山
一別直至如今帝曰以何為驗僧無語雪
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頌曰靈山一別二千
年聖世重逢豈偶然細掬清泉揩老眼撥開
雲霧見青天石溪月太宗一日擎起鉢問
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為甚麼
却在寡人手裏隨無對慈明圓代云陛下有
力頌曰大地收歸掌握間鉢盂擎起有何難
箇中消息憑誰委秋水秋雲秋夜寒雲秋寒
錢塘鎮使在界上為鎮將凡見僧便問若相

契即留止宿一日因二僧至遂問近離甚處
曰江西馬大師處使曰馬大師有什麼方便
曰道即心是佛便被擗出又有二僧到亦如
前問僧曰非心非佛又被擗出頌曰是是非
非俱請出巍巍萬仞如壁立平生心膽向人
傾相識還如不相識無際派碧油幢下立功
勲輻畧雙全獨見君一自赤心來報國邊頭
刁斗不曾聞塵堂恩昔有一婆供養一菴
主經二十餘年嘗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
一日令女子抱定云正當典座時如何庵主
曰枯木倚寒巖三春無暖氣女歸舉似婆婆
曰我二十年只供養得箇俗漢遂趺出放火

燒却菴頌曰不見人斑見虎斑筭來莫願見
人斑虎斑見後通回避唯見人斑避最難或
老體欽壁逆開雲片片黑山輟出月團團就
中明暗相陵處天外出頭誰解看虛堂惡貧
人常妬富富者不欺貧莫信直中直須防人
不仁同妙雲二十年來不具眼節菴燒却是
徒為三春暖氣無多子十九真寔之言亦可師川拱
青蓮瞬視金色咲微師承肇茲密著少林華
敷神光印受世係由是弥彰雖枚派之有殊
分然機用之無二致或縱集而破古人之幽
鍵或捫闔而發後學之靈樞大用現前纖塵

永樂北藏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

第一九九冊

不立四句獨超於言外
方法俱泯於聲先玉
振禪宗珠聯祖域流通
雖遠選擇未純識者
尚譏況於後乎錢塘魯
庵會公孤標拔俗積
行熏心遐扣祖機深添
法味采機緣而補前
缺綴頌古而入新刊通
集後先洞照今古用心
亦閑矣謹遣清侶躬索
後題慚窺管而見微聊
濡毫而塞請迨祐戊午
季夏徑山希陵題

宗門中有一千七百則
公案名之今古又曰
長物言之則汚人唇齒
置之則迴避無門句
句玉轉珠迴字字氷銷
瓦解歷代宗匠頌之
未免畫蛇添足寶鑑師
編緝於前魯庵公增

收於後賊證分明不勞再勘中間一處誦說
具昭衲僧必能辨白靈隱淳朋拜書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二十一

永樂二年甲申夏五月命工補刊謹識

佛祖統紀序

卷十

城一

參天地之才司萬物之化同功而異位者其
唯人道乎故自有生以來蚩蚩羣氓必立大
人為之君牧是以四輪統乎四洲粟散占乎
異域而南洲震旦實為東方君子之國伏羲
稱皇始畫八卦降及三代文物大明逮吾世
尊出興天竺將施化於此方也乃先遣三聖
為世良導以禮樂為前驅以真道為後教機
成時至大法可行於是漢皇致夢感之祥摩
騰應東來之運魏晉以降盛譯群經矯矯諸
師競登講席雖各立義門取名當世而尚昧
乎如來一代之化意篤生天台紹隆法運以

五時八教四種三昧與夫事理即具境觀不
二之旨以為後學入道之本歷代師承寶茲
大訓至于今七百年守之弗墜翰林梁子之
言曰言佛法者以天台為司南則殊塗異論
徃徃退息誠然哉斯論也志磐手抱遺編久
從師學每念佛祖傳授之迹不有紀述後將
何聞惟昔良渚之著心統雖粗立体法而義
乖文歲鏡菴之撰宗源但列文傳而辭陋事
跡至於遺逸而不收者則舉皆此失於是並
取二家且刪且補依放史法用成一家之書
斷自釋迦大聖訖于法智一佛二十九祖並
稱本紀所以明化事而繫道統也至若諸祖

旁出為世家廣智以下為列傳名言懿行皆入此宗而表志之述非一門義具在通例可以類知既又用編年法起周昭王至我本朝別為法運通塞志儒釋道之立法禪教律之開宗統而會之莫不畢錄目之曰佛祖統紀凡之為五十四卷紀傳世家法太史公通塞志法司馬公書成即負笈詣白雲堂仰求佛光法師為之考校而同志之士共謀鰓版以期流布將令家藏其本人觀此書開人心之性靈資國政之治化豈不曰有大益於世哉自寶祐戊午首事筆削十閱流年五膳成彙夜以繼晝功實倍之仰報佛恩上酬

①

帝力不負所學其志在茲

②

宋咸淳五年歲在己巳八月上日四明福泉

沙門志磐寓東湖月波山謹序

同校正吉祥安樂山教忠報國教寺首座沙

門必昇

校正前住持華亭先福教寺傳天台宗教沙

門慧舟

校正住持吉祥安樂山教忠報國教寺傳天

台宗教沙門善良

校正住持東湖月波山慈悲普濟教寺傳天

台宗教沙門宗淨

校正特賜佛光法師左右街都僧錄主管教

門公事住持上天竺教寺賜金襴衣 法照

佛祖統紀通例例者略也類也

釋本紀

釋迦如來最初得佛之後大悲利物未來不息以故果後示權數數出世莫可以三際求其始終況於十方國土唱生唱滅處處不同

豈當於此南洲一方畢其能事然今所錄但於此方特舉垂教之要會而通之則十方不離當處三世祇在一心尚何有所異同者哉今約如來在凡因行至今出興為大法王明本迹叙聖源列大小八相分頓漸二始經歷五時鋪陳一化作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四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卷自大迦葉下至師子尊者皆能仰承佛記傳弘大法謂之金口祖承依付法藏作西土二十四祖紀一卷

自此齊始開龍樹之道至于天台大弘法華章安集為論疏荆溪製記申明稟承教觀實居震旦是謂今師祖承作東土九祖紀二卷

自憲法師嗣荆溪之業師師相承應晚唐五代暨我本朝教法散而復合仰惟四明法智用能中興天台一家教觀之道同功列祖作興道法師下八祖紀一卷上稽釋迦示生之日下距法智息化之年一佛二十九祖起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至宋仁宗天聖二年戊

第一九九冊

辰合二十二年通為本紀以繫正統如世帝王正寶位而傳大業

釋世家

自南岳旁出照禪師下至慈雲諸師皆傳教明宗分鑑照世與正統諸祖相為輝映作諸祖世家二卷

釋列傳

自四明諸嗣最顯著者十餘師子孫有繼者唯廣智神照南屏三家為光盛守家法禦外侮人能弘道作諸師列傳十一卷背宗破祖失其宗緒者三數人作雜傳一卷有功教門事遠失記者作未詳承嗣傳一卷

釋表

考諸祖之授受叙奕世之稟承欲觀千古必審今日為明北齊下至法智述正統之有來作應代傳教表為明釋迦列祖下至今時諸師示傳鑑之無盡作佛祖世繫表共二卷

釋志

並陳久藻交贊佛非各出義章發揮祖業斯固法門之盛烈作山家教典志一卷
人理教行具足成就由五濁以登九品者唯念佛三昧之道為能爾末代機宜始自廬阜作淨土教志三卷
達磨賢首慈恩灌頂南山諸師皆一代之偉

特雖共明此道而各專一門區別羣宗作諸宗立教志一卷

觀千佛紹隆則知無盡之鐙即一洲縱廣則識無邊之土為隘俗無聞者作三世出興志三界名体志凡三卷

香鐙供養之具札誦歌唄之容是蓋緣因加

行之正轍為但理之人成就佛事作法門光顯志一卷

大法東流聖賢繼世所以住持三宝不令斷絕然歷年既久或興或廢此蓋世事無常之變於此道何成何虧邪考古及今具列行事用見法運通塞之相至若儒宗道派世間之

教雖隨時而抑揚而其事迹莫不昭然可訓

可戒作法運通塞志十五卷

法運通塞事變紆紆繫于編年莫明始末為通練古今欲求類知者作歷代會要志四卷大儒高釋有能以文字鋪張大道為法門之標表者是不可不略錄也作名文光教志二

卷

叙古製

錄



徽宗政和間吳興穎師始撰宗元錄述天台一宗授受之事自杜齊至本朝元祐為之始以繫道統於是教門宗祖始繁然有所考矣寧宗慶元中鎡菴吳克已因穎錄增廣之名

曰釋門正統未及行而亡嘉定間鏡菴遷法師復取穎本及鎧菴新圖重加詮次增立新傳六十餘人名宗源錄理宗嘉熙初錢唐良渚鑑法師取吳本放史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載記諸志仍曰名曰釋門正統然鏡菴則有不立統之失良渚則有名位顛錯之繆至於文繁語鄙事緩義乖則皆有之而顯稱釋門尤為踈闊要之草創討論修飾潤色非可以求備於一人也明今述今之所述蓋是用宗源錄釋門正統參對文義且刪且補而復取大藏經典教門疏記儒

宗史籍諸家傳錄之辭及琇師隆興統紀備師釋氏通紀用助援引依史氏法為四佛紀四祖紀二世家十一列傳一雜傳一未詳承嗣傳二表三十志成一家之全書至若一傳文後贊以述德一事之下論以釋親及文有援古事有餘義則必兼注于下俾覽者之易領云

發

新

用三例

近世諸師立傳之法常用三例一曰觀行脩明二曰講訓有旨三曰著書明宗非此三例濫矣至於經理法事旁贊教門者又將錄之俾後人有所懷仰若夫播紳名賢儒生居士

能知此道者非有宿熏之功疇克至是以故時有所取云

釋題義

鄭

蔡

佛祖者何本教主而繫諸祖也統紀者何通理佛祖授受之事也史記功臣表云要以此或本紀者何始釋迦終法

智一佛二十九祖所以紀傳教之正統也世家者何世守家業以輔相祖道者也列傳者何載歷代諸師之言行俾有繼於祖道也表者所以表示傳教之有時稟法之有緒也志者所以記其事也若山家教典若諸宗立教若淨土往生若世界成毀若法門光顯若法

運通塞若會要以通古今若述文以光大教皆於志有考云

釋師名

蔡

鄭

列諸師之名考其例有八或從國號如北齊高麗或從山名如南岳天台或從師號如智者法智或從生地如章安仙城或從寺名如法華天宮或從自號如草堂息菴或從郡如錢唐四明或從著書之名如扶宗憲章近世多以自號行雖稱名之不一而所以名乎其

息衆起

鄭

此書之作或因舊文以刪脩或聚諸文以補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是或取師友之論著或考碑碣之撰述不復一一注所出者修史之法當若是也其間闕涉稍衆者則必時時有所引證不得已耳又此書所用藏典教文非儒生居士之所可易解有能字字句句研究其義以所親難質諸沙門則精義入神然後可以知佛若輕心疾讀不究所歸斯何益於人哉又世之爲儒者好舉韓歐排佛之論而不知二公末年終合於釋氏之道今人有能少抑盛氣盡觀此書反覆詳味則知韓歐之立言皆陽拆陰助之意也

釋引文

大藏經典



法華經	華嚴經	維摩經	涅槃經
瑞應經	梵網經	樓炭經	藥王經
普曜經	善權經	大權經	賢愚經
提謂經	楞伽經	大集經	遺教經
因果經			
無量義經	大般若經	付法藏經	
法滅盡經	大方廣經	十二遊經	
佛本行經	未曾有經	雜寶藏經	
中本起經	首楞嚴經	法句喻經	
阿育王經	八關齋經	長阿含經	
雜阿含經	妙法華經		
普賢行法經	菩薩處胎經	菩薩本行經	

優婆塞戒經	增一阿含經	分別功德經
思益梵天經	殃掘摩羅經	淨飯泥洹經
升忉利天經	觀佛三昧經	勝鬘師子經
像法決疑經	佛母泥洹經	摩耶夫人經
仁王般若經	文殊般若經	
曇無德律	十誦律	四分律
沙彌塞律	善見律	五分律
大智度論	新婆沙論	大莊嚴論
薩婆多論	俱舍論	起信論
佛道論衡	譯經畵記	梁高僧傳
唐高僧傳	宋高僧傳	弘明集
釋迦譜	西域記	

天台教文	法華文句	妙樂	法華妙玄
釋藏	涅槃玄義	心觀論	輔行
四教義	觀音別行	法界次第	
二師口義	南岳頌文	智者別傳	
寶雲振祖集	四教儀	國清百錄	
草庵遺事	四明教行錄	天竺別集	
釋門諸書	翻譯名義	九祖略傳	
周書異記	廬山集	國清碑	
玉泉碑	十八賢傳	僧鏡錄	
關王祠堂記	淨土往生傳	法華顯應錄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般若感應錄

觀音感應錄

天人感應通傳

僧史略

林間錄

僧寶傳

護法論

景德傳燈錄

普燈錄

大慧武庫

湘山野錄

歐陽外傳

石門文字禪

育王舍利傳

禪門寶訓

儒宗諸書

孔子家語

論語

禮記

孟子荀子

楊子

史記

西漢書

東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南北史

唐書

五代史

稽古錄

續稽古錄

國朝會要

皇朝類苑

皇朝龍飛記

本朝通鑑

皇朝景命錄

韓昌黎文

柳子厚文

白氏長慶集

顏氏家訓

酉陽雜俎

宣室志

楊文公談苑

廣陵志

蔡氏叢談

錢氏洞微志

東坡文集

王氏小畜集

魯直文集

太平廣記

東坡指掌齋

六一居士集

夷堅志

洪容齋隨筆

曾氏獨醒志

東都事略

道門諸書

老子

莊子

老子列子

莊子

老子內傳

老君實錄

玄妙內篇

漢武內傳

洞冥記

十洲記

雲笈七籤

天師家傳

劉向列傳

葛洪神仙傳

續仙傳 集仙傳

仙苑遺事

皇甫高士傳 真誥

悟真篇 林靈素傳

修書諸賢

元頴法師吳興人政和間居智者院撰宗

元錄傳吳克己婺女浦江人號鎧菴嘉

定間撰釋門正統傳志昭法師鎧菴之

姪居婺女左溪撰釋迦譜傳歷代宗承圖凡錄

景遷法師餘姚人受業東山廣教號鏡菴

嘉定間住天竺靈山撰宗源錄增多吳本

六十餘傳

宗鑑法師錢唐良渚人嘉熙初居仁壽張

寺續鎧菴釋門正統為本紀世家列傳諸

志載記

脩書考引



祖琇隆興初居龍門撰佛運統紀放左氏
寓褒貶法兼述纂弒反叛災異之事永嘉
薛洽叙釋迦譜云琇師統紀多附小機所
見學最上乘者尚深病之

德脩淳熙間居金華撰釋氏通紀其紀釋
迦則附以慈恩三時之教一代化事最為
疎略又以五運畚石柱銘三寶錄言佛生
皆不同釋雜於佛紀正父甚失撰述之作
其叙時事與琇本互有出入而徒取乎冗
長之辭也

佛祖統紀通例



佛祖統紀目錄

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志磐撰

第一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一

明本迹

叙聖源名釋迦

第二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二

下堯率

託母胎住胎宮

示降生

出父家成佛道

第三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三

轉法輪五時

華嚴 廣苑 方等 般若 法華涅槃

第四卷

釋迦牟尼佛本紀一之四

入涅槃

分舍利集三藏

第五卷

西土二十四祖紀二

大迦葉尊者阿難陀尊者

商那和脩尊者

末田地尊者毘多尊者

提迦多尊者

彌遮迦尊者難提尊者

密多尊者

脇比丘尊者夜奢尊者

馬鳴尊者

摩羅尊者龍樹尊者已上十二祖

提婆尊者羅睺尊者已上十二祖

邪舍尊者鳩摩羅尊者

闍夜多尊者

槃駄尊者摩犍羅尊者

鶴勒那尊者

師子尊者

師子尊者

第六卷

東土九祖紀三之一

龍樹尊者

杜齊禪師

南岳禪師

智者禪師

第七卷

東土九祖紀三之二

章安禪師

法華禪師

天宮禪師

左溪禪師

荆溪禪師

第八卷

興道下八祖紀四

興道法師

至行法師

正定法師

妙說法師

高論法師

淨光法師

寶雲法師

法智法師

第九卷

諸祖旁出世家五之一



第十卷

南岳世家

僧無持師下

天台世家

其觀音下六十五人

諸祖旁出世家五之二

章安世家

弘明持師下六人

天宮世家

真覺持師下十一人

左溪世家

神名持師下十八人

荆溪世家

普門持師下十一人

興道世家

中興持師下二人

至行世家

法真持師下五人

正定世家

敬德持師下四人

妙說世家

常操持師下五人

高論世家

志因持師下九人

淨光世家

宗正持師下二十人

寶雲世家

道武持師下八人

第十一卷

諸師列傳六之一

慈雲下二十人

興國下二人

錢唐下二人



第十二卷

諸師列傳六之二

法智第二世 廣智五人二十

第十三卷

諸師列傳六之三

法智第三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學浮石廣慈六家四人

第十四卷

諸師列傳六之四

法智第四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七人

第十五卷

諸師列傳六之五



第十六卷

諸師列傳六之六

法智第六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五人

第十七卷

諸師列傳六之七

法智第七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四人

第十八卷

諸師列傳六之八

法智第八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十九卷

諸師列傳六之九



法智第九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

法智第十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一卷

諸師列傳六之十一

法智第十一世 廣智神照南屏三家

第二十二卷

淨覺 神智 草菴

第二十三卷 未詳承嗣傳八

東陽大士下人四十

第二十四卷 應代傳教表九

第二十五卷

第二十六卷

第二十七卷

淨土七祖

蓮社百二十三人

第二十八卷

往生高僧

第二十九卷

往生高尼

往生士庶

往生禽魚

第三十卷

佛祖世系表十

山家教典志十一

淨土立教志十二之一

廬山十八賢

不入社諸賢

淨土立教志十二之二

淨土立教志十二之三

往生雜衆 往生公卿

往生女倫 往生惡輩

往生續遺

諸宗立教志十三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遠磨 賢音 慈恩 灌頂 南山

第三十一卷 三世出興志十四

過去莊嚴劫千佛

見在賢劫千佛

小三灾

法華

未來星宿劫千佛

大三灾

第三十二卷 三界名體志十五之一

成

十三

華嚴世界畵 萬億須弥圖 九山八海畵

大千三界圖 忉利天宮畵 諸天通論

第三十三卷 三界名體志十五之二

東華地理圖 西域諸國畵 西土五印畵

八熱地獄畵 十六遊增畵 八寒地獄圖

第三十四卷 法門光顯志十六

第三十五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一

周

秦

第三十六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二

西漢

東漢

三國

第三十七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三

晉

宋

齊

第三十八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四

梁

陳

第三十九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五

北魏

北齊

北周

第四十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六

隋文帝

楊帝

唐

高祖

太宗

高宗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册

第四十一卷

唐

中宗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七

第四十二卷

唐

代宗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八

第四十三卷

唐

德宗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九

五代

唐 晉 漢 周

第四十四卷

宋

太祖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

第四十五卷

宋

真宗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一

第四十六卷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二

宋 仁宗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三

第四十七卷

宋 哲宗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四

第四十八卷

宋 高宗

法運通塞志十七之十五

第四十九卷

宋 孝宗

第五十卷 名文光教志十八之一

天台禪林寺碑梁簡 天台止觀統例梁簡

智者大師傳論梁簡 聖安寺無姓和尚碑梁簡

無姓和尚碑陰記元龍 龍興寺淨土院記元龍

法智大師行業碑元龍 止觀坐禪法要記陳雅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三千有門頌陳確

與明智法師書

陳確

南湖淨士院記陳確

仁王般若經疏序之說

明智法師碑論之說

南湖智者大師像贊之說

永嘉西湖法明寺疏

重刊刪定止觀序

與喻貢元書

吳克已

第五十一卷

名文光教志十八之二

始終心要

唐荆溪

四十二章經疏序

與駱御史書

孫山

南齊止觀序

書紳

論語子張

圓頓止觀十法界畝

宗門尊祖議

沙門志磐

第五十二卷

歷代會要志十九之一

君上奉法

屢朝拜佛

天書御製

聖君護法

試經度僧

特恩度僧

進納度僧

士夫出家

沙門封爵

僧職師號

不拜君父

不稱臣僧

崇札高行

沙門著書

第五十三卷

應代會要志十九之二

宿命前身

放生禁殺

祈禱災異

國朝典故

諸國朝貢

第五十四卷

應代會要志十九之三

北天佛牙

鄧山舍利

鳳翔佛骨

陳留佛指

瑞像應世

聖賢出化

立壇受戒

設像置經

建寺造塔

西天求法

東土譯經

經日僧數

佛祖統紀通例目錄終

戈

天台傳教	神尼異行	持誦功深	第五十五卷	三教出興	三教談論	內律分財	賜謚封塔	君臣慢法	事魔邪黨
禪苑傳燈	名山勝迹	西遊樂國	歷代會要志	三教尼運	僧道角法	僧制治罰	衰恤終止	韓歐排佛	毀法惡報
律宗垂範	聖教感通		十九之四	三教談偽	僧先道後	僧籍免丁	臨終瑞相	化胡偽經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佛祖統紀卷第一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城二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一

明本迹

序曰如來聖人之利見於世也則必有降本垂迹開顯本之妙存焉夫本者法身之謂

也

也迹者八相之謂也

義觀由法身以垂八相

由八相以顯法身本迹相融俱不思議自非

法華開近顯遠開迹顯本之談則不足以深

知此旨今故通列八相別叙五時散引群經

會歸一實用明一代化事始卒之義則若本

若迹無餘蘊矣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册

妙玄釋本迹有六義謂本者理本即是實相
一究竟道無大論佛言唯一究竟道也迹者除諸
法實相其餘種種皆名為迹又理之典事皆
名為本其理云云說理說事皆名教是理云云
為教又理事之教皆名為本稟教脩行名之
為迹如人依處則有行迹尋迹可得處也又
行能證體體為本依體起用用為迹又實得
体用名為本權施体用名為迹又今日所顯
者為本先來已說者為迹此之六義通論諸
佛本迹也其別論者唯在今佛亦有六義一
約理事明本迹者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無住
之理即是本時實相真諦也一切法即是本

生唱滅種種權施法應二身故名為迹迹者相
若非初得法應之本則無中間法應之迹由
迹顯本迹雖殊不思議一理相融父云是我
方便諸佛亦然引文六約今已論本迹者前
來諸教已說事理乃至權實者皆是迹也已
門是迹即指迹門及諸迹教今即是本即指本
今經所說久遠事理乃至權實者皆名為本
迹相本非今所明久遠之本無以垂於已說之
迹迹非已說之迹豈顯今本本迹雖殊不思議
一理相融父云諸佛法久後要當說真實引
最初之本但本而非迹迹初實成既未最
後已說但迹而非本本已說迹唯屬迹中間亦

迹亦本名中間相望互為本迹又中間亦迹若
無本時之本不能垂得中間最後之迹若
已說之迹迹舉今日不能顯得今說之本今
本迹雖殊不思議一已上並六若執迹為本
者斯不知迹亦不識本有言文殊觀音調達
或稱為師或稱弟子或者未了若拂中間無
非是迹則迹本可解若執迹疑本則二義俱
失玄義
理事觀緣一切法空如安樂行迹
理教以方便力不可示為五相寂滅以
教行諸法行已來世得佛方便品迹
體用迹但成方便教化眾生壽量品本

實權

是我方便諸佛事

○

藥草喻本

已今

要當說其事實

○

方便品本

釋籤

云第六已今已

○

迹即指迹門及諸

迹教

今即是本即指本門本門已前皆名為

○

已涌出已後方名為今故云已說事理乃至

權實

名之為迹今說事理乃至權實皆名為

○

本故知若無迹中事理乃至權實何能顯於

長遠

之本又已今之言雖異前五亦是一往

○

指於壽量名為今本若望初本則應又簡已

今不同

法華已前諸經已今仍屬於迹今經

○

所明乃是宜明久遠之本即是已說已今為

迹今說

已今為本方是實說所以六門引證

○

之文前三引述後三引本者何然前三復通

本之與

迹俱有事理乃至教行体用等三通

○

中復別既云本用本權非迹文能顯況以本

門為今

灼然不可引述為是義故三引述文

○

三引本文又前之三文既在於因本因狹故

但以

迹例本故但引述門

○

讀教記云六重本迹唯体用一重是引本

欠餘

五皆迹籤云前三引述後三引本者

○

斯蓋記主點經玄意實權已今即指迹文

為本門

也故云今說已今為本方是實說

○

然則前三不指本何也曰前三既通但以

迹例本

後三既是通中復別故須指迹為

○

為

本可觀通別二字此例甚多如文句明本迹初引壽量品我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又方便品我本立誓願普令一切衆生同得此道又五百授記內秘菩薩行外現是聲聞妙樂釋之云初心引本文次方便下引迹文以迹中密示本意故若顯露說即迹

城二

中本迹下文顯已通得引用又妙樂釋方便品十雙權實云然此中前七迹門第八本門本雖未至權實理徧故下文云是我方便諸佛亦然故方便之名通於本迹文既玄釋不同今諸家商略者或云前三是從本垂迹後三是散迹顯本故云三引

迹文或云前三是因為迹後三是果為本或云圓談大旨不分本迹之文或云別合本意故云三引本文

觀音別行玄記云若理事理教教行体用四重本迹不獨今經諸部容有若塵點劫前最初成佛而為實本中間今日示現成佛皆為權迹此名權實本迹本門開竟此身即本迹門已說及諸部談皆名為迹是名今已本迹此之二重諸經絕議故云諸教不明法華方說地涌品云佛告諸菩薩娑婆世界有六萬恒河沙等菩薩一一各有六萬恒河沙眷屬於我滅後護持讀誦廣說此經時娑婆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世界地皆板裂有無量菩薩同時涌出聞佛
音聲從下發來各詣虛空七寶妙塔向二世
尊頭而礼是時弥勒大衆欲決所疑以偈問
佛大衆諸菩薩是從何所來從誰初發心脩
習何佛道我於此衆中乃不識一人忽然從
地出願說其因緣佛告弥勒是諸菩薩我得
菩提已教化示導令發道意動開近顯速時
弥勒等心生親惑白佛言如來得阿耨菩提
始過四十餘年云何少時大作佛事道初成就
化多此菩薩衆假使有人於千萬億劫
數不能盡斯等久遠已來常修梵行化既多
執行遠以深妙此

壽量品佛告大衆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謂
我出釋氏宮去伽邪不遠坐於道場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廣開近顯速時然我實成佛
以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它劫顯速時
常在此娑婆世界說法教化亦於餘處阿僧
祇國凜利衆生云云娑婆世界即本妙云本
引譬甚大又居何處故云常於是中間我說
然燈佛等又復言其入於涅槃皆以方便分
別行因緣者即佛得記上之果也普救所
然此力因非佛一緣言八便非安詳也妙
亦非不可迎時於然燈佛世已曾成作而
故以不可記弘法壽終為若有衆生來至

我所我以佛眼觀其信等諸根利鈍隨所應
度處處自說名字不同年紀大小非生亦復
現言當入涅槃非滅示滅此為又以種種方
便說微妙法此以聲也如來見諸衆生樂於小
法德薄垢重者為是人說我少出家得阿耨
吾提現然我實成佛以來甚大久遠若斯但
以方便教化衆生令入佛道作如是說非生
樂云奇蓋久成聖向住中因故持
學無學品云佛言我與阿難等於空王佛所
同時發菩提心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
是故我已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阿
難護持我法文句昔與我同發大心即是同
學由我精進前起得佛由彼多

持經故
常不輕品云往古有佛名威音王滅盡之後
復有佛出亦號威音王如是有二萬億佛皆
同一號最初威音王如來有一比丘名常不
輕凡見四衆皆悉禮拜讚歎而作是言我不
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四衆之中有生
城工
瞋恚惡口詈言我等不用如是虛妄授記經
歷多年衆人或以杖木瓦石而打擲之避走
遠住猶高聲唱言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
當作佛以其常作是語故增上慢四衆號之
為常不輕是比丘臨欲終時於虛空中具聞
威音王佛先所說法華經即得六根清淨更

增壽命廣為人說時增上慢四衆爲作不輕
名者見其得大神通皆信伏隨從是菩薩復
化千萬億衆令住菩提命終之後得值二千
億佛皆號日月燈明於其法中說是法華經
復值二千億佛同號雲自在燈王爲諸四衆
說此經典於後復值千萬億佛亦說是經功
德成就當得作佛時常不輕者則我身是
何也迦世已善作迦以小而將護之本末
有善不輕之
達多品佛言吾於過去無量劫中求法華經
無有懈倦於多劫中常作國王發願求於無
上菩提爲欲滿足六波羅密勤行布施不惜

身命捐捨國位委心太子宣令求法時有阿
私仙人來白王言我有大乘名妙法華經若
不違我當爲宣說王聞仙言歡喜踊躍即隨
仙人供給所須採果汲水拾薪設食乃至以
身而爲牀座身心無懈倦普爲諸衆生勤求
於大法遂致得成佛爾時王者則我身是時
仙人者提婆達多^{城二}是由提婆達多^七善知識故
令我具足六波羅密
化城喻品佛言過去有佛名大通智勝滅度
已來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阿僧祇劫我以如
來知見力故觀彼久遠猶若今日其佛未出
家時有十六子聞父得成菩提往詣佛所請

轉法輪皆以童子出家而為沙彌時佛受請
過二萬劫已說是大乘經名妙法蓮華經八
千劫即入禪定八萬四千劫時十六沙彌各
升法座亦於八萬四千劫為四部眾廣說法
華一一皆度六百萬億那由它恒河沙等眾
生令發菩提心法華經一一菩薩所化眾生
世世所生與菩薩俱從其聞法悉皆信解時
更相彼十六沙彌今皆得菩提於十方國土
現在說法一名阿彌陀云云第十六我釋迦牟
尼佛古今師我等為沙彌時各各教化無量眾
生從我聞法為阿耨菩提會弟子古今初
者住不退此諸眾生于今有住聲聞地者我

常教化阿耨菩提應以是法漸入佛道次明
者今住所以者何如來智慧難信難解意
時所化無量眾生者汝等諸比丘正結及我
滅後未來聲聞弟子是也法會未及弘
經前所行通者名之為本即本因妙也
吾今來此八千返為此娑婆世界坐金剛華
光王座梵網已上大機所
瑞應經云佛言吾自念宿命無數劫時本為
凡人初求佛道以來受形五道生死無量計
吾故身不能以數劫色生
菩薩本行經云我於無量無邊諸佛所種諸
善根為轉輪聖王值無量佛最初位遇三十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億佛同名釋迦初阿僧祇始此佛以其在如
世為凡師名大光明時有佛名釋迦文與弟
俱到凡師舍宿凡師施草座灯明室聚便
作佛如今佛名

妙玄云迹因多種或言昔為陶師值先釋
迦佛三事供養發口得記名字皆如先佛
即是初阿僧祇發心既不明斷惑故知藏

城二

佛行因之相或言昔為摩納值然燈佛五
華奉散布段掩泥躍身虛空得無生忍佛
與授記號釋迦文既云斷惑故知通佛行
因之相或言昔為寶海梵志刪提嵐國寶
藏佛所行大精進十方佛送花供養既為
寶藏佛父又是弥陀之師稱其功德不可

思議故知是別圓佛行因之相

次值八億佛同名然燈次值三億佛同名弗
沙次值九萬佛同名迦葉次值六萬佛同名
燈明次值一萬八千佛同名娑羅王次值一
萬七千佛同名度彼岸次值一萬五千佛同
名目佛次值二千佛同名橋陳如次值六千
佛同名龍佛次值一千佛同名紫幢次值五
百佛同名蓮華上次值六十四佛同名螺髻
次值八萬八千億辟支佛次值一佛名善思
時弥勒為轉輪聖王名毘盧遮那於彼佛所

最初發心先四十劫次值一佛名示海幢我
為轉輪聖王名曰牢弓於彼佛所發菩提心
類於未來得成佛果教化眾生阿王佛所同
心古釋此佛所為九師時我今位應初發
不為牢弓聖王時發心此等皆是如未方便
說次無量劫值帝釋幢等無量諸佛次值一
佛名曰然燈此佛時我為儒童以青蓮華
供養彼佛為我授記過阿僧祇劫當得作佛
號釋迦牟尼此即依九師因地發願以授名
名金剛此云我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十
佛華云中間我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十
十萬億歲乃滅度我上為四天王下為轉
輪王此當銀乃至上為梵王下為聖王此當

各三十六返此受報之身及其變化隨時而
出或為儒林之宗國師道士不可稱紀此橫
身不變化之從是之後又值勝一切佛壽八萬
億歲彼佛記我過十億劫當得作佛號釋迦
牟尼始三河僧祇次值蓮花上佛壽八萬歲彼
佛記我過十萬劫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此後
彼佛記我過一千劫當得作佛次值上名稱
佛壽七萬歲彼佛記我過五百劫當得作佛
次值古釋迦佛壽八萬歲彼佛記我過一百
劫當得作佛此當銀次值帝沙佛壽六
劫當得作佛此當銀

萬歲彼佛記我過九十五劫當得作佛次值
弗沙佛壽六萬歲我翹一足說偈讚佛天上
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
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彼佛記我過九十四
劫當得作佛大論云以一阿僧祇壽六萬七千四百四十劫
劫當得作佛七更起以九劫於九十一劫後
劫當得作佛七更起以九劫於九十一劫後
劫當得作佛七更起以九劫於九十一劫後
萬歲彼佛記我過九十三劫當得作佛次值
毘婆尸佛壽八萬歲彼佛記我過九十一劫
當得作佛次值尸棄佛壽七萬歲彼佛記我
過三十一劫當得作佛次值毘舍浮佛壽六
萬歲彼佛記我過三十劫當得作佛
述曰世言七佛者准藥王經過去莊嚴劫

千佛始自華光終毘舍浮現在賢劫始俱
留孫終于樓至是知毘婆尸至毘舍浮三
佛皆在過去莊嚴劫拘留孫至釋迦四佛
皆現在賢劫七佛前後相繼止隔一劫今
諸經多言毘婆尸在九十一劫餘二佛在
三十一劫相去遠甚似不在莊嚴劫之數
然三祇滿時正值毘婆尸自此百劫種相
好則九十一劫於說自合蓋除前讚佛超
越九劫故耳如上兩義雖是方便分別然
恐此土翻譯部別不同今姑並存以爲援
文者之證
次值拘留孫佛壽五萬歲彼佛記我汝於來

世當得作佛次值拘那含牟尼佛壽四萬歲
彼佛記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次值迦葉佛
壽二萬歲彼佛記我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
釋迦牟尼已上四佛在賢劫中住二十劫第
出我如是奉事諸佛脩學佛意尔乃生兜率
天宮住一生補處位已上蓋善薩本行經天欲界最勝
故阿闍世菩薩示生我今出世人壽百歲少
出多減中釋迦人壽一萬歲時合出為觀
衆生無機可度乃至百歲見苦逼迫劫將欲
末故出乎世大論已上並小
案因果經云過去無數阿僧祇劫有仙人
善惠瑞應本行二時燈照王太子普光應

名史考并華金剛本 啓父出家成菩提道
行諸經並名燈 善惠初為五百外道講論道義各以銀錢
上之與外道別當往普光佛所欲施供養
見王家青衣持七莖青蓮花過退問此花
貴否荅言當送宮內欲以上佛善惠請以
五百銀錢願五莖花用以供佛青衣從命
并寄二花以獻於佛額我後來常為君妻
時王及大臣礼佛散花悉墮於地善惠五
花皆住空中化成花臺後散二花住佛兩
邊佛讚善惠汝過阿僧祇劫當得成號釋
迦牟尼此經與本行經並作阿僧祇劫
是方供分則九十一劫瑞應所出未可為用善
九十一劫五正別瑞應所出未可為用善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慧見地濁濕心自念言云何今千輻輪足
蹈此而過即脫康皮衣以用布地不足掩
泥又鮮髮以覆之如來踐已因記之曰汝
後得佛當於五濁惡世度諸天人時善惠
以偈讚佛不載求佛出家佛言善來比丘
須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善惠命終

之後上生為四天王為四天王下生為轉
輪王乃至上生為第七梵天王下生為聖
王各三十六返或為仙人或為外道六師
婆羅門小王各盡其壽不可稱數時善惠
者即我身是青衣者邪輸陀羅是因果經
也若本經與法華皆云邪輪者取邪眼西

生後也今以四教儀引大論云如來脩菩
薩後義為正隨從古釋迦至尸棄佛值七萬五千佛
名初阿僧祇常脩六度次從尸棄至然燈
值七萬六千佛名二阿僧祇此時用七莖
蓮花供養布髮掩泥受記彌釋迦文次從
然燈至毘婆尸佛值七萬七千佛名三阿

僧祇滿經如許時脩六度行更住百劫種
相好因修百福成一相此經云三阿僧祇者一阿僧祇者百劫之義
述曰竊考如來本迹之義以由已今相望
互有久近本不可以大小機見為之分別
今約諸部共談之粗法華開顯之妙較而

論之則大小機見不容不審例如祇一八相而有大小之別由機見之不同也

叙聖源

序曰如來之先起自大人厥後轉輪次第承襲夷考典籍略陳氏族之源蓋以表章吾佛示生奕世聖王尊貴之家也

域二

十二

大劫之始世界初成光音諸天化生為人云云於是議立一人有威德者賞善罰惡躋平等王眾共供給遂有民主之名長阿含經。詳見三世出興志初民主王號大人第二王名珍寶第三王名好味第四王名靜齊第五王名頂生乃至三十三王名善思長阿含四分律此三十三王皆子孫相承諸王之名備見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紅本自善思王後有十族轉輪聖王相續而出

第一真閼王子波延迦真閼即阿有有五轉輪

王第二多羅業有五轉輪王第三阿波業七

轉輪王第四捷陀利八轉輪王第五迦陵迦九

轉輪王第六瞻婆十四轉輪王第七拘羅婆

三十一轉輪王第八般闍羅三十二轉輪王

第九彌尸利八萬四千轉輪王案本行經最

是也第十懿摩彌百轉輪王案本行經最

生也先王也四分律名懿摩彌百轉輪王

名釋迦

序曰世人皆知如來為刹帝利之聖種而終

新

佛

第一九九册

莫能委瞿曇釋迦前後立號之義須知言瞿曇者有四義焉或純洲或最勝此從本德以為稱也或甘蔗或日種此就本緣以為言也其稱釋迦者則有三名據德建號則曰能仁依處稱名則云舍夷之與直林然釋迦之起實見於甘蔗王之四子甘蔗梵語既為瞿曇

城二

主

則釋迦之稱實自瞿曇出前瞿曇後釋迦雖有二稱其實一姓前人有以日種甘蔗舍夷並列為五氏者本末紛糅無所取裁今故備論後當母惑夫姓者所以繫統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由出也印度族姓則有四流一

曰刹帝利者王種也二曰婆羅門者淨行也三曰吠舍者商賈也舊云四曰戌陀羅者衆人也舊云凡茲四姓前二是貴後二是賤此出西國隨時所尚佛生其中釋迦出剗強之世託王種以振威迦葉生善順之時居淨行以標德論大昔阿僧祇劫有菩薩為國王父母

早喪遜國與弟從婆羅門瞿曇學道受瞿曇姓本姓胡此皆從師德為義乞食還國人無識者謂之小瞿曇於城外甘蔗園中以為精舍賊盜官物路由園過捕盜尋迹執小瞿曇王令以木貫身射之大瞿曇見悲哀棺斂取血沉園之還置精舍著左右器大瞿曇言是道

士若其至誠願天神有知使血化為人卻後
十月左化為男右化為女因名瞿曇氏純洲
之姓姓十經二過去有轉輪聖王名大自在即
戶九族作子孫相承八萬四千王最後王名大
茅草垂老無子委政大臣剃髮出家眾號王
仙諸弟子時行乞食王仙老不能行遂以草
籠盛懸樹上慮虎狼也獵人望見謂是白鳥
乃射殺之血滴於地後生甘蔗二本日炙開
剖一生童男一生童女弟子養護以報諸臣
眾謂王種命相師占之立名善生號甘蔗王
女名善賢立為第一妃又以日炙甘蔗而生
亦名日種本菩薩行

述曰瞿曇一翻甘蔗則當據本行二本甘
蔗之緣一翻泥土則當取十二遊經血泥
之事是知諸經梵語則曰瞿曇華言則稱
甘蔗泥土華梵互出其實一義
甘蔗王第一妃善賢生子名長壽第二妃生
四子一名炬面二名金色三名象眾四名別
成本菩薩行
述曰沙彌塞云憍摩王第四子尼樓本行
經尼俱此翻為別成祐律師指懿摩王是
釋種之先第四子莊嚴是白淨所承南山
指懿摩即第十輪王去菩薩一百世第四
子莊嚴即白淨所承其說略同別成莊嚴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册

俱是一人

時善賢妃欲立長壽白王擯遣四子出國至

雪山北自立城居不數年間鬱為強國本行

雪山建國城居不數年間鬱為強國本行

其王名別成遠近欽服父王悔憶遣使往召

四子辭過不還父王三歎之曰我子釋迦云此

能仁本到雪山邊住直樹林中故名為釋迦

此云立林近雪山北舍夷林築城營舍因名

舍夷國律五分

述曰舍夷者林名也既以名國又以名氏

竊詳舍夷恐翻為直即前雪山直林之義

妙玄云舍夷是西方貴姓此但約義未見

所出

別成王子拘盧拘盧子瞿拘盧本行

懿摩王第四子莊嚴即別懿摩百輪王最後

王名大善生索四分律懿摩百輪王最後

大善生即如自百輪王後六世祖烏婆羅王

五世祖波婆羅王四世祖尼求羅王三世祖

尼浮羅王二世祖師子頰王一世父淨飯王

師子頰城二四子一淨飯王諸經或有二子長悉

達太子次難陀二白飯王二子長調達或云

提婆次阿難陀三斛飯王二子長摩訶男或云

俱利太子五次阿那律或云四甘露飯王

二子長婆沙次跋提長阿舍經一

劫初以來嫡嫡相承作轉輪王近來二世但

劫初以來嫡嫡相承作轉輪王近來二世但

佛祖統紀卷第二

城三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二

下堯率

序曰四明法師之言云如來昔於大通之時
覆誨法華與無邊衆生作一乘之因矣以由

城三

中間退大樂五塵如來大悲恐其墮苦於是
更以小乘而爲救援或用衍三而爲導引如
此大小種種成熟堪於今世悟入佛乘是故
如來爲此一事出現於世然其機發復少差
殊故於一代而分五時有機堪能直入於實
者雖此二類熟在一時若於華嚴頓談別圓

被二種機者此機從始即見勝相若其中間
習小深者雖於今世入一佛乘而於小先熟
故爲此機示現劣身初說三藏諸味調熟來
至法華方開佛慧此機於始唯見劣身故天
台師曰小機則示三藏佛身說法大機應以
舍那佛身說法是故降神母胎即示兩相故
然華嚴頓後方施小化譬如窮子急追不至
徐語方來前頓後漸其義已成今那忽云降
神母胎即示兩相須知諸文所論初頓後漸
蓋是化緣施設之語今此所說大小雙應終
歸一乘方盡鑑機始末之事如方便品思無
大機念欲息化諸佛勸諭方施小乘次父卻

云無量劫來讚涅槃法生死永盡我常是說
是故思機然後施小此等之說皆是儀式不
可據此以難今文預鑑群機原始要終度物
之意也並記今觀二聖師所論則知如來出
興祇一八相自大機而觀之則始終無改無
非華嚴自小機而觀之則進化底苑諸教次
第謂之舍那謂之釋迦一体而兩名由機有
不同耳然則大小二始頓漸兩說五時施化
一乘會歸是皆如來隨順機宜善巧方便令
入佛慧之道今故得以述之
菩薩從兜率天將降神時有十佛刹微塵數菩
薩皆與菩薩同類同行乃至普賢神通行願

悉皆同等又以神通普現兜率天宮一一宮
中悉現十方一切世界閻浮提內受生影像
華嚴經。大機
可見下兜率相
託母胎
序曰如來降神母胎雙垂兩應大機則見乘
旃檀樓閣小機則見乘六牙白象大小在機
機三
而於如來應本未始有動此託胎之相也
菩薩已從此沒生於人間淨飯王家乘旃檀
樓閣處摩耶夫人胎華嚴經從兜率下法身眷
屬如陰雲籠月共降母胎胎若虛空常宣妙
法妙法見記胎相
住胎宮

美



序曰華嚴云如來住胎現大宮殿示現住兜率乃至般涅槃或見在兜率乃至或見入涅槃此則於住胎一相之中備見八相此荆溪所謂一一相中皆八相故也
菩薩於母胎中現大宮殿種種嚴飾而令母身安隱無患住母胎已心恒正念示現住兜率天初生為童子處王宮出家苦行成道轉法輪般涅槃或有見佛種種說法或見在兜率天或見來處母胎或見初生或見出家或見成道或見轉法輪或見入涅槃華嚴經云皆見或者一相中皆八相故大機所見住胎相
示降生



序曰託胎降生皆所以示同於人法耳至於出入右脇周行七步俾大小兩機所見各殊者斯示現降生之相也
夫人攀金園樹枝而生菩薩諸天王眾各持香水共以洗沐華嚴經云大機初生之時於十方面各行七步所見降生相
出父家
序曰華嚴云最後身菩薩欲令著家衆生捨離家法為現自在不屬它故宣揚出家功德勝故此示現出家之意有在於是也
又見出家詣道場成等正覺坐師子座華嚴經云大機所見出家相



成佛道

廣

釋

序曰華嚴云道場始成者且約大始而言既非本門實成則今此正是迹中之迹耳菩薩於菩提道場始成正覺華嚴經菩薩言吾三十成道彌勒釋迦牟尼於寂滅道場坐金剛華王座說法三昧經並云三十成道既成道已梵天勸請惟願如來當為衆生廣開甘露說無上法西見成道大機或見菩薩住兜率天入胎出胎成道降魔轉法輪入涅槃降魔今在道中述曰自昔依起信論列大乘八相存住胎而沒降魔依四教義列小乘八相存降魔

之謂也

廣

釋

而沒住胎今之所述正稟二文以為綱骨自下兜率至成道降魔皆先大後小以列其相而於轉法輪中則有五時頓漸之義則大小二機又蘊乎中矣妙宗之言曰佛應三土且說同居化有始終須彰八相大機所見八相難思若應小機八種皆劣此下兜率菩薩功行滿足位登一生補處生兜率天名曰聖善為諸天主說補處行期運將至當下作佛即觀五事觀諸衆生皆是我發心已來所成熟者堪受妙法觀此大千界閻浮提迦

毘羅國最為康中此示黃色言土觀釋迦弟

一甘蔗聖王之後觀白淨王夫妻真正堪為

父母白淨王或云淨飯梵王首出那本行好

何謂觀摩耶夫人懷抱太子滿是十月生七

日已其母命終作此觀已告諸天子我應下

生白淨王家棄輪王位出家學道成一切種

智轉大法輪廣利天人汝等是時亦當同會

諸天子聞各心念言菩薩不久當成正覺果因

託母胎經下機相

時菩薩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按音輝經云

象背日之精沸宿即鬼宿也放大光明普

照十方以四月八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曉

白象騰空而來從右脇入按音輝經云所以

覺已白王為說瑞相王召婆羅門占之曰今

此夫人胎中之子必是正覺之瑞若不出家

當為輪王夫人日更脩行六波羅密天獻飲

食不樂人間之味時兜率天眾念言菩薩已

生淨飯王宮我等亦當下生人間得先聽法

於是諸天下生數至九十九億又它化自在

天下至四天王上至色界天與其眷屬亦皆

諸地獄大聲唱言菩薩從兜率天下生母胎

下生不可稱計經云有一天子名曰速往至

諸地獄大聲唱言菩薩從兜率天下生母胎

下生不可稱計經云有一天子名曰速往至

諸地獄大聲唱言菩薩從兜率天下生母胎

下生不可稱計經云有一天子名曰速往至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汝輩速發誓願求生人間地獄衆生聞此語
已各各相覩復見光明捨地獄身即生人中
所有大千世界往昔已來種種善根者皆求於
此迦毘羅城四面託生佛本行記胎相
菩薩在母胎行住坐卧無所妨碍晨朝為色
界諸天說法日中為欲界天晡時為諸鬼神
於夜三時亦復如是成熟衆生同果經云此
神即法一日六時為諸天鬼護明菩薩謂天人
金園曰往昔補處菩薩託生之家須具六十
種功德三代清淨汝下閻浮為我觀察護明
即聖善
周昭王元年廿已

周之先王後稷名棄好耕帝堯舉為農師
舜時封於陳後稷別姓姬氏後四世
西伯伯受命季歷子昌為西伯伯紂
武王紂即西伯之子受命季歷子昌
康王之子昭王之子昭王之子昭王
示降生
二十六年寅甲己丑通鑑外紀昭王元年
多相承之二十四夫人懷孕將滿十月其父善覺
遣使白王我女懷藏聖胎威德甚大慮產子
後女命不久欲迎止嵐毘園中盡父子情王
即敕有司備儀禮送至父家行經本時夫人即
升寶輿前後導從往藍毘尼園中十月滿是
四月八日日出時四月八日出胎並出

因是經南山云降胎出胎皆言四月八日則
是十二月十日在胎久今此女言十月滿月者且
外典多言夫人見無憂樹花葉茂盛即舉
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漸從右脇出時樹下
生七寶蓮花大如車輪身墮花上自行七步
舉右手作師子吼云我於天人之中最尊最
勝被瑞雲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云
下現白華時四天王即以天繒接置寶几
帝釋執寶蓋梵王持白拂侍立左右難陀先
弟二龍王於虛空中吐清淨水一溫一涼以
灌太子按佛經云釋梵兩身身黃金色三十
二相放大光明照三千界天龍八部空中作

樂歌頌佛德散花亂墜一切天人讚嘆種智
速成佛道度脫衆生唯有魔王不安本座于
時采女以天繒氍毹裹抱太子至夫人所青衣
還宮說奇瑞相王即嚴駕四兵車後道後入
園見相殊特喜懼交懷前抱太子置象輿上
隨從入城將詣天祠梵釋形像皆起札足而
言曰今此太子天人中尊云何來此欲札於
我群臣歎異即奉太子入王本宮時諸同
生五百男王家青衣亦生五百蒼頭王殿象
生白子馬生白駒牛羊亦生五色羔犢數各
五百官中五百伏藏自然而出有諸商人入
海采寶而還各貢珍奇王召諸婆羅門當為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太子作何等名答言太子生時一切寶藏皆悉發出所有諸瑞莫非吉祥當名薩婆志達此云一切義時八王亦同日生太子各懷惟成又名頓吉喜共制羨名經曰王家青衣生亦蒼頭奴名車匿廐生白駒名犍陟王後常使車匿侍從白馬給乘應王訪五百聰明相師令占太子相師言若當出家成一切種智若在家者為轉輪王相師又言有一梵仙名阿私陀此云無此路險非人能到阿私陀遙知王意騰空而來相太子已悲泣而言曰恨我不久命終生無想天不觀佛興不聞經法若有具三十二相

或生非處又不明顯此人尚為轉輪聖王今觀太子諸相得所又極明顯決定必成一切種智王聞仙說慮恐出家起三時殿七寶莊嚴城門開閉聞四十里五百采女宿衛殿宇花果眾鳥流泉浴池光耀心目以悅太子生滿七日其母命終以懷太子功德大故上生初利按大經云前藏兜率觀后時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如母無異四果經見述曰如來降靈示滅之相記年月者其說紛然今作正義異說兩番以區別之初正義者有六其一周書異記昭王二十四年

甲寅歲四月八日有五色光入貫太微偏
於西方太史蘇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
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旦白
虹十二道南北通貫太史扈多曰西方有
大聖人終亡之相其二法本內傳摩騰法
師對明帝曰佛以甲寅之歲四月八日生
此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其三魏書沙門曇
謨景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
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其四南
岳頭欠云佛以甲寅四月八日降生其五
輔行云悉達生淨飯王宮當周昭王甲寅
之歲其六唐太宗勅尚書劉德威問法琳

法師佛降生入滅何故傳述乖亂琳乃論
定周昭甲寅生穆王壬申滅次列異說有
八石柱銘周桓王乙丑法顯法師傳殷武
乙甲午像正記平王戊子南山咸通傳天
人云夏桀世度律師衆聖點記貞定王甲
戌開皇三寶錄王簡樓頭陀寺記皆以爲
周魯二莊甚至孤山亦作此說其所注四
十二章經則取淨名疏云周時佛興星宿
如雨蓋準瑞應經所言沸星下侍之事天
台祇言佛興未嘗定指周莊雖云如雨乃
是借文左傳孤山誤認此語遂作二莊以
釋以致淨覺作記妄稱天台正取二莊然

荆溪明言昭王甲寅初無二莊之論是知異說自此可息矣若欲會同左傳如雨之說則如文殊般涅槃經云佛滅度後二五十年文殊至雪山化五百仙人訖還歸本土放大光明徧照世界入於涅槃自昭王至莊王正當二百五十餘年恒星之驗

咸三

八

其在此乎左傳魯莊公七年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星殞如雨即周子為正言四月即今二月今准因果瑞應本行諸經並云四月八日法本內傳魏書亦皆四月八日三經既非周譯二書亦非周世則知非逮子之正明矣蓋自漢武改

寅為心至于今日遵而用之則經傳之言四月非為差錯不當遠據周歷改為二月也此大略出翻譯名義今更增益文證以祛昔人之異見云

二十七年紀先是太子生時足行七步口稱獨尊言已便默如諸嬰孩不行不語諸母養

育漸至長大智論

二十八年丙辰

二十九年丁巳

三十年戊午

三十一年紀王為太子辨象馬牛羊諸車童子玩具舉國人民皆行仁惠五穀豐熟風雨以時皆是太子福德之力又以青衣所生車匿等五百蒼頭給侍太子四果經

三十二年庚申太子年七歲王令學書訪國中
聰明婆羅門名曰選友起大學堂牀榻學具
太子問師書有幾種師默不答內懷慚愧礼
太子足惟願爲說閻浮提書凡有幾種太子
答言或有梵書按佛本行經太子八歲學書師或佉婁書此書多羅六十四書中有提婆
等六十四書按佛本行經太子八歲學書師
書天也邪伽書龍也支那國書大磨也此師
下具有天地八部四洲爲數音聲諸書自
白王言太子是天人中師云何欲令我教王
聞歡喜凡技藝典藉天文地理算數射御皆
悉自然知之因果時王復令釋種悉天教太
子兵戎法式爲造一苑名曰勒勒太子與五
百釋子入苑遊戲學一切典籍四年之中及

諸釋種皆悉通達佛本行經
三十三年辛酉太子在苑射戲提婆達多射著
一鴈墮於苑中太子拔箭以酥蜜封瘡達多
遣使來言宜速見還太子報言我已攝受此
鴈自我發菩提心來我皆攝受一切衆生況
復此鴈而不屬我自此與達多結怨相競佛本行經
三十四年戌壬
三十五年癸亥太子年十歲王訪國中善知射
者令教太子師與小弓令射鐵鼓太子更求如
是七弓一箭過七鐵鼓射師白王太子自知
射藝云何令我爲師王大歡喜擊鼓唱令太
子七日當出後園欲試武藝提婆達多最先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册

出城時有大象當城門住達多獨前以手搏頭即便躡地於是軍眾次第得過難陀繼至以足指挑象擲著路旁太子出城以手擲象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蘇時諸人民歎未曾有達多至圍最先發射徹三金鼓次至難陀亦徹三鼓太子以弓力弱取王庫內相王良弓即放一箭徹過七鼓然後入地過大鐵圍山時提婆達多與難陀共相撲戲二人力等無有勝者太子手執二弟躡之於地以慈力故不令傷痛

三十六年

甲子

三十七年

乙丑

三十八年

丙寅

三十九年

丁卯



四十年太子年十五歲王會羣臣諸小王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至二月八日以七寶器盛四大海水各各項戴傳授與王灌大子頂付七寶印立為太子時八國王亦於是日同立太子

太子

四十一年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淨樹下見諸耕人時淨居天作壤蟲鳥隨啄之見已悲慙即便思惟得四禪地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太子

智慧過人王即遣使往迎為太子妃太子常
修禪觀未嘗與妃有夫婦道因果太子有三
夫人一瞿夷二邪惟檀也邪三鹿野以有三
婦為立三時殺殺有二萬采女十二野有三
有及瑞應皆云羅喉是瞿夷子法華經未
云是邪輪子二義云何通或可經華經未
此經舉所生釋輪羅喉是瞿夷子法華經未
醫藥故知是邪輪子。鳴應無云十七
地納

言如此病苦云何不畏即回車入宮少時復
從城西門出淨居天化為死人四人與行室
豕失送太子語臣優陀夷曰世間乃復有此
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即勒回車最後出
城北門淨居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
杖太子問是何人荅言我是比丘脩學聖道
永得無為言已騰虛而去太子索馬還宮而
自念言我先見有老病死苦常恐為此所逼
今見比丘開悟我情示解脫路即思惟方便
欲求出家四門。按經云。即思惟方便
曰我佛弟子沙門。本。行。經。云。十。四。歲。遊
乞。振。振。六。越。芳。昏。昏。識。心。達。本。源。故。号。為。沙。門。
四十四年壬申 四十五年酉

四十六年

戊甲子

四十七年

乙亥

四十八年

丙子

四十九年

丁丑

出家

五十年戊寅太子年二十五歲妙樂云若十九歲道若三十成道則二十五出家則二十歲經二十五出家三十成道則二十五出家則二十歲往父王所作札白言恩愛集會必有別離唯

願聽我出家學道王執其手流淚言曰國未有嗣宜息此意時相師白王太子若不出家過七日後當得轉輪王位王聞益喜於城四門各置千人以為防護王語太子我昔曾聞阿私陀仙說汝畢定不樂處世若生一子不復相遠太子即以右手指其妃腹便龍娘瑞接

應經云指妃腹曰二月七日思求出家身放

光明照諸天宮諸天皆知太子出家時至即來札足白言無量劫來所脩行願今已成熟太子答言如汝等語然父王敕内外官属嚴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即以神力令諸官属悉皆淳卧使無知者邪輪卧中即得三夢一月墮二牙齒落三失右臂覺已具述太子語云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存當知此夢虛假非實至於後夜諸天白言内外眷属皆悉睡卧今正是時太子即令車匿被犍陟來車匿流淚而言曰今非遊觀之時云何中夜而忽索馬即舉聲號泣欲令王官眷属覺知

以天神力昏卧如故車匿牽馬既至諸天捧
馬四足并接車匿帝釋執蓋從北門出其門
無聲自然而開行至天曉已三踰閼那_{旬也}
諸天事畢忽然不見行至跋伽仙人苦行林
中即便下馬語車匿言我既捨國至閒靜處
汝與健陟俱可還宮車匿悲泣不能自勝健
陟舐太子足淚落如雨太子即就車匿取七
寶劍自剃須髮而散髮願言願共一切斷除煩
惱及以習障帝釋接髮而去讚言善哉時淨
居天化作獵師身被袈裟太子見已而語之
曰汝所著衣是寂靜服云何著此而為罪行
我今持此七寶之衣與汝貿易答言善哉即

脫寶衣而與獵者自被袈裟_{大論云所買得衣粗布僧伽梨}
也時淨居天還復梵身上外虛空於是車匿
即牽健陟鳴壺悲哽歸路而還跋伽仙人遙
見太子謂是天神與眾請坐即問仙人汝等
苦行欲何所求答言為欲生天太子又問汝
等脩諸苦因以求苦報終不離苦言論往復
明且辭去車匿牽健陟還入宮城具白父王
王愛念情深即遣王師大臣尋至仙所仙云
已過中路遙見樹下端坐思惟大臣具告王
意太子答曰豈不知恩但以生老病死四患
為苦耳我今終無返步大臣即留憐陳如等
五人容令伺察時太子北度_{樓云南度恒河}

和須密論並云二十九出家當何所從今以如來八十壽除五十說法則定取梵網無相三昧寶藏經等三十成道之言若以三十成道除六年苦行則定取荆溪二十五出家上合寶藏之說若約前後義定則有二事可證一者出家之後六年苦行取成道之歲其數正合二者將出家時指妃腹曰卻後六年汝當生子後於成道之年果生羅睺按賢愚經云出家脩道六年苦行得一切智未曾有經云太子逃至山澤勤苦六年得佛還國普曜經云父王聞太子得佛以來六年令優陀邪往請云濶別

以來十有二年又云佛還國入宮坐羅雲來問訊群臣皆覲太子捐國十有二年何從有子此等經文並約出家六年成佛又經六年還國逆而推之當以二十五為出家之年審矣孤山頌謂五歲遊歷此語無憑神智補注備論異同請以荆溪之言為

城三

十四

正

五十一年

穆王

元年

降天魔

四年

二年

三年

太子心自念言我今脩於苦行垂滿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六年若以羸身而取道者彼諸外道當言自
我足涅槃因我當受食然後成道即至尼連
禪河洗浴身體時彼林外有一牧牛女名難
陀婆羅有淨居天來下勸言汝可供養女人
聞已大喜即見地中生千葉蓮上有乳糜即
取奉上太子呪願受食氣力充足經按佛本行
至二女一名難陀一名婆羅摩一千持牛耶
乳飲牛變轉至十五牛下乳煮糜以善體
相好圓滿如日口菩提經云龍女獻妙床
即起畢鉢羅樹自發願言我坐樹下若道不
成要終不起坐此經多言善哉此龍女所
外又思惟過去諸佛以草為座成無上道釋
提桓因化為凡人執淨轆草至菩薩前問汝

何名答名吉祥菩薩喜曰我破不吉以成吉
祥乃歎以為座結加趺坐而自誓言不成正
覺不起此座經目果佛為太子時出家求道淨
飯王父遣釋種五人隨逐給侍憍陳如此大器
十力迦葉亦名是母親二人執五欲樂見太
子初食麻麥心不忍可即便捨去頗難此云
跋提此云小賢摩訶男俱利此云王太子
出與此論無殊此是父親三人執苦行淨
太子後知非道捨而受食羹飯酥乳三人謂
其狂亂失志亦復捨去新論云日果狂四執
成道華嚴經云此後降魔妙樂云既降魔
已應持法輪此大成道後降魔妙樂云既降
大悟則當以降魔為先也時魔王宮殿自然

勳搖魔王念言瞿曇當成正覺及道未成往
壞亂之於是手執弓箭與諸眷屬俱往樹下
語菩薩言汝應脩轉輪王業捨出家法今若
不起我試射汝菩薩怡然不驚不動魔王挽
弓放箭停於空中其鏃向下變成蓮華魔王
復遣三女白菩薩言仁者至德願侍左右菩
薩答言汝植小善得為天身不念無常而作
妖媚今便可去吾不相須時三天女變成老
嫗頭白面皺魔王即以軟語誘言汝若不樂
人間我捨天位及五欲具悉持與汝菩薩答
言汝先脩少施今得為自在天王此福有期
要還沉溺非我所須魔王曰我之果報是汝所

知汝之果報誰復知者菩薩答言唯此地知
于時大地六種震動地神涌出而語魔王菩
薩昔以頭而觸腦國城妻子象馬珍寶而用
布施不可稱計為求無上正真之道是故汝
今不應惱亂魔聞怖懼即自思惟我今當更
設方便廣集軍眾以力迫脅時諸軍眾忽然
來至充滿虛空執戟操劍多頭多目諸惡類
形圓達菩薩四方烟起四海涌沸是諸魔眾
各盡威力角目切齒橫飛亂擲菩薩觀之如
童子戲空中有神隱身而言菩薩歷劫脩習
善果欲導眾生汝今云何惱亂導師今日決
定樹下成無上道此地乃是過去諸佛金剛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之座堪受妙定非汝所摧汝今宜應息憍慢
意而奉事之是時魔王聞空中聲即還本宮
因果惡魔波旬將八十億眾欲來壞佛語云
汝不急去我擲汝海水佛語波旬汝今先能
動此澡瓶然後可能擲我海水時波旬不能
令動軍眾壞散藏雜波旬長子商主即頂禮
菩薩求乞懺悔白言我父無智觸忤大耶願
得恕亮佛本行經已上
述曰諸經云魔波旬在六欲頂別有宮殿
今因果經乃指為自在天王如此則當第
六天有此兩異蓋是譯者用義之不同也
成佛道

二月七日惡魔退散之時菩薩心淨湛然不
動落日停光澄月映徹眾星祭爛天雨妙花
作眾技樂以用供養菩薩既降魔已放大光
明即便入定思惟真諦悉知過去所造善惡
壽命短長一切眾主輪回五道無有真實橫
生苦樂明呈出特霍然大悟即入日天曉也得無上
道為最正覺佛因經云此小佛成道日斛
飯王弟二遣使白淨飯王言貴弟生男弟一
王心歡喜語來使云今日大吉是男當字
為阿難此云舉因欣慶又名慶喜論云是歲
邪輪夫人生子名羅睺羅此云覆障以時羅
睺羅阿脩羅食月因以為名初太子出家之

日指配腹日卻後六年汝當生男至是在胎
六年而生瑞應經

述曰大乘開住胎合降魔於成道小乘開
降魔合住胎於託胎住胎見起信降魔見
四教義此先達之論也今觀大小皆有住
胎降魔之父如華嚴云菩薩住母胎已示

上七末

現出家成道等相此大乘住胎也因果經
菩薩在母胎行住坐卧一日六時為諸天
鬼神說法此小乘住胎也花嚴離世間品
菩薩出家成道降魔轉法輪等妙樂云四
佛各有四降魔相此大乘降魔也因果經
既降魔已即便入定明星出時得最正覺

此小乘降魔也今欲順八相之言且用起
信四教義二文開合為證

佛祖統紀卷第二

五

城三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佛祖統紀卷第三上

城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三上

轉法輪

序曰說法度人如來出世之大要人有利鈍

則法有頓漸故聞法之人無不悟入猶夫醫

藥

王應病與藥藥能合宜則病無不愈疏不云

乎今佛始終具轉五味法輪轉此法度入宅

心今得悟斯轉法輪之義也

如來轉法輪一代五時則有八教

轉法輪者輪以摧碾為義如來說法化轉

物心於法自在如輪王輪寶運轉無礙又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如來三輪不思議謂身輪現通口輪說法
意輪鑑機能與衆生摧碾一切惑累法苑
云輪王有二財輪王者有四等金輪千輻
化被四洲住劫八萬歲時出銀輪七百五
十輻化三天下除北洲銅輪五百輻化東
南二洲鐵輪二百五十輻唯化南洲如阿
育王是也法輪王者若減百年如來出世
是也
一代者通指八相別在五時五時復有通
別妙玄云五味半滿論別別有齊限論通
通於初後若華嚴別但在初通則至後破
苑已去例此云今輪一化唯在別義論五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時者義出三經謂華嚴三照涅槃五味法華信解品四大弟子領解等文故文句云四大弟子深得佛意探領一代五時之教始終次第其文出此

八教者妙樂云化儀四教是判教之大綱化法四教是釋義之綱目是知頓等是判藏等是釋如判華嚴為頓則以別圓釋之乃至判法華為非頓非漸以純圓釋之此今家消經之軌則也妙樂又云若消諸經但用藏等其文稍通若釋法華無頓等八舉止失措謂餘經但論當部逗機得益故未須頓等若釋法華須明一代故用頓等

以括始終輔行云藏等四教遍收一切大小乘經因果顯了各立教主各被機緣始終備足不過此四頓等四教但是如來不思議力布措藏等盈縮調停成熟物機破邪立正引小歸大廢偏顯圓會權入實故亦諸部五味相生利物無方適時出沒

言五時者一華嚴時

具云大方廣佛華嚴經人法辭具足立題別行玄記云大方廣是法佛是舍那果人華嚴譬諸地因華莊嚴果德文此經抱有七處九會會處不一故以經標名

二鹿野時

輔行引大論云如來因地為鹿群主波羅
柰王入山遊獵有母鹿懷子當差次供饌
母告鹿主枉殺其子鹿主詣王求代王說
偈曰我實人頭鹿汝是鹿頭人以理而為
人不以形為人我從今日始不食一切肉
我以無畏施亦可安汝意鹿群所居故名
鹿苑亦名柰苑從對立名亦名仙苑二仙
所住故此以處標名酬昔行因之地

三方等時

四教並談曰方四攝俱被曰等此從法得
名依部教立故續遺記云方等之名有二
意若大經從酪出生酥譬修多羅出方等

四般若時

此約第三時的從部教即被三乘四教機
也若普賢觀此方等經是諸佛眼乃直明
圓理非第三時也文普賢方等乃方廣平
等之義諸部大乘談圓理處並名方等

此云智慧五種不翻中尊貴不翻也具云

或曰

三

摩訶般若此從經標名

五法華涅槃時

二經同明開顯並屬醍醐故合為一時此
並從經標名法華具云妙法蓮華經由妙
法有施開廢三者之義故以蓮華為喻涅
槃者具云摩訶般若涅槃經此翻大減度大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即法身滅即解脫度即般若一經始終純

談三德

是為五時
五時立名不出三義華嚴從喻廣從處
方等般若涅槃從法法華從法喻
亦名五味

此有相生濃淡二義言相生者妙玄云初
頓之後次開於漸故涅槃云從佛出十二
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修多羅譬從牛出乳
從乳出酪云次第相生不取濃淡云呼
為乳者意不在淡以初故本故言濃淡者
義例云經中五味唯喻一代五時濃淡濃

淡雖殊皆從牛出元草堂云相生喻教濃
淡喻機喻教則有次第從頓開漸漸入轉
深終會於圓喻機則有優劣初自靜症彈
訶淘汰而卒至得記文祇一五味作兩番
譬能譬雖通所譬則局今論一化次第唯
取相生之義

○三照五時五味之圖

華	嚴	四	喻
妙	合	為	先通諸
釋	開	五	大山
嚴	為	五	高山
華	為	五	善權
妙	玄	時	華嚴
涅槃	樂	味	乳
法	華	喻	即達

又云華嚴但云平地今離彼平地以譬方
等般若法華方等如食時般若如禺中法
華如正中

言八教者頓漸祕密不定爲化儀藏通別圓
爲化法是爲八教化儀如世藥方化法如
辨藥味

成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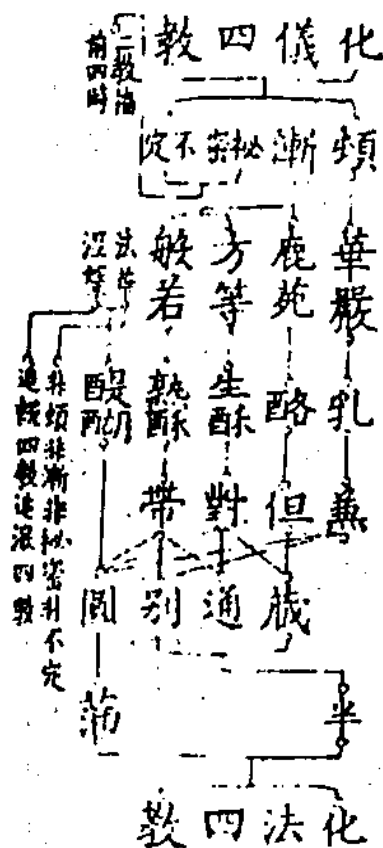
五

言教者詮理化物之義聖人被下之辭化
儀四教是如來化物之儀式故喻如藥方
化法四教是衆生除病之法度故喻如藥
味化儀等四教下義理祇是藏通別圓雖
通名爲教其實無別有體
八教文證者初化儀四教如華嚴云初發

心時便成正覺妙玄云如日初出先照高
山此如華嚴緣得大益名頓教相無量義
經云從一清淨道施出二三四妙玄次照
幽谷此如三藏次照平地此如方等般若
並漸教相大經或時說深或時說淺淨名
佛以一音衆生各解此不定教大品我見
閻浮提第二法輪轉大論云今轉似初轉
此祕密教也次化法四教者妙玄引長阿含
云佛說四大教籤云但有四非即藏等也
月燈三昧經明四種修多羅其中有四種
斷無明智章安私釋以對四教籤云與四
教義甚相應然此並是約義以對未見立

名之的今準四教義引法華云貪著小乘
三藏學者成論我今正欲論三藏中實義
此並藏教名義華嚴云為說圓滿修多羅
大品云欲以一切種智知一切法當學般若
若法華以平等大慧為大衆說如所說者
皆是真實涅槃經復有一行是如來行所
謂大般涅槃大論三智其實一心中得此
並圓教名義
文唯通別兩名遍在諸文是大師之所義
立如四教義引大品云薩婆若智三乘同
得中論諸法實相三人共入此並通教義
通者同也三乘共稟故名爲通

無量義云摩訶般若華嚴海空宣說菩薩
應初修行涅槃經明五行大論不共般若
斷於別成此並別教義別者不共之名八
教名義者直說於大時部居初名頓中間
三昧引小向大名漸一音異解互不相知
名秘密聞小證大聞大證小名不定經律
論三含藏法義名三藏三乘共行利根菩
薩通別通圓故名通獨菩薩法次第斷證
別前藏通別後圓教故名別教理智斷行
位因果一切圓融故名圓
八教對會五時圖



妙玄釋如是我聞云若非超入之如是安
為今經之所聞文此當以部教分之約部
則非華帶之圓故超八教若但約教則今
昔圖義更無有二故義云八教中國教帶
偏明圓他僅於漸全法華圓開偏顯圓圓
外無法

初頻教者即第一華嚴時從部時味得名為
頻此謂如來始成正覺在寂滅道場四十一
位法身大士及宿世根熟天龍八部一時圓
運如雲籠月是時如來現盧舍那身說圓滿
修多羅故言頻教
頻教者有約部約教二義約部則別在華
嚴約教則通於餘時今此正當約部明頻
之教對下三漸化儀為言也下文云從部
時味得名為頻是也華嚴為部先照為時
乳為味合此三義為部時味簡餘時也下
鹿苑時亦可得云從部時味得名為漸初
此後可例

始成正覺者此約迹中大始而言非本中初成也

寂滅道場者寂五住煩惱滅二種生死見惑一住思惑分三塵沙合無明爲一住同居土分段生死方便實報土變易生死得迺之場如世治穀之場除五住拂顯實相

米新譯經菩提道場名異義同

四十一位者妙玄云華嚴明三十心十地佛地爲四十一位以破無明顯中道法性之理故云法身法身有二義毘盧遮那性德法身分破無明至究竟者名修德法身今又在修義無性德四念處云華嚴前無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十信後無等覺者玉慧覺云不可將部中談位而難經初列衆蓋華嚴事事談十故合等覺在十地如光明記云華嚴不開等覺十地即等覺也今言經初列衆故有等覺若前無十信者華嚴明十梵行即十信也故四教義云十種梵行與圓十信同分

文唯約法身大士故不列十信

宿世根熟天龍八部者諸經列衆有龍畜等者當用涅槃四句料簡一乘急戒緩四趣聞法悟道者二戒急乘緩著樂人天不聞法者三乘戒俱急天人聞法得道者四乘戒俱緩四趣不聞法者今此衆皆是宿

第一九九冊

世曾聞華嚴或種或熟今當得脫之衆止
觀云以三塗身值弥勒佛聞華嚴經正此
義也八部如常論

如雲籠月者妙玄云法身眷屬如陰雲籠
月共降母胎此喻降胎之相今四教儀取
喻轉法輪眷屬之相其義兩可雲以喻機

月喻教主仁王經云十五夜月闇盡光圓
以喻如來智德漸圓惑闇究盡乃成斷結
盧舍那者此云淨滿諸惡盡故淨萬德圓
故滿即自報身也亦云光明遍照如大論
云光明無邊色像無邊尊持之身即七報
身也今明教主依四明立義正是對下釋

迦現起尊特如解謗引經云尔時世尊不
離一切菩提樹下而上升須弥向帝釋殿
說法豈非華嚴是千百億應身所說
修多羅者此云契經能說所說契理契機
亦十二部之總名也文雖兼別部意是圓
若約機約教未免兼權謂初發心時便成正

覺等文為圓機說圓教處處說行布次第則
為權機說別教故約部為類約教名兼見
發心有三一解行發心五品也二相似發
心十信也三真證發心初住也今是真證
發心即是發理性三因之心分證三德之
理四教義云華嚴初發心時便成正覺那

是發真無漏斷無明入初品起信論云菩薩發是心隨其願力能見八相妙樂云華嚴起信彰灼明文初住八相等文者普賢普眼三無差別等皆圓文也

行布次第者七處八會故云處處行列布措階位淺深故云行布此經所說有圓融

城四

九

行布二門釋籤云華嚴會處所明行位不出別圓但經意多含義難定判始從住前至登地來全是圓義從第二住至第七住文相次第又似別義於七住中又辨一多相即自在次行向地又是差別次第之義又一一位皆有普賢行布二門故知兼用

圓文接別

華嚴云如日初出先照高山妙玄

日喻教主高山喻別圓之機大機當熟故

先蒙如來慧光所照

涅槃云從牛出乳譬從佛出十二部經妙玄

玄文言大機稟教即破無明行如醍醐者

文此指華嚴高山王機也涅槃言從牛出

乳者此約一化指聲聞聲緣也故玄文云

三教分別即名頌教亦即醍醐五味分別

即名乳教今言從牛出乳者即初味也

信解品云即遣旁人知未為正等菩薩為

全上法見十向金剛藏經十地行急進

母胎者妙玄云佛從兜率下與法身眷屬
共降母胎常宜妙法文是時未轉法輪當
屬盡未來際實報土相專被大機者所攝
此有言海空者妙玄引無量義經次說
般若華嚴海空文此祇是因般若入法界
時長所收然則母胎海空不當別出二名
也審矣

時長通後述曰評時長通至三處者謂般
若海空法華佛慧涅槃心地法門是也妙
玄引無量義經云次說般若若歷劫修行華
嚴海空法華會入佛慧即是通至二經
又妙樂云當知法界論之無非華嚴佛慧

言法華無此即通般若通法華之證也又引
像法決疑經云今日座中各見不同或見
如來入涅槃或見報身生蓮華藏海為千
百億釋迦說心地法門又妙玄云日若盡
淺亦應餘輝峻嶺故蓮華藏海通至涅槃
之後此通涅槃之證也又引法性論云鉢

城四

上

根三處入法界此即通後之文也今更論
之妙玄云因般若入法界即是華嚴海空
由般若觀華嚴法界今般若智得又云華嚴
時節長昔小機未入如靜如癡今聞般若
即能得入此正般若若得入為妙法華
又青至般若者下知通至二經及三處入
法界之文如前清淨時長得者正此六

籤云一以法界為華嚴此即廢場三七利
根大機常談華嚴圓頓之教二以時長通
舉可證法界之理以爲名也二義
至於後者即至法華開顯方始得入也二義
並通是故並存大機則華嚴不休釋上法
小機則諸教次第是故鈍根猶存小見釋上法
時長由根鈍存小見又妙樂引入佛境界
故歷諸教始得入大

品八卷十文殊語舍利弗等六千比丘汝等
善能成就十種大心則得佛地自古共云
華嚴時長乃是結集後教至般若來方可
得云今諸比丘成十大心此乃義當轉教
時也結此等意入華嚴中故云時長文有
人據轉教時之言便謂華嚴齊般若者殊

不知荆溪引此經後分有聲聞爲時長至
般若之證耳初未嘗的判但齊般若不然
荆溪釋玄文三處入法界何云時長通至
於後小機諸教次第邪又有人云車師縱
通涅槃不當通法華謂有妨如來調機無
功爲之難者若能細思會入法華佛慧之

言則此意自銷何妨之有

華嚴教主述曰論華嚴教主者準四明解
謗之說於尊特身有須現不須現二者之
分故須現則如梵網華嚴及觀經等相多
身大不須現即以力加今於劣身不取分
齊見三十二相即無有邊以知大六是法

界故今詳此說考之經文則有二義一約
補處謂善提對下初成正覺若非補處豈
曰初成又偈云迦葉曾未住此殿是故此
處最吉祥如是十偈讚過去十佛既佛佛
俱有補處則知藏座相好之佛須是分段
生滅之身與同居應更無少異二約上升
城四
謂是時世尊不離菩提樹下上升須彌
十二
骨赴機得成而向帝釋殿說法即前迦葉
之現起之義豈非華嚴是千百億應身所
說此身既被別圓之機見是尊特何須獨
指華臺受職身邪此即破淨覺指寶報土
藏座尊特橫應同居之說蓋大師說三品

相海皆稱機而現別教則用別修緣了成
就此相即修成之尊特故名報身圓教能
了二修即性修德無功乃性具之尊特故
名法身據此則知即性而論本名法身取
土同居則名應身被機現起則名尊特永
異淨覺修成尊特橫應同居之說然則今
師約機約教以定身者正是樹下生身現
起尊特以應別圓之機正合妙玄釋迦最
初頓說釋迦是舍那身亦合四教儀如來現
盧舍那身說法之言起善特故轉名舍那
世有取月堂之說云境本定身則是釋迦
機感見相則是舍那蓋有得於此云

然初頃未必純教法身菩薩亦有凡夫大根
性人此有兩義若當體圓頃得悟者即破無
明入圓初住此是醍醐若初心之人雖聞大
教始入十信景是初味名之爲乳呼爲乳者
意不在淡以初故本故即圖幾內凡六根清淨
二信至七信斷八信至十信對單若小根
性人大教擬小如聲如瘧小機未轉个生如
乳妙玄
華嚴二味四機述曰自昔教初學者爲時
味圓上言高山下對乳味未嘗有論之者
今案玄文華嚴之時自有二味四機之別
一者純教法身即是今證中道四十一位

此名醍醐二者凡夫大根入圓初住證一
分中道以去亦名醍醐三者始入十信雖
但四住未破無明但名爲乳四者小根龍
瘧全生如乳然則名醍醐者有二機名爲
乳者亦有二機玄云於小如乳於大如醍
醐少分譬喻不可全求如籤云華嚴分喻
初味而未得於華嚴之頃及別圓兩教但
有五味次第之相文當知謂華嚴爲乳者
正約從頃開漸施設化事之意
三七機述曰諸文謂三七是擬機者人
無異論然玄文云於彼初分永無聲問後
分則有雖復在座如靜如瘧故義神智據

此非之曰初分永無何所擬哉今作二義
釋之方爲盡理一者三七初分永無此如
來擬宜之化意二者後分則有狀如靜瘞
此如來擬宜之化事初言化意者如方便
品云始坐道場三七思惟籤云初七思惟
欲說圓次七思惟欲說別三七思惟欲說
通皆無機故但說三歲籤又云約大機則
寂場之時約小機則成已思惟未說之時
妙樂云小見三七停留大觀始終無改此
皆如來擬宜之化意也言化事者如文句
云華嚴末席始開於漸妙樂釋之云舊經
云佛在逝多林入師子頻中三昧舍利弗

從祇園出不見如來自莊嚴不見諸大
菩薩眷屬無智眼能見亦不能讚歎此即
如聲如瘞之文於彼未會即當漸初文今
考二祖之言皆指靜瘞在後分漸初明知
是應苑十二年中例如妙玄諸方非彈訶
庶在十二年前以此推之則知逝多林末
會正是如來擬宜之事以由聲聞先習小
乘未堪聞大狀如聲瘞故假淨名以激進
之是則擬宜彈訶俱在十二年中無可疑
者四教儀以靜瘞在華嚴彈訶在方等此
但約部中而論其實未為正義又經云願
光明菩薩等各說偈以勸聲聞最初一

城四

十四

善觀者來住不起此觀是此座外須知山希得六如
 薩婆云十佛讚皆言此座最吉祥如足如
 過廣云不勤而升此座最吉祥如足如
 佛坐帝釋法慈荷十菩薩各如須臾
 勝云云見了一切法自性無所不
 虛空即見十住一法應勤修持
 有上上發心功德法寶菩薩摩訶
 佛故一合知三際世界成壞故衆生
 住五別時無住云發心所緣是所觀
 境具二諦無住云發心所緣是所觀
 法基說初發心菩薩十法中十法
 其大功德成就佛智利溪云明謂所證法
 冰則方

第四會夜摩天宮說四品○升夜摩天

此天諸夜摩偈讚功德林等六心如欲得此
 功德五法一切世間中若遇名與義及衆生
 云如心佛亦尔如佛衆生然心佛及衆生

是三世應觀法界性一一切心造十行德
林十無盡藏功德說

第五會兜率天宮說三品○升兜率天佛
北天請兜率偈讚金剛經十四向說偈云
佛入般在一切處亦無形相而可得
法性通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
三出志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
第六會它化天宮說一品○十地說金剛經
地對利天王等光

第七重會普光明殿說十一品○十定普
諸入十神通十忍十智說阿僧祇
能三昧不可說不可說劫世菩薩住處清涼山文殊典
佛為心王善哉阿僧祇功德無量至不壽量
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
心平說此我世世菩薩住處清涼山文殊典
萬苦度往處又云雲佛不思議蓮華藏菩
且國有那羅延窟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鐵如來十身相海
妙如來十身相海
摩訶大如來隨好光明
人相數大如來隨好光明
界地歡喜光上普賢行
成生光天息普賢行
出現音放光名如來出現
第八會普光明般若說一品
薩婆行善

第九會遊多林說一品
第九會遊多林說一品
在入師子頻伽林中
菩薩大會以善根不見
依開乘而護諸佛不見
時會利乘與六千比丘
見一事切佛境界見諸
善和滅城東北角行童
百十城來五十三喜

知滅入普賢道場一切佛剎微塵數三
華嚴經見普賢於上方果位此並依別漢
口出
籤云龍宮所藏三本上本十三世界微塵
數品中本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下本十
萬偈四十八品今但三十九品則知經來
未盡
非龍世所堪但龍宮問龍王以上中下

二月九日如來於七日中一心思惟觀於
王而自念言我所得法甚深難解唯佛與佛
乃能知之一切眾生薄福鈍根云何能解我
所得法我寧入般涅槃時大梵天王即發天
官至如來所白言世尊始於今成無上道
云何默然而不說法然眾生過去世時植

衆德本堪任聞法唯願世尊為斯等故以大
悲力轉妙法輪釋提桓因乃至七化自在天
亦復如是時梵王等乃至三請滿於七日默
然受之二七日以佛眼觀諸衆生上中下根
及諸煩惱三七日思惟今我當開甘露法門
誰先得聞阿羅邏發願道成先度空中有言

昨日命終又思迦蘭利根亦應先聞空中又

言昨夜命終又思王臣所遣五人過去發願

應先聞法即從座起詣波羅奈內果經
三七日與法華不異人釋迦等
七皆不問此法華不異人釋迦等
仙之文多此法華不異人釋迦等
二月三十日世尊到文解盲龍無畏水邊坐

定七日光照水中龍目得開自憶前見三佛
光明舍地華一佛目得開視乃出水見佛
天雨七日龍以身遶七匝七頭羅覆以為障
蔽七日雨止佛從定寤龍化少年道人佛
為授三自歸法使當來世諸衆生中景先
見佛

三月七日封神知佛七日坐定
計未有奉食適五百賈客從山面過車牛皆
頭不行計至五百賈客從山面過車牛皆
謂波利俱詣封神請福封神即為言佛在水
邊汝曹幸先奉食兩人即和蜜麩上佛四人
王取石中自然香鉢各用持上

一天王各鉢佛念取一鉢不快餘王意乃悉受
四鉢累置左手以右手集成一鉢令四際見
此應佛為呪願食訖即授賈人三婦一婦依
佛二婦依法三婦依將來僧細果佛先為辨
五行六甲陰陽歷數既信服已令婦依佛婦
依法婦依當來僧時長者得須陀洹此云預
人也復為說五戒曰五戒者諸佛之母欲求佛
道讀是經欲求阿羅漢此云無生請是經時
提謂得不起法忍三百人得信忍二百人得
須陀洹五百賈客四天王得柔順法忍此云
後云東方人當以一果者為王佛為提

謂授記未來成佛時密成如來經云
提謂攝屬迷曰佛說五戒人天之教正是
顯露提謂得忍聞小證大乃是不定是為
顯露不定教也若約時則當華嚴三七後
及水邊七日後是為第五七日如因果結
所云若收經則人天之教三歲所攝如四
教義所云城四十八
大漸教者有三特鹿苑漸初方等漸中般若
漸末揔名為漸教
述曰此為身子等一類小機華嚴無益徒
煩聞漸次第引入漸初鹿苑四諦十二因
緣同證小果漸中方等彈偏折小同慕大

法漸末般若轉教付財領知家業故摠名為漸也

第二鹿苑時者佛本以大乘擬度眾生其不堪者尋思方便趣波羅奈此云江德城中印於一乘道分別說三即是開三藏教也非但釋迦隱其無量神德作斯漸化過現諸佛亦

復如是當知初頓之後次開於漸漸機於頓全生如乳三藏中轉華凡成聖喻變乳為酪次第相生不取濃淡妙玄為三乘根性於頓無益故不動寂場而遊鹿苑脫舍邪跡御之眼著丈六弊垢之衣先為五人說四諦十二因緣事六度等教四教儀云文句即云過去小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故云不動尊特勝鹿野苑中佛生人中倍勝

若約時則次照幽谷妙玄若約味則從乳出

酪此從十二部經出九部修多羅十如玄

信解品云時長者將欲誘引其子不脫息大化

密遣二人隱實為衣用性為遣形色憔悴

不城四無威德者無十徐語窮子十九

顧汝除糞之時使人即求窮子有既

已得之具陳上事既時窮子先取其價尋

與除糞取其父見子慙而恠之阿難

是其不此下已上又以它日於窟中

狹見遙見子身為遠見贏瘦憔悴

第一九九册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力怖無常曰外糞土塵坐無四住為塵土汚
穢不淨示知方便即脫璽絡細軟上服身隱
定慧等上眼更著粗弊垢膩之衣六形二
處為等上眼更著粗弊垢膩之衣六形二
手執持除糞之器治見思有漏之法諸作
人子教汝等勤作好自安意我如汝父未嘗
汝今已後如所生子第一聖位時窮子雖
欣此遇猶故自謂客作賤人任結大二十年
中常令除糞見解一解脫一無礙思惟九解
文出此領何義此為次頓之後隱舍那身作
比丘像說三藏教二十年中常令除糞得一
日之價見思已斷無漏心淨妙文

二十年中述曰信解品二十年中之文凡
三處所以表法各有其意初二十年中常
令除糞解脫見諦一解脫一無礙思惟九
無礙九解脫故云二十有七此二經二十
年執作家事解脫住二乘位轉大乘教
故三自見子來已二十年子天性有二乘
之機而來感佛故前一合二十數即是用
八忍八智斷見合為一解脫一無礙用九
無礙九解脫斷思通之為二十也後二但
合二義故妙樂云斷見為一斷思為一輔
行云為人則二乘約理則真俗二諦約成
則見思俱破問云二義可尔十義云何答

二乘各有十智十智者世智七心此則前
後三文皆見二十之義
三月八日世尊前行至波羅柰國鹿野園中

佛自二月八日成道自九日至二十九日
為麻場三七滿至三月六日為水邊定四

七日滿三月七日受提謂長者食然後至

鹿野園正五七日內三月八日也涅槃云

初生出家成道轉法輪皆以八日

初為憍陳如說四聖諦法汝今應當知苦斷
集證滅修道當佛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

經三轉十二行法輪

藏教聲聞人依生滅四諦一苦諦者二十
五有依正二報四洲四惡趣六欲界并大
別則二十五有有八十一則六道生死二集諦者
即見思惑見惑有八十一三滅諦者滅
前苦集顯偏真理四道諦者略則戒定慧
廣則三十七道品戒至七八正正前二
諦為世間因果苦果後二諦為出世間因
果此世間因果三轉者示轉勸轉證轉示
謂示其相狀如云此是苦乃至此是道勸
謂勸令其修如云此是苦汝應知乃至此
是道汝應修證謂引已證彼如云此是苦
我已知不復更知輪以摧碾為義唯教無

行豈能摧感教行相循共能摧感妙樂十
二行法輪者有二釋一約四諦教謂三轉
四諦為教十二即能轉也二約十六行謂
三轉皆生眼智明覺四種之行為行十二
即所轉也文句言十六行者謂苦法忍
智為忍餘三諦亦法智為智比忍為明比
然世成十六行

時憍陳如得法眼淨即初果也妙樂王品
夫人與八萬四千諸法眼淨妙樂王品
同受殊喜須臾此心據此則知法眼淨之義
通大地神惟喜唱言如來今日於此轉妙法
輪虛空諸天展轉唱聲至阿迦膩吒天此云
天世尊知四人心念重為廣說四諦亦得法
眼淨時五人白佛欲求出家世尊呼彼五人

善來比丘須髮自落伽妙著身即成沙門佛
復為說五陰無常苦空無我漏盡意解成阿
羅漢於是世間始有六阿羅漢阿羅漢為佛
寶四諦法輪為法寶五阿羅漢為僧寶三寶
具足是為人天福田四果
五年中有長者子名曰邪舍聰明利根於中

夜見空中光開門尋光趣鹿野苑佛說四諦
成阿羅漢願求出家佛言善來比丘即成沙
門邪舍父尋子佛所佛為說法得法眼淨受
三自歸為最初優婆塞又邪舍多類五十長
者聞邪舍出家共詣佛所願求出家佛言善
來比丘即成沙門是時始有五十六羅漢佛

告諸比丘汝等宜各遊方教化衆生時諸比丘禮足辭去世尊即發波羅奈趣摩竭提國日暮寄宿優樓頻螺迦葉住處降伏火龍投三婦依置於鉢中以示迦葉歎未曾有佛知迦葉根緣漸熟即趣尼連河側時魔王求請入般涅盤至於三請世尊答曰所應度者皆

未究竟魔王聞已即還本宮時頻螺迦葉與五百弟子願求出家佛言善來比丘即成沙門佛說四諦漸漸乃得阿羅漢果以事火之具捐棄河中時頻螺二第一名那提一名伽耶在河下流見兄火具逐流而下心大驚愕即往尋兄見兄身披袈裟乃各與二百五十

弟子願求出家佛呼善來比丘即成沙門得阿羅漢世尊即與頻螺迦葉及千比丘往王舍城詣頻婆娑羅王所阿闍世王與百官出城迎佛佛為說法王及八萬那由它婆羅門大臣人民得法眼淨四果國有長者名曰迦陵往詣佛所奉上竹園城四在王舍城旁五里

可作精舍王敕諸臣起諸堂舍迎佛入城俱往竹園諸王見佛頻婆娑羅最為其首諸僧伽藍竹園為始如其心念名阿人佛尼律六年乙未佛在象頭山為龍王鬼仲說法七年丙寅婆羅門舍利弗路逢漆耆比丘說偈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得去眼淨端與親友目健連宣說偈言亦得
法眼淨即各得一百弟子往詣竹園求願出
家佛呼善來比丘須髮自落袈裟被身即成
沙門人復為彼二百弟子廣說回諦外門
羅漢時世尊即與一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
於摩竭提國廣度眾生時有婆伽門名
曰迦葉極為巨富捨家入山自剃須髮空中
諸天語令見佛迦葉即趣竹園佛為說決得
阿羅漢以有大威德智慧名之為大迦葉
迦葉於多子塔值佛乃求出家印以弊衣
奉佛為座價直十萬兩金佛印授商那納衣
此衣名曰金襴衣即此衣也

八年冬佛在毗舍利國因須提那子持信
出家後還本村與其故二二枝者舊也共行不
淨諸比丘舉過白佛即集眾訶責云汝所為
非威儀非淨行所不應為始制媼戒開初犯
未結罪律云
九年此舍衛國波斯匿王此云大臣須達家
居大富喜濟貧乏孤老之人因名為給孤獨
宮往羅閱城即王舍城見世尊即為說四諦法成
須陀洹乞如來降屈舍衛世尊謂彼無精舍
須達曰還國當立佛敕舍利弗共往案行諸
地唯太子祇陀園地此園名曰祇陀
正得其所須達白太子欲買之太子言能以

黃金布地閒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使人衆負金出八十頃中須臾欲滿祇陀念言佛必大德能使斯人輕寶如是乃令止勿出金園地屬卿耐木屬我乃自起門屋共立精舍為佛作窟別房千二百處白王遣使詣王舍城請佛及僧世尊放光動地至舍衛國一切大集各得道迹以二人同立精舍號為太子祇樹給孤獨園是年冬佛在羅閱城因檀尼迦在閑靜處草屋坐禪為人持去乃作全成瓦屋佛令打破便詐言王教取彼要材為王臣人民訶責無使入村勿復安止比丘以過白佛始制盜戒佛在毗舍離城為諸比丘說

不淨觀習定已厭患身命歎死難提比丘受願殺人山作義同遂制殺戒時因後貴乞食難得婆求河邊有安居者便共稱歎得上人法信心居士滅分施之後往佛所因問訶責制妄語戒自此以後隨犯隨制時父王遙聞子得佛道已六年來令凡志優陀邪往迎佛曰別開以來十有二年優陀邪受教諸佛願求出家即得阿羅漢佛令將還國當度父母乃先遣優陀邪往至本國現十八變王益悲喜教羣臣萬民出四十里迎迎佛身丈六相好光明體戴金色如兒中月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見諸梵王久在山中身似黑臭在佛蓮華如
黑鳥有戴會山王乃拔國中皇故選五百人
出為沙門侍佛左右如照日月彌山
時佛入宮坐於殿上上及邑民日日供養
百種甘饌佛說法濟虛無量邪愉大人搗
子羅睺羅來詣問訊時王王僚屬咸疑太
子去國十有二年何從生子佛告羣僚曰邪
輪守節無瑕今當見證於是世尊悉化衆僧
皆使如佛邪輪即以指印信環與羅眼言是
汝父者以此與之羅睺應時直以印環而授
世尊王及羣臣皆言善哉真佛子也增補時
阿那律調達難陀跋提難提等八人釋子出

冢之日脫寶衣付優波離曰汝依我等以自
存活今以此衣與汝資生優波離亦願出家
即以寶衣懸之樹上共至佛所那律乞先度
皮新以除憍慢難陀次弟作禮至波離
前心不當禮佛言但以受戒前後不在貴賤
一難陀是難陀佛語提婆達多調
達汝宜在家勿擅惠施不宜出家如是拜三
提婆便生惡念此沙門妬心我宜自剃頭
行復犯五逆有大光周繞提婆中便發
每公的南無佛遙稱南無便入地獄佛語阿
難提婆在地獄經一大劫命終生四天王展
轉生它化自在最後受身成辟支佛名曰南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無增一阿含經。此言提婆出家始自後
若法華中佛言我因提婆達多義和識
開迹顯是年說殃掘摩羅經妙玄天成就
十年配佛於拘邪尼國為婆陀和菩薩等八
人說般舟經明苦行事十二
十一年庚寅阿難年八歲出家之日得白四羯
磨具足戒三羯磨通前單白故云白四度一
百十阿羅漢受三語戒始以寶刀翦剃須髮
又囑僑陳如等徧三天下為諸沙弥授戒抵
是年佛於柳山為純真陀羅王弟說法二十
進

佛祖統紀卷第三上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佛祖統紀卷第三下

咸五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第 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三下
十二年韓佛遣目連白父王及邪輪曰太子
羅睺年已九歲應令出家邪輪答曰如來為
太子時娶我為妻未滿三年迺至山澤勤苦
六年得佛還國今復欲求我子何酷如之
目連時目連方便喻曉絕無聽意世尊即遠
化人空中告曰汝頗憶以五百銀錢買五莖
蓮華上定光佛時汝求我世世為妻我言苦
薩屢刳行願一切布施不逆人意汝能尔者
聽我為妻汝立誓言隨君施與捨無悔心而

今何故愛惜羅睺不令出家邪輪聞已還識
宿命如昨所見愛子之情自然消歇提羅睺
手付囑目連時淨飯王即集國中豪族各遣
一子隨從我孫有五十人往到佛所使阿難
與其剃頭及五十諸王公子命舍利弗為其
和上目連為阿闍梨羅睺不樂聽法佛為說
未曾有因緣得受十戒即證四果未曾有淨
飯王詣佛白曰佛昔出家尚有難陀今難陀
已復出家餘情所寄唯在此子今當出家國
計永絕佛即為王說法開慰復集諸比丘立
制父母不聽不許出家亦沙佛往穢澤為陀
掘摩說法漸佛為諸比丘說八關齋戒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佛在羅閱城有十七羣童子大者年十
七小者十二以信出家比丘即度受大戒不
堪一食夜啼佛覺問知制年滿二十應受大
戒律四分佛半月說戒衆集疲勞許僧伽藍各
結大界律四分
十三年律四分佛還摩竭提國為弗迦沙王說法
進律四分樓至菩薩請立戒壇為比丘受戒佛令
於祇園外院東南建立律四分戒壇從地而立
三重為相以表三空帝釋又加覆釜以覆
舍利大梵王以無價寶珠置覆釜上是為五
重表五分法身梵王寶珠大如五斗瓶大福
德者見之光照八百由旬薄福者見之如聚

墨補山經十四年律四分佛往恐懼對下為彌勒菩薩說本
起經十經十五年律四分佛再還迦毘羅國為父王說法度
釋種八萬四千人得須陀洹果律四分佛還本
土足升空行與人頭齊使父王接足而已不
欲屈身律四分佛身金色光明無量時五百釋子以罪障
故見佛色身猶如灰色羸婆羅門佛為說往
昔邪見之罪令稱佛名作禮懺悔即見佛身
金色如須彌山求佛出家得阿羅漢律四分佛三

初佛還國大愛道求出家佛姨母摩訶再三
不許佛再還國復求出家如前不許阿難白
佛大愛道至心欲受法律願佛聽之佛令
形壽行八敬法時大愛道得出家為比丘尼
始中本比丘尼受八敬法一者百歲比丘尼
禮初夏比丘足二者不得罵謗比丘三者不
得舉比丘過比丘得說尼過四式叉摩那鹿
從衆僧求受大戒五者尼犯僧殘應半月在
二部僧中求教授人七者不應在無比丘處
坐夏安居四分律佛告阿難我滅度後正法一
千年由女人出家滅五百年後為說八敬法
還得一千年法華經

述曰如來在十六大國於十二年中行化
度人說四阿含等經及七佛略教誡至是
年始說廣戒即比丘二百五十戒尼五百
戒由夫二衆隨犯隨制而佛於後時結集
條章以為出家者持奉之本耳
第三方等時者示一佛土令淨穢不同示現
一身巨細各異一音說法隨類各解神力不
共故見有淨穢聞有褒貶嗅有瞻旬不瞻旬
華有著身不著身慧有若干不若干此如淨
名方等一音諸法音義若王宮作若次說方等
者即是次小說大佛本授大衆生不堪故抽
大出小令斷結成聖雖有此益非佛本懷次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說方等維摩思益殃掘摩羅
羅門子年十二歲色力人相具足
得神言王成即成沙門等皆足成
釋有國名一切寶莊嚴有佛名大
報學經是也妙道後十六年大
時此目故彈訶小乘保果之癖
藏斷滅之非彈訶小乘保果之癖
初不聞大乘威德善吉茫然失鉢
我於食等諸法亦等諸法於食等
如終不食乃可取食若何言不
尊聞此芒然不識是言乃可取
加少句答便置鉢欲出舍利不
未盡室者身耳時女謂舍利不
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之
是言不知以何答之

方等彈訶教在三歲之後被訶之時應在十
二年前以鹿苑十二年應在方等
追述昔訶驗是前事何者前已稟教得道證
於無學荷佛恩深心相體信不復恚怒自昔
至今恣殃掘之譏任淨名之折得為耻小慕
大之益慙彈偏折小歎大衰圓如玄淨名菩薩
品云彌勒動云世尊現前在者記為用何生
子從相若耶未現者現者不現者不現者不
二菩薩相若耶未現者現者不現者不現者不
三菩薩相若耶未現者現者不現者不現者不
四菩薩相若耶未現者現者不現者不現者不
五菩薩相若耶未現者現者不現者不現者不
六菩薩相若耶未現者現者不現者不現者不
七菩薩相若耶未現者現者不現者不現者不
八菩薩相若耶未現者現者不現者不現者不
九菩薩相若耶未現者現者不現者不現者不
十菩薩相若耶未現者現者不現者不現者不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册

佛思是用開破又執持十弟子是為以
門三教之大教人善觀此也
如幻師見中月鏡中象時即為觀此也
管若此也今通賢上者即誦誦觀此也
為國文此也今通賢上者即誦誦觀此也
事相善說此也今通賢上者即誦誦觀此也
實名曰善說此也今通賢上者即誦誦觀此也
淨也文四教俱說藏為半字通別固為滿字
此也文四教俱說藏為半字通別固為滿字
對半說滿故言對教有一經云常念長春
新動但小乘九部滿是大乘十二部力未堪
此也文四教俱說藏為半字通別固為滿字
若約時則食時一時開出此地
若約味則從酪出生酥此從修多羅出方等
經一云過是以後心相體信入出無難文
信解品云過是以後心相體信入出無難文

云知者互相信也謂於三教得涅槃此即
不信也今為善信此等見思已斷必不謬
信利也今為善信此等見思已斷必不謬
多利也今為善信此等見思已斷必不謬
然其所止猶在本處而謂是菩薩事非已
之後次說方等已得道果心相體信聞大名
入任小名出苦言彈訶名無難又進至宅內
見群臣豪族大功德力故名為入出者止宿
草菴二乘境界故名為出心相體信者得羅
漢已聞罵不真內心慚愧不敢以聲聞支佛
法化人也今為善信此等見思已斷必不謬
可而自欺此等見思已斷必不謬

方等部教立名舊說方等立名但分事理
未足以盡其義今依經疏記文以為之委
釋光明經云有一比丘讀誦大乘方等經
典光明玄云方等之教通於三乘新本經
云欲生人天欲得四果支佛欲得佛皆應
懺悔滅除罪障安處方等續遺記云方等

城五

玉

之名有二義若大經從酪出生酥譬修多
羅出方等典此約第三時名方等即被三
乘四教機若普賢觀稱方等者乃直明圓
理今所引方等恐謂同普賢觀從理立稱
故引三乘懺悔之文以定此名的從部教
坊等不專事理諸文論方等有二三說一者

從事大經從修多羅出方等無量義經次
說方等釋籤生酥調斥方等光明經讀誦
大東方等光明玄方等之教通於三乘止
皆指第三時教二者從理普賢觀經此方
等經是諸佛眼三事理並通止觀云般若
有四種方法謂四門入清涼池即方也所

有四種方法謂四門入清涼池卽方也所

契之理平等大悲卽等也今第三時準四
明立義的從部教以定此名故不專於事
理也

六年乙未佛在跋邪離成菴羅封因說維摩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十七年丙申佛說思益梵天所問經經云東方有佛號日月光有菩薩梵天名曰思益來此問佛。

日月
一思光
益有
來善
此薩
問梵
佛天
。名

十八年。佛在南海濱楞伽山頂說楞伽。跌多羅寶經。大慧菩薩問世尊言。外道尚遮不許食肉。何況如來大悲含有而許。自乞今食肉。邪佛答菩薩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謂

跋多羅寶經大慈菩薩問世尊言外道尚遮

不許食肉何況如來大悲含有而許自它今

食肉邪佛答菩薩有無量國得不應食肉謂

一切衆生從本以來展轉因緣常爲六親以
親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不應食
肉衆生聞氣悉生怖畏如旃陀羅不應食肉
令諸呪術不成故不應食肉案華嚴論云楞
嚴經云不可往唯神通者能到阿跋多羅
此云透入謂佛大衆度海彼岸受夜叉王請
升空而往○籤云若大乘中梵網已制今猶
作此說當知楞伽在四舍之後爲漸制之始

親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不應食

肉衆生聞氣悉生怖畏如旃陀羅不應食肉

令諸呪術不成故不應食肉

此云居
造此入
謂不可
佛大往
衆唯
度神
海通
彼若
岸能
受到
夜阿
叉跋
王多
請羅

作升
此堂
誠而
當待
知○
樛叢
伽云
在若
四大
舍乘
之中
後梵
為網
漸已
制制
之今
始猶

佛答菩薩不想食肉又說金光明經楞嚴三昧經少淺深如大將知諸兵力多行扣多故知仍存小教中間分別知諸三昧行扣多味經少淺深如大將知諸兵力多行扣多

次勝鬘夫人經具稱勝鬘師子吼一乘方便夫人女未利及王既信佛已云勝鬘是未利使著而說偶言知惟佛世尊普為眾生出於空應堅我等速來至此度即發此念時佛於空中現又說偈云如來妙色身世間無與等無比不思議是故今信體云云○問無與等無未利見奈對生女波斯匿王妃

味經少撈淺舉深此如云大健將扣知分諸別兵知力諸多三少時見行法扣界多

勝鬘夫人經大持方廣勝鬘師子吼一乘方便

夫而說仍言抑惟佛世尊普為衆生出對

中應
現證
又我
義說
上偽
法云
一如
古來
妙色
身發
世此
間念
無時
與佛
等持
無空

未見利則見利則利不

十九年戊戌道治十六年己亥者善產壬寺

城五

六

十九年戊戌佛成道始十六年知諸菩薩任持
法藏於欲色天二界中開出大寶階廣集十
方諸佛菩薩大衆俱登寶階上升虛空為說
大方等大集經諸菩薩欲來入會各隨其德
先現其相空藏現空海藏現水並不見有大
衆唯見空水餘菩薩現相時諸天龍作如是

法藏於欲色天二界中開出大寶階廣集十

方諸佛菩薩大衆俱登寶階上升虛空爲說

大方等大集經諸菩薩欲來入會各隨其德

先現其相空藏現空海藏現水並不見有大

衆唯見空水者餘皆然此現相時諸天龍作如是

言我等從今以往護持正法若諸國王鞭打
出家持戒毀戒者我等不復護持其國聲聞
弟子悉向它國使其國土空無福田令其國
土疾疫饑饉刀兵俱起風雨亢旱傷害苗稼
爾時世尊付囑毗首羯磨天子迦毘羅夜叉
大將雙瞳目十七天女各及五千眷屬汝等
護持振旦國土於彼所有鬪諍言訟兩陳交
戰饑饉疾病風雨寒熱悉令休息令我法眼
得久住世佛告彌勒諸菩薩我今憐愍諸衆
生故以此報果分作三分自受一分與我滅
後禪解脫三昧堅固相應聲聞令無所乏一
分與彼破戒誣經聲聞正法像法剃頭著袈

裝者令無所乏勿令惡王共相惱害復以彼
諸施主寄付汝手大集經云佛告衆僧如來白
是相中一分供諸未代佛言若有出家設
不持戒彼人已為涅槃印之所印若有打罵
若奪衣鉢資生具者是人則壞諸佛報身挑
一切人天眼目國王群臣諸斷事者如見出
家作大罪業大殺大盜大汙梵行大妄語及
餘不善但擯出國不聽在寺同僧事業不得
鞭打罵辱加其身罪若故違法謫罰者是人
遠離人天必歸地獄何況鞭打出家具足持
戒者經大集
舍利弗等白佛言我等雖獲稱為佛子皆是

如來之答非我等過何者若使如來誓無三
乘我等豈不成於正覺何為如來而不見聽
在於聖例時身子等脫衣悲泣大千震動

述曰璎珞言舍利弗被訶之後心漸向大
然猶有怨佛之言以為若無三乘則我等
已成正覺皆如來答非我等過逮至法華
法說周則云我等同入法性云何如來以
小乘法而見濟度是我等答非世尊也是
知璎珞不解方便則答佛法華已入法性
則答已

佛在祇洹精舍時波斯匿王為其父王諱日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營齋請佛宮掖城中復有長者居士同時飯
僧佇佛來應佛敕文殊分領菩薩及阿羅漢
應諸齋主唯有阿難遠遊未還不逞僧次途
中獨歸其日無供即持應器入城循乞遭摩
登伽女以先梵天呪攝入娼室如來知彼娼
街所加齋畢旋歸頂放百寶光明千葉寶蓮
有化佛趺坐宣說神呪勅文殊師利將呪往
護提獎阿難及摩登伽來歸佛所阿難見佛
頂禮悲泣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發
勤告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最初方便佛為
阿難說法名大佛頂首楞嚴經

卷之四
阿難說名大佛頂首楞嚴經

林間經云知

第一九九冊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迷曰一化終窮在乎開顯開顯之妙功歸
法華自餘諸經有圓說者皆方等四教並
談之義而孤山乃欲以楞嚴同法華醍醐
之味是不思方等收經而有失法華淳一
無雜之旨也

述曰佛說方等經典至此凡八年今但列

當造諸經以見四教並談之義

第四般若時者大人蒙其先用嬰兒喪其精
明故文云但為菩薩演其實事而不為我說
斯真要雖三人俱學二人取證具如大品一
藏云菩薩摩訶薩若見諸法之川二乘如七
眼兒若視日月輪令眼失光以無明金在義
如夜日見次說摩訶般若華嚴海空歷劫

修行者此是方等之後而明大品大品或說
無常無我或說於空或說不生不滅皆歷色
心至一切種智句句迴轉明修行法又百千
比丘萬億人天得須陀洹及阿羅漢住辟支
佛者驗是共般若也而言華嚴海空者蓋云
乘而說不共般若共則共二乘依法性論鈍

根菩薩三度入法界初般若次法華後涅槃
因開般若若入法界即是華嚴海空妙次說
般若轉教付財融通淘汰作華嚴此般若中
不說藏教帶通別二正說圓教四教轉教皆
須菩提觀智若見諸法之川二乘如七
淨以此之復轉度於他教云我等雖為諸佛
十等說菩薩法而無希取故云轉教付財若

世間長者七寶財出法王統攝其時
二乘所說者皆至華時方得化意人財
家密成訖所有是子融通者法非會一
切法云善學訖行乃是以三融通之者
融之法如摩訶衍三教以融通之者
圓融論云或洗以三教以融通之者
漸大論云洗以三教以融通之者
簡洗米也○洗以三教以融通之者
教正用別已通於二衆成別益又云
於方等義已通於二衆成別益又云
共者此部意也通於二衆成別益又云
小者此部意也通於二衆成別益又云
用者此部意也通於二衆成別益又云
般若說今約無常對論善明王捨國
三藏彼明意常對論善明王捨國
道非部正意常對論善明王捨國
若約時則禺中持藏一口尚亦作隔日
申又陰陽家謂四隅者約味則從生酥
出熟酥此

從方等出般若一玄藏信解品云時
自知將死不久死文句機應生機謝
子言我今多有金銀珍寶將應生機
別教理銀喻通教理與不共教理
詮理也詮理也詮理也詮理也
出此二所應取與汝悉知之倉庫盈
多少所應取與汝悉知之倉庫盈
十八空境通別兩種定慧云多自
門取化它為自善窮子受教領知衆
為取化它為自善窮子受教領知衆
希取一餐之意自謂義此從方等後
在本處羅漢此領何義此從方等後
若般若觀慧即是家業歷於名色乃至
即是衆物善吉等轉教即是領知但為
即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說不自行證故無希取

二十四年佛於靈鷲峯給孤獨園宅化自

在天宮竹林園四處十六會說大般若波羅

密經等事在摩伽陀國王舍城五里竹園在

四處十六會圖

第一會鷲峯山說四百卷

大般若經光
品什光譯讚
第二會鷲峯山七十八卷

品什光譯讚
第三會鷲峯山五十九卷

小品什道行經
第四會鷲峯山說十八卷

新道行經大明度
第五會鷲峯山說十卷

第六會鷲峯山說八卷

勝天王
第七會給孤獨園說二卷

文殊

金剛

城五

第八會給孤獨園說一卷

第九會給孤獨園說一卷

第十會宅化天宮說一卷

十一會給孤獨園說五卷

十二會給孤獨園說戒五卷

十三會給孤獨園說忍二卷

十四會給孤獨園說對二卷

十五會鷲峯山說定二卷

十六會竹林園說慧八卷

大品般若四十卷

若三十卷光讚般若十卷

智度論百卷智者依此論作疏二十卷

高麗若放光金剛等十經皆是晉宋間譯
至唐法法師始譯出大般若經六百卷當
知前十經皆重譯之文智者諸部文所引
正大品中義是晉羅什譯在唐譯大般若
之前也

迷曰四教儀所列般若諸經名摠別重出
難於分別今但摠標大般若經云若大品
小品天王文殊金剛十經皆大般若中重
譯別行之文今故不列蓋摩訶即是小品
又釋籤云古判般若有五時一摩訶二金
剛三天王四光讚五仁王此未可用光讚
祇是大品上帙案此則又知光讚不當重

出也此未可用之言乃是荆溪摠破古師
五時之失

二十五年丁卯 二十六年戊辰 二十七年己巳

二十八年庚午 二十九年辛未 三十年壬申

三十一年癸酉 三十二年甲戌 三十三年乙亥

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為舍衛國波斯匿

城五

十一

王說般若波羅密十四正行復囑王曰當國
土欲亂賊來侵國日月星變大火大水五穀
不登大風亢旱應請百法師敷百高座一日二
時講讀此經今時早晚見於此兩百部鬼神樂聞此
經護汝國土萬姓安樂帝王歡喜若王行時
置經七寶案上居前足一百步若王住時置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七寶帳座日日供養如事父母時十六大國
王聞法歡喜即以國事付弟出家修道證一
切行般若波羅蜜云仁王問般若經二萬九千
為我說摩訶般若波羅蜜長阿含經十六卷
衛王在摩訶提國波羅奈國舍衛國舍衛國
衛王在摩訶提國波羅奈國舍衛國舍衛國
羅國提摩訶提國波羅奈國舍衛國舍衛國

三十四年癸卯佛成道已過三十年住王舍城
告諸比丘誰能為我受持十二部經供養左
右時憍陳如白言我能供給佛言汝已朽邁
云何為我給使乃至五百阿羅漢皆悉不受
目連入定見如來心在阿難如日初出光照
西壁語憍陳如陳如語阿難曰汝今當為如

來給使阿難言願如來與我三願一者不受
如來故衣二者不隨如來受別請三者聽我
出入無時佛言善哉具足智慧預見謬嫌何
以故若有人言汝為衣食奉給如來是故不
受故衣不隨別請出入有時則不能廣利四
部故求出入無時我為阿難聞是三事

述曰涅槃經云佛告文殊吾弟阿難給事
我來二十餘年又後分經云阿難偈曰我
為侍者二十載故知此年始為侍者文句
云阿難侍佛時年二十五佛年五十五
佛得二十五年未知出何經
三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三十八年丁巳 三十九年戊午 四十年己未

四十一年庚申

四十二年辛酉 醉佛赴王舍城食訖令羅云洗滌

失手撲鉢以爲五片佛言我滅後百年諸比

丘分毘尼藏以爲五部其後百年趣多尊者

有五弟子各執一見曇無德部法名四分此

法薩婆多部法名十誦城五一迦葉遺部法

名五分此云彌沙塞部法名五分此云無親著

婆蹉富羅部律本不來此云此五部律皆以

僧祇律爲根本

四十三年壬戌 四十四年癸亥 四十五年甲子

述曰佛說般若諸經至此凡二十二年

第三秘密教者如來於法得最自在若智若

機若時若處三密四門無妨無碍謂大智

隨何四門次第無不揮時在適時稱會此座說頻十

方說漸說不定十方說頻此座說漸說不定

此座不聞十方十方不聞此座此座十方或俱

頃俱漸俱不定依義作十方此座相對各不

相知於此是顯於彼是密此即人不和見法

得益此約此座十方相對或爲一人說頻

或爲多人說漸說不定或爲一人說漸或爲

多人說頻或俱漸俱頃俱不定如前義各不

相知互爲顯密此是人相見法共聞此約一

人多人相對既爾十方亦然或一座默十

方說十方然一座說或俱然俱說各不相知
互為顯密此約此座十方說然相對上並妙
義且寄三法況出其相義

祕密得名玄云顯露不定祕密不定義云
為對祕密須安顯露云由前四味有一類
機顯露不解宜祕密入是故如來不思議

成五

十三

力隱覆密說要令衆生互不相知得漸頓
益耳

祕密立體義釋玄文云身口意密隨何四
門無礙又籤云以祕密不出此七逸堂以
三密四門為當體體真中二理為所依體
石坡以七教為所用體雖皆有憑要必以

七教為義足

祕密文證此有二義一者義蘊經論妙玄
引涅槃經迦葉菩薩設三十六問如來讚
云我初成佛亦有菩薩來問斯義所問句
義功德亦皆如是觀此佛又般若經諸天子
唱言我見閻浮提第二法輪轉今轉似初
轉此諸天二者名出龍對大論釋般若經
云諸佛法輪有二種一者顯二者密初轉
聲聞見八萬一人不此顯諸菩薩見無量
阿僧祇人得無生忍不此密諸
祕密不傳文句云祕密者隱而不傳記云
降佛已還非所述故尚非阿難能受豈和

教者所量阿難非不傳秘赴機之密非所傳耳故秘密不用全是顯露是故傳秘祇名傳顯諸師皆云上聖赴機之密互不相知故不可傳若涅槃中如來親宣般若中天子唱出皆結集為文還成顯露故可傳耳

秘密橫被籤云秘密橫被無時不徧云豈於法華有秘密耶須知顯露堅論雖在四時而有華嚴鹿苑大小之隔若秘密橫論則隱顯在機無時不徧徧前四時非徧法華時也又籤云五味則一道堅進皆有半滿秘密不定此釋玄文破南師但用五味

但得此師徧用半滿其得今家以五味成半滿半滿成五味故云五味皆有半滿秘密不定此相成釋義一往如此非謂法華中有前四味秘密不定也故玄文云權實俱遊如鳥二翼雖復俱遊五味半行咸得所融五味半滿相成謂之行謂成法華醍醐法華字也徧四味半滿謂之咸謂不

法華字也

咸五

十四

法華非秘密是秘密玄文法華是顯露非秘密又云法華是秘密般若非秘密籤云前是顯非密者謂非覆隱之密如前教有二乘發心不令未發心者知是故覆密今望般若為密者此是秘妙之密般若中無

法華為勝又云般若不明二乘作佛故
非祕密又玄引大論餘經非祕密法華為
祕密義云非八教中之祕密但是前所未
說為祕開已無復為祕即四十一餘
祕密三義義云須知祕語同意別云云今
列諸文具出三義一者真祕玄云法華是
祕密義云是祕妙之密二者隱祕自有佛
弟子二義玄引經云四十餘年祕而不說
此昔所未談約如來為祕也妙樂云三周
之中自論祕者法說周時密聞大車此謂
上周根利預了譬喻因緣之事對中下未
悟名之為密此密有所聞約弟子為祕也

三者祕密即妙玄所立祕密教如來隱密
赴機互不相知者或云是隱密之密
第四不定教者由前四味機發不定聞大證
小聞小證大於漸說中得頓益於頓說中得
漸益此有部教二義分別初約部聖論者雖
高山頓說不動奔場而遊化鹿苑此處云此
動不離而升而遊者此指頓雖說四諦生滅
教漸初不動於頓而此漸化雖說四諦生滅
而不妨不生不滅而此漸化雖說四諦生滅
此準雖為菩薩說佛境界而有二乘智斷雖
五人證果不妨八萬諸天獲無生忍此
知即頓而漸於頓得即漸而頓於漸得
得如常行明雖五人證果不妨八萬諸天獲
得如常行明雖五人證果不妨八萬諸天獲

無生忍此重指初對般若說前久次約
教橫論者乳中得別圓相對以辨不定酪中
教門雖無二別乃與八萬一人對辨生酥熟
酥三四對辨方等帶通別圓為三故知不定
約部約教徧前四時並妙玄
不定得名玄文南北地通用三種教相一
頓二漸三不定又古師立偏方不定謂非
次第別為一緣如金光明勝鬘等是也云云
知不定之名出於古師天台更加秘密為
四教於義方足
不定示體止觀妙玄四教儀引淨名經佛
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此證不

定今諸師以一音為當體體真中二理為
所依體小乘偏在集通大
不定文證玄引大經或時說深或時說淺
應問即遮應遮即問應遮問謂其問端
成問席故玄引大經置毒乳中乃至醍醐
皆能殺人云止觀引淨名經佛以一音衆
生各解或有恐怖或或歡喜或或生厭離
對或斷疑義第一斯如來神力不共法云云
引大論初轉八萬得無生忍陳如得初果
此皆證不定教也
置毒不定玄引涅槃五味譬四教位前三
教皆成五味故知前三教五味皆粗圓教
係在玄文

一味皆妙有人云應云經云譬如有人置
毒乳中則能殺人乃至醍醐亦能殺人此
譬兩用一通約漸頓明不定教處處皆得
見佛性二約行不定行人心行譬之如乳
實相譬之以毒此毒有殞命之能此智有
破無明之力久遠劫來說實相毒置於凡
城十五
夫心乳毒慧開發不可為定或於初味發
或於後味發不得次第往判故言置毒乳
中乃至醍醐徧五味中悉有緣義云若圓
教中發者始聞經即破無明見佛性是乳
中殺人六根清淨去是酪生酥熟酥等殺
人若初住去是醍醐殺人教文先判前三

見中道即乳中殺人昔師云毒喻佛性置乳中喻人乃至醍醐殺人
味一毒置衆生心中隨其體具五味喻人殊毒性不失毒發心中顯之時無何身若天造得發即發中顯之時無何身若既不定故於不定教中顯之時無何身若
一音不定輔行引起信論云國音一演異
類等解又如來八十好中一音能報衆
聲殊方異類莫不獲益如來本非一切音
辭而能徧赴一切音辭並與此不定義同
藏引華嚴云佛以一妙音周徧十方國衆
聲悉具足法雨等充徧又大論云欲得一
音徧十方當學般若此等皆大毘曇論云
佛為四王作聖語說四諦二解二不解天
增又作毘陀羅語說四諦一解一不解天

作梨車語說四諦四王俱解以此四王各
念不同故佛三說以赴彼念
揔釋秘密不定籤引大論諸佛有二法輪
一者顯二者密初轉解聞見八萬諸天得
無生忍陳如得初果今家不諸菩薩見無
量阿僧祇人得無生忍乃至十地一生補
處城五是名為密今家不籤云玄引大經或時
說深或時說淺等名不定者以由彼此互
相知故若秘密者即互不相知不定與秘
密並皆不出同聽異聞同聲如來一音之
故曰異聞又籤云不定與秘密但有互
知不定互不相知以辨兩異

揔釋顯密有定不定四句
一顯露定教人相見法共聞互相知得益
定玄云如前分別但約顯露明漸頓五味
之相籤云通論顯露俱攝漸頓二顯露不
定教人相見法共聞互相知得益不定玄
云一時一說一念之中備有不定此乃顯
露不定三秘密定教自分一自有人不相
見法不共聞互不相知得益此對論自
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定此對論自
對四秘密不定教自分二自有人不相見
法不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此對論自
有人相見法共聞互不相知得益不定此對論自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多今之秘密及不定二教但是秘密不定
秘密顯露不定教不玄云今法華是顯
露非秘密是漸頓非漸漸是合非不合是
醍醐非四味是更非不定

第五法華涅槃時

述曰玄云今佛蓮山八年說法涅槃臨滅

則已同在八年此時同也玄云法華大王
饒涅槃醍醐此味同也又玄云二經教意
起盡是同此開顯同也四教儀引涅槃云
從摩訶般若出大涅槃故合法華為第五
時也

言法華者日光普照高下均平若低頭若小

音若散亂若微善皆成佛道義云總括散亂
成佛因不令有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
而滅度之具如今經玄良以妙法難解假喻
易彰為蓮故華喻為實施權權云雖後施文
云雖示種種道其實為佛乘教而教因於實文
故種華開道現喻開權顯實文云開方便門
示真實相城五指實為權權施於實名方便門
其見道之虛也華落蓮成喻廢權立實文云
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捨是廢之別名開
又蓮譬於本華譬於蓮從本垂迹迹依於本
迹不本立文云我實成佛久遠若斯明初本但

教化眾生作如是說我少出家得三菩提明
述又華嚴譬開迹蓮現譬願本文云一切世
間皆謂今始得道述我實成佛耶由他劫
正明人華落譬廢迹蓮成譬立本文云諸佛
如來法皆如是剛為度眾生皆實不虛正明
蓮華經以譬於權實本蓮妙法非此妙法無
以取喻於蓮華一部之旨不出又為蓮故華
本蓮。已上本門三譬之文
華實具足可喻即實而權實為實故華實
權內體華開蓮現可喻即權而實實為實故
後不與華開蓮現可喻即權而實實為實故
情希近果名之為權即彼能近實華落蓮成
名之為權即彼能近實華落蓮成蓮成蓮
成亦落可喻非權非實華落蓮成蓮成蓮
異途開教行人理同一理故實立即廢時無
三同實三德故知三德不當權實如是等

種種義便故以蓮華喻於妙法玄一
言開權顯實者開前顯漸會入非頃非漸
開不開華嚴之頃三時之漸四時三教成
佛漸不開華嚴之頃三時之漸四時三教
義意不同前非教權實不即大小相隔法
今紅乃實權實意不即大小相隔法
權意謂法華已前權實不同大小相隔
大開於蓮華已前權實不同大小相隔
小同於蓮華已前權實不同大小相隔
嚴時一權一實以權實為實故華實
者何初頌部一應一妙一妙則與法華無二
無別若是一應須待法華開會廢了方始稱
妙一妙無別者約教顯見是同一一次鹿苑但
妙方妙者約教顯見是同一一次鹿苑但

重舉前四時權獨顯大車但付家業唯至賢
所故致誹謗之咎已上並四較儀之妙旨者
說周重四時之推三會一開顯之妙旨者
大弟也次警周之推三會一開顯之妙旨者
是也三因緣同明獲六傳一車一警前法得
今得授記有化人實見之故下根千二清涼
師李長者不不知不見之故下根千二清涼
此自便為不不知不見之故下根千二清涼
若約時則日輪當午無側影法華開顯三
悟入時如日輪當午無側影法華開顯三
山寅時也照幽谷無側影法華開顯三
也中已時也照幽谷無側影法華開顯三
天論中表之國也照幽谷無側影法華開顯三
八尺之表至午時以測日景五寸太史何承
此方寸中影萬里此時無餘陰者知為陰也
也古作晉人後用影字從影可疑者尚書陰影
陳隋蓋是晉人後用影字從影可疑者尚書陰影

若約味則從熟酥出醍醐此從摩訶般若出
法華文出一法華者以二經同味故義立此
信解品云復經少時去法華父知子意漸以
通泰無礙成就大志即大心自鄙先心欲求臨
欲終時化緣而命其子受化之徒并會親
族多是我受生捨吾逃走背此大衆五十餘年
于從我所生捨吾逃走背此大衆五十餘年
爾經昔在本城懷憂推覓自昔法身地中常
六趣於此閒遇會得之始於今此實我子
忽忽於此閒遇會得之始於今此實我子
我實其父大我實會二萬億那由他諸佛所常教今我
所有一切財物大我實會二萬億那由他諸佛所常教今我

出納是子所知指昔日大品領教時窮子
委與此言即大歡喜而作是言我本無心有
聞父此言即大歡喜而作是言我本無心有
所希求三歲牛心不求方華恥小望絕故今
此寶藏自然而至如非已分故不求今
是般若之後次說法華先已領知庫藏諸物
後不須說但付家業而已譬前轉教皆知法
門不須重演觀法直破草菴賜一大車授記
作佛皆十通別授一契生皆當作佛別
善提別記刻通名轉一切衆生皆當作佛別
四十六年乙丑佛成道後四十二年說法華經
法柱引說法華凡二處三會始在雪山止
義為序結賢虛空後復還雪山法華以無量
行法為結

法華教主準四明主義法華所明三十二
相名尊特者以即法身故是則生身即法
身者便為尊特此就開權即劣顯勝而明
尊特龍女欲彰開權妙相故云法身具三
十二相此一一相全理顯現法身徧故三
十二相相相徧法具萬德相亦須具此
之妙身不名尊特更指何身為尊特邪此
則永異淨覺定是生身之義至若即一論
三者祇三十二相如來妙力為三歲示有
分齊名曰生身祇三十二相如來妙力為
後通入別機示無分齊名為尊特祇三十
二相如來妙力為圓教機示一一相即是

本性所具法門名為法身由三種機感於
如來即於一身示三種相

四十七年寅四十八年卯四十九年辰

淨飯王病重念見諸子佛在王舍城去此五

十由旬父王所治迦維羅國王舍城在摩竭

去二告難陀阿難羅云即以神足至王官所

滑身虛空放大光明光照王身患得安息復

以手著父王額上曰王是淨戒之人心垢已

離今應歡喜諦思經法時王於卧合掌心禮

忽就後世諸釋棺欽置師子座佛及難陀喪

前肅立阿難羅云住在喪足佛為當來世人

不孝躬欲擔棺大千世界一切震動欲界諸

天諸龍鬼神俱來赴喪時四天王跪請擔棺

各自變身如人形像世尊手執香爐前行出

詣墓所千阿羅漢往大海渚取栴檀香舉棺

焚之諸王叔骨置於金函起塔供養佛告眾

會父王淨行生淨居大淨飯王泥洹經云生

人即舍

初波斯匿王舍衛城婢於釋氏摩訶男以家中

婢生女妻之生子名流離年八歲今詣外家

學射術時新作講堂欲請佛僧流離即升師

子座諸釋嗔罵之云此婢生子敢入中坐撰

之著地後紹王位往征釋種目連三友白佛

佛有宿緣已熟今當受報流離王既入城取

諸釋埋脚地中以象踏殺之凡九千九百九
萬人流血成河選五百端正婢女欲與相接
一女罵云我今何故與婢生種通乃至五百
女皆如此罵王取五百女刎手足擲院中還
至舍衛兄祇陀太子出見流離王曰吾與諸
釋戰何不佐我祇陀曰我不堪殺害眾生王
即拔劍殺祇陀命終即生忉利五百釋女稱
怨向佛佛至其邊說法得法眼淨命終生天
佛還給孤獨園告諸比丘今流離王及此兵
衆卻後七日盡當磨滅至七月初王將兵衆
詣河娛樂天大雷震暴風疾雨王及兵衆為
水所漂身壞命終入阿鼻獄此云無常佛因

為諸比丘說釋種宿世捕魚殺害因緣今還
受報之事釋阿含經云有池名多魚起行經云過去
而跳一魚名曰世當王時多見舌人男女相
人橫見殺者我後妻時為小兒見舌者今相
種是舌者是我妻時為小兒見舌者今相
名惡舌者是我是妻時為小兒見舌者今相
種時我頭痛我頭痛我頭痛我頭痛我頭痛
來佛所言我與如來同一釋種云何如來光
顏如常佛言我修空定過三年已還來問我
溫樂目連取知識四五百人咸著鉢中舉置
虛空流離軍退佛令取鉢視之人皆死盡佛
為說無常法無央數人得須陀洹果法句經
五十年已五十二年辛
冬十一月既望佛在毘舍離國大林精舍重

世三末

閣講堂告諸比丘卻後三月我當般涅槃即
為說普賢菩薩行法經

述曰案神照經疏云建子之月既望告衆
行法既是結經則知說法華止七年耳今
約已經開顯又二經同味故通稱八年也
佛祖統紀卷第三下 城五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佛祖統紀卷第四

城六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教主釋迦牟尼佛本紀第一之四
入涅槃

序曰如來所說一代法門其意在乎開顯大
事因緣而已及乎人機既得大益則又爲之

城六

說云所應度者皆已度畢於是唱入滅度以
示化儀之有始卒將以起懈怠者之慕心以
垂訓未來之人尔至曰我不滅度常在靈山
斯則如來不生不滅大般涅槃之旨
言涅槃者此有二義一者爲法華未熟入追
說四教具談佛性今知真常入大涅槃名招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於殘機教四教謂如來調熟漸機衆生以法
華涅槃皆爲後教後味譬如田家先種先熟
先收後種後熟後收是以八千聲聞無量損
生菩薩大德身子等於法華中得受記前見
如來性成大果實如秋收冬藏更無所作即
是前番從摩訶般若出法華若鉅根人法華
不入更用般若淘汰如五千自起人天被移
此等未熟者更論般若入於涅槃而見佛性
即是後番從般若出大涅槃故知法華前番
如秋成大獲涅槃後番如掘拾餘殘性
述曰法華開顯已廢方便其未熟者尚勞
調停故於臨滅度時重施三教之權用顯

第一九九册

一乘之實此追說之意也行品在聖然五千
 先已結緣略開顯今此會中復為追說
 既於當座知常故須即施即廢此追浪之
 意也王品在德追說者重施也追浪者重會
 也法華已施已廢即是前番涅槃重施重
 廢即是後番藏之言曰涅槃重施方便又

云泯者會合皆此義也

二者為末世比丘畜不淨物戒樂誦外典不
 教佛經失於佛法中起斷滅見天傷慧命亡
 失法身使乘戒俱失故更扶三歲廣開常宗
 設三種權扶一圓實故名扶律談常教大經見
 四教儀及若言不許諸惡比丘畜八不淨是戒

閉事門此即扶律義律云八不淨者一四
 及諸重寶七種金八象金飾不應若說如來實
 不畢竟入於涅槃及遮外典此是乘門理門
 此即談常義據經云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此
 方是談常今藏文云如來畢竟入於涅槃此
 今用經補足若未代諸惡比丘破戒說如來
 無常及讀外典則並無乘戒失常住命賴由

城大

二

此經扶律談常則乘戒具足故知此經為贖
 常住命之重寶為引大經云若人歲積七寶
 常住命之重寶乃當出用諸佛秘藏亦後遇惡王
 末竟入於涅槃讀誦外典不淨物為四象說如是為
 則佛出於世時為演誦惡為說足經是經若滅
 述曰法華開顯之後涅槃廣開常宗知一

切衆生皆有佛性於是末代無知安於平等大慧之說忽略戒律不復經懷此戒緩之失也至於不讀佛經唯好外典此乘緩之失也是知讀經要在解義行始可名善根達四未足以乘戒俱緩非三塗之歸爲出世之近果也而何歸如來久鑑未來唱商行寄金之典

重扶三藏圓會真常願命之言有在於是然則扶律談常之教正被今日凡在爲學可不自勉是以止觀方便具五緣中首明持戒以爲助道要令行人以圓三觀觀察所持十種戒本相相清淨事理俱持乘戒俱急非同十二年中不知圓常唯明事相

之戒故義例有云雖依法華三昧妙行末代鈍根若無扶助則正行傾覆故須扶律談常以顯實相若夫大經所云於戒緩者不名爲緩於乘緩者乃名爲緩此即偏著大乘格量優劣之文豈當恃此便忽事戒止觀謂乘急戒緩者以三塗身見佛聞經

城六

三

如華嚴涅槃鬼神龍畜皆預列衆如是因果差降非沉非一云何難言理戒得道何用事戒幸於人天受道何意苦入三塗夫不明此宗未足與議涅槃最後之訓若但知四分不讀大乘徒知專守鹿苑持犯之章曾未獲聞鷲峯開顯之旨此爲弘道良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用慈心如智者之滅弟子問誰可宗仰則
答之曰波羅提木叉戒四三昧在焉乘左
溪之逝則顧謂門人曰吾六即道圓萬行
無得乘戒為心本戒汝等師之是又知列
祖和道未嘗不取本於乘戒俱急扶律談
常之意

若論時味與法華同談其部內純雜小異四
機。句記以十六意辨異二經云判味同時
而部有異云云又玄云涅槃經常三乘此經
純雜。然二經教意起盡是同如法華三周
說法斷真聲聞成歸一實天開迹也。序丁亂
依經大則是決後開近顯遠明菩薩事顯本
了聲聞法之義後開近顯遠明菩薩事顯本
涅槃亦是先勝三脩。蓋所壽三脩十仙小證

人隨邪師教相續為常適意為樂動轉為是
我劣三脩者聲聞係半教謂三界無常諸有
非樂於一切空無我無我所勝三修者依勝
教破於偽不真以常樂我淨為樂我淨為樂
樂具入自本如是修者入秘密藏。涅槃經
等十外道看那斷真聲聞入秘密藏。開後三
十六問明菩薩事。五本也。後廣辨菩薩又
涅槃臨滅更扶三藏誠約將來使末代鈍根

不於佛法起斷滅見廣開常宗破此顛倒今
佛法久住如此等事其意則別玄文已上擇
正說初分盡謂正說末分法華以本起上擇
為初後一分盡謂正說末分法華以本起上擇
本門增進一法生重更開顯實漸真聲聞
佛說涅槃經三脩二長壽品十口明品去
三現病三品五品明長壽品十口明品去
三品明涅槃義用是故二經起盡是同
但明於涅槃義用是故二經起盡是同

經云從摩訶般若出大涅槃故合法華為第
五時四教

五十三年中佛先往忉利天三月安居遣文
殊詣母所暫屈禮敬三寶摩邪夫人聞之乳
自流出直至佛口即與文殊俱至佛所佛為
說法得須陀洹果三月將盡欲出涅槃帝釋

作三道寶階佛與母別大衆導從下還祇洹
利佛升忉

述曰案行法經卻後三月我當涅槃則知
說行法在辛未十一月望案升忉利經三
月安居則知說行法畢即日往忉利案此
經三月將盡欲入涅槃則知此年二月十

四日下閻浮提十五日入涅槃

時優填王拘摩羅慈慕世尊鑄金為像聞佛堂

下寶階象載金像來迎世尊金像上下猶如

生佛雨華放光為佛作禮世尊合掌語像我

滅度後我諸弟子以付囑汝觀佛三昧經

帝釋請佛升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王阿含經

如來即以旃檀作如來像高至五尺波斯匿

王聞之以為摩金作像亦高五尺時浮提

始有二像又西城記優填王目連以神力

接工人上天觀像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此

大愛不忍見如來滅度與五百除離女禮佛

退還精舍各在空中作十八變同時泥洹佛

令阿難入城徧告理家優婆塞受作五百梓

材闍維畢取舍利造廟供養佛身

林一腳阿難舉一腳飛在虛空往至冢間四
部大衆各舉五百比丘尼增一何舍經。索
供養為報恩故

梁祐律師曰姨母之德均為所生是故持
舉之重爰酬鞠育將以厲後世無恩之人
也釋迦

舍利佛目犍連不忍見佛涅槃遂先入滅五
萬阿羅漢亦同時入滅時四輩弟子莫不荒
亂如來以神通力化作二弟子在佛左右衆
生歡喜憂惱即除薩婆論
述曰身子不忍見佛涅槃故先入滅而涅槃
跡引大經則云身子見佛涅槃不憂常

住不喜是知開顯之義不同附小之文
今日座中無央數衆或見如來入般涅槃法

二月十五日佛在拘尸那城此城力士生地
娑羅雙樹間臨涅槃時出大音聲普告大衆
今日世尊將欲涅槃一切衆生若有所疑今

悉可問為最後問時世尊晨朝從面門放種種
光徧照十方六趣衆生共相謂言當疾往
詣勸請如來莫般涅槃涅槃經

述曰如來以聲光普告大衆而六趣之中
有能相謂勸請者蓋是大權示現主首之
倫故能次第轉告三塗實報之衆故此經

列衆有稱諸天八部師象鳥獸皆名為王者此意可知

時弟子四衆諸大菩薩閻浮諸王大臣長者
四天王諸天子八部諸王山海諸王師子象
王諸鳥獸王唯除迦葉阿難二衆及阿闍世
王佛以聲九石五十二衆時迦葉在耆山阿
王在摩竭林外爲難處所伽闍王害父身
生惡處諸佛憐悔即還本宮都各持供具
覺知如來涅槃見涅槃後分經詣佛供養皆默不受是時會中優婆塞純陀
白言我等欲從如來求將來食惟願哀聞受
我微供佛云我今受汝最後供養令汝具足
檀波羅密純陀白言雖知如來方便示現涅槃
而我不能不懷苦惱佛讚善哉能知如來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示同衆生方便涅槃時天龍八部勸請如來
准願久住不入涅槃世尊爲說伊字三點如
來之身解脫般若三法如世伊字梵書品字
三點不從
擬時諸比丘請說無常苦空無我佛說出世
常樂我淨世間四顛倒法諸比丘言如來永
無四倒了知常樂我淨何故不住一切半劫
滅六教導我等舍離四倒佛言我今所有無上正
法悉已付囑摩訶迦葉常爲汝等作大依止
猶如如來云云佛告大衆今以正法付囑國王
大臣及四部衆應當勤厲諸學人令得增上
戒定慧若有不學是三品法懈怠破戒毀正
法者大臣四部衆應當苦治涅槃經

第一九九册

述曰佛告諸比丘所有正法悉已付囑迦葉此為正付法以迦葉能繼世傳持也又云今以正法付囑王臣四衆此是旁付法以在官能治人護法也

佛告大衆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經

述曰梵網制菩薩不應食肉鹿苑之際小乘病開魚肉楞伽則常應菩薩食肉釋籤謂在四含後為漸制之始既云菩薩不應食肉故知小教仍開今涅槃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從今日始則知大小俱制正見扶律之意末代出家可不知奉

阿闍世王既害父已身生惡瘡邪見六臣咸言六師能治王病耆婆白言唯佛能治王聞佛欲涅槃問絕躡地世尊大悲入月愛三昧放清涼光往照王身身瘡即愈王與夫人國民五十八萬往拘尸城佛為說法所有重罪即時微薄王及夫人采女皆同發菩提心遶

城六

七

佛三匝辭退還宮

佛告憍陳如阿難何在陳如答言在娑羅林外去此大會十二由旬為六萬四千億魔之所繞亂是諸魔衆悉自變身為如來像宣說一切諸法示現神通阿難念言如是神變將非佛所作邪阿難入魔胃故極受大苦以是

因緣不來至此佛告文殊阿難吾弟給事我來二十餘年所可聞法具足受持喻如瀉水置之一甕是故我今顧問何在欲令受持是涅槃經今為諸魔所惱汝持是大陀羅尼可往救護文殊受已至阿難所魔王聞呪悉發菩提心捨於魔業即放阿難歸至佛所

述曰阿難初為摩登伽女所攝佛敕文殊將呪往救所以為宣說首楞嚴大定之發起後於娑羅林外為魔所繞佛敕文殊將呪往救所以為魔王發菩提心捨於魔業之緣起未可以聲聞小果為之籌量至言侍佛左右唯證三果滅後結集方證四果

此皆阿難用方便道特留殘結耳內祕菩薩外現聲聞佛為授記山海慧自在通王佛當約此意以為之論

佛告阿難是娑羅林外有一梵志名須跋陀羅年百二十雖得五通未捨憍慢汝可往彼語云如來出世如優曇華於今中夜當般涅槃

若用所作可及時作阿難受勅往作是言須跋陀羅言善哉即與阿難還至佛所問佛說法得阿羅漢既證果已自言世尊惟願少住教誡莫般涅槃世尊默然不許須跋陀羅不忍見如來涅槃即先入滅佛告大衆自我得道度憍陳如最後須跋陀羅吾事究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竟無復施為涅槃後時阿難以阿泥樓豆語咨
啓四問佛告阿難如汝所問六群比丘惡性
卑匿行汙他家云何共住我涅槃後車匿比
丘漸當調伏捨本惡性佛去世後以何為師
者尸波羅戒是汝大師佛涅槃後依何住者
係四念處嚴心而住觀身性相同於虛空名
戒上
身念處觀受不在內外中間名受念處觀心
但有名字名字性離名心念處觀法不得善
法不得不善法名法念處一切行者應當依
此四念處住如來滅後結集法藏一切經初
安何等語者當安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方
某處與諸四眾而說是經涅槃後時阿難請問

如來般涅槃後云何殯葬佛言當如轉輪聖
王葬法用白氎纏身塗以末香金棺鐵槨持
盛王身灌以酥油香薪燒之火盡收取骨末
起塔表刹見者悲喜思王正治我今聖王亦
復如是此國土未來衆生水葬火葬塔冢
之葬其事為多閻浮界內有振旦國我遣三
聖在中化導人民慈哀禮義具足家墓因緣
氏遺三聖化彼真淨善薩彼稱孔子迦葉
聖清淨法行經光淨善薩彼稱孔子迦葉
年彼稱顏回
佛說涅槃時有萬五千億人於是經中不生
信心是人於未來亦當得信
述曰此見妙句未知據何文此等極鈍根

人即是末代出家具正信學佛法者我輩
何幸得預此流

如來臨入涅槃諸天大眾皆來供養唯螺髻
梵王不來覲省時諸大眾惡其我慢使百千
咒仙往彼令取乃見種種不淨而為城塹犯
咒而死復策無量金剛持咒而去乃至七日

戒六

九

無人取得大眾悲哀說偈如來即以大徧知
神力隨左心化出不壞金剛於大眾中顯大
神通二千世界六反震動即騰身至梵王所
指彼穢物變為大地報梵王言汝大愚癡如
來欲入涅槃汝何不去即以金剛不壞之力
微以指之梵王發心至如來所

慈惠金剛寶
門。題持

此經者如經云金剛持梵王慢慢物變為大地
所以持通變其根境故得名之為持金

世尊將入涅槃是時中夜寂然無聲為諸弟
子略說法要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
敬波羅提木叉當知此則是汝大師若我住
世無異此也還教誨

佛告眾曰我雖在此間淨提中數數示現入
於涅槃實不畢竟涅槃是故當知是常住法
不變易法

涅槃

時世尊於七寶林右脇而卧頭枕北方足指
南方面向西方後背東方如來中夜寂然無
聲於是時頃便解提樂娑羅樹林四雙八隻

入涅槃已東西二雙合為一樹南北二雙合
為一樹垂覆寶牀蓋於如來慘然變白猶如
白鶴大衆哀聲普震一切世界後分時一切
人民即入城中作七寶金棺梅檀沉水香花
幡蓋至如來前而申供養大衆悲哽共扶如
來入金棺中遺四力士請棺入城力不能勝
乃至遣十六力士亦不能勝時阿泥樓豆語
力士言縱使盡城內人共舉佛棺亦不可得
當須大衆諸天助汝舉棺乃得入城所言未
既帝釋即持寶蓋垂在空中乃至色界諸天
皆如帝釋供養聖棺世尊大悲即自舉棺升
空高一多羅樹從西門入從東門出從南門

入從北門出如是左右遠城經于七匝徐徐
空行至荼毘所下七寶牀時四天王各持天
上梅檀沉水各五百根乃至第六諸天世間
大衆各持梅檀沈水至荼毘所後分
二月二十二日如來涅槃已經七日將欲出
棺大衆哀泣共扶如來置七寶牀香水灌洗
城六
妙兜羅綿纏頭至足白氎千張次第纏身共
扶如來入寶棺中以妙香木成大香樓舉棺
樓上大衆各持香炬至香所皆悉滅後分
阿那律升忉利天以告摩耶夫人摩耶自天
而下棺自為開世尊起合掌曰遠屈下來後
語阿難曰汝當知為後世不幸衆生故從金

棺出問訊於母人摩耶夫人時大迦葉與五百弟子在耆闍崛山去拘尸城五十由旬案起佛涅槃經云迦葉在伊茶常以涅槃後分所出為正迦葉於正受中心驚身顛從定中出見地大動即知如來已入涅槃即將弟子往拘尸城至佛棺所如來大悲為迦葉故棺自然開顯出真金甃磨堅固色身迦葉哀哽即以香水灌洗千甃纏身棺開即開迦葉說偈如來復現雙足千輻輪相出於棺外迦葉禮讚金剛雙足還自入棺從心胃中火涌棺外漸漸茶毘經于七日香樓乃盡後分。案虛胎經迦葉執火以然香薪此即不同當以復分開出為正

佛滅度已始經七日大迦葉告五百阿羅漢今詣十方世界盡集六通阿羅漢得八億八千衆於雙樹間聽受法言經云胎分舍利序曰智者有言此舍利者是戒定慧之所重修究其為義則有生法全碎之辨我不滅度城六常在靈山此豈非法身全身乎土今論涅槃之後八萬四千則唯示生碎二身尔如來久遠劫來數數出現蓋將開生身之迹以顯法身之本即碎身之狹以見全身之徧大權益物可勝思議者哉二月二十九日如來茶毘已終七日帝釋開

棺取佛右牙天上起塔有二捷疾羅刹盜取
佛牙一雙時城內大衆收取舍利滿八金塔

入拘尸城七日供養此後分舍利

三月六日如來本生眷屬迦毘羅國王父王
則知一孫俱出家王問佛云國嗣永絕
是國今立弟之無復繼者今此迦毘羅王
是故今六本生眷屬也諸釋種等經三七

日知佛涅槃入拘尸城請求舍利不果所請
阿闍世王詣佛懺悔洗滌身瘡極重罪滅即
還本宮於涅槃夜夢見月落召問諸臣荅言
是佛涅槃之相王即將臣從至拘尸城請求
舍利不果所請時毘離外道名王阿勒迦羅
王毗耨不畏王遮羅迦羅王波肩羅王各將

臣從入拘尸城請求一分舍利還國供養不

果所請拘尸城已上七國非

時八國王共爭舍利有大臣優波吉諫八國

王時帝釋化作人語我等諸天亦應有分阿

耨達龍王言我等亦應有分若不與力足

相敵時優波吉告言諸君且止此舍利宜共

分之何須見諍即分舍利而為三分一分諸

天一分龍王一分八王經胎

八國共分舍利闍王得八萬四千數又別得

口髑還國道逢難頭禾龍王從求舍利闍王

不與龍言我力能壞汝國土闍王怖畏即以

佛髑與之龍王於須弥山下起水精塔闍王

還國以紇金函盛舍利作千歲燈於五洹河
水中作塔藏之阿育王經

八國舉兵爭求舍利姓煙婆羅門高聲唱言

當作八分時拘尸城得第一分乃至闍王得

第八分各還本國起塔姓煙婆羅門得盛舍

利瓶還那羅聚落起塔羅延婆羅門得炭還

城六

國起塔是時閻浮提始有十塔十一

集三歲

序曰荆溪論結集三歲則有三處一千結集

正當最初佛藏後四十七百結集為滅後百年

跋闍檀行十爭年周厲王三十四五百結集為

四百年後因伽毗吒王請僧論道不同所末錄

然法苑珠林李長者合論並依屢胎經以滅

後七日為五百結集今案本文迦葉告五百

正是遣使集眾未為正結集則當以荆溪之

論為正

四月十五日大迦葉如是思惟應當結集三

歲令法久住即往須彌山頂過銅鞮稚音樓

論翻為鐘五分律隨有五本劉鐵說偈曰佛

諸弟子若念於佛常報佛恩莫入涅槃諸弟

子得神力者皆來集會迦葉選得千人皆阿

羅漢唯除阿難闍王日給千人飲食中夏安

居三月初十五日說戒時迦葉入定以天眼

觀阿難一人煩惱未盡手牽令出阿難慚泣

白言佛法阿羅漢者不得供給左右使令以是留殘結不斷耳大迦葉復言汝更有罪汝勸佛度女人出家使正法滅五百年阿難言三世諸佛皆有四部迦葉復言佛欲涅槃皆痛臥言須水汝不供給阿難言是時五百乘車截流而度水濁不取迦葉復言佛問汝若

城六

十三

有人四神足好修可住壽一劫若滅一劫汝應答云佛應住壽一劫若滅一劫佛三問不答故令世尊早入涅槃阿難言魔蔽我心是故不答迦葉復言汝與佛繫僧伽梨衣重疊之義以足踏上阿難言我捉衣時大風吹墮腳下非不恭敬迦葉復言佛陰藏相般

涅槃後以示女人是何可耻阿難言我思女人見佛陰藏相必羞恥女形欲得男身修行種種佛之德根非為破戒迦葉令作六種突吉羅罪僧中悔過作突吉羅此云應當迦葉復言斷汝漏盡然後來入阿難思惟諸法求盡殘漏受力少故不即得道後夜欲過疲極偃息仰臥就枕霍然得悟入金剛定破一切煩惱得六通後夜到僧堂敲門迦葉語云汝從門鑰孔中入來阿難即以神力從孔中入禮拜懺悔迦葉乃云汝莫嫌恨還汝本座阿難禮僧已片即下林迦葉告言佛所說法一言一字勿使有闕時阿難最初出經第一胎化歲

第二中陰歲第三摩訶衍方等歲第四戒佳
歲第五十住菩薩歲第六雜歲第七金剛歲
第八佛歲是為經法具足時阿難發聲唱言
我聞如是一時佛住所居處迦葉大眾皆悉
墮淚咄嗟老死如幻如化昨日見佛今日已
稱我聞胎

阿難身與佛相似短佛三指初登高座眾起
三疑或疑世尊重出或疑它方佛來或疑阿
難成佛及唱我聞三疑俱遣妙句阿難集法
歲自云佛初轉法輪我是時不見如是展轉
聞句引舊云阿難得佛覺三昧力自能聞佛記
費力故名佛覺三昧力自能聞佛記
世不忘得佛覺三昧力自能聞佛記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經願佛重說故佛口密為說阿難親承佛旨
如仰完龜傳以化人以瀉異瓶佛已涅槃從
金棺出金臂重為現入胎之相諸經皆聞
胎相尚聞況後諸經乃至此即近現人胎
諸經皆得二十年已前阿難面於佛前自聞授
記即時憶念過去諸佛法藏通達無礙如今

城六

古

所聞亦識本願法華學無
如來在此鐵圍山外十方諸佛並皆雲集說
法亦名話經後時文殊召諸菩薩及大阿羅
漢結集大乘法輪各言其經我從佛聞須菩
提言金剛般若我從佛聞故知不局阿難然
阿難則偏聞諸經餘弟子則偏局當部淨名

第一九九冊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册

論旨

如來滅後於畢鉢羅窟立三座部主結為三藏阿難誦出經藏迦葉誦出論藏優波離誦出律藏此即上座部更有一千賢聖命婆尸迦於窟外結集名大眾部此二部通稱為僧祇律是為根本僧祇律此大分三藏為三部主是小事可出

阿難從佛請願二十年中所說盡為我說思報

摩得勒伽論說十二部經唯方廣部是菩薩藏上一部是聲聞藏又佛為菩薩聲聞說出苦道為菩薩藏聲聞藏知論云大迦葉與阿難在香山撰集三藏為聲聞藏文殊與阿難

果摩訶衍經為菩薩藏涅槃云十一部經二乘所持方等部為菩薩所持是以經論略唯二種妙玄

眾經論明教非一若摩得勒伽有二藏聲聞藏菩薩藏又諸經有三藏十一部是聲聞藏方廣部是菩薩藏合十一部是雜藏又有四藏

者更開佛藏菩薩藏胎經為八藏胎化藏中十五末

陰藏未為阿難說時即是秘密教為阿難說後即是不定教摩訶衍方等藏即頻伽戒律藏即三藏教十住藏即方等教雜藏即通教金剛藏即別教佛藏即圓教胎化即如是如來胎所說一切諸法

世尊滅後百年毗舍離城跋闍子比丘擅行
十事曉兩指抄食得聚落間得寺內後聽可
得常法得受金銀彼於布薩日擅越有施金
銀而共分之如是簡擇一一檢校乃至十事
非法非毗尼非佛所教七百阿羅漢集論法
毘尼故名七百結集四分律

贊曰能仁寂默成佛久遠仁賢劫波棄時利
見一代施化歸宗開顯天人群生咸開宿願
所應度畢示迹泥洹不生不滅常在空山未
來修學盈滿世間共期佛慧奚獨真丹

佛祖統紀卷第四

城六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佛祖統紀卷第五

城七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西土二十四祖紀第二

始祖摩訶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陀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阿難末田地尊者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 五祖提迦多尊者

城七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佛跋難提尊者

八祖佛陀密多尊者 九祖脇比丘尊者

十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一祖馬鳴尊者

十二祖迦毗摩羅尊者 十三祖龍樹尊者

十四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五祖羅睺羅多尊者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十六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七祖僧伽邪舍尊者

十八祖鳩摩羅跋尊者

十九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祖婆修槃跋尊者

二十一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二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三祖師子尊者

止觀論之辭曰行人若聞付法藏則識宗元

付法藏人始迦葉終師子二十三人末田地

與商那同時取之則二十四人諸師皆金口

所記事出並是聖人能多利益按法華經我

於十四年傳我法輔行云像末四依弘宣佛化

巨富無量而無子息舍側有一樹神常往乞
子歷年無應願念日今更七日奉祀若復無
驗必當燒樹樹神愁怖即詣梵天梵王天眼
見一梵天臨當命終勸其往生滿足十月生
一男兒身真金色光明赫奕照四十里身具
三十相文句應是關白相師占云此兒宿福

必當出家年至十五欲為聘妻兒語父母能
為我得紫金色女我當納之父母即召諸婆
羅門鑄一金女與行村落高聲唱言若有女
人見金神者後出嫁時必得好婿女聞悉出
唯一女軀體金色獨不肯出諸女強將共見
金神婆羅門見即為聘得夫婦二人了無怨

意各住一房父母知己踐除一房令共同室
迦葉語曰我若眠時汝當經行汝若眠息我
當經行夫婦節操深厭世間啓求出家即舍
家事深入山林心念口言諸佛如來出家脩
道我今亦當隨佛出家即著壞色納衣自剃
須髮空中天神而告之曰釋迦如來令與千

城七

三

二百五十阿羅漢在王舍城竹園中住迦葉
聞語即趣竹園佛往逆之至跋耆聚落值佛
奉上寶衣佛即授以糞掃大衣初聞增上戒
定慧即得無漏時已百二十歲其婦相續亦
得阿羅漢果迦葉受乞食法行十二頭陀至
老不舍常曰我受佛衣師想塔想未曾頭枕

況以覆卧如此大水大進我行佛語之曰汝
年老根弊可舍乞食及受長衣迦葉答曰我
當盡棄行蘭若行此云我靜處十佛言善哉
若迦葉行頭陀行在世者我法久住迦葉頭
陀既久髮長衣弊來詣佛所諸比丘皆起慢
心佛分半座令坐迦葉不肯佛即廣讚迦葉
功德與我不異何故不坐諸比丘聞爲之心
驚佛復爲說本因昔有文竭陀續什云耳高
才絕倫天帝欽其德遣千馬車造闕迎之天
帝出候命王同坐共相娛樂送王還宮昔迦
葉以生死座命吾同坐吾今成佛以正法座
報其往勲迦葉共佛坐時天人咸謂佛師即

起鳴佛足云佛是我師我是弟子云毗邪離
城有長者維摩詰方便示疾饒益衆生佛告
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迦葉白言我不
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貧里行
乞維摩詰來謂我言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
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煩惱
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間非
住涅槃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爲益不
爲損是爲正入佛道不依聲聞迦葉若如是
食爲不空食人之施也時我聞說是語即於
一切菩薩深起敬心不復勸人以聲聞辟支
佛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維摩經世尊於法華

會上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時舍利弗於此法說領解世尊授記未來作佛號曰華光復告舍利弗令當復以譬喻更明此義遂說長者大宅欸然火起長者方便誘論諸子以羊鹿牛三車玩好之具引之令出然後等賜高廣大白牛車如來亦復如是初說三乘引導眾生然後但以大乘而度脫之時大迦葉等四大聲聞於此領解遂說窮子之譬謂如窮子捨父逃逝五十餘年後雖遇會志意下劣二十年中常令除糞過是已後心相體信結會父子正領家業自言我等昔來但樂小法世尊以方便力說如來智

城七

四

慧令我方知世尊於佛智慧無所吝惜是故我等說本無心有所希求令法王大寶自然而至如佛子所應得者皆已得之於是世尊復告迦葉說藥草喻述成其解而語之曰汝於未來當得成佛名曰光明法華經。佛告諸比丘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迦葉當為汝等作大依止涅槃經。此別指法。迦葉當依此止。此在尼時大迦葉與五百弟子在耆闍崛山去拘尸城五十由旬迦葉於正受中心驚身顛從定中出見地大動即知如來已入涅槃即將弟子往拘尸城至佛棺所如來大悲為迦葉故棺自然開顯出真金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磨堅固色身迦葉哀哽即以香水灌洗千甃
纏身棺門即閉迦葉說偈如來復現雙足千
幅輪相出於棺外迦葉禮讚金剛雙足還自
入棺從心胷中火涌棺外漸漸茶毗經于七
日香樓乃盡溫無。迦葉與弟子向初尸城
華日甘等溫無已經七日一切人天大
供養吾從彼聞得斯華束出處涅槃佛

城七

五

茶毗已始經七日迦葉告五百阿羅漢令詣
十方集諸羅漢得八億八千盡集雙樹間聽受
法言胎薩。至中夏安居初十五日迦葉共
千羅漢在王舍城結集三藏闍王日給千人
飯食足滿一夏迦葉弘持正法至二十年
會周轉王
八年土展以法藏付屬阿難先禮四塔出家
成道

轉法輪入涅槃四
處各建七寶塔次禮八塔八國王所
建舍利塔次入
龍宮禮佛毘塔次升天上禮佛牙塔去辭闍
王適值王寢即往雞足山其山三摩如作
草敷座而發三願一願此身及所持衣鉢俱
不壞待至慈氏下生二願入滅盡定已三峯
合一三願阿難闍王若至願山暫開時闍王
夢屋梁折王覺已悲歎即往雞足山見迦葉
全身儼然在定王發聲哀哭積諸香木欲闍
維之阿難為言迦葉以定住身以待彌勒不
可得燒王供養已還歸本國山合如故至慈
氏三會之後有無量憍慢衆生將登此山慈氏彈
指山峯即開迦葉以所持衣授與慈氏致辭

禮敬畢涌身虛空示諸神變化火焚身乃入寂滅付法藏經云持法華者出何典泉云我經所不載公口頃在給苑偶見大梵王問佛決疑經一悉有六法王在靈山會上以金色波羅花供佛清淨觀法世尊破顏微笑世尊口舌有妙法付迦葉

述曰妙經言世尊開顯大法迦葉領解此

付法之通義也涅槃經言佛告諸比丘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已付囑迦葉後分云迦葉至佛棺所說偈佛現雙足阿難問經佛將涅槃告迦葉言當與四衆作大依止此等諸文皆在涅槃即付法之別義也通則大衆皆獲領解別則迦葉獨任住持今

以樂付囑正當別義是以祖祖相傳住持不斷也有欲以法華領解為付法者但得通意

二祖阿難陀尊者佛叔父白飯王次子以佛成道二月八日生阿難北云慶喜謂即調達之弟也面如淨滿月眼若青蓮華年八歲從

佛出家得白四羯磨具足戒多聞第一年三十一為佛侍者聞持法藏至法華會上佛告阿難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山海慧自在通正復告諸菩薩曰我與阿難於空王佛所同時發菩提心阿難常樂多聞我常勤精進是故我已得成菩提而阿難護持我法亦護將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來諸佛法藏佛滅度後大迦葉結集法藏選
千阿羅漢令阿難升師子座宣說諸經迦葉
垂入滅時以最勝法付囑阿難而作是言往
古定光佛爲沙門時畜一沙彌常令誦經若
經少闕即便訶責時沙彌爲師乞食若少稽
留經不充課極爲其師之所訶罵沙彌愁惱

且行且誦時有長者問知其故語沙彌言勿
生憂惱從今已後常相供給時此沙彌不復
行乞專心讀誦經常充足時沙彌者即世尊
是施食長者即阿難是以斯福緣智慧深妙
摠持多聞述曰沙彌經宜得摠持之益長
若供食亦授多聞之功信知世間
進善造惡概無分所慮慮得免焉阿難遊行

宣化幾二十年嘗至竹林中即王舍城
外竹林寺聞比
丘誦偈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
日時得親見之阿難慘然曰此非佛偈當云若
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
了之比丘向其師說師曰阿難老朽言不可
信阿難後時聞彼比丘猶誦前偈即自思惟
今此比丘不受吾教於世無益宜入涅槃即
詣閻王適值其睡王夢蓋重折即便驚覺門
人告言阿難入滅故來相見王發聲哭問何
所在答云已向毗舍離國即嚴四兵事馬
車兵追
至洹河阿難乘船在河中流王稽首白言三
界明燈願勿涅槃時雪山有五百仙人覩見

阿難將欲涅槃飛空而至求哀出家即化
河變成金地為諸仙人說法成阿羅漢俱時
入滅即五百仙人阿難涌身虛空作十八變入
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與釋提桓因一
分與娑伽龍王一分與毗舍離子一分與阿
闍世王四處各起寶塔供養舍利維見法華付法藏大

論文句
妙樂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王舍城長者也過去世
為商主路見辟支佛身嬰重病即為求藥治
瘡見其衣極弊惡奉妙麤衣辟支佛言此商
那衣或翻草衣西域有九枝秀草若羅漢生則此草生於淨地之上也以此
出家成道故當著此而入滅也即飛空作十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八變便取涅槃商主悲哀積諸香木間維舍
利起塔供養願我來世功德威儀及以衣服
如今無異由斯願力於五百世身中陰恒服
此商那衣最後身衣從胎俱出隨身增長出
家變為法服具戒變為九條因名商那和脩
按西域記此行那四度雪山東有伽藍商那九條衣經赤色商那入滅留此伽藍謂商
子曰法盤之後方月如來昔遊摩突羅國見
交喚令已少損矣樹林榮茂告阿難曰吾滅度後當有比丘商
那和脩於此山中起僧伽藍說法教化後商
那入海大獲珍寶往詣竹林談大施會聞佛
世尊迦葉目連皆已滅度即便嚴辦為蔽遮
于覆此云三及造門樓阿難告曰汝今已為

第一九九冊

財施復當作於法施出家學道利益衆生商
那答言甚適我願即度出家成阿羅漢乃往
曼陀山以慈三昧化二毒龍子營建禪室復
往罽賓國象白山中安座入定時弟子優波
迦多有五百弟子猶處生死憍慢貢高迦多
即入三昧觀此諸人與已無緣唯有吾師乃

城七

八

能化度便至心念商那和脩商那神力從空
飛來衣裳弊惡坐迦多座弟子咸瞋是何
人處我師座以白迦多迦多至房頭面作禮
弟子念言師雖爲禮威德勝之商那手指虛
空便下香乳如高山泉注迦多不曉是何三
昧商那爲言此是龍奮迅三昧如是次第五

百三昧都不了知一一爲說又語迦多如來
三昧目連不識目連三昧餘聲聞不識吾師
阿難三昧我亦不知今我三昧汝亦不知我
涅槃後七萬七千本生諸經一萬阿毗曇藏
八萬清淨毗尼皆隨我滅時諸弟子方自青
悔商那復爲說法皆得阿羅漢果商那即飛

空作十八變而入涅槃迦多積諸香木以火

邪旬收取舍利起塔供養

法藏經

阿難末田地尊者雪山五百仙人之導首也
阿難欲入涅槃至恒河中其地大動諸仙知
之飛空而至俱求出家阿難即化河水悉成
金地五百仙人俱得出家成阿羅漢

法藏經
此明爲

河中以諸佛在時末田地欲先涅槃阿難囑云
佛記汝當於闍賓國建立佛法阿難涅槃後
末田地乃往闍賓降伏惡龍住持佛法臨涅槃
時涌身虛空作十八變然後入滅付法藏經
四祖優波迦多尊者摩突羅國人容貌端正
聰慧辯才商那初教繫念若起惡心當下黑
石生善念時當下白石翹多如教攝念初黑
偏多次白黑等至七日滿唯有白石商那即
爲宣說四聖真諦應時逮得須陀洹果時城
中有姪女名婆須密聞翹多端麗遣人延召
翹多不許有長者子共姪女宿值賈客遠來
大齋珍寶求女交通女貪其寶殺長者子埋

置舍內長者之家推求至舍掘地得之具陳
國王即取姪女斬截手足割其耳鼻棄於冢
間翹多往化至姪女所婆須密云我以妙容
相召不顧今既殘毀何用來爲答言我爲觀
汝實相故來不爲欲也汝本以色誑惑衆生
譬如畫瓶盛滿臭穢智者了之終不樂著令
應諦觀此色無常衆苦積聚如癰如瘡宜勤
方便而求解脫姪女心開得法眼淨命終生
天翹多因觀諸法苦空無常應時逮成阿那
含果初見商那便求出家商那問汝年幾答
云十七商那曰汝身十七性十七翹多曰師
長已白髮白邪心白邪商那知是法毘即度

出家受具戒已即得阿羅漢道商那謂曰佛記汝在百年後坐禪第一大化衆生趣多受教集衆說法魔王波旬化作白象七寶莊嚴現為女人端正奇麗舉會觀視無聽法心趣多知魔所為以蛇狗人三屍化作華鬘以加其頸還見死屍蟲蛆臭爛盡其神力去之不能涌身虛空間諸天衆梵王謂曰十力弟子所作神力豈能解之汝若歸依尊者容可得解波旬乃往尊者所五體投地求解三屍尊者謂言汝於正法更莫嫉害然後乃當為汝解之魔言受教尊者乃為解去三屍趣多每以不見佛為恨因問魔曰汝曾見佛其相如

何汝能現否曰能即於大林前現一佛形相好奇特如紫金山光照十方梵釋扈從趣多歡喜不覺致拜魔即復形前接曰我是凡夫何當聖禮至第四日魔更下來以大音聲告一切欲得富樂生人天中欲求涅槃第一安隱不見如來大悲說法悉當往詣趣多其者聽受妙法至心修行是時城中男女皆共雲集隨其所應說種種法百千衆生得須陀洹萬八千人成阿羅漢時阿起迦王即阿闍世尊者在憂陀山為衆說法遣使白言欲來問訊尊者以處所隘陋躬自往詣至華氏城為王摩頂說偈指示如來往昔遊方行住之處

悉今起塔迦多化度眾生夫婦俱得阿羅漢
者乃下一籌籌長四寸滿一石室室高丈六
縱廣亦爾神通化用與佛無異但無三十二
相舉世號為無相好佛化緣已畢作十八變
而取滅度以室中籌用為邪旬人民號泣共
收舍利起塔供養

付法藏經

五祖提迦多尊者摩突羅國人初迦多化緣
將畢往至其父長者家問言大聖何以獨行
迦多答曰我出家人無有給侍若有人者當
見垂惠長者答言若後生子必相奉給後生
男名提迦多善學經論往從索之將至僧坊
度今出家年滿二十為受具戒初日斷見諦

結得須陀洹第一羯磨薄婬怒癡獲斯陀舍
第二羯磨欲界結盡得阿那含第三羯磨顛
斷三界煩惱建立梵行成阿羅漢三明遠照
六通具足遊步隱顯自在無礙迦多告曰我
涅槃時至以此法寶持用付汝汝當流布後
提迦多化度世間於中印度而取涅槃天人

咸七

悲感收取舍利起塔於班荼山中

付法藏經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八十仙人導首
多聞博達有大辯才往見提迦多曰我昔與
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教授仙法師遇大
善知識修習佛道自此殊途已經六劫彼仙
記曰汝後六劫當遇同學獲證聖果今日得

遇非宿緣邪提迦多即爲說法得證無漏仙
衆不信提迦多爲現神變衆方信服俱得道
果提迦多臨欲入滅以法付囑而告之曰佛
以正法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令
付汝宜當流布彌遮迦受教宣流正法於諸
衆生開涅槃道化緣已畢遂入涅槃衆取舍

利起塔供養

付法藏經

七祖佛陀難提尊者北天竺人慧解善說勝
服當世初彌遮迦至其國望雉堞上金色祥
雲歎曰此下必有大士可爲法嗣乃往尋之
果於闍闡中見佛陀難提而謂之曰我師提
迦多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曰我滅後

三百年有一聖人名佛陀難提於此弘法難
提答曰我思往劫嘗獻如來寶座彼因記我
當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弘教法令符師語願
求出家纔聞說法即得四果彌遮迦臨欲入
滅即以正法付囑流布後時難提化緣將畢
遂入涅槃衆取舍利起塔供養

付法藏經

八祖佛陀密多尊者提伽國人德力深固善
化羣生初難提行化至其國見一家有白光
謂其徒曰此有聖人有口不言有足不履及
至其舍長者問其何來難提即曰來求弟子
長者曰我有一子年五十歲不言不履安能
給侍難提曰真吾弟子密多遂起禮拜行七

步已口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
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難提曰汝言與心親
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道
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
離又謂之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
母愛情難捨故不履不言長者遽捨出家即
證道果流布正法時有國王宗事異學輕毀
三寶密多將欲調伏躬持赤幡於十二年在
王前行王復問曰斯是何人答曰我是智人
善能談論王即宣令於正勝殿集諸婆羅門
長者居士與一沙門共相議論密多升座建
無方論淺智之人一言即屈其聰辨者再便

辭盡王乃躬與密多以起言端尋亦摧服王
即回心爲佛弟子時國中有尼乾毀謗正法
善知算數尼乾此云自識外道密多往化就受數術尼
乾常出惡聲罵辱於佛密多謂曰汝今造罪
必墮地獄若不見信可算知之尼乾推算知
墮地獄白尊者言我當云何得免斯咎密多
告曰如因地倒還從地起汝若歸佛此罪可
滅時尼乾即以五百偈讚歎如來改悔先罪
密多復告之曰汝此善業必生天上若不見
信可算知之尼乾下算自見已身罪滅生天
便大歡喜遂與五百人俱共出家密多化緣
將畢遂入涅槃弟子爲奉全身起塔供養法什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九祖脇比丘尊者中印度人由於昔業在母胎六十年既生須髮俱白狀惡五欲不樂居家其父携見密多曰此子處胎六十年因號難生曾遇相者言是法器願求出家受戒之日祥光燭座感舍利三七願便於座上得阿羅漢精進苦行脇不至席時號脇比丘有外道見師手放光明暗中取經即捨邪歸正獲證道迹化緣將畢現十八變便入涅槃衆取舍利建塔供養付法藏經

曰此地若變金色當有聖人至矣言已地果成金既而夜奢果至遂納爲弟子付以法藏以善方便化度衆生所作已辦便入涅槃衆取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十一祖馬鳴尊者東天竺桑岐多國婆羅門以刀貫杖銘曰天下智士能勝我者截首以謝諸國之人莫有抗者時富那夜奢於閑林中坐馬鳴大慢貢高計實有我聞夜奢說諸法空無我無人往謂之曰一切世間言論我能破壞此言若虛斬首以謝夜奢曰佛法之中凡有二諦若就世諦假名爲我第一義諦皆悉空寂如是推求我何可得馬鳴知義不勝

便欲斬首夜奢曰我法仁慈不斬汝首如來
記汝後六百年當傳法藏於是度令出家內
心猶有媿恨時夜奢有經在闇室令馬鳴往
取白言室闇夜奢以五指放光馬鳴心疑是
幻凡幻之法知之則滅而此光轉更熾盛即
便心服勤苦修行仰受付囑於華氏城遊行
教化作妙技樂名賴吒和羅其音清雅宣說
苦空無我之法時此城中五百王子同時開
悟出家爲道時華氏王恐國虛空即便宣令
勿令作樂有月氏國王_支攻華氏城城中
凡九億人即從索九億金錢時華氏王即以
馬鳴一佛鉢一慈心雞各當三億馬鳴智慧

殊勝佛鉢如來功德慈心雞不飲蟲水悉能
摧滅怨敵月氏王大喜回兵歸國後安息國
來伐月氏交戰獲勝殺安息人凡有九億有
一羅漢欲令王悔即以神力示其地獄王見
惶怖時馬鳴即語王曰王能聽我說法當令
此罪不入地獄王後欲征北海羣臣怨王貪
虐無道因王病瘡以被鎮之人坐其上須臾
氣絕由聽馬鳴說法生大海中作千頭魚劍
輪回注斬截其首續復生頭次第更斬須臾
之間頭滿大海時有羅漢爲僧維那王即告
言今此劍輪聞健稚音即便停止苦痛小息
唯願大德延令長久羅漢悲閔爲長打之過

城七

十品

七日已受苦便畢至今此寺相傳長打馬鳴
傳法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虛空如日輪
相復還本位以取涅槃衆收舍利起塔供養
付法藏經。摩訶衍論通去輪陀王有千白
則此王編求白馬則增德如是諸島若見白馬
能令此島者都破外道時作言曰若佛弟子
不臨絕是故世尊名曰馬鳴

十二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爲外道師
有衆三千以神力來號馬鳴曰汝之神力
更能如何摩羅曰我化大海極爲小事鳴曰
汝能化性海否問何謂性海鳴曰山河大地
依之建太三昧六通由茲發現摩羅聞之即
能信入與三千衆同時悟道受師付囑宣布

正法於南天竺大興饒益造無我論足一百
偈此論至處魔外摧折時西印度有太子名
雲自在仰師道德請入宮中供養摩羅曰佛
戒沙門不得親近王臣權勢太子曰城北有
一山窟可往居否摩羅即往趣之路見大蟒
爲其說法授戒其蟒即隱及至石窟有素服

老人出迎謝曰我昔爲僧持戒好靜新學請
益應答之際多起嗔心故報爲蟒今居此已
千載適聞說法已得脫苦故此拜謝佛弟子
百年此蟒應是也摩羅化緣已畢現通
法明爲僧云千載
入滅衆取舍利起塔供養威經
十三祖龍樹尊者南天竺國梵志之裔始生

之日在於樹下由入龍宮始得成道故號龍樹西域記云那伽佛去世後七百年出天姿聰悟在乳哺中間諸梵志誦四韋陀典有四萬偈偈各三十二字皆達句義弱冠馳名獨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識及餘道術無不綜練嘗與契友三人議曰世間義理可以開神明發幽旨者吾輩悉達之矣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云人生唯有追求慾色爲至樂耳乃俱往術家學隱身法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今以術故屈辱就我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乃各與青藥一九水磨塗眼形自當隱龍樹聞香便識此藥有七十種名字兩數

皆如其方師聞大驚即以其法具授四人既得其藥翳身遊行相與入王後宮數月美人懷妊者衆王問智臣臣曰若非鬼魅則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若是方術其迹當見該是鬼魅入必無迹人可兵除鬼當呪滅王用其計果四人足迹乃令勇士揮劍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刀所不至龍樹斂身依王不能加害始悟慾爲苦本即自誓曰若免斯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得出宮便入山至一佛塔摩羅來訪龍樹迎之曰深山孤寂大德至尊何枉神足摩羅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耳龍樹默念此師得決定性否明道眼不

是大聖繼真乘否摩羅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悔謝即求出家於九十日誦通三藏閻浮所有皆悉通達辯才無礙自謂一切智人欲從瞿曇門入門神告曰今汝智慧何異螢火齊於日月以須彌山等亭座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

城七

十六

欲從此門而入龍樹情屈心自念言世界雖妙句義未盡我當更敷演之開悟後學復欲立師教戒更造衣服令少不同欲除衆情選擇良日便欲成達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心念即以神力接八大海宮殿開七寶函與諸方等經典九十日中通解甚

多龍曰汝今閱經爲徧未邪師曰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今所讀足過閻浮十倍龍曰初利天上諸經復過此中百千萬倍師於宮中修行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法忍龍知悟道送師出宮補行六龍接八宮一南天竺國王深染邪見師欲化之躬持赤旛在王前行經歷七載王問何人答曰我是一切智人王曰諸天今者何所作爲答曰天今正與阿脩羅戰須臾空中刀劍相繼而墜修羅耳鼻從空而下王始驚悟稽首作禮是時殿上萬婆羅門歎其神德除髮出家諸外道衆來共議論一言便屈降伏出家有婆羅門善知

讚曰善哉摩訶真上施也提婆後詣龍樹樹
以滿鉢水置座前提婆即以一鉢授之欣然
契會即利髮出家仰受付法時南天竺王信
用邪道國法出錢雇人宿衛提婆應募爲將
荷戟前驅整肅部曲王嘉其功即召問之答
言我是智人善於言論王即爲建論座提婆
去三義一切聖中佛最殊勝諸法之中佛法
無比世間福田僧爲第一八方論士能壞斯
語我當斬首以謝時諸外道辯理俱匱悉求
出家有一外道恥其師屈心結怨忿提婆於
閑林造百論經外道執刀窮之曰汝以空刀
破我師義我以鐵刀破汝之腹五藏出外命

猶未絕謂外道曰汝可取吾衣鉢聽我弟子
未得道者必當相執時弟子來見發聲悲哭
奔追要路提婆告曰諸法本空無我我所無
有能害亦無受者誰親誰怨彼人所害害吾
往報非害吾也於是放身蟬蛻而去衆收舍
利起塔供養法華經

城上

十六

十五祖羅睺羅尊者迦毗羅國人聰慧異
常迦那提婆尊者至迦毗羅國有長者淨德
園樹生耳如菌唯長者與子羅睺羅多取而
食之取已隨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尊者知
其宿因遂至其家謂之曰汝家昔曾供養一
比丘以道眼未明虛沾信施故報爲木菌唯

汝與子精誠供養故得享之又問長者年多少曰七十九尊者說偈曰入道不通理覆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歎服即令其子出家尊者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即與剃髮仰受付囑大弘正法有婆羅門造鬼名書十萬偈甚爲難解龍樹一聞便曉提婆再聞亦曉羅睺聞提婆亦得解了婆羅門大驚曰沙門似若舊習遂即信服羅睺化緣已畢遂取涅槃衆收舍利起塔供養付法藏經

止之九歲羅睺至金水河指之曰此去五百里有聖者名難提佛記一千年後當紹聖位即領衆往見之正值入定三七日方出即求出家得道付法羅睺一日手擎金鉢舉至梵天取飯以餉大衆衆忽厭惡羅睺曰非我之咎乃汝自業即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咸七羅睺曰此難提即過去娑羅王如來慈物降迹汝等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但未證無漏耳衆曰我師神力斯則可信彼過去佛竊有疑焉難提曰如來在日地平水滅八百年人無至信不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訖手持琉璃瓶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持至

衆前衆方悔謝有阿羅漢具諸功德難提以一偈試之云轉輪王種生非佛非羅漢不受後世有亦非辟支佛羅漢不解升天以問彌勒彌勒曰世以泥團置輪成瓦豈同諸聖至後世乎羅漢還以語之難提曰此必彌勒爲汝說耳化緣將畢以右手攀樹而入滅度弟子欲移其屍堅不可動大象負之亦不能移乃積香木爲樓就樹閣維火焚身盡樹更萌鬱衆取舍利建塔供養付法藏經十七祖僧佉邪舍尊者摩提國人母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七日而誕難提行化至其國見一峯紫雲如蓋領衆趣之一童子持圓鑑

直造尊者前尊者曰汝手中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鏡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父母聞子語即舍出家它時聞風吹殿鈴師問鈴鳴風鳴邪舍曰非風非鈴我心鳴耳嘗遊海邊見七寶宮殿即往乞食說偈曰飢爲第一病行爲第一苦如是知法實可得涅槃道舍主迎入就座取鉢施食邪舍見其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飢虛鎖其身首怪而問之舍主答曰此鬼前世一是吾息一是息婦我昔布施夫妻懷嗔我數教誨不肯信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受惡報時我當見汝故致斯報後至一處堂閣嚴飾衆僧經行鳴鐘

集食食欲將訖變成膿血便以鉢器相打流血而相謂曰何爲惜食今受此苦難提前問衆中答曰我等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相嗔恚藏惜飲食而不共分以故今此受斯苦報如是周遊大海徧觀五百地獄即生怖畏方便求免後時得阿羅漢見五百仙

城七

三千

人林中修道即往其處爲宣三偈讚佛法僧五百仙人俱得道迹化緣將畢便入涅槃度收舍利起塔供養

付法藏經

十八祖鳩摩羅駄尊者月氏國婆羅門子邪舍至其國往扣其門鳩摩曰此舍無人邪舍曰答無者誰鳩摩知是異人遽開門延接邪

舍謂之曰佛記滅後千年有大士出月氏國紹隆正化遂即出家仰承囑累嘗至一國人不受教即語之曰汝今可集鐵馬萬騎在吾前過鳩摩一見人名馬色衣服相貌一一分別更無錯繆於是舉國咸皆信服有長者子名閼夜多來問師曰我父母崇信而榮疾失意鄰家居殺而身健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師曰以造業有先後故論報有不定或仁天而暴壽或逆吉而義凶夫仁與義今身之現行善也天與凶前世之惡今身之受報也暴與逆今身之現行惡也壽與吉前世之善今身之受報也善惡因果隨業受報故先後不

定也闇夜多聞已頓釋所疑鳩摩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當與諸佛同矣夜多領旨即發宿慧鳩摩乃以爪劈破面門如紅蓮初綻放大光明而入滅

城七

二十一

度眾取舍利起塔供養

付法藏經

十九祖闇夜多尊者北天竺人遊化世間最稱善說有比丘犯欲自悔夜多語曰能順我語罪可消滅即化火阬令投其中比丘念欲滅罪舉身投之火成清流夜多曰汝至誠悔過罪今已滅即爲說法成阿羅漢嘗將弟子

入尸羅城慘然舉蹙小復前行路見一鳥欣然微笑弟子白師願說此緣師曰我至城門見餓鬼子言母生吾已入城求食滿五百年至今未反我常飢虛不能自濟及吾入城果見彼母前曰我言吾入城來經五百年始於今日獲一人墮欲持與子門下大力鬼神慮其侵奪願尊者持我出城我即持母出於城外問彼生來爲幾時邪答云我見此城七反成壞深歎生死受苦長遠是以慘然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在世教化我爲長者子常念出家父母不從強爲聘妻生一男子年始六歲復欲出家父母教兒汝父若欲作沙門

者抱足帝法我以愛心不復出家由彼兒故
九十一劫流轉生死於五道中未曾得見今
以道眼觀察彼鳥乃我前世所生之子愍其
嬰愚久處生死是以故笑尊者化緣已畢即
入涅槃衆取舍利塔藏供養付法藏經
二十祖婆修槃馱尊者羅閱國人姓毗舍佉
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
漢名曰賢衆至其家父光蓋設禮賢衆受之
母一出拜賢衆避席曰回禮法身大士謂光
蓋曰汝婦懷聖子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又
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槃馱二名芻尼
此云野鶴子昔如來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

既成道芻尼報爲那提國王佛記第二百五
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
後一月果生二子槃馱後遇闇夜多出家之
日感毗婆訶菩薩爲作羯磨多聞善解普化
羣生臨涅槃時升空半由旬復還就座而取
滅度衆收舍利塔藏供養付法藏經
二十一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王次子也槃
城七馱行化至其國謂自在王曰佛記一千有神
力大士當紹聖佐即王次子也王乃令其家
仰受付囑於南天竺興大饒益有三歲夜奢
功德齊等夜奢語曰洹河以南二天竺國人
多邪見長老善解音聲之論可於彼土自在

教化若涇河以北三天竺人可以易化我當
於此利益衆生尊者即如其語至二天竺廣
宣毗羅無我之論十二祖著摧伏一切異道
邪見後遊行至西印度國王名得度因行路
見一小塔衆不能舉王召梵行禪觀咒術三
衆以問所因皆不能知以問尊者對曰此塔
阿育王造今出現者由王福力王曰至聖難
遇世樂非久遂傳佐太子依師出家七日之
間得證四果師謂得度曰汝居此國度人吾
當遊化異國即焚香囑之其香成穗至月氏
國其王以問大臣是何祥異有鶴勒那比丘
曰此是西印度祖師將至先降信香也王曰

神力何如曰遠承佛記當聞大化王與鶴勒
那遙伸禮拜師既至鶴勒那問曰我止林閒
九年有弟子龍子幼時聰慧我於三世推窮
莫知其本師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
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寺撞鐘故受此報師
化緣已畢即加趺入滅王與弟子造塔以奉
全身付法藏經
二十二祖鶴勒那尊者月氏國人年七歲見
居民入廟祀神遽斥之曰汝妄興灾福幻惑
世人歲費牲牢爲害甚矣其廟與像忽然摧
倒年三十八始遇摩拏羅謂之曰汝昔有弟
子五百以福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惠故爲

鶴衆相隨勒那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摩拏
羅爲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
認得性無喜復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勒
那行化至中印度有王無畏海請鶴勒那說
法忽見緋衣素服二人俱至禮拜良久復沒
王問何人師曰日月天子也時師子比丘來
聽法師指東北問曰汝見此氣如何師子曰
我見氣如白虹貫天復有黑氣橫亘其中師
曰吾滅五十年北天竺當有難起嬰在汝身
遂密示其事現十八變而入滅度衆取舍利
起塔供養付法藏傳

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有禪定知見
執相捨相不語五衆師子化之五衆皆服聲
聞迹遯外道摩目多部落遮二人素學幻術
乃盜爲僧形潛入王宮姪妃后且曰不成
則歸罪釋子旣而事敗王大怒曰吾素重三
寶沙門何多辱我即毀寺害僧自秉劍至尊
者所問曰師得蒞空邪曰然王曰蒞旣空而
與我頭曰身非我有何吝於頭王遂斬師首
白乳涌高數尺王臂碎墮七日而亡太子光
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有象白山仙人
深明因果即爲廣說宿因以尊者報體而建
塔焉付法藏經

述曰佛所得宿命記未來成道雖累億劫必能前知豈今記祖止二十四竊原佛意當用二義一者以師子遭命難爲傳持佛法之一尼二者此後諸祖雖有其繼恐非四依大聖之比以故金口齊此而言非謂無繼祖也世或謂師子遭難不傳法者疑人之言耳吾宗謂祖承止師子而禪林加四人於是競相是非連代不息試以大意決之則無所爲礙謂師子雖遭命難非無弟子可以傳法特不在金口預記之數耳然則加以四人至于遠磨而始爲東土之來謂之二十八人斯亦何害禪人欲實其

事但言四人相承傳之遠磨則可矣今乃妄引禪經之證適足以自取其不實也嵩明教作定祖圖謂禪經具載二十八祖今檢經但列九人而名多不同昉法師作止訛以斥之宜矣

佛祖統紀卷第五

法苑珠林

城七

佛祖統紀卷第六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東土九祖第三之一

高祖無畏論主龍樹尊者一相大禪師

二祖建左中觀北齊尊者圓悟大禪師

三祖圓證法華南岳尊者止觀大禪師

城八

四祖天台智者法空實覺靈慧大禪師

五祖結集宗教章安尊者慧持大禪師

六祖傳持教觀法華尊者圓達大禪師

七祖傳持教觀天官尊者全真大禪師

八祖傳持教觀左溪尊者明覺大禪師

九祖天台記主荆溪尊者圓通大禪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册

佛祖之道以心傳心尚何俟於言說至於當機印可則必資授受以爲傳道之儀是以金口祖承二十四聖皆親承口訣用顯心傳之妙然則通古今簡邪正明境智辨宗用其可有遺於言說者邪自夫經論東度教滿真丹此土諸師閔世之不能領乃專業講說用通此宗而得其小者亡其大執其偏者遺其圓以故心傳之妙終未有以敷暢道之特行焉生聖哲北齊尊者宿稟自然不俟親承冥悟龍樹即空即假即中之旨左爲心觀以授南岳南岳修之以淨六根復以授諸智者智者用之以悟法華乃復開拓鳩葉以名一家

作而言曰傳道在行亦在於說於是約略五時開張八教總括羣籍歸宗法華貫五章以解首題分四釋以消文句教理之說既顯觀行之旨須明乃後述以止觀一論說已心中所行先之以六章開解次之以依解立行二十五法為方便十乘觀法為正修三千事理即具之談抗折百家度越今古遂為天下明教之本時則有章安大禪師夙擅多聞復由妙悟因其講教執筆載言集為論疏以泝惠于後學而世之好為異論者若五教三時專門偏尚雖發機之際各有所中終未足以知一化之始終詣法華之宗極當知常住教哉

蒲閭浮提方袍之徒多於竹簞使天台不生時教不行觀道不明吾必謂之佛法已滅章安既續承大統乃復傳之法華法華之世講徒七百而天宮實繼其業天宮之門求道無數而左溪獨嗣其後左溪盛席學徒更繁逮域鄰封填門擁室自法華三世皆繼體守文專事講說而已至荆溪之世遭罹多難畔人竊發則金錫義例不得不為之致討學者異言則諸部記述不得不為之指南申明正宗以詒後世弘贊之勲殆比隆於章安者矣尊祖重道述德記功撰東土九祖紀高祖龍樹尊者本紀在西土入楞伽經云蓮

本紀在西土入楞伽經云蓮

邈溼築後未來世當有南天竺比丘厭燒為
龍樹能破有無宗顯我大乘法得初歡喜地
往生安養國

贊曰章安有言智者觀心論云歸命龍樹
師驗知龍樹是高祖師也輔行釋之曰智
者應稱龍樹為曾祖師若以尊上為高則
如漢齊諸君並指始祖為高所謂功德無
上謚為高耳今家亦以龍樹為始祖故智
者指為高祖也夫傳佛心宗紹隆道統後
人等之通稱為祖故金口祖承二十四聖
皆以祖為稱也下至此土九祖相繼亦此
義焉是知今言高者誠如荆溪功德無上

之義非同俗間曾高之稱也

二祖北齊尊者慧文姓高氏當北朝魏齊之
際東魏年行佛道者第一明師多用七方
便輔行云恐是小乘七方便智者第二最
師融心性相諸法無礙第三嵩師用三世本
無來去第四就師多用寂心第五鑒師多用

丁心能觀一如第六慧師多用踏心內外中
間心不可得第七文師用覺心重觀三昧滅
盡三昧無閒三昧於一切法心無分別第八
思師多用隨自意安樂行第九顓師用三種
止觀雖云相承而於法門改轉文師既休大
論則知前非所承也此依輔行云後世三

名為中道師既一依釋論是知遠承龍樹也
師在高齊之世輔行謂是齊高祖今詳高歡
祖譚是為文宣追諡為高祖此于洋方
東觀文是為文宣追諡為高祖此于洋方
如舊保元魏也聚徒千百專業大乘獨步河
淮時無競化所入法門非世可知學者仰之
以為履地戴天莫知高厚師以心觀口授南
岳岳盛弘南方而師之門人在北者皆無聞
焉元錄九祖略傳
賢曰北齊以上哲之姿獨悟中觀而當時
諸師無與競化非明最嵩鑒所能知也既
以口訣授之南岳而北地門徒曾無傳者
蓋當高氏政亂國蹙之日宜此道之不能

顯也南山傳僧遜而不載亦豈無所考邪
蕙雲云得龍樹一心三智之文依論立觀
於茲自悟豈曰無師
三祖南岳尊者慧思姓李氏元魏南豫州武
津人也南岳一曰於魏國南豫州武津縣生此
中當魏宣武十四年乙未歲也
今入道或見朋類讀法華經樂法情深得借
本於空冢獨觀無人教授日夜悲泣復以冢
非人居乃移託古城鑿穴棲身晝則乞食夜
不事寢對經流淚頂禮不休父雨濕蒸舉身
浮腫忍心向經忽尔消滅又夢普賢乘白象
玉摩頂而去昔未識文今自然解所摩頂上

隱起肉髻年十五

魏莊帝永安二年

出家受具謝絕

人事專誦法華日唯一食不受別請所居菴

宇為野人所焚即嬰厲疾來求悔過其疾即

愈乃再作草舍誦經如初又夢僧曰汝先受

戒作法非勝安能開發正道即見四十二僧

為加羯磨圓滿戒法

四十二僧即四十二位自初住訖妙覺也此表

滅八

南岳當獲六根清淨入圓十信以故四十一位大士及妙覺直僧為其加法以證之也

既寤益厲常業又嘗夢阿彌陀彌勒佛與之

說法又隨彌勒同諸勝友俱會龍華感歎非

常倍加精進年二十

東魏孝靜天平元年

因讀妙勝定經見讚美禪定乃徧親禪德學摩訶衍常居

林野經行修禪後謁文師咨受口訣授以觀

心之法晝則驅馳僧事夜則坐禪連旦始三

七月初發少靜觀見一生善惡業相轉復勇

猛禪障忽起四肢緩弱身不隨心即自觀察

我今病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

見心源業非可得遂動八觸發根本禪

是為入禪因見三生行道之迹夏竟受歲將

欲上堂乃感歎曰昔佛在世九旬究滿證道

者多吾今虛受法歲內媿深矣將放身倚壁

豁然大悟法華三昧自是之後所未聞經不

疑自解東魏武定六年

十四年

在河南兗州與眾議論為惡比丘所毒垂死後活齊天保元

年

十六年常在河南習學大乘親觀諸大禪師

遊行諸郡是歲刺史欲送歸鄴齊文宣師意欲南向即舍衆渡淮時敕國內諸禪師入臺供養南姓朝常願師以方便辭避不就四年至鄆州爲刺史劉懷實講摩訶衍教諸惡論師以生金藥置毒食中師命垂盡一心念般若波羅密毒即消散五年至九州開岳寺已千五百家共朝史請講摩訶衍般若經六年於光州大蘇山講摩訶衍東坡集光山縣南不遠山北有寺名淨居寺天竺中思神師過此見父老問其姓曰蘇氏又問二山名蘇曰西晉有蓋山神也其後觀摩訶衍來終時遷得法七年於城西觀邑寺講摩訶衍有衆惡論師競欲加害師普造金字般若經現無量身於

十方國講說是經今一切諸惡論師咸得信心住不退轉八年至南定州爲刺史講摩訶衍有衆惡論師競起惡心斷諸檀越不令送食經五十日常遣弟子乞食酒命于時復發願決定普造金字般若爲衆講說九年於大蘇山唱告諸方須造經者忽有比丘名曰僧城八合自言我能造經既得經首即教化境內得財買金於光城縣齊光寺造成大品般若及法華經二部盛以寶函復自述願文一篇以記其事願彌勒佛時身及此經一時出現廣化一切又云世間道俗殷勤請講或強勸令講者皆惡知識初似好心後即忿怒所有學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士如怨詐親亦不可信諸王剎利亦復如是
擇擇擇擇注智慈雲皆云朱陵四擇是也道
者王利者如是四類皆須久師名行遠聞
學徒日盛衆雜精粗是非數起乃顧徒屬曰
大聖在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逃此債債
是宿作時來須受此私事也齊祚將傾佛法
暫晦齊後爲周所滅周當往何方以避此難
忽聞空聲曰若欲修定當往武當南岳師裴
回光州時往鄰郡爲衆講說凡十四年天保
入南岳光州陳光大二年光州當陳齊爲邊境烽火
數興衆不遑處乃以陳光大二年入居南岳
謂其徒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以後必

事遠遊師入南岳至大建先是有梁朝高僧
海禪師居之一見如舊識即以是山俾師行
道師一日登祝融峯岳神會基神揖師曰師
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具地神曰諾師即
飛錫以定其處今極原神曰師已占福地弟
子當何所居師即轉一石鼓下逢平地而止
今岳君聖岳神乞戒師乃爲說法要一日
師謂岳神曰它日吾有難檀越亦當有難師
指巖下曰吾一生曾此坐禪爲賊斷首尋獲
枯骨一聚今極原至西南隅指大石曰吾二
生亦曾居此即拾觸膝起塔以報宿修之恩
師又至蒙密處曰此古寺也晉三生寄託

居此地因指人掘之果有僧用甕皿及堂宇之基即築臺爲衆說般若經今三衆患無水師以杖卓崖虎因跑地泉乃涌出今虎所扶之杖漢明以杖擡即泉是也上大建元年九仙觀道士歐陽正則觀山有勝氣謀於衆曰此氣主褐衣法王彼盛則吾法衰矣乃鑿斷岳心釘石爲巫蠱事法見通志三卷注埋兵器於山上因詭奏曰此僧受齊募而爲之宣帝遣使考驗初度石橋有兩虎號吼使者驚退次日復進師曰擅越前行貧道當續至越七日度使者尙才至始飛錫而往金陵四門皆見師入使者既至遂同進謁帝坐便殿見師乘

空而下梵相異常驚悟其神一無所問以道士誣告罔上今案治之罪當棄市師請曰害人之命非貪道意乞放還山給侍僧衆亦足小懲帝可之敕有司治鐵爲十四券識道士十四名周回其上封以敕印令隨師還山將行餞以殊禮稱爲大禪師思大之名蓋得於此初敕寓栖玄寺嘗往瓦官精舍遇雨不濕屐泥不污僧正慧基過諸塗歎曰此神異人何以至此自是舉朝道俗傾心歸仰大都督吳明徹每親道論欲奉以犀枕未敢言師曰欲與枕便可明徹益大驚異師既復歸山中說法如故道衆以老病告願奉田數頃充香

積用贖老身師曰欲留田當從汝願因名留
田莊贖身莊所賜鐵券悉收藏之勒石記
其事名曰陳朝皇帝賜南岳思大禪師降伏
道士鐵券記時道衆私誓曰今世神通官勢
皆所不如後五百年當生汝法中壞滅汝教
師亦預記曰此諸道士害我無因異日著我

衆衆入我伽藍壞遺體矣皇宋太宗時有大
此山歷覽遺蹟謂主僧曰異日出鎮湖山經必
有無名天竺僧以碑易葬於三藏院可導因
改名道士林索焚成天聽果有文物色此大
以無名道士考遂止乾道初有僧止庵來主
山謂生塔二生塔私墮其地爲已塔非也即
於三石塔人備斧鑿開其石食見靈骨如黃
事者十有四歐陽正則等名大驚疑是夕
知事行僕此今名不少差衆大驚疑是夕

廟一英而盡州縣聞之陳捕甚急陳輩皆
散寺衆自悔掩藏其骨陳徒往山至七
百年矣而陳師果應私誓師與岳神果
記異緣適足以彰南岳攝物之功也師將
順世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訶責聞者寒
心乃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念佛
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

供給如無此人吾當速去竟無答者即屏衆
敕念將入寂弟子靈辯不覺號哭師訶之曰
惡魔出去衆聖相迎方論受生處何驚吾邪
即端坐唱佛來迎合掌而逝顏色如生異香
滿室時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壽六十三
夏四十九初在大蘇以法付顓師後常代繼

般若至一心具萬行忽有所疑師曰如汝之
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
昔於夏中一念頓證諸法現前吾既身證不
必有疑顓師問所證是十地邪曰吾一生墮
入銅輪師住國十以領徒太早損己益它但居鐵
輪耳師住國十以領徒太早損己益它但居鐵
相挺特耳有重輪頂有肉髻牛行象步不倚
不斜平昔禦寒唯一艾納法華經納衣在空
衣謂以受五種舊非以為本也俗作劫字失義繒纈之屬一切不受
所居之處靈瑞重沓供物嚴備瓶水自滿有
諸天童以為侍衛或現形大小或寂爾藏身
異香奇迹不可勝紀常示衆曰道源不遠性

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它覓覓即不得得亦
非真又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見
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
今遍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
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是是尋常見說不思議
一語標名言下當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能
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
中間及內外超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
不會所著述多口授門人筆成章句出四十
二字門無諍行門大乘止觀各二卷釋論玄
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各一卷
釋出南岳禪師大德傳

傳燈云誌公今人謂思賢曰何不下山教化
衆生可化今考公至陳先大二年始至南岳
時年五十四歲公已入於一師僕人之誤傳
訪公耳

贊曰南岳以所承北齊一心三觀之道傳
之天台其爲功業感大無以尚矣故章安
有曰思禪師名高嵩嶺行深伊洛宿名行
十年常誦七載方等九旬常坐一時圓證
見天台師之自行亦既勤矣至於悟法華
三昧開拓義門則又北齊之所未知故荆
溪亦云文禪師但列內觀視聽而已見止
竟可不信哉

四祖天台智者智顗字德安姓陳氏世爲潁
川人晉朝避亂止于荊州之華容今江陵府
父起祖梁元帝時爲散騎常侍封益陽侯母
徐氏夢香煙五采縈迴入懷又嘗夢吞白鼠
因覺體重小者曰白鼠者龍所化也誕靈之
夕神光發屋梁武大同四年戊午鄰人望之以爲火至
則知其生于衆咸驚異內外胥訛欲陳廢俎
以爲慶席火滅湯冷爲事不成且有二僧扣
門曰此兒道德所鍾必當出家言訖而隱師
眉分八采帝王世紀堯十四目耀重童顏
賈辭童童有古帝者之相父母每藏護之
不令人見在經樞中臥即合掌坐必面西

歲喜往伽藍蒙僧口授普門品一編成誦年
十七值梁元帝江陵失守元帝初封湘東王
寺為侯景所害王遂即江陵第三年九月
為西魏所破梁推之應年十歲別傳作十
五者親屬流徙師於長沙佛像前誓為沙門
其考或時江陵城北有五色光見沙門聖王
於其處得金佛一身光相有梵書云阿育王
造乃迎置長沙寺即今言長沙佛傳也寺在
江陵城北舊以為潭州長沙者誤天人咸通
傳云長沙寺在荆
州北岸此言亦同
而入三摩其頂由是深厭家獄思求出家二
親愛之不獲見許乃刻檀寫像披藏尋經嘗
拜佛時恍焉如夢見高山臨海山頂有僧舉
手招之須臾申臂至于山麓接入伽藍見所
造像在焉即悲泣自陳願學得三世佛法對

千部論師說之無礙用報四事恩惠僧徒指
像謂曰汝當居此汝當終此是年父母相繼
傾喪何荆州呼何荆州呼何荆州呼何荆州呼
為油今荆州呼為油今荆州呼為油今荆州呼為油今荆州呼
同營是荆州呼同營是荆州呼同營是荆州呼同營是荆州呼
年十八辭兄求去梁敬帝紹泰元年也年十八辭兄求去
琳守湘州往從之琳以陳侯故舊即資給法
具依本郡果願寺舅氏法緒出家輔行云具依本郡果願寺舅氏法緒出家
氏出二十進受具戒梁太平二年也氏出二十進受具戒
從慧曠學律兼通方等復詣大賢山南齊時從慧曠學律兼通方等復詣大賢山
法華無量義普賢觀歷涉二旬誦通三部進
修方等勝相現前見道場廣博莊嚴而諸經
像縱橫紛雜此來諸像縱橫紛雜此來諸像縱橫紛雜此來諸像縱橫紛雜此來諸

文字之師千羣萬衆尋汝之辯不可窮矣當
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有慧遊禪師謂門人
曰我所數弘真師子吼它人之說是野干鳴
師引經義問遊為之屈夜夢三層樓閣已坐
上遊立下一人怒目謂曰何忽遊邪何疑法
邪宜當問我師設難數問怒人結舌師因談
之曰除諸法實相餘皆魔事南岳造金字般
若命師代講唯三三昧及三觀智用以咨審
餘悉自裁南岳手持如意臨席讚之曰可謂
法付法臣法王無事復謂師曰吾父羨南岳
恨法無所委汝粗得其門當傳燈化物莫作
最後斷種人也最後謂師既奉訓不獲從往

南岳以陳光大元年此陳廣帝時師年三十楚曰法喜等二十七人初
至金陵金陵此陳廣帝時師年三十楚曰有法清
者自矜禪學倚卧而問曰有人入定聞攝山
地動知僧銓觀寺殊無常文出禪秘要經有七十六觀公土練無常此何禪也攝山在建康
門於地水火風入空觀察次第當證四果答
曰邊定不深邪乘聞入若取若說定境無礙
濟驚起謝曰老僧嘗得此定向雲曜則公說
因此未失已而朝野聞風咸來請益大建元
年陳宣儀同沈君理請居无官晉書本寺以官
門蓋力建寺因名在開法華經題帝敕停朝
城西面江號界元年一日今羣臣往聽時僕射徐陵光祿王固侍
中孔煥尚書毛喜僕射周弘正等俱竄戎臨

同聞妙旨仍於一夏開釋大義時白馬敬部
定林法歲禪衆智令奉誠法安皆金陵上匠
咸盡北面之敬師自此常與衆講大智度論
訖次第禪門法修秘記三十卷章安治定爲
又爲毛喜出六妙門止觀也師止瓦官前後
八載七年謝遣門人曰吾初年共坐者四十
人得法次年百餘人得法者不滿十人其後
徒衆轉多得法轉少吾聞天台幽勝昔人見
稱將息緣茲嶺以展平生之志夏四月宣帝
敕留訓物徐陵泣勸勿往師勉留度夏秋九
月遂入天台三十八歲嘗宿石橋見一老
僧曰禪師若欲造寺山下有皇太子寺基用

以仰給三國成一三國即南朝陳北朝當有
大勢力造此寺指太子寺若成國即清時三
方鼎峙雖聞此言何由成寺既出谷見佛隴
南峯見佛隴即奉回留意此山先
是神僧定光菴居三十載師至光謂之曰頗
憶招手相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徵夜聞空
中鐘磬之聲光曰此犍稚集僧得住之相
音度此此吾已居之北山銀地
汝宜居焉乃於北峯創立伽藍植松引流究
若昔夢寺北別峯名華頂獨往頭陀忽於後
夜大風雷震魑魅千羣狀極可畏安心空寂
自然退散復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乍抱悲

更流涕深念實相體達本無尋復消殞強輟
二緣所不能動此皆天子魔所為之狀此土
者明星出時見一神僧謂之曰制敵勝怨乃
可為勇此二句出淨名經復為說法師問曰大聖所
說是何法門當云何學云何弘宣答曰此名
一實諸學之以般若宣之以大悲從今以後
自行兼人吾皆影響八年師安居佛隴此偶
失檢衆皆隨意去住師與慧綽種苜拾象此偶
禪斗此偶子此偶也安貧無戚九年二月帝下
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
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天台在六朝時名始豐
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給薪水於是衆復來

集十年五月左僕射徐陵以禪師創寺啓于
朝賜號修禪此皆毛喜題陳郡袁子雄新野
庾崇二人登山值講淨名即專心齋戒連辰
聽法雄見堂前有山琉璃映徹山陰曲澗跨
以虹橋梵僧數十皆手擎香鑪登橋入堂雄
以告崇崇稱不見雄因發心改造講堂天台城八十四
海民業漁捕師以身衣勸人贖十四一為放
生之池時臨海內史計詡請講光明經漁者
聞法皆好生去殺舍江溪菴梁六十三所三
百餘里俱成法池詡後還都坐事被繫臨當
伏法遙想禪師冀垂一救夜夢羣魚巨億吐
沫相濡明旦有詔特原詡罪計內兒孫是字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師講經竟乘舟出海口望芙蓉山巖峯峭聳橫石孤垂師曰昔夢遊海上正似於此一日見瑞雲五采狀如月暈遙蓋寺上羣雀嘈囀飛集欄宇師曰江魚化為黃雀來謝恩耳至德元年上陳少敕國子祭酒徐孝克樹碑為銘以贊功德百文錄二年永陽王伯智少出鎮東陽一路之作致書三請師遂往赴躬行方等書講與子誡家人咸稟淨戒少主問羣臣曰今之釋門誰為名勝徐陵對曰瓦官禪師禪德高邁永陽王親承北面願陛下詔還京都宣弘大法三年正月前後三遣敕使並辭以疾三教錄三月更敕州郡為之勸

請百師有敬願師時往若一言有益則四生永賴師不得已遂行既屆金陵暫安靈曜四月詔赴太極殿開大智度論題及仁王般若經題還寺就講時百座居左諸高座五等在右五伯子也慧恒辯皆奉敕難問天子臨筵十五聽法百僚莫不盡敬時僧尼類多無業朝議欲令策經不通者皆休道師諫之曰調達日誦萬言未免淪墜智高與王共造五運生入北觀此大方便護法而大師也特准憶一偈乃獲四果無身美犯知是行者得度世終無心開得篤論為道豈關多誦少主大說即停阿羅漢

師謂使者曰雖欲相見終恐緣差既而屢旬大風祇賊兢發水陸俱阻竟不成行十一年晉王代爲總管晉王楊廣代秦遣使奉迎師曰我與晉王深有緣契即束衣順流不日而至王製文請授菩薩戒師三辭不免乃立四願一者雖好禪學行不稱法願勿以禪法見欺

我

十六

二者身閤庠序口拙喧涼願不責其規矩三者爲法傳燈願勿嫌其去就四者若丘壑念起願放飲啄以終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贈王方希淨戒遂允其願以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總管大聽事設千僧齋授菩薩戒法師謂王曰大王紆遵聖禁可名揔持王贊

師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自受戒後諸授戒既畢出居城外禪衆寺即欲西上王固請留師曰先有明約豈當相違王乃遣柳顓言致書請留待來年二月約至棲霞送別十二年二月師奉書於王請爲東林峯頂兩寺檢越王復書許之三月師將啓行王復致書請就攝山安居度夏師不許王命有司具裝發遣師遂至止廬山七月王遣使往廬山參省八月師往衡山營建功德酬師恩也十一月王遣書往潭州奉迎十二月師至荆州旋鄉答地將建福庭乃於當陽玉泉山此在隋通爲荆州牛創立精舍及重修十住寺縣時分置荆門軍

遺俗稟戒聽講者至五千餘人初至當陽望沮漳山色堆藍欲卜清溪以爲道場意嫌迫隘遂上金龍池北百餘步有一大木婆娑偃蓋中虛如菴乃於其處趺坐入定一日天地晦冥風雨號怒妖怪殊形倏忽千變有巨蟒長十餘丈張口內向陰魔列陳砲矢如雨經

成八

十七

一七日了無懼色師問之曰汝所爲者生死衆業貪著餘福不自悲悔言訖衆妖俱滅其夕雲開月明見二人威儀如玉長者美髯而豐厚少者冠帽而秀發前致敬曰子即關羽漢末紛亂九州爪裂曹操不仁孫權自保子義臣蜀漢期復帝室時事相違有志不遂死

有餘烈故王此山大德聖師何枉神足師曰欲於此地建立道場以報生身之德耳神曰願哀閔我愚特垂攝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船其土深厚弟子當與子平克孫權已據江陵因遣走吳馬忠使關不其子平於章鄉斬之唐書羽生侍中與其弟孫權建寺化供護持佛法願師安禪七日

以須其成師既出定見湫潭千丈化為平陸棟宇煥麗巧奪人目神運鬼工其速若是師領衆入居晝夜演法一日神白師曰弟子今日獲聞出世開法願洗心易念求受戒永爲菩提之本師即秉鑑授以五戒於是神之威德昭布千里遠近瞻禱莫不肅敬

智度論上王吳國此應

東晉神異記晉王答書有云當陽造寺既興
出神心望生來即當具奏嘉號章安撰別
傳略不及開王事殊未曉若謂之無所聞
則華頂安禪強極二泉聽講矣謂之不聞
事理便令神應其用彰吾時有之矣別夫
五泉碑以補其闕尚多詳辭今並刪略若
若別傳敘事之際多詳辭今並刪略若
今並收載覽者宜知十三年二月晉王入朝
行次陝州遣書往荊州奉迎夏四月於玉泉
說法華玄義奉安云次在江陵五月遣智遠
奉書晉王上玉泉伽藍圖并求撰衡禪師碑
因獻萬春樹皮架梁梁武帝時王答曰奉旨
於當陽造寺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詳此二
雨百姓咸謂龍怒師至水發之源口咒手揮

風雨交集民衆大喜歌詠滿道荊州總管王
積入山致拜戰汗不已退謂人曰吾屢經軍
陳臨危更勇未嘗如今日之怖懼積後王
又據管謀七月王以創寺奏上賜名玉泉八
月荊州弟子陳子秀致疏請諸法華十四年
夏四月於玉泉說摩訶止觀一夏敷揚二時
慈雲此早晚雨是年過岳州刺史王宣武請
授大乘戒法學士曇捷請講金光明其俗專
業殺捕及聞法感化於是一郡五縣一千餘
所咸舍殺業十五年春晉王久留京師將還
鎮遣使奉迎師乘流東下止揚州禪衆寺六月
王奉書求學禪慧其辭曰戒爲基陟昔年履

受而定品禪枝屏散歸靜未知可開化否師
復書以本懷夙在天台舊居禪定一門隱華
深寄更回神慮別俟勝賢後三日王復書云
智者昔在陳朝瓦官大集榮公先被折角兩
瓊纔獲交綬小莊嚴寺慧榮答維陸負如折角兩瓊纔獲交綬其角漢書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兩瓊纔獲交綬也戰則兩馬相觸今兩瓊與智者議論纔交綬便怯前往荆州舊學名僧莫
不歸服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止觀引經云非禪弟子即日而不依請如彼彌勒令當問誰
法華經疏作是念今者出等現神吏相以何因緣而有此瑞令當問誰非能答者云云
七月以所著淨名義疏初卷奉王是月師以
荆州立玉泉及所修十住寺請王為檀越王

即貽書達荆州總管嘗令檢校後致書勸留
樓霞庶獲咨決行道本貴安心寧勞過遠天
台之路幸賴前懷師復書曰接霞咫尺非關
本誓天台既是寄終之地故每屬弟子一旦
無常願歸骨於天台昔願創伽藍故欲遣修
葺方乞寺名屈作檀越王答皆許之八月蔣
山棲霞寺沙門保恭奉納本寺田園請師來
居不赴九月王迎師入城既入謁懇辭東歸
王不敢留遂行具越之民掃巷以迎沿道令
牧旛華交侯寺久荒蕪已十二載人蹤斷絕
竹木成林將至半塗一僧雪頂駐錫當路達
巡即沒咸謂聖賢之見迎師雅好林泉真牧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吟詠按去聲所共嘗遊行而歎曰靜夜深山
澄神自照豈不樂乎十七年四月立御衆制
法十條付知堂上座慧諫見百是月王遣使
入山參問期以今秋迎觀江都八月會稽嘉
祥寺沙門吉藏百餘人奉疏請講法華不赴
嘗於一夜皎月映牀獨坐說法如人問難侍
者智晞明且啓曰未審夜來見何因緣師曰
吾初夢大風忽起吹壞寶塔次見梵僧謂我
曰機緣如薪照用如火傍助如風三事備矣
化道乃行華頂之夜許相影響擬用將盡傳
助亦息故相告耳又見南岳共喜禪師令吾
說法即自念言餘法名義皆曉自裁唯三觀

三智最初面受說竟謂我曰它方華整應是
未詳相望甚久緣必應往吾等相送吾拜稽
諸此死相現也吾憶少時之夢當終此地所
以每欣歸山今奉冥告勢必不久吾終後當
藏屍於西南峯累石周龕植松覆坎立二白
塔使見者發菩提心又經少時語弟子曰商
行寄金醫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乃口
授觀心論隨語疏成十月王遣使入山奉迎
師即日散施什物以與貧乏標棧山下以擬
殿堂按書云畫作圓形以爲模式誠其徒曰
後若造寺一用此法或疑山澗險峙何能成
寺師曰此非小緣乃是王家所辦按不測

其旨次日隨使出山行次石城乃稱有疾謂
智越曰大王欲使吾來不負言吾知命在此故
不須前進石城是天台西門大佛是當來靈
像處所既好宜最後用心衣鉢道具一分奉
彌勒一分充羯磨語已右脇西向而臥專念
弥陀觀音及般若名晉王聞師在疾遣醫往

城八

二十

治或請進藥師曰能遣病留殘年乎病不與
身合藥何能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晞
往日復何所聞觀心論中復何所道又請進
齋師曰非但步影為齋遇日不能無緣無觀
即真齋也無所緣無能觀十一月二十一日
造發願文言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鄞縣阿育

王塔寺剡縣十丈彌勒三處尊儀用表三卅
類毀剝壞願更莊嚴付囑後人使經營修立
是日口授遺書并手書四十六字此四十六字
其書略云蓮華香鑪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
以仰別願德香速聞長保如意也及以造寺
圖式并石像發願文悉用仰囑書畢命淨掃

室內索三鉢令侍者唱二部經為最後聞思
聽法華竟贊曰法門父母慈解由生本迹曠
大微妙難測四十餘年蘊之知誰可與唯獨
自明了餘人所不能見輟斤絕絃於今日矣
即人輟斤也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火車相現能

改悔者尚得往生況戒慧熏修行道力故實
不唐捐當唱經時吳郡侍官張達等五人見
石佛倍大光明滿山直入房內唱經竟索香
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無量
心四悉檀四諦十二因緣六波羅密一一法
門攝一切法皆能通心到清涼地若能於病

城八

二十一

患境達諸法門者即二十五人百金可寄無商行寄金寄今我最後策觀談玄策九法及今策觀
皆輕策今最後善寂吾今當入在藏入智朗請
曰不審師入何位沒此何生誰可宗仰師曰
汝等賴種善根問它功德如盲問乳告實何
益吾今當為破除汝疑吾不領衆必淨六根

為它損已祇五品耳吾諸師友侍從觀音皆
來迎我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吾常說四種
三昧是汝明導我與汝等因法相遇以法為
親傳通佛燈是為眷屬又誠維那曰人命將
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惟長惟久氣盡為期
云何身冷方後聲磬世間哭泣喪服皆不應
為言訖唱三寶名如入三昧實此月二十四
日未時也春秋六十僧夏四十安坐在外經
歷十日道俗奔赴號泣遙拜入龕之後流汗
遍身將昇歸佛體連雨不休弟子呪願乞加
神力纔舉禪龕應時開霽乃於寺西南峯起
墳奉藏從先囑也傳法弟子三十二人得法

自行者不可稱數無庸得并寺碑得門者千
師造寺三十六所嘗曰予所造寺棲霞靈巖
天台玉泉乃天下四絕也又造大藏十五處
旃檀金銅畫像八十萬軀親度僧一萬四千
人師於三十年唯著一納非冬夏未嘗釋體
有所受施一果一縷悉以入衆凡所弘通不
畜章疏安無礙辨契理符文有大機感乃
著述為晉王著淨名義疏二十八卷為毛喜
著六妙門為兄陳鍼著小止觀為學徒著覺
意三昧法華三昧行儀各一卷法界次第第三
卷已上皆常在高山云若說次第禪門一年
一編若著章疏可五十卷十卷章安於定為

十五若說法華玄義圓頓止觀半年各一編
若著章疏各三十卷此三法門常時講授章
安一聞述以為疏十八年智者弟子上首智
越遣僧使灌頂普明奉遺書及淨名義疏三
十一卷至揚州王遣使答遺旨以不獲親承
義疏為之悔恨所囑造寺今遣司馬王弘一
城八蓮指畫吳郡鄧境剡邑三處像塔及智者臥
疾處亦當嚴飾復遣使至佛隴建千僧法會
王初覽遺書對淨名疏而立願曰昔親奉師
顏未能咨決今承遺旨何由可悟若尋文生
解願示神通夜夢羣僧集閣王自說義見智
者飛空而至寫七寶珊瑚於閣還復飛去四

月十六日佛臘僧衆方就坐禪上座道修見智者常服按行堂內少時方出上座驚起瞻拜衆共悲歎十一月王造典籤吳景賢入山以諱日設五百衆齋二十年立晉王爲皇太子仁壽元年正月末嘉僧法曉生聞智者勝德特至龕所旋遶千拜一夕龕戶自開光照林木一寺奔馳衆共瞻禮十月智者弟子上首智越遣僧使灌頂智瑪奉啓入京稱賀并謝造寺新成王旣鼎創藍宇即登春宮此皇太子寺基是也王旣爲寺檀越王弘實任經理此王家造寺是也陳齊俱滅隋方代周此三國成一是也寺成乞名即從先記此呼爲國

渭是也神僧之言至此俱驗十二月皇太子遣散騎侍郎張乾咸送灌頂還山設千僧齋及爲文致敬墳龕開視舍利見靈體不動如在定中四年七月皇太子登位十一月寺遣僧使智瑪奉啓稱賀煬帝大業元年九月車駕巡幸至揚州寺遣智瑪詣行在所十月引對大牙殿賜坐宣敕云師等並是行道之衆勿容壯僧及私度出家冒死相替瑪對曰天台一寺即是天之所覆寺有常制不敢容外客及私度代死又敕云師還寺可更開靈龕必當大異弟子欲爲先師造碑當有行狀瑪對曰先師靈異非一灌頂錄成一卷當即貢

上帝敕秘書監柳顧言曰朕欲爲智者製碑
非卿文不得朕心碑成敕於寺刻石其要云
約仁王瓔珞龍樹馬鳴立三觀四教述其本
宗云帝敕揚州五十僧立天台寺名一表爲
禪門一表爲五淨居僧使智璵進曰昔陳朝
有定光禪師遷神之後智者夢其靈曰今欲
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爲一當有大力勢人
爲之造寺寺若成國即清必呼爲國清寺帝
曰此先師之靈瑞即用爲名遂取大牙殿榜
以雌黃大篆書之遣通事舍人盧正方入山
奉安寺額以十一月二十四日忌辰度四十
九僧設千僧齋有司案名滿足千數臨齋受

觀則數溢一人咸謂智者化身來受國供是
日午後使人同大衆開視靈龕唯空牀虛帳
而已使者反命帝謂羣臣曰智者是朕戒師
先多靈異朕於仁壽元年令張乾威往觀龕
室儼然令盧正方往則靈體不可復見既從
受化得道非虛天鄉寺沙門慧延昔遊光宅
曾露法潤忽聞遷化感咽無已欲知智者生
處因寫法華經以求冥示潛思屢旬忽夢智
者從觀音西來顧謂之曰疑心遣否邑人馬
紹宗刈稻百束以供寺衆執役勞疾心念求
護夜夢智者趺坐牀上焚香如霧尉紹宗曰
家貧能施何疑無福時兄及妻母同夕感夢

香氣屢日又張造者年邁足蹶登龕拜祝曰
早蒙香火願未世得度脫忽聞龕中應聲及
以彈指造再請曰願重賜神應即聞如初老
婦俞氏年九十患一腳短凡十八年專往龕
所殷勤設齋即覺短腳還申步履平正荊州
玉泉弟子法偃於江都造智者像還至江津

像身流汗拭已更出識者謂師色身不異於

城八

二十四

此也錢忠懿王時申請於朝追謚法空寶覺

尊者當時用本朝寧宗慶元三年以荆門請

加謚靈慧大禪師雖出百錄別傳高僧傳三

清碑諸文及

義神智曰吾佛出世雖說諸經而本懷得

暢唯在法華自阿難結習之後天親作論
雖曰通經然但約文申義舉其大略而已
至於斯經大事教化始終則晦而未明暨
羅什翻譯東傳此土造疏消釋者異論非
一唯我智者靈山親承大蘇證悟發揮妙
旨幽贊上乘以五義釋經題四釋消文句

而又能以十章宣演明靜法門於是解行
俱陳義觀兼舉可謂行人之心鏡巨夜之
明燈雖天竺大論尚非其類豈震旦人師
所能跂及云云又設問曰輔行引九師相承
謂此齊已前非今所承且此齊既用覺心
重觀三昧今此何故斥於覺覓但是一微

耳將非智者斥於北齊邪答妙玄開演法
華十妙尚云莫以中論相比又云天竺大
論尚非其類蓋智者用如來之意明法華
之妙故龍樹北齊亦所不及若無生宗旨
三觀行門其實祖龍樹宗北齊粟南京師
資相承宛如宿契六又曰天台所談三歸
三觀出乎仁王及璎珞經三智三德本乎
涅槃大品所用義旨以法華爲宗骨以智
論爲指南六
贊曰舍天台之學而欲識佛法意者未足
與議也故自夫聖教東度經論偏弘唯任
己心莫知正義齊梁之際挺出諸賢盛演

法華立言判教一音四相之說四時六宗
之談衆制紛紜相傾相奪南三北七競化
當時猶夫栗散小王妄自尊大補注置栗
位以新諸而不知金輪飛行統御四海威
德之盛也惟我智者大禪師天縱之聖滿
諸功德以爲續承祖父三觀之緒未遂先
大於是約法華悟門說止觀大道立經陳
紀爲萬世法至於盛破九宅則餘者望風
徧難四宗則它皆失據宣布至化坐致太
平非夫間生聖人其孰能爲此大業者哉
然則欲識佛法意者其唯天台之學乎
佛祖統紀卷第六 城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佛祖統紀卷第七之八

城九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五祖章安尊者灌頂

其師以此子非凡故以

姓吳氏臨海章安人始生三月天降文字

正能隨母稱三寶名有僧過門謂其母曰此

子非凡因以為名七歲入攝靜寺依慧拯日

記萬言年二十受具戒天縱慧解一聞不忘

陳至德初上後謁智者於脩禪寺稟受觀法

研經既久頗蒙印可因為侍者隨所住處所

說法門悉能領解禎明元年隨智者止金陵

光宅聽講法華七觀受金陵隋開皇十三

年仲夏受法華玄義於江陵玉泉

時年三

大

在江陵奉

十四年夏受圓頓止觀於玉泉

明一覽教

至於餘處講說聽受之次悉與

結集大小部奏百有餘卷傳諸未聞皆師之

功也十八年正月師與普明奉智者遺書自

天台至揚州謁晉王并奉淨名義疏二月王

遣使王弘送還山為智者設千僧齋始用工

造國清寺仁壽元年晉王為皇太子師與智

琮奉表至長安稱賀并謝造寺右庶子張衡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册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傳傳於東宮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疏文判釋可
令寺衆諸委法華玄義者齊疏入京衆推師
隨使應令八月遣使送師還山煬帝大業十
年時年四十五著涅槃玄義二卷疏二十卷時隋
末兵興寇盜羣起師自序云推度聖文凡歷
五載何年不見兵火何月不見干戈菜食水
齋冰牀雪被其勞苦有若此云疏成烈火焚
之不藝師晚年於會稽稱心精舍講說法華
時人讚之有跨朗籠基超雲邁印之語與皇
齊山陰縣基橋法華疏梁元帝法雲
製疏諸經並見唐續僧傳印師未詳郡中有
嘉祥吉藏先曾疏解法華聞章安之道廢講
散衆投足請業深悔前作之妄唐貞觀六年

八月七日終于國清壽七十二臘五十二初
示疾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弥勒經說世
尊入滅多焚名香其煙如雲汝今可多焚香
吾將去矣因委曲遺誠辭理甚切忽起合掌
如有所敬稱淨土佛菩薩名奄然而化先是
貞觀元年同學智晞臨終曰吾生梵率見先
師城九智者實座行列皆悉有人唯一座空彼天
人曰卻後六年頂法師來升此座計歲論期
審晞不謬是月九日寔于寺之南山居國清
日有老父漆疾百藥不瘳其子求救於師即
焚香轉法華經病者聞香入鼻其疾遂愈仙
居樂安嶺南曰安州奚荒鼎急歲常弱人師

普之曰若此溪坦平當於此講經旬浹之間
白沙通涌平如玉鏡乃講光明法華以答靈
惠嘗於攝靜寺講涅槃經羣盜突至見寺門
旌旗耀日神兵執仗皆長丈餘賊衆大驚奔
走潰散俗因稱爲山兵寺每誦經宴坐常有
天華飄墜其側所著八教大意智度傳各一

卷觀心論疏二卷國清百錄五卷涅槃玄義
二卷涅槃經疏二十卷真觀法師傳南岳記各
一卷吳越王請謚爲摠持尊者出百經人相傳高僧傳三

贊曰昔在智者爲佛所使以靈山親聞法
華之旨惠我震旦乃開八教明三觀縱辯

宣說以被當機可也至於末代傳弘之寄
則章安侍右以一徧記之才晉河南有一
不華爲論疏垂之將來殆與慶喜結集
同功而比德也微章安吾恐智者之道將
絕聞於今日矣

六祖法華尊者智威姓蔣氏處州縉雲人母

朱氏家世業儒年十八爲本郡堂長郡學

母令歸納婦路逢梵僧謂之曰少年何意欲

違昔日重誓邪因示其五願曰一願臨終正

念二願不墮三途三願人中託生四願童真

出家五願不爲流俗之僧蓋前身爲徐陵聽

智者講經深有詣入對智者親立此願師聞

願已不復還家即往國清投章安為師受且
之後咨受心要定慧俱發即證法華三昧唐
上元元年唐高祖欲卜勝地說法度人執錫而誓
曰錫止之處即吾住所其錫自國清飛至蒼
嶺普通山山在永嘉可五百里以隘狹不容廣眾
陟空再擲至軒轅鍊丹山師既戾止翦棘刈

茅班荆為座聚石為徒晝講夜禪手寫藏典
於是名其地曰法華既而學者子來習禪者
三百人聽講者七百眾常分為九處安居師
身長七尺骨法古秀每登座有紫雲覆頂狀
如寶蓋鳥雀旁止有同家畜眾若乏水浚一
石井纔三尺深日給千眾冬夏無竭法華至

仙居上阪仙居台州屬邑阪同坡也音反約八十里師每
日往反齋粥禪講未嘗少違咸謂有神足通
永隆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跌坐禪堂而化
異者七日不歇自初上元初建寺至永隆七年是日眾
見坐逝于寺而上阪之人見師赴檀越舍至
人起滅其不可測識若此傳法雖眾惟天宮

威師為之正嗣師在太宗朝名德升聞召補
朝散大夫封四大師師名和傳云唐有四大師
師名和傳云唐有四大師師名和傳云唐有四大師
達學者宋明皇祐初元仙居令伍扶於傳道
處重修殿庭奉安真像是夜有虎繞殿二匝
而去元豐五年十三代孫忠法師躬禮舍利

增飾其塔錄行實而記之曰師與天宮同時
行化俱受封官繼祖之位若橫論祇成八世
豎分則有九代也昔如來涅槃阿難結集出
二弟子一名商那一名末田地居國雖異行
化則同故付法藏橫列二十三豎分二十四
今智者示滅章安結集出二弟子亦同其時
阿難結集之際闍王送供一夏章安結集之
日煬帝送供十年挹流尋源智者如東土一
佛章安有似阿難二威亦猶商那末田地煬
帝外護有同闍王可不信哉師平日坐禪舊
趾至今不生春草
贊曰世謂徐陵對智者發五願轉身得出

家學道證法華三昧嗣承祖位今詳觀頽
辭何期心未深而所獲更勝殊不知靈鷲
同會咸爲得入故能以自在力用或現率
官身或示比丘相昔徐陵令法華大拒益
物隨願出興豈當以世間仕官因福受報
者比量之邪此意有權實二義唯明教者
知之
七祖天宮尊者慧威姓劉氏婺州東陽人總
角之歲深厭勞生遂入空門祝髮受具聞法
華大弘天台之道即往受業刺志禪法晝夜
惟勤三觀法門頓獲開悟時人見其深入威
師之室遂以小威師稱之後歸止東陽深居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山谷罕交人事自法華入滅之後登門求道者不知其數傳法之的唯左溪耳師於高宗朝與法華同封朝散大夫四大師吳越王請謚全真尊者

贊曰或見梁氏統例二威絨授其道不行之言則便以爲絨默無言坐證而已然梁

氏此言將以張皇荆溪立言弘道之盛故權爲之重輕耳要之講經坐禪未嘗不並行也不然法華聽習千衆天宮求道無數爲何事邪是知其道不行亦太過論

八祖左溪尊者玄朗

與本朝聖和諱上下字同

字慧明婺

州東陽人姓傅氏雙林大士六世孫也母葛

氏感異夢而有娠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生

既產未嘗作

嬰兒啼每見人則欣笑盈面九歲

高宗永徽三年建

業清泰寺受經日過七紙唐武后如意二年

上十落髮得戒聞天宮感弘止觀即往求學

未幾一家宗趣解悟無遺常以十八種物行

頭陀行依憑巖穴建立招提面列翠峯左紫

碧澗因自號曰左溪每言泉石可以洗昏蒙

雲松可以遺身世常宴居一室自以爲法界

之寬心不離定口不嘗藥耄耆之歲同於壯

齡揉紙而衣掬溪而飲洗鉢則羣猿爭捧誦

經則衆禽交翔幽棲林谷深以爲樂一日有

盲狗至山長嗥伏地師爲行懺不逾旬日雙

目俱明每翹跪祈請願生兜率內院斂念之頃忽感舍利從空而下天寶中建塔奉安會之至皇朝開寶六年後王正容棄屈入城冀親法喜師不欲往教辭之以疾與永嘉真覺為同門友嘗貽書招覺山居覺復書千餘言有諠不在屋窠不在山之語今永嘉集有答友人書近世有左溪注永嘉同清穆刊二言於山中而序之曰左溪云耳永嘉之言非責也故將有說士耳此當人所不能知也及師所居蘭若坐非正陽將移殿與像用力實艱杖策指揮工人聽命為日未久舊制儼然山水頻涸衆以為患舉杖刺之巖泉涌出嘗累成二塔給事悉煎香汁

不用牛膠此用龜背諸陀羅尼經畫像之法天寶十三載九月十九日呼門人謂曰吾六即道圓萬行無得戒為心本汝等師之即端坐長別壽八十二夏三十一弟子有夢其居寶閣第四重者寤以告鄰鄰夢亦協時以為表第四天慈氏內院也茶毗已門人分舍利為二分一塔左溪之西原遵像法之遺制一塔東陽之東原尉邑人之後思司封李華為之銘云稟法十二人的嗣曰荆溪新羅傳道者法融理應純英撰法華科文二卷及修治法華文句吳越王請謚明覺尊者贊曰刺史張成綺狀其行曰師誨人無倦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講不待衆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屢非因討經論不虛然一燈非因瞻禮聖容不虛行一步未嘗因利說一句法未嘗因法受一豪財遂得遠域龍象鄰境耆耆爭趨以前填門擁室若冬陽夏陰弗召而自至也徒耆

結反年八十也

九祖荆溪尊者湛然姓戚氏世居晉陵荆溪時人尊其道因以爲號家本習儒故幼學風成在兒童中超然有邁俗志年十七齊宗景生至女宗開元十訪道浙右遇金華方巖授五年當十七歲以止觀之法開元十八年始從學左溪時年二十

溪與之語知爲道器嘗謂師曰汝曾何夢答曰疇昔之夜夢披僧服掖二輪遊大河中溪曰嘻豈當以止觀二法度羣生於生死之淵乎遂以處士服受教觀之道天寶七載始解縫掖著僧伽梨時年三十八受業於宜興君僧伽梨翻爲大尋詣會稽一律師博究律部永二十五條也久之演止觀于吳門開元左溪旣沒師挈密藏獨運東南謂門弟子曰道之難行也我知之矣古之至人靜以觀其復動以應其物二俱不住乃蹈乎大方今之人或蕩於空或膠於有自病病它道用不振將欲取正舍予誰歸於是大啓妙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

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
所傳著為記文凡數十萬言使一家圓頓之
教悉歸於正每以智者破斥南北之後百餘
年間學佛之士莫不自謂雙弘定慧圓照一
乘初無單輪隻翼之弊而自唐以來傳永鉢
者起於庾嶺談法界闡名相者盛於長安是

三者皆以道行卓犖

力勳反卓
平起然也

名播九重為

帝王師範故得侈大其學自名一家然而宗
經弘論判釋無歸講華嚴者唯尊我佛讀唯
識者不許它經至於教外別傳但任胃臆而
已師追援其說辨而論之曰金錫曰義例皆
孟子尊孔道闢揚墨之辭識者謂荆溪不生

則圓義將永沈矣天寶大歷間玄宗代朝廷
三詔並辭疾不起師始居蘭陵嘗與江淮名
僧四十人同禮五臺有不空三藏門人含光
白師曰頃從不空遊歷天竺見梵僧云聞大
唐有天台教迹可以識偏圓簡邪正明止觀

可能譯之至此土邪師聞之歎曰可謂中國

失法求之四維

左傳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
四夷

晚歸台嶺大布而衣一牀而居以身

誨人耆年不倦大兵大饑之際學徒愈蕃瞻

望堂室以為依怙建中三年

德宗二月五日示

疾於佛隴語門人曰道無方性無體生歟死

歟其旨一貫吾歸骨此山報盡今夕要與汝等談道而決夫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爲三因在聖爲三德藝炷則初後同相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人在此而已汝其志之言訖隱几而化壽七十二夏四十三門人奉全身塔于智

者瑩域之西南隅所著法華釋籤文句記止觀輔行止觀搜玄記各十卷止觀文句一卷爲司封李華說止觀大意一卷釋籤別行十不二門金剛鐔止觀義例三觀義涅槃後分疏觀心誦經記授菩薩戒文始終心要各一卷略淨名疏十卷記三卷淨名廣疏記六卷

治定涅槃疏十五卷文句科止觀科各六卷華嚴骨目二卷法華三昧補助儀觀心補助儀各一卷方等懺補助儀二卷門人梁肅撰師碑銘而論之曰聖人不與其閒必有名世者出自智者以法付章安安再世至于左溪明道若昧待公而發乘此寶乘煥然中興蓋受業身通者三十九人搢紳先生高位崇名屈體承教者又數十人史記孔子世家云弟屈者七十二人今言受業身通者無義吳越王請證圓通尊者本朝元祐初永嘉忠法師遣門人掃塔草棘荒蕪不能辨即索梁氏碑去大師瑩兆百步尋識之其龕已空唯乳香一

塊耳夜夢玄弼山君謂曰昨者天神遣多人取全身去也不須猶豫於是即舊基建石塔以識之

贊曰疏以申經記以解疏夫然故旨義始歸於至當而後人得以守其正說大哉釋籤妙樂輔行之文其能發揮天台之道疇

九

不曰厥功茂焉不有荆溪則慈恩南山之徒橫議於其後者得以並行而感衆矣師之言曰將欲取正舍予誰歸誠然哉寶訓也本記言搢紳受業者數十人知當時儒宗君子學此道者若是之盛今所聞寥寥三四人耳惜哉

佛祖統紀卷第七

佛祖統紀卷第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興道下八祖紀第四

十祖天台興道尊者大法師



十一祖天台至行尊者大法師

十二祖國清正定尊者大法師



十三祖國清妙說尊者大法師

十四祖國清高論尊者大法師

十五祖螺溪潭光尊者大法師

十六祖四明寶雲尊者大法師



十七祖四明法智尊者大法師

昔吳越王請謚諸祖而龍樹北齊南岳三師未及謚今并取遵法師下無師號者即本紀之文撫其行實以為尊稱是蓋尊祖之大義也它日有能考論懿德上之清朝賜以徽謚者幸當用此定名庶乎不失其實也或疑今私謚者漢朱穆門人與蔡邕謚文忠先生晉陶潛門人謚靖節先生見漢書宋唐蘭穎士門人謚文元先生續錄曰元延祖謚太先生七公此皆門人私謚无咎

傳聖人之道者其要在乎明教觀而已上尊

龍剄下逮荆溪九世而祖之宜矣至於邃脩
二師相繼講演不墜素業會昌之厄教卷散
亡外琇竦三師唯傳止觀之道螺溪之世賴
吳越王求遺書於海東而諦觀自高麗持教
卷用還于我於是祖道復大振四明中興實
有以資之也是諸師者或顯或晦述而不作

九
稱之曰祖蓋傳授有所繼正統有所繫也撰

興道下八祖紀

十祖興道尊者道邃不知何許人唐大歷中
代來依荆溪於佛隴洞悟幽玄無所凝滯荆
溪嘉之曰吾子其能嗣興吾道矣遂授以止
觀輔行師為衆開說發明深旨聽者無不領

寤同門元皓一見師大敬服貞元二十一年
日本國最澄遠來求法聽講受誨晝夜不息
盡寫一宗論疏以歸將行詣郡庭白太守求
一言為據太守陸淳嘉其誠即署之曰最澄
閑梨身雖異域性實同源明教之姿道俗所
敬觀光於上國復傳教於名賢遂公法師摠
萬法於一心了殊塗於三觀而最澄親承秘
密不外筌蹄猶慮它方學者未能信受其說
所請印記安可不從澄既泛舸東還指一山
為天台創一刹為傳教化風盛播學者曰蕃
遂遙尊邃師為始祖日本傳教實起於此
又據明僧塔銘云荆溪傳行滿滿傳廣備案
大宋僧傳遂法印傳廣備傳物外今依宋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明傳以遠師大和通為正昆氏鍾也
智者不知當時何緣得此其說

述曰指要斥日本乾淑所錄遠和上止觀
中異義以三界為無漏揔中三者竊詳述
師親受止觀於荆溪無緣輒創此說特乾
淑輩為此私義託遠師以行之耳則知日
本別行十不二門題云國清止觀和上者
皆其國人之依放也指要又云它既曾附
示珠指往於彼國必是依之勘寫據此又
知國人依奉先所寄之本故并託止觀和
上之名以行其文也四明之言斥乾淑奉
先耳世人不寤便謂斥遠師請以此議為
解

十一祖至行尊者廣脩姓留氏東陽夏昆人
早入遠師之室研精教觀而向心至行日誦
法華淨名光明梵網四分戒本為常課六時
行懺晚年彌篤每歲行隨自意三昧七七
未嘗以事廢天台刺史韋珩音似素重教門
請入郡堂講止觀珩於即席深有省發時會
聽者莫不欣慶會昌三年唐武宗二月十六日
終于禪林葬全身于金地道場登門弟子甚
衆居上首名物外後二十三年門人良滑敬
文發塔火育之得舍利千餘粒大如菽即舊
地建塔藏之

十二祖正定尊者物外姓楊氏閩之候官人

父從脩師傳止觀且說且行大中末_宣歲歎
加趺一室妙入正定謂弟子曰汝若不死至
五穀登時可擊磬引我出越歲餘弟子如所
教遂從定起中和五年_補三月十五日終于
國清葬于智者塔院之側上首弟子元琇敬
休慧凝皆傳道于世以紹家學

十三祖妙說尊者元琇_{音秀}天台人依國清
外法師學止觀盡其旨妙於講說不以學徒
衆寡二其心一日升座衆集或少有異僧十
人自外而入威儀可觀致敬已坐行末講散
後問訊即出師遣侍者邀之皆凌空舉手笑
謝而去師當僖昭之際天下方亂學教之徒

忽聚忽散以故得定慧之業者艱其人唯清
疎常操承事日久洞達無遺操師傳義從從
傳德傳傳慧贊脩雅皆繼世有聞云

十四祖高論尊者清疎天台人依琇法師精
思止觀旦夜不懈及繼主國清說行兼至時
錢氏建國吳越天台一境有同內地師領衆

十二

安麴厲其志曰王臣外漢得免兵革之憂終
日居安可不進道以答國恩每長日臨座高
論不已衆莫敢有倦色門人世業者義寂志
因覺彌

十五祖淨光尊者義寂字常照永嘉胡氏母
初懷妊不喜葷血及產有物蒙其首若紫帽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然梁末帝明幼白二親求出家乃入關元

依師誦法華五月已卯生月而微年十九晉高祖天祝

髮具戒詣會稽學律深達持犯乃造天台學

止觀於竦法師其所領解獨河南一編僧傳云滿州不聽照也

清上方有寶幢座題曰文殊臺欄楯外隔欲入

不可俄見觀音從堂而出手卻行馬即又知

低回相接忽覺自身與觀音體合為一自

是之後樂說無盡初天台教迹速自安史抵

亂天寶末安史林山近徙會昌焚毀武宗會

毀史思明於端天送近徙會昌焚毀武宗會

羅之先於金華古歲僅得淨名一疏吳越忠

懿王因覽永嘉集有同除四住此處為齊若

伏無明三歲即劣之語以問韶國師傳登天

韶云此是教義可問天台寂師王即召師出

金門建講以問前師曰此出智者妙玄自唐

未喪亂教籍散毀故此諸文多在海外於是

吳越王遣使十人往日本國求取教典既回

王為建寺螺溪扁曰定慧賜號淨光法師及

請諡天台諸祖以下註天台一家教學而復

興師之力也宋二師口義云吳越王遣使以

今詳觀來諸師而智實佳高麗求教文其因

則必以高麗師親來奉教者為正有興教明

師年方弱冠聽經於會下常自疑云飲光持
釋迦丈六之衣披彌勒百尺之身正應其量
為衣解長邪身解短邪時韶國師居雲居天屬
台聚衆五百明往問之國師曰座主卻是汝
會明慍色拂袖而退國師曰我若答汝不是
當有因果明回螺溪口即吐血師聞驚曰此
新戒觸忤菩薩人來明舉前話師云汝不會
國師意速去懺悔明具威儀詣前悲泣作禮
首過國師為頌出前話云佛佛道齊宛尔高
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明自此疾瘳歸謝師
曰非師指教幾喪此生二師口云云云
法堂中僧影是所放之魚太平興國五年朝本

本自山中出居州治寺東樓夢剎柱陷入于
地即徙居西偏其夜春雨驟作山頽樓傾咸
謂師有天眼雍熙元年永安縣請於光明寺
為衆授戒忽佛殿大像隳壞腹中出發願文
乃唐咸通六年沙門希皎為七鄉人施戒勸
造此像願舍報為男子童真出家傳法利生
時會觀者謂是師前身也四年十一月四日
寢疾囑門人不許哭泣祭奠言已即瞑目門
人累小塔定于方丈壽六十九夏五十傳法
弟子百餘人外國十人義通實為高第而澄
或寶翔為之亞焉天台官民先曾傳戒者共
迎師真相於開元寺縞素致祭哀動一城天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為慘色後徒屬謀遷塔見貌若生人髮長餘寸遂遷葬于國清東南隅澄或述銘以為識師講三大部各二十徧維摩光明梵網金剛毘法界觀永嘉集各數徧述義例不二門等科節數卷雜見高僧傳等文

十六祖寶雲尊者義通字惟遠高麗國族姓

尹氏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族生梵相異常頂有肉髻眉

豪宛轉伸長五六寸幼從龜山院釋宗為師

受具之後學華嚴起信為國宗仰晉天福時

來遊中國師於天福末方十六七正受具學

歷推之當在漢周之時至天台雲居所居忽

有契悟及謁螺溪聞一心三觀之旨乃歎曰

圓頓之學畢茲轍矣遂留受業久之具體之聲決聞四遠一日別同學曰吾欲以此道導諸未聞必從父母之邦始乃括囊東下假道四明將登海舶郡守太師錢惟治忠懿王之子聞師之來加禮延屈咨問心要復請為菩薩戒師親行授受之禮道俗趨敬同仰師模錢公

固留之曰或尼孟子行或使之止非弟

子之力也如曰利生何必雞林乎高麗名師曰

緣既汝合辭不我卻因止其行開寶元年朝本

太祖溥使顧承徽侯親師誨始舍宅為傳教院

請師居之太平興國四年法智初從師學師年

五十三智年二十六年十二月弟子延德詣京師奏

乞寺額七年四月賜額爲寶雲雍正元年慈
雲始從師學師年五十八師教揚教觀幾二
十年升堂受業者不可勝紀常呼人爲鄉人
有問其故曰吾以淨土爲故鄉諸人皆當往
生皆吾鄉中之人也端拱元年十月二十一
日右脇而化閻維之日舍利盈滿骨中門人
奉葬于阿育王寺之西北隅其徒王未爲碑時
諸師既師建講康寶雲壽六十二治平元年其徒王未爲碑時
主南湖法孫宗正累爲方墳石塔作記以識
之後七十宣和七年宗主育王昌月堂以地
燕塔壞與寶雲威師徙骨於烏石山其骨品
煢有光考之琅琅其聲舍利五色滋生骨上

有盈匊得之者其後主者智謙重刊石塔記
於烏石菴中見振雅集
曉石芝曰石塔記謂師著述逸而不傳然
考諸四明章記則嘗秉筆爲觀經疏記光
明玄贊釋矣蓋四明稟承其義用之於記
鈔諸文非爲無傳贊釋一部尚存但不廣
行耳
螺溪網羅教典去珠復還寶雲二紀敷揚家
業有付而世方尊法智爲中興者以其有著
書立言開明祖道祇排山外紹隆道統之功
也故慈雲贊之曰章安既往荆溪亦
亡誕此人師紹彼耿光一家大教鍾此三良

又爲之辭曰一家教部毗陵師所未記者悉記之四種三昧人所難行者悉行之敬繹名言誠爲寶錄釋音亦抄錄也

十七祖法智尊者知禮字約言四明金氏世傳所居在鄞城白塔巷父經以枝嗣未生與妻李氏禱于佛夢神僧攜童子遺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

因而有娠暨生遂以爲名太祖受周禪建神宇清粹不與衆倫七歲喪母號哭不絕白父求出家遂往依太平興國寺洪選師十五具戒專探律部太平興國四年宋太從寶雲教觀時年十一始三日首座謂之曰法界次第汝當奉持師曰何謂法界座曰大摠相法門圓融無

礙者是也師曰既圓融無礙何有次第座無對居一月自講心經聽者服其速悟五年其父夢師跪于寶雲之前雲以瓶水注於口自是圓頓之旨一受即了六年常代寶雲講雍熙元年慈雲來自天台始學于寶雲之門師待以益友義同手足端拱元年寶雲歸寂師復夢寶雲之首探于左臂而行釋音走即亦貴也自解曰將非初表受習流通次表持種智之首化行於世也慈雲撰指要錄序采用法智自解之說也淳化二年始受請主乾符綿歷四載諸子說隨至道元年以所居西偏小院學徒戾止盈十莫容遂徙居城東南隅保恩院二年院主顯通

舍爲長講天台教法十方住持之地三年以
院宇頽弊與同學異聞始謀經理既而丹丘
覺圓來任役事成平三年真宗郡大旱與慈雲
同修光明懺祈雨約三日無應當然一手供
佛懺未竟雨已大決惠覺行集記云約三日
雨太守蘇爲句不雨當自焚如期果大
石爲記其事六年日本國遣寂照持源信

法師問目二十七條請答釋景德元年撰十
不二門指要鈔成立別理真如有隨緣義永
嘉繼齊立指濫以難之使天謂不隨緣
是今家圓教之理別理豈有隨緣師乃垂二
十問以祛其蔽天台元穎優立微決以代齊
師之答而嘉禾子玄亦立隨緣撰以助齊穎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時仁岳居座下述法智義立十門析難摠破
三師人謂淨覺禦務之功居多傳音語訪傳
同易外禦其
務四年遣門人本如會稽什師持十義書觀
心二百問諸錢唐昭師室初是光明玄有廣
略二本並行於世景德前錢唐思師製發揮
記專解略本謂十種三法純談法性不須更

立觀心廣本有之者後人擅加耳慈光門人
奉先清靈光敏共造難辭二十條輔成其義
時寶山善信致書法智請評之爲書有寄石
詩有會同結社之句師亟辭之曰夫評是議
非近於許競矧二公吾宗先達其可率爾信
復請曰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師於是始作扶

第一九九冊

宗記大明廣本附法觀心之義謂應師之盛
觀心是為有教而無觀有梵天昭孤山圓皆
奉先門學述辨訛以助略本謂觀有事理今
十法始終皆以一法性而貫之豈非純明理
觀師作問疑徵之云若謂十法是理觀者應
此玄文是上三三昧略本既無揀境且非約
行理觀則知昭師反成有觀而無教昭師復
述答疑書從容改轉以為玄文直顯心性義
同理觀師復作詰難責之云心性之名釋籤
定判在因上人既以十法是果人所證則全
非直顯心性又十法既不開揀陰將何義同
理觀昭師又述五義云止觀約行觀心乃立

陰等為境附法託事皆不立陰意謂令所立
理觀是事法之例不須立陰又被詰之後知
心性在因卻潛改云直顯法性昭師所立謂
林境謂之事決則有執為理進退師復作問
而失無所憑據是為無觀徒無教疑責之曰詰難本徵直顯心性純明理觀何
得將事法之觀答之豈非義窮計盡邪此書

既往逾年不答師復作復問以從之昭師徐
為釋問以十乘妙理為所觀境師復責之云
本立三障四魔為境界今若以十乘妙理為
所觀境即以三障四魔為能觀智邪自發揮
至今釋問四番轉計五回墮負往復各五綿
歷七載乃總結前後為書二卷斥昭師一不

解能觀法二不識所觀境三不分內外二境
四不辨事理二造凡十章目爲十義書又設
爲二百問以質之時孤山居昭師座端觀如
什論辯不可當遽白郡守以來無公據發遣
令還不復致答大中祥符二年重建保恩院
成自興役至今凡十載通守石待問爲之記

九

十八

三年乞郡奏于朝十月賜額延慶五年與異
聞作成誓辭以授徒弟立誠其略有曰吾始
以十方之心受茲佳處遽乎改創安施棟宇
元爲聚學何敢自私但吾宗有五德者無擇
迹遐吾將授以居之後後謀莫不咸然五德
者一曰舊學天台勿事兼講二曰研精覃思

遠於浮僞三曰戒德有聞正已待物四曰充
遠榮譽不屈吾道五曰辭辯兼美教於將導
何哉兼講則畔吾所囑浮僞則誤於有傳戒
德則光乎化道遠譽則固其至業然後辯以
暢義導以得人五者寧使有加設若不及去
辯矣六年二月十五日始建念佛施戒會親

爲疏文以寓勸意自此歲以爲常七年撰融
心解明一心三觀顯四淨土之旨天禧元年
謂其徒曰半偈亡軀一句投火聖人之心爲
法如是吾將指身以警懈怠乃與異聞結十
同志修法華懺三載期滿將焚身以供妙經
通身之行人之所難
僧之尤信乎夫經
祕書監揚億年
翰林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不遐仰道風白丞相冠準奏賜紫服復奉書
為賀及聞結懺遺身乃致書勸請住世謂方
當台教復興之時正賴傳持為世良導往復
數四尚執前言楊公乃貽書郡守李夷庚及
天竺慈雲俾同勸止太守親率僚屬勸請住
世說法利生且密戒鄰社常保護之會慈雲

九

十九

東下力為勸諫而駙馬李遵勗亦函書交勸
尚太宗文皇帝師以公私意勤竟沮前志乃
復結十僧修大悲懺法三載以酬素願是年
述消伏三用章對孤山闡義鈔不知性惡是
理毒義有咸潤者述籤疑以三種消伏俱約
圓論淨覺引疏義歷四教十法界以除三障

述止疑以扶師義四年駙馬李遵勗奏師高
行遺身上嘉歎不已特賜法智大師之號宣
旨住世演教師守持布白題塔院六內翰楊
碑不次演教德因吉慶身事四明師疏和即因奏
上召問德因吉慶身事四明師疏和即因奏
住世傳教於處書院法智上曰但傳朕書請師
詳及法智住處書院法智上曰但傳朕書請師
予僧繇古之題必當時問諸李遵勗為賜號今

證義簡長行肇二十三人各寄聲詩贊美道
德傳制是說之五年上聞師為道勤至遣內
侍俞源清至寺命修法華懺三日為國祈福
源清欲知懺法旨趣為述修懺要旨是歲撰
觀音別行玄記觀經疏妙宗鈔皆成時梵天
門人咸潤述指瑕以非妙宗且固執獨頭之

色不具三千等義蓋昭圓之餘波也淨覺爲
述抉膜以示色心不二之旨且評它師昧於
究竟蛟蠱六即之義一日淨覺與廣智辨觀
心觀佛求快師師示以約心觀佛之談謂據
乎心性觀彼依正淨覺不說而去既而盡背
所宗述三身壽量解并別立難辭請潛修前
鈔不使外聞師慮其爲後世異說之患乃加
料簡十三科以斥之淨覺時在天竺上十諫
書謂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師復作解
謗謂十諫乃成增減二謗淨覺復述雪謗謂
錯用權實以判勝劣師時在疾令門人讀之
爲之太息既通歸寂遂不復辨後有希最即

廣慈之子法智之孫述評謗以辨之淨覺時
尚無恙見之曰四明之說其遂行乎自師時
下一節並天聖元年仁宗初元撰光明玄續遺印
成試開韓四十二章答泰禪師十問時天童
凝禪師貽書論指要鈔揀示達磨門下三人
得道深往復不已太守林請師融會其說
師不得已略易數語九
法師爲後存略述其事
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立放生池師欲廣
揚聖化每於佛生日集衆作法縱魚鳥爲放
生之業是年郡以事聞敕樞密劉筠撰文以
示後人太守曾會立碑於寺見錄嘗一夕夢
伽藍神曰翌日相公至已而曾公領其子公

亮入寺師以夢告母夫人謝曰後貴無敢相忘下二句預敘後事及公亮入相乃買田闢屋歲度其徒唐公初生夢老僧於田中特往瞻禮始至見素衣女自殿前開門出謂亮曰已舍人五十七年果拜相歷事三朝贈太師以中書令大士靈異上于朝因賜號靈藏云五年

製光明文句記以迫歸寂不及終帙其後門人廣智續讚佛一品以成之六年正月元日建光明懺七日爲順寂之期至五日結跏趺坐召大衆說法畢驟稱阿弥陀佛數百聲奄然而逝壽六十九夏五十四露龕二七日顏貌如生爪髮俱長舌根不壞若蓮華然明道

二年七月奉靈骨起塔于南城崇法院之左累法領徒者三十人尚賢本如梵臻則全慧才崇矩覺琮等入室四百八十人升堂千人手度立誠等七十人師自咸平二年後專務講懺常坐不臥足無外涉修謁盡遣講法華玄義七徧文句八徧止觀八徧涅槃疏一徧

淨名疏二徧光明玄義十徧別行玄七徧觀經疏七徧金剛經止觀義例大意十不二門始終心要等不復計數修法華懺三七期五徧光明懺七日期二十徧弥陀懺七日期五十徧請觀音懺七期八徧大悲三七期十徧結十僧修法華長期三年十僧修大悲懺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後齊潤以它黨而外務同淨覺以吾子而
內畔同皆足以涸亂法門壅塞祖道因反
四明法智以上聖之才當中興之運竹中
仲反東征西伐垂清教海功業之成可得
而思是以立陰觀妄別理隨緣究竟皓蜺
理毒性惡唯色唯心之旨觀心觀佛之談
三變之論佛身即具之論經體十不二門
之指要十種三法之觀心判實判權說修
說性凡章安荆溪未暇結顯諸深法門悉
表而出之以爲駕御羣雄之策付託諸子
之計自荆溪而來九世二百年矣弘法傳
道何世無之備衆體而集大成闢異端而

隆正統者唯法智一師耳是宜陪位列祖
稱爲中興用見後學歸宗之意今湘河東
西音制見莊子號爲教覺者音橫莫不一
遵四明之道回視山外諸師固已無唯類
矣然則法運無窮之繫其有在於是乎
然則法運無窮之繫其有在於是乎

佛祖統紀卷第八

四

咸九

佛祖統紀卷第九

城十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祖旁出世家第五之一

南岳旁出世家

^{世二}南岳僧照禪師

南岳大善禪師

枝江慧成禪師

藍谷慧超禪師

城十

巴立慧耀禪師

雲峯慧涌禪師

江陵慧威禪師

鍾山智瓘禪師

仙城慧命禪師

新羅玄光禪師

枝江慧瓘禪師

此下二人
見南岳紀

南岳靈辯禪師

南岳淨人方合

鄂州刺史劉懷寶

此下三人
南岳紀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光州五百家巴子太 南岳府君

影堂二十八人見光
所傳 業高四百此下見
善師傳

信重三千

^{世三}南澗慧旻禪師

此下四人
明光師

升堂受蒞一人

火光三昧一人

水光三昧一人

衡陽令陳正業見善
師傳

智者旁出世家

^{世二}天竺真觀禪師

瓦官法喜禪師

國清智越禪師

瓦官法慎禪師

國清普明禪師

國清智琮禪師

佛隴智晞禪師

國清法彥禪師

廬山智鑑禪師

廬山大智禪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玉泉道悅禪師
華頂般若禪師
棲霞法嚮禪師
國清慧威禪師
興皇慧獎禪師
當陽德抱禪師

天台等觀禪師
會稽禮宗禪師
玉泉行簡禪師
碧澗法俊禪師
南岳慧稠禪師
蔣山大忍禪師

佛龐慧辯禪師
天台慧瑫禪師
玉泉法盛禪師
會稽智果禪師
國清智寂禪師
定林法歲禪師

此下十人
天台自紀

玉泉道勢禪師
天台惠普禪師
玉泉法論禪師
終南法琳禪師
白馬敬韶禪師

禪衆智令禪師
玉泉法偃禪師
岳陽曇捷禪師
國清師諫禪師
佛隴慧綽禪師
慧日僧珍禪師

奉誠法安禪師
國清道脩禪師
玉泉義邃禪師
國清如朗禪師
天鄉法延禪師

玉泉法才禪師
玉泉道慧禪師
陳少帝天台
陳永陽王天台
玉泉關王天台
太中大夫蔣添政

玉泉法璨禪師
十住道臻禪師
陳皇太子
隋煬帝天台
中兵參軍陳鍼
開府儀同沈君理

尚書左僕射徐陵

光祿大夫王固

開府儀同三司顧言

五兵尚書毛喜

儒士梁方茂

開府儀同三司明徹

此下二人
天台紀

岳州刺史王宣武

侍中孔煥

此下二人
人光傳

僕射周弘正

得門千數

梁氏傳
林寺碑

諸祖前列所以明正統也至若旁出法嗣自

南岳照禪師之下皆足以光昭法運力扶宗

門誘掖來機杆禦外務杆音汗熱也
譯止也
聲作同據言

行之要考師弟之緣撰歷代諸祖旁出世家

南岳旁出世家

世二

禪師僧照聞南岳妙善心觀特往參謁凡所

指授無不領解後以南岳命行法華三昧用

銷宿障妙行將圓觀普賢大士乘白象王放

光證明又感觀音為其說法於是頓悟玄旨

辯才無礙師於眾中苦行禪定皆為第一嘗

用眾一撮鹽作齋飲以所用無幾不以為慮

後行方等忽見相起計三年增長至數十斛

減十

三

急賣衣買鹽償眾其相方減南岳入寂師領

眾行道不異於昔

禪師大善幼棲林野常誦法華後參南岳得

開觀慧躬行法華三昧所入最深常於山中

講釋論時眾推服大都督吳明徹問南岳曰

法華禪門真德幾何岳曰信重三千業高四

百僧照得定最深智顗說法無礙兼之者大善也後於禪堂趺坐而逝七日之內天常雨華異香凝結衡陽令陳正業聞師道德之盛每往禮敬蒙示法要內心歡喜後見內史鄭僧景數稱師德嘗同獵園鹿一羣謂正業曰君常稱善禪師有慈悲三昧力今日其如此

鹿何正業即率左右同聲念南無大善禪師應時羣鹿騰空而出僧景為之駭服注繁五舉石不能碎禪師置空十力士貢高心息亦時實不舉石當知慈悲神力今見此事禪師慧成段氏澧陽人初受業於十住寺誦法華淨名勝天王經二十餘卷日為常課既受具遊建業學成實論一聽十年文理略盡

將歸本邑聞南岳闡化之盛即往依之岳以師依文生解激之曰汝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不得熱虛喪功夫豈不惜哉師承訓法惜取章跡盡焚之開眼坐禪夜以達旦如此五年岳令入方等觀音法華般若三昧歷試諸行以銷宿障行之三年得解衆生語言三昧彼閉目坐禪者觀道雖明開眼或失岳歎之曰智顗先發三昧後證提持慧成今又及之二子行解亦且齊矣續於荊州枝江名創造藍寺殿缺巨梁忽六月江漲夢有木可中梁用往江視之果然信士段弘為精舍主忽氣絕召師至舍弘乃省曰初被執至王所見師

上歟曰我與此人共大功業未辨

音辨具也
月禮以辨

辨俗顧宥之王起禮足許之陳後主聞師名召之毅然不往帝又令江總往迎且戒之曰師若不允不勞返也使人雨淚強邀上船師奮身入水太江中使更請曰若不蒙往總等粉身無地矣城十師聞其意從至闕下帝躬請戒

法賜所居曰禪慧寺有常律師過師同寢夜擲蝨於地明將告別師曰夜來一檀越被凍可閔常大慙永以為戒一日語門人急梵殿階吾當講涅槃及事成建講適智者自玉泉來共談玄理良久入定示滅禪師慧超丹陽沈氏幼入道誦法華聞光州

思禪師妙明三觀與天台仙城命禪師同往請業思師對衆稱之曰超之神府得忍人也後入嵩高餌藥坐禪隋太子勇召集名德總會京師以師行業不羣獨留供養有淨業法師隱居藍谷欽師高道躬事邀迎共止八年倍隆三慧大業初屢詔入官說法師所居常有數虎以仕役使平時誦經五十餘年幾一萬部京邑名匠慧因保恭等咸就棲止以事請益後因卧疾示門人曰生不忻死不戚吾之常也第一義空清淨正觀吾之凭杖也乃面西正坐入定遺言露骸松下以施禽獸弟子如教停月餘顏色不變夜有霞光自身而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發時秦王世民聞之唐太遣人就視深歎希有衆乃造塔奉藏全身

禪師慧耀姓岐襄陽人初從南岳居數年深得心觀之妙岳印之曰子於實相理觀所造既深宜隨方行化以酬本志及南岳入滅師至巴丘歎曰此地禪法罕聞宜可開示有道五

懿禪師邀居道因寺專尚禪寂不交人事十有四年未嘗出門一日謂人曰吾不欲惱衆欲徃內華寺閒居衆留不從閒三年示疾見南岳與仙城來迎謂言可同遊淨土即跏趺坐入寂葬全身於內華
禪師慧涌受法華三昧行法於南岳行之既

父遂獲證入乃隱迹雲峯不與世接六十餘年一志禪定當出定之頃心無它務唯誦法華既而又證火光三昧不知所終
禪師慧威江陵人依南岳行法華三昧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聞人畜禽鳥聲必知其意後又發證神通飛空履水如步平地

禪師智耀早親南岳修法華三昧證入甚深隱居鍾山未嘗越閭場帝屢詔勉為一起帝請問法要禮為國師
禪師慧命天台仙城人來參南岳聞說三觀深悟玄旨得無礙辯說法如瀉將終誠門人精進淨行衆忽見阿彌陀佛與大士來迎即

隨佛向西升空而去

禪師玄光海東新羅人遠越滄溟求法中夏
昔造南岳授法華安樂行門票受勤行俄證
法華三昧南岳謂之曰汝還鄉國當以善權
而行化度若負螟蛉以成螺贏者也詩螟蛉
負之教誨尔子式穀似之揚子螟蛉之子
噬而連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螟蛉桑上青

在螺贏師即禮辭南岳返錫江南值本國海
舶遂獲附載方及大洋忽觀采雲亂目雅樂
盈空絳節霓旌傳呼而至空中聲云天帝召
海東玄光禪師師拱手遜避即見青衣恭敬
前少選入大宮闕見羽衛陳列鱗介繁錯間
以鬼神咸仰敬曰天帝降我龍宮請法師說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已證法門吾曹受益不少矣既升殿請陟高

臺天帝扣問師為開演經七日而畢帝躬送

別向所乘舟泛泛不進師復登舟舟人謂始

半日耳天觀上生光率一遠勝勒座下報無
光師龍宮七日說法四至海始時分常長今
蓋龍宮夜常短之驗或欲以此地為品六
所加念其為久則知今龍宮既非佛國又非

佛如應以龍宮自謂七日船人自謂半日各
執情謂以之為實如刺溪謂六十食頃但是
情謂非師既歸國於熊州翁山結茅為居集
眾說法久之遂成寶坊受道之眾咸蒙開悟
升堂受蒞者一人文句受記亦云受蒞
受是得義前是別了入火

光三昧者一人入水光三昧者二人南岳影

堂如圖二十八人師居一焉

第一九九册

淨人方合常止南岳般若臺為衆僧執役密
脩禪觀既獲證悟復得神通每伸臂長天餘
新羅光禪師法嗣_{世三}

禪師慧旻河東人九歲出家誦妙經暮月便
過年十五請法於光禪師英偉秀發宿士稱
之復十五年還嘉禾海鹽主光興寺講演法

華衆聞空中諸天彈指異香蒲堂後止通玄
寺結徒行道十七年閒足不踰閭閻未天下
崩離吳中饑饉四衆逃難唯師守死禪誦廬
室之初遷居南澗寺_{左唐}有兩兔一彪相銕
同止一日衆聞異香天樂競以問師師曰吾
後日當往也寄世若浮雲須蚤求度及期畢

順化而逝

智者大禪師旁出世家_{世二}

禪師真觀字聖達錢唐范氏其母誦藥王觀
音品以求嗣遂生師舌羅紫文手有異相幼
聰寤博通經史遇善相者謂之曰年少當成
大器何滯塵網師始欲出家二親未見許_{城十}

天神告曰汝子法中英傑何得籠檻於此父
母自是從其志初讀成實十誦始開一卷神
夢語曰汝是大乘法器勿守小道陳永陽_下
伯智夙事師遣使送師謁智者致書為贊知
者以齒相若待之以兄弟高談寂照金石相
宣時人為之語曰錢唐有真觀當天下一半

大忍禪師見而歎曰龍樹之道方興東矣時朝廷征周失律陳宣帝大建十一年吳明徹北伐周兵敗為周人所執議枯僧無名者令休道師致書左僕射徐陵半遂寢隋文帝朝三敕勞問秦孝王摠管維揚兩加延請並辭疾不赴與道安禪師頭陀於靈隱山中開皇十四年郡大旱刺史劉景

安請講海龍王經序王義方竟驟雨霽然十五年始太精舍號南天竺常講法華用為要業受持讀誦躬自書寫五種法師於茲為備每盥洗遺帝地為不濡有一老人日至聽經師延問之對曰弟子即此山龍王也師曰久旱何不降雨老人曰山民無知鑿斷山脉諸

龍不安使之若尔師能為諸龍授戒勸其向道則雨可即致師許之即作法召諸龍與惡菩薩戒即時降雨是夜有莪冠朱服頂禮作謝師因問曰近年多旱何邪龍曰人無正信多行惡行以故惡天將地肥流入深土雖結五穀食無肥膚旱涸不常固有由也大業十

年夏四月郡司馬李子深請出眾善寺講涅槃經出山之日手標華處講至現病品夢二人作禮告曰淨居天遣迎禪師六月六日始臥病夢與天台同輦翼佛還山覺已歎曰苦六十二當終講法華力得延一紀今七十四復致斯應生期必矣乃集眾訓曰欲出生死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欲具佛法宜須持戒修定慧學弘通正法勿令虛度至七月一日衆聞空中技樂之聲即跌座示滅道俗獻供日致千輩至二十六日容色儼然眉毫增長乃自衆善遷定於所標之地四部大衆亘一由旬香蓋成陰幢幡蔽野道德之感有若此云

城十

師即天竺靈山始祖章安嘗撰別傳其本

不存慈雲之世重修其塔作六詩以為識其序略曰今士門自開一闡遺物不知全身隨多寶以證經平像

禪師法喜力學無倦參知識十七人得大開悟年登六十始於大蘇山值遇智者一聞法音頓獲深證於是盡舍舊徒專心禪慧陳光大元年與同學二十七人從智者至金陵遊

化尚書毛喜朝之曰尊師猶少弟子何老時
者年師答曰所事者德豈論其年又問何以
為德答曰善巧說法即後代富樓那破魔得道即今日優波毘喜善其對常稱之朝列師行方等三昧有雉來索命神王訶之曰禪師當往淨土即生得道豈償汝命邪後於瓦官

趺坐入定不起于座而終

禪師智越南陽鄭氏與求婚師極辭以拒即出家遊方至金陵遇智者北面受業五門六妙莫不深達誦法華經至滿萬部智者晚歸台嶺付以四衆二十年間循循善誘德量寬曠學者歸心所居之處瓶水自滿自晉王造

寺及登帝位山中每遣僧使奉啓致賀必以師名居首上虛已加敬若智者在日無異每獲觀施用為功德未嘗有所畜也大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告衆為別右脇而逝風悽雲慘地動山頽天雨異花一境冥晦

禪師法慎初居金陵大莊嚴寺從智者稟受

城十

九

三觀豁然深證因定發持一聞能記陳大建三年智者於瓦官說次第禪門師於聽次私記為三十卷尚未修治不牽入戒其後章安治定為十卷即禪波羅密漸次止觀也

禪師普明會稽朱氏少有異志嘗聚沙為塔刈蒿為殿有僧乞食見之曰郎子有善根可

向天台出家彼有初依菩薩現身說法陳大建十四年來天台值智者講次座衆初散禮足歸依智者笑曰宿世願力今復相遇於是服勤左右專習禪法行方等般若諸三昧誦通法華後隨智者止廬山於陶侃瑞像閣行請觀音三昧隆冬身不衣絮正行道間見一

異僧謂之曰汝名法京未為嘉稱可改為普明此言明者謂能照了三世也智者聞之曰既是冥示宜從新名智者住玉泉今造大鍾瓦佛龐用勸江陵道俗競為經營偶有人來視師知相不吉模闌果缺乃倍工再治誠不具者莫至其聲遠聞七十里暨居國清以取

水為艱指其石曰此石出水不亦快乎泉即
涌出日給千衆嘗鑄丈六盧舍那像感異人
施金為助國清講堂狹小師欲廣之章安勸
勿改俄而枯州都督周壽節溫州在陳施杉
柱泛海而至章安在赤城忽見師身十餘丈
高出林表翼從數十人語章安勿苦諫吾所
作當有成章安感其神異望林合掌致敬曰
當依仁者區畫創堂之日感山神隱形而至
勢若雷震摧樹傾枝閣一步許自佛隴下至
於寺日暮還返聲如初至比房聞師與之共
語多勸神為善建堂既畢忽着破衣與衆言
別奄然坐逝信宿屈左三指師不畜私財以

所得施造金銅像十軀闕大藏二過每作利
益事一運其心金帛自至
禪師智琛臨海張氏父懷仕陳為中兵參軍
年十七二親俱亡服滿染病久醫無效乃力
疾出庭向月而卧至心念月光菩薩繫念旬
日夜中夢人以口就身嗑吸如此三夕疾遂
瘳因投安靜寺出家聞智者為世良導即往
請業行法華三昧至二七月初夜懺畢就牀
欲坐見九頭龍從地而起上升虛空智者釋
曰此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破無明地入
法性空耳嘗往寶林寺行懺初夜有人來撼
戶扇師問何人答曰我看燈耳有成禪師聞

之曰此堂有惡鬼今此聲者鬼也即啓永陽王遣十人執仗爲護師謝遣之曰命由業耳是夜鬼入堂槌壁擊柱周徧東西師行道經誦坦然無懼三七日內事常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稱讚善哉言已不見又因往會稽路由剡縣乞食主人誤進毒葷食訖前邁主人笑者皆吐利委頓鄰人追師十里語之師笑曰貧道奉無它大業元年煬帝巡幸揚州師自國清御使命至行在所引見內殿賜王尉勞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還山爲智若千僧齋度一百人師前後八入參覲主上象加異禮唐貞觀十二年無疾正坐入滅壽

八十三

禪師智晞陳氏潁川人先世遊宦寓家於越年二十往投智者剃度稟受禪訣旦夕研心不見倦色智者入滅受命居佛隴時衆行三昧者頗盛殿堂展闢制度嚴整唯香臺未架當香鑪峯多檉柏木師欲伐用衆疑神所據夜夢神送疏舍木遂遣伐之寺衆法雲欲往峯頂禪坐師止之曰汝道力微弱山神剽猛不宜往雲不從甫留一夕神現形驅令還初智者勸沿江居民舍簷梁爲放生池歷年未久復行漁捕師與章安禮智者塔焚香咒願有漁人見僧土簷上意謂墮水者乘舟往救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忽不見居人覩驗遂停採捕時羣獸悲鳴衆鳥翔集屢日不止東山銅鍾忽響震山谷師曰此召吾也乃香湯沐浴趺坐執如意說法良久寂然無聲衆方號法復啓目戒之曰有生必滅寧足為悲或問生處曰據吾夢驗當在兜率宮殿青色居天西北

涅槃經以兜率天常受青色用

青色三昧以見吾先師侍左右者皆坐寶座破此天之有唯一座空吾詢所以荅云卻後六年頂法師當升此座說法師常往阿育王寶塔禮八萬四千拜感紫文印手方整明瑩臨終告弟子曰衆聖印我吾今往生內院矣忽聞弦管之聲即趺坐而化時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也

禪師法考清河張氏陳大建七年侍智者於天台授禪那之旨寂坐林間不居房舍常入定七日方起智者證之曰如汝所說是背捨觀中第二觀相山神數婉試之信不為動專修禪法三十餘年常坐不卧隋大業七年二月晦於國清趺坐而化

禪師智鎋音楷豫章夏侯氏博通三論著名當世及見智者稟受禪法深有開悟晚入廬山造大林精舍專志修禪莫測其證二十餘年影不入俗隋文帝召入京辭疾不赴豫章郡守請講法華力拒之曰吾當終山舍既而道俗懇請不已勉為之行講經未竟果終於州

治之寺人始悟其先知時炎暑正盛端坐如
生異香滿城數日方歇衆奉禪龕還葬廬阜
禪師大志會稽顧氏依智者出家以其志趣
高放為太此名每誦法華音聲清轉聽者忘
疲既獲聞禪要乃於廬山甘露峯行杜多行
投身猛虎虎輒避去山粒或絕終日忘餐或
得餅果繼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晚住
福林會大業中昇除佛教師素服哭於佛像
前者三日誓舍身申明正道遂往東都上表
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臂報國上許
之遂集七衆設大齋絕糧三日升大棚布裹
其臂灌蠟作炬度火然之光耀巖垓見者莫

城十

士

不心痛師面色不變讚佛誦經為衆說法聲未
嘗絕燒畢下棚入窠七日跏趺而終撰頌文
七十紙廬山諸寺除夜衆集讀誦此文為之
酸結

禪師道悅昭丘張氏十二投玉泉依智者出
家誦大品般若及妙經日為常課時造寺之
初未有鐘磬師於泉源得怪石縣之每誦經
卷通輒扣一下聲韻清徹聞者肅然幽冥之
徒屢獲祥感偶患水脹腹急如鼓唯念般若
求勝應一夕腹水逆流洪腫消退隋末亮賊
朱粲率徒入山師端坐不動曰吾沙門也浮
幻形骸任加白刃賊異之不敢犯師身衣麻

紆日止一食常分其半以資飛走或翔集肩
上或招來掌中慈善所熏忘懷無畏衣雖弊
壞絕無蚤蟲常於隣居乞毳養之勸其莫殺
居山五十年操行若一臨終預與人別即端
坐合掌而逝後有人見僧跪足擎鉢於清溪
之上自稱為般若師蓋師常誦是經人以此

城十

十三

為稱也

禪師等觀富陽孫氏受心觀於智者居天台
常誦法華貞觀九年冬餘抗法忍寺請師講
演明年正旦有王服者至稱阜亭廟神來謁
師曰禪師昨過廟庭適弟子巡遊不及奉迎
今故遠來專求戒法師即索鑪然香為授菩

薩大戒禮謝而退明日夜半沐浴更衣面西
趺坐稱三聖尊號及智者號各百餘聲復為
惠法師說三觀法門且云此吾親承大師口
說言畢而終

禪師般若高麗人開皇十六年來詣佛隴求
禪法未久有所證悟智者謂之曰汝於此有
緣須閒居靜處成辨妙行華頂峯去此六七
里是吾昔日頭陀之所住彼進道必有深益
師即遵奉明諷宴坐十六年未嘗下山忽一
日往佛隴上寺有三人侍行頃更不見次至
國清下寺告別同志居數日無疾而化龕出
寺門開眼示別至山閉目如故

禪師禮宗宋氏會稽人初參長壽通達禪觀
壽曰良玉徑尺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後往
見智者學三觀法門大有契悟嘗注涅槃經
疏為時所重景龍三年_{唐中}御史馮忠忽暴
亡有二童子領師庭對判官索覆罪籍見亡
舅張恩箴曰汝不合后宮中亂越教此冥追
可發願造涅槃疏并鑄鍾庶消往過疏是禮
宗禪師所述者此師親見智者傳授每有天
神守護忠依舅誠遂獲放四尋疏未獲再被
冥譴忠乞三日尋寓復俾其返誠意搜求果
得其本遂急為經理後以壽終
禪師法駕揚州人年十六辭親入道從智者

學誦通法華乃於棲霞寺側太法華堂行三
昧既獲證悟默而不言山中猛虎日害數人
衆設大齋以為禳禱忽一虎入衆中攫一人
去師高聲呼云今日專為汝設齋可放此人
虎即置人而退頃之羣虎數十大集齋所舉
衆驚避師至虎前以杖扣羣虎頭為其說法
自此之後遠遁無迹

城下

十四

謝過今莊中佃奴有姓向者是其後

初成

禪師慧威依智者學心觀頌獲開悟後受遺託造國清寺凡所建太效力為多密行殊常人不能測

禪師法俊初於金陵見智者行法華三昧即獲悟入後弘法於碧澗學者歸仰入滅之日

仙樂盈空天香亘野大衆望其隱隱西去

禪師慧獎初居興皇寺謁智者學深禪定每誦法華人聞天香滿室非世所有

禪師慧稠參智者學三觀後居南岳背誦法華華嚴日為常課外人嘗見天神翼衛左右

禪師德抱當陽人從智者學禪法久而獲證

誦法華多瑞應數十里咸聞異香煬帝敬異錫號大覺禪師

禪師大忍擅得梁代養道蔣山時與智者義集山中頓悟禪慧乃歎服曰此非文字所出乃是觀機縱辯般若非鈍非利利鈍由機宜富適時是其利相池深華大鈍可意得

城十

十五

見增論

任知龍祖觀餘輝有牽可不自慶

禪師慧辯稟姿聰寤聞智者開演觀道默記

無遺如水傳瓶一滴不漏後於佛隄會別大衆架木成樓舉火焚軀用報佛德煙籠林表舍利交凝

禪師道勢幼負材器徧參知識凡所入室莫

投其機及見智者於玉泉開說止觀頓獲妙悟
禪師慧瑤聞智者說法即入深定一坐旬日
率以為常所居之室神光夜照
禪師慧普早親智者聞深禪法常行法華三
昧感普賢乘大白象放光照身忽然悟入
禪師法盛初於玉泉見智者稟受法要旦夜
不離禪定後親受觀心論深悟玄旨智者既
往乃於玉泉大敷教化唐初入京師每說法
口出光明四衆戴仰同於真佛朝廷尊其道
賜號悟真禪師
禪師法論依玉泉學與會稽智果終南龍田
法琳皆同學智者並與智者作傳皆不復存

章安所撰別傳用國清智寂禪師本稍加增益
遂行於世此四師雖無事迹可尋亦皆當時
得道英器見百錄序
禪師敬韶會稽上虞顏氏初於白馬寺弘化
十年智者居瓦官躬詣求學深入定慧陳至
德元年十月卒於鍾山開善寺
禪師僧珍師事智者行解深著初住京師勝
光寺唐武德四年唐高祖簡取名勝住同華兩
州朝廷舉師往往慧日時唐論是之論通
陳皇太子淵後主子也至德四年正月十五
日於崇正殿設千僧齋請大師授菩薩戒錄
謂戒文名淵南史名其請戒文云重道尊師

由來尚矣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授戒之曰
傳香在手臉下垂淚師為立名善萌 及後為
隋所破方悟垂淚者識自傷也善萌者義材
幹也禎明三年正月隋破陳兵士扣閭而入
時太子年方十五安坐勞之曰戎士在路不
致勞乎三月隨後主入隋不知其終

城十

十六

陳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八子至德初
出為東陽刺史請大師出鎮開講致書至三
師遂往王與子湛家人同稟菩薩戒執弟子
禮晝聆講說夜習坐禪講事將解太法名曰
靜智製疏文設大會度人出家鑄大士像其
疏有云願生生世世與天台閣梨及講衆黑

白恒結善友俱向一乘師謂門人智越曰吾
欲勸王修福穰禍越曰府僚非舊或有炎涼
遂止其後王出遊墜馬將絕師為率衆行觀
音懺法遂覺微醒凭几而坐見一梵僧手擎
香鑪遠王一匝香氣裊四痛惱頓釋
陳鍼智者之兄為梁晉安王中兵參軍年四

十仙人張果相之曰死在朞月師令行方等
懺鍼見天堂門牌曰陳鍼之堂後十五年當
生於此果後見鍼驚問曰君服何藥荅曰但
修懺耳果曰若非道力安能起死竟延十五
年而終智者嘗為其撰小止觀咨受修習夙
夜不怠

蔣添政官太中大夫吳明徹佐儀同公皆陳朝貴重同稟息法久習不懈神明凝寂雖舊苦脚疾亦為之愈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尚陳武帝女會稽長公主位儀同受大師菩薩戒製疏請住瓦官開法華經題宣帝敕停朝一日令羣臣往聽

城十

七

時光祿王固侍中孔煥尚書毛喜僕射周弘正俱服戒香同餐妙法仍請一夏剖釋玄義道俗俱會開悟為多

妙玄云九旬說此時也

徐陵字孝穆東剡人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

雲法師見陵歎曰顏回之儔也八歲善屬文少仕於梁陳大建中官至尚書左僕射嘗夢其先人曰禪師是吾夙世宗範汝宜一志事之陵奉冥訓資敬盡節參不失時拜不避濕每蒙書疏則洗手焚香冠帶三禮屏氣啓封對文伏讀儀同沈君理請開法華陵預聽席以為餘年得逢妙說致書自慶後對大師立疏發五願云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弱冀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三塗三願不高不下處託生四願童真出家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蕃

二書見百錄

陵後身果為法華弟

六祖嗣章安之佐陳後主在東宮召陵講大
品義學名僧自遠雲集陳既破嘗隨智者研
精法要晉王求淨名義疏大師續為撰成二
十八卷陵與柳顧言並應奉文義

王固字子堅陳光大初為侍中進金紫光祿
大夫終身不茹葷菜則坐禪誦佛典嘗聘

魏因宴饗請停殺一羊羊至固前跪拜若謝
又宴昆明池魏以南人嗜魚大設網罟固以
佛法禁之一鱗不獲大師講法華於瓦官固
預法會即坐開悟宛同宿學

柳顧言法名正善河東人晉王初受菩薩戒
遣顧言送智者施物及屢奉王教住留智者

頻聞法要深有省發智者四自江陵晉王重
乞稟受禪法師為著淨名義疏初卷顧言與
徐陵奉酬文義後智者續成玄義十卷顧言
報曰持往仁壽宮服讀八徧粗疑畧盡細闕
難除新治六卷并入文八軸為莊治未竟少
日鑽研今遣使人蕭通國參承書意自當仰

城十

十六本

簡顧言頻被顧問每答以大師必來願在夏
竟便事舟楫冀此殘年盡心聽受懺悔往日
懈惰之咎大業元年冬煬帝敕顧言為智者
建碑於天台國清主文尚理人服其工官至
儀同三司

毛喜字伯父陽武人少好學善草隸陳宣帝

時為五兵尚書瓦官法會獲預聽衆懇求禪
要躬執弟子禮受六妙門及四十二字法門
旦夜研習不因事廢大師在石像欲往天台
營道場喜致書勸回謂鍾嶺攝山亦足棲心
而大師志願有素不復可挽

城十

佛祖統紀卷第九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佛祖統紀卷第十

城一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草安旁出世家 旁出之二

龍興弘景禪師

南岳大慧禪師

嘉祥吉藏禪師

天台明曠禪師

玉泉道素禪師

世十一

世三 耆闍智拔禪師 師藏

世二 永嘉真覺禪師

世二 左溪旁出世家

世二 焦山神邕禪師

支硎道遵禪師

佛隴大義禪師

紫金元宗禪師

四明道源禪師

婺女清辯禪師

婺女行宣禪師

婺女圓淨禪師

三衢慧從禪師

毗陵守真禪師

錢唐法燈禪師

新羅法融禪師 下三人

會稽法源禪師

新羅純英禪師

新羅理應禪師

居士傳禮

居士王元福

世三 焦山智昂禪師 下四人

焦山靈澈禪師

焦山慧照禪師

支硎靈輸禪師 下四人

支硎法盛禪師

支硎靈源禪師

支硎道忻禪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荆溪旁出世家
世二 南岳普門禪師

龍興元皓禪師

華頂行滿禪師

天台智度禪師

建安法顯禪師

雲峯法證法師

無姓法劍法師

翰林學士梁肅

吏部郎中李華

散騎常侍崔恭下二人
皓即傳

世三 諫議大夫田敦
曇環禪師嗣門

身通三十九人大傳
師五人

仲儀禪師

智淨禪師此下
五人

道如禪師

子瑜禪師

龍興重巽法師

仲良禪師

世四 中丞柳公綽

刺史柳宗元

中書鄭絀
興道旁出世家

刺史孟簡

興善守素禪師

至行旁出世家

日本最澄禪師下二人
至行記

天台敬文法師

天台良渚禪師至行記

天台維燭法師

天台光韶法師至行
本行

正定旁出世家

世二 天台敬休法師嗣

天台慧凝法師

世三 天台處原法師嗣

世四 天台玄廣法師

世二 妙說旁出世家

世四 國寧常操法師嗣

世三 國寧義從法師

世四 國寧德傳法師嗣

世五 定水慧贊法師明下二法性修雅法師會稽
高論旁出世家
世二 慈光志因法師 演教覺彌法師錢唐
世三 慈光悟恩法師此下四人
雍熙可榮法師姑蘇海南懷贄法師
錢唐義清法師
世四 奉先源清法師 靈光洪敏法師
慈光可嚴法師 慈光文備法師
世五 梵天慶昭法師此下四人
孤山智圓法師 崇福慶曆法師錢唐
開元德聰法師會稽廣慧蘊常法師錢唐
世六 永福咸潤法師此下三人

報恩智仁法師會稽永嘉繼齊法師
孤山惟雅法師明圓
世七 永福善朋法師會稽
淨光旁出世家
世二 慧光宗昱法師清廣教澄或法師錢唐
廣教寶翔法師錢唐石壁行靖法師錢唐
世一 石壁行紹法師 勝光瑞先法師天台
通鑑知廉法師 崇法願齊法師
高麗諦觀法師 吳越錢忠懿王
常寧契能法師溫此下十
通照覺明法師錢唐安國王臻法師下並
寶山懷慶法師 明教曉樂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寶藏悟真法師

頂山懷至法師 姑蘇

靈鷲志倫法師

下並錢唐

安國肅閑法師

慈惠慶文法師

會稽

寶雲秀出家

世二天竺蓮式法師

延慶異聞法師

興國有基法師

四明

廣慧體源法師

四明與矩師書

承天清曉法師

錢唐

善信法師

四明本紀

章安秀出家

禪師弘景富陽文氏貞觀二十二年於玉泉奉敕得度依章安稟受止觀常誦法華蒙普賢示身證明天童奉侍左右後於寺南十里別立精舍曰龍興天后證聖元年詔同實義

難陀等譯華嚴自天后至中宗凡三詔入宮供養為受戒師後乞還山帝敕於林光宮同天下名僧二十人修福置齋帝親賦詩令中書令李嶠等應和以為贈師捧詩長揖振錫而行天下榮之

禪師古巖金陵人七歲依興皇朗法師出家咨決大義後遊會稽止嘉祥寺講演法華自者章疏智者再歸天台師與禪眾百餘人奉疏請講法華不赴暨章安弘法稱心因求法華玄義發卷一覽即便感悟乃焚棄舊疏深悔前作來投章安咨受觀法場帝時敕住京師日嚴寺開演妙經四部雲擁唐高祖詔居

延興寺一日晨起沐浴焚香稱佛名安坐而
化平時寫造妙經二千部講法華三百徧大
品華嚴維摩大論各數十徧並著章疏行世
臨終之日製死不怖論投筆而化

禪師明曠天台人依章安稟教觀廣化四衆
專誦法華章安撰八教大意師首於三童寺

卷一

四

錄受平時著述甚多今所存心經疏耳

禪師大慧唐太宗賜號而忘其名初聞章安

說止觀即得妙悟隱居南岳專事修禪鳥獸

馴于座隅人服慈化

禪師智拔襄陽張氏六歲依常濟寺出家曰

誦法華五紙經中理義畧有規繩常曰斯經

乃諸佛出世大事也一人一道非弘不通周
聽既畢入京師值吉藏禪師命令覆述師一
一乘爲雲遂分爲三亦可一乘爲雨分爲
否衆無對藏師曰拔公此問深得經旨遂以
以大法後住耆闍山寺常講法華一年五徧
貞觀十四年九月於信士張英家開法華題

竟與衆言別即於座上加趺而化
天宮旁出世家

禪師玄覺永嘉戴氏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
止觀圓妙法門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因左溪
胡公激厲遂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見六
祖振錫攜瓶遠祖三匝祖曰夫沙門者具三

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何方而至生大我慢
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
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
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
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
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

咸土

五

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
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
祖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之一宿覺翌
日下山復回溫江聲著輻湊號真覺大師睿
宗先天元年安坐示滅塔于西山賜謚無相
大師塔曰淨光慶州刺史魏靖緝所著文為

十卷號永嘉集

因草菴曰魏靖收遺文摠十篇為一集答
友人書尚附其中而不收證道歌者何邪
抑有說焉以證道名歌而如來設教修證
之法不出藏通別圓今所謂道者藏通修
證乎別圓修證乎若會此而別有修證者
得非永明所謂不依地位天魔外道者乎
義神智曰討疏尋經分別名相自不達耳
非經論過不知討誰疏邪若慈恩等疏則
可耳若天台疏皆有方軌攝法入心觀與
經合非數它寶豈可謂之分別名相而已
哉

洪覺範曰梵僧覺範謂西竺目此歌為東土大乘經若以義天跋別傳議例之比歌特未遺有識者焚之耳

論曰左溪本紀稱為真覺為同門友真覺傳中稱左溪激厲遠謁曾溪而又言精於天台止觀之道是知同學于天宮無可疑者况永嘉集中全用止觀遮照之旨至此當益信是宜繫之天宮用見師授之意但世傳證道歌辭旨率及昔人謂非真作豈不然乎

左溪旁出世家

蓋

禪師神邕字道恭晉太尉蔡謨之後世居越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之諸暨在維樑中聞唱經聲必凝神靜聽年十三入道依法華俊師開元二十六年奉敕得度從儼師學四分律儼曰此子必為學者司南既而去依左溪學止觀法華玄義五夏敷演聽者悅服天寶中遊長安居安國寺公卿問道結轍而至適安史繼亂振錫東歸道

城上

六

出襄漢有著作郎韋子春學贈氣剛與之酬酢子春墮負滿座驚服中書舍人范咸歎曰師可謂塵外摩尼聖不若珠之明論中師子其取論說若師子乳既返故鄉居法華寺自至德訖大歷頻受衆請登壇授戒自丹陽以南金華以北稱為教授師建伽藍于焦山賜額大歷初中

第一九九冊

岳道士吳筠造論毀佛觀察使陳少遊請決之師約吳筠面論邪正旗鼓纔臨筠已敗北遂著翻邪論三卷以攻餘黨弟子智昂靈澈進明慧照等依學有年咸明禪慧爲當時聞人焉

禪師道遵字宗遠吳興張氏年二十受具戒學毘尼復參左溪習止觀及法華三昧嘗從容謂門人曰堯舜之民不必獨義教之至也教若不至民何從焉乃廣寫法華置經院於姑蘇支硎山舉高行沙門二七人常持法華以燭繼晝用揚大雄之慈聲大歷元年郡刺史帝元甫尚書劉晏等尊慕大乘相與表奏

賜名法華道場於是自江以東置經院者十
七所皆法於師也師於山中鑄像寓經講演
妙法臨壇度人歲無虛景天寶元年於靈巖
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大明上燭于天身在
光中以問荆溪溪釋之曰智惠光明從心流
出將以顯發第一義天者也又嘗見此身七

空中坐先達謂是垢盡理明洞達無礙之相
興元元年七月晦無疾告終寺衆同夢大殿
忽傾咸知法匠將亡之兆傳教門人靈輸法
盛道忻靈源皆善弘禪法云

禪師大義蕭山徐氏七歲授經傳日誦數千
言年十二入道于山陰靈隱寺中宗登位

思度人試誦法華中選第一開元中因喪親入佛龕閱大藏以益冥報遂謁左溪稟受止觀大悟玄旨常誦法華涅槃大小戒本以為正業臨終之日衆聞弦管之聲議者謂天帝迎請誦經之相

禪師元宗永嘉吳氏遊學至江陵謁左溪稟

受禪要後於紫金山專修禪觀初是山中多虎暴自師卜居絕不見跡一日學徒盛集忽一老人趨拜座前自言弟子乃虎在此噬人多矣因師開化得脫業軀今將生天上特來報謝言訖不見大歷二年端坐示滅
禪師道源四明人受業大寶寺今慈溪永明父依

左溪咨受止觀之法洞達與旨學衆心服

左溪碑云明州道源抱左溪之道味

禪師法源受業越之法華學左溪得其道

知撫州寶應寺戒壇記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同往兼修時大歷六年也

荆溪秀出家

禪師普門岳陽何氏父玠為常州儀興尉因

家焉師幼勤學問登進士第入仕于朝一旦悟世虛偽抽簪去髮居南岳寺左右唯儒釋典籍麻衣葛屨而已既而去謁荆溪學止觀法華之旨源有造詣善屬文尚古意荆溪故之待以友道為釋鐵輔行兩序自稱普門子其辭簡健歷指習禪者之弊梁簡稱之曰東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南高僧普門元皓予甚深之友也

唐貞元

八年季冬六日示寂于君山之偏室春秋八

十四傳教門人彙集遺文二百篇行於世

俄與孫君山鄉淨樂寺剃溪之受素相去數里有南岳寺

禪師元皓字廣成吳門秦氏初於龍興寺從

荆溪受法華止觀之道安隱山林居心三昧

城上

後住開元寺梁田二君勸其著述乃注解涅槃

經於首序中自錄所證著疏之時感度階產

異華人世莫識五采靈禽飛翔往來元和十

二年仲冬示寂塔于虎丘之南原師之同學

知名者百餘人不列僧數者翰林梁肅諫議

田敦常侍崔恭三人也門人稟教名世者智

淨仲儀子瑜道如仲良輩

禪師行滿萬州南浦人首造石霜學禪法後

往天台聽荆溪說止觀頓悟妙旨因棲止華

頂峯下智者院充茶頭夜卧土牀燒糞掃以

煖其下脫衣就牀蚤蚤羣嘯或捫其衣寂無

有也所居檻外大松上有寄生小樹遇師出

坐必嫋嫋低俯時謂此樹為茶頭作禮而

長師於四十年間未嘗便溺或謂大士現身

受食而實不食故致此也開寶中預告人曰

我且行矣即請眾誦文殊號泊然而化年八

十八嘗著涅槃疏

禪師法顯於毘陵建安寺築止觀堂請荆溪

講說其中梁肅為作止觀堂記

梁肅字敬之安宅人大歷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唯肅最稱淵與柳子厚記先友亦稱其最善為文嘗學天台之道於荆溪深得心要執弟子禮甚恭以止觀文義弘博覽者費日乃刪定為六卷唐肅有云大碑簡要而微相開要又述統例

述一

九

以繫于後謂止觀是救世明道之書又為大師傳師傳論備大統世謂論其文則雄深雅健語其理則明白洞達御史崔恭論之曰知法要識權實作天台禪林寺碑達教源用境智作荆溪大師碑碑見崔恭作又曰朝廷尚德故以公為太子侍讀國尚寶錄故以公為史館修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撰發號令敷王猷故以公為翰林學士三職晉著則公之官於朝不為不達矣年過四十士林歸宗比夫顏子黃叔度不為不壽矣彼碌碌者老於郎署白首人世又何補哉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年徙右補闕安祿山亂屏居江南李峴表置幕府擢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客山陽勅子弟農安於窮樸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唯士大夫家傳基版州縣碑頌時時齋金帛往請乃強為應嘗從荆溪受止觀為述大意一篇大歷初卒于家



第一九九冊

法師宇素初從遠師受觀心之法既悟玄旨
入居京師大興善寺足不越閭長誦法華至
三萬七千餘部夜則虎狼侍座聽經食則烏
鵲就掌取粒沙門幽玄贈之詩曰三萬蓮經
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時以為實錄
高論旁出世家

法師晤恩字修己路氏常熟人年十三聞誦
彌陀經心有所感遂投破山興福寺求度初
學毘尼聞天台三觀六即之說深符其意晉
開運初造錢塘慈光因師室因講次覆述剖
析幽微時稱義虎及繼踵開法道名大播初
是一家教典自會昌毀廢文義殘闕師尋經

十妙研覈五重講演大部二十餘過法華大
意昭著于世師之力也與人言不問賢愚悉
示一乘圓意或疑不善逗機師曰與作毒鼓
之緣耳平時一食不離衣鉢不畜財貨臥必
右脇坐必加趺展粥親視明相每布薩此云
大衆雲集潛然淚下蓋思大集有無戒滿閻

塞

浮之言也每以淨業誨人往生者多感瑞相
雍熙三年八月朔中夜有白光自井而出謂
門人曰吾報緣盡矣乃絕粒禁言一心念佛
忽夢擁納沙門執金鑪焚香三遠其室自稱
灌頂吾已生淨土嘉汝所修故來相迎夢覺
語其徒猶聞異香二十五日為衆說止觀指

歸及觀心大義即端坐面西而逝寺衆文偃
聞空中絲竹鈴鐸之音久而漸遠茶毘得舍
利無算後三十一年法孫智圓獲遺骨於學
衆乃鑿石為塔葬于馬腦坡

法師文備字昭本福之侯官鄭氏誦法華維
摩圓覺十六觀小般若等精練不忘晉天福

間至會稽傳百法論開天台三為學者指南
遠來謁因師晝夜研心凡法華淨名光明疏
句止觀諸文悉洞其旨每與同門思師履述
觀法莫逆於心思謂人曰備雖後進已與吾
並驅於義解之途矣因師既沒復北面事思
以卒其業師氣度深靖終日如愚或勸其誨

人師曰講授滿門祖風未墜抗迹間居從吾
所好於是陶神妙觀坐忘一室者三十餘秋
雍熙二年八月微疾凭几三出圓相謂侍人
曰此吾所見淨土事也言訖累足而逝
法師慶昭字子文錢唐胡氏幼依開化院出
家十三受具戒學天台之道於奉先清師用

堽

十一

力十七年奉先謝世衆請師嗣講宛有父師
之風未幾徙居石壁屬城南梵天遇明舍所
居為講院師徇請來居講風大振天禧元年
四月無疾而化平時講說法華止觀諸部共
百餘周傳教弟子自成淵而下九十七人先
是光明玄義有廢畧二本思師製發揮記解

釋畧本弟子清敏二師共結難辭輔成師義於是法智大師撰扶宗釋難力救廣本十種觀心師與孤山亦撰辨訛以救發揮之說法智乃復脩引前後之文詳而論之號十義書而四明之學者始指思清昭圓之學稱為山外蓋貶之之辭云

法師智圓字無外自號中庸子或名潛夫錢唐徐氏學語即知孝悌稍長常析木濡水就石書宇列花卉若絲繩注曰反漢書叔孫通者東茅表位也戲為講訓之狀父母異之令入空門八歲即受具戒二十一聞奉先清師傳天台三觀之道負笈造焉樞衣問辨凡二

年而清亡遂往居西湖孤山學者如市杜門樂道與處士林逋為隣友王欽若出撫錢唐慈雲遣使邀師同往迂之師笑謂使人曰錢唐境上且駐卻一僧師早嬰瘵疾故又號病夫講道吟哦未嘗少倦預戒門人曰吾歿後毋厚葬以罪我母建塔以誣我母謁有位求銘以虛美我宜以陶器二合而瘞之立石志名字年月而已及亡門人如所戒斂以陶器斂所居巖以藏之不屋而壇時乾興元年二月也得年四十有七後十五年積雨山頽門人開視陶器肉身不壞爪髮俱長脣微開露齒若珂玉乃更襲新衣屑衆香散其上而重

瘞之重音仲崇寧三年賜謚法慧大師其所

撰述文殊般若經疏遺教經疏各二卷并

記般若心經疏瑞應經疏四十二章經注不

思議法門經疏無量義經疏并普賢

行法經疏彌陀經疏各一卷首楞嚴經疏十

卷世號十本疏主又撰闡義鈔三卷并

索隱記四卷并判正記二卷并表微記

一卷并垂裕記十卷并發源機要記

二卷并百非鈔一卷并三德

指歸二十卷并願性錄四卷并撥華鈔

二卷并西資鈔一卷并誥謀鈔一

卷并谷響鈔五卷并析重鈔一卷

釋自達文殊般若經疏正義一卷并不閑居

編五十一卷并皆假道適情為法行化之

勞贊云嘗謂楞嚴一經劇談常住真心的示

一乘修證為最後垂範之典門人有以撰疏

為請曰此經解者已二三家學者未安其說

師胡不以三觀四教約文申義以啓後人師

從之研覈大義以為智者三止之說與經懸

契淨覺謂其得經之深非諸師所可及也并

錄天台并西天并有并至并世并主并松并嚴并不并肯

經吾不并而并見并之并矣并當并有并事并官并苦并蔭并以并文并章

其疏四十二章經云佛敎東傳與仲尼

伯陽之說為三然孔老之訓談性命未極於

唯心言報應未臻於三世至於治天下安國家不可一日無也至若釋氏之爲教指虛空果悉我自心非止言太極生兩儀玄牝爲天地根而已考善惡報應悉我自業非止言上帝無常天網恢恢而已有以見仲尼伯陽雖廣大悉備其於齊神明研至理者畧指其趣

咸十一

十三

耳大暢其妙者則存乎釋氏之教歟又曰復性有淺深言事有遠近不得不異也至於遷善遠惡勝殘去殺不得不同也

梵天昭法師法嗣

法師咸潤字巨源越上虞鄭氏七歲事等慈子明進受具戒精究毗尼因入天台讀智者

三觀文有所省遠詣錢唐開化昭師學博通法華淨名涅槃楞嚴之旨昭師敬其威成俾之分座及昭師赴梵天復令自代景德四年上虞宰裴煥與里中緇素迎還等慈宣演大教天禧初徙講郡之隆教述歲疑以三種消伏俱約圓論爲淨覺所破昭師示寂復授以鑑拂嗣居梵天講演無虛日天聖三年徙居會稽永福聚徒五百日遣衆行化以供二時營造普賢像率衆行道大士放光證明時人尊之曰懺主謂可亞慈雲也門人述其德曰師踞倪床揮塵柄時漸三紀五舍百講業成名立無媿古人乃請李淑撰傳教弟子題名

記善朋爲之首云

孤山圓法師法嗣

藏

法師惟雅久依孤山悉得其旨孤山製西資鈔以解彌陀疏扶病隱几口占其文使雅師筆之初日午後染毫盡日初夜絕筆云

鏡菴曰孤山以高世之才彌天之筆著十

疏以通經述諸鈔以解疏其於翼贊教門厥功茂矣但其相承所說法門言境觀則以真心爲境論摠別則以理性爲摠判事法二觀不許修證廢光明廣本不用觀心唯論心具心造不許色具色造如是等義布諸簡策於是義學之士有習其說者世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必指爲山外諸師之見惜哉夫稱宗師者須具三眼一曰教眼明識權實大小之法也二曰道眼親踐諸行修證之門也三曰宗眼深窮圓頓即具之旨也往往山外諸師宗眼未明以故所見未臻圓極耳別教菩薩神通智慧豈容思議以由未證圓位

城十一

十四

被斥爲權又初地不知二地舉足下足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然則議山外者請以此意恕之

淨光法師旁出世家

法師行靖與行紹皆錢唐人同依壽禪師出家通練律部同居石壁寺在龍山之西時詔

第一九九册

國師法道大振初往從之國師觀其法器即使往學三觀於螺溪之席二師既偕往講求大義旦夜不息未幾所學已成乃復回石壁為衆講說前後五十年確守山林之操未嘗出遊閭里吳中宿學皆服其高潔嵩明教論之曰出家於壽公學法於寂公見知於韶公三皆奇節異行不測人也二師皆得以親事之豈不偉歟

法師知廉賜號通鑑久學螺溪以其師崇建殿宇將永歲寒之績為請彭城公錢儼琥作傳教院碑於螺溪時太宗雍熙三年也法師頌齊錢唐人吳越國時賜號崇法初傳

淨光之道精研止觀後參韶國師發明玄奧周顯德初螺溪居民張孝安詣淨光曰家居東南里所陰晦之夕必有鬼神吟嘯考聲鍾鼓之聲又嘗夢龍遊其地非愚民所居願以奉師師往視之見山水秀異謂衆曰此伽藍地也夢龍遊者豈龍樹之道將興此地邪因

城十一

圭

納之願齊初為法華紹嚴弟子聞其事以白師輟衆施三萬為建法堂厨屋覆苦累塊悉尚朴素蓋稟師之誠也既成淨光與學徒二十人俱往既而雲居韶禪師天在為疏于灌南王忠懿王子吳越亦嘗改元稱帝有實正實泰之號其諸子多封王有吳越南鄭許素陳王七即施財架懺堂諸屋以廣之見

續撰傳教院
碑及傳教

法師諦觀高麗國人初吳越王因覽永嘉集
同除四住之語以問韶國師韶曰此是教義
可問天台藏寂即召問之對曰此智者妙玄
位妙中文妙玄既歎不存未嘗行錄唐末
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復存於是吳越王遣使

致書以五十種寶往高麗求之其國令諦觀
不奉教乘而智輪疏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
門等禁不令傳且戒觀師於中國求師問難
若不能答則奉教文以回觀師既至聞螺溪
善講授即往參謁一見心服遂禮為師嘗以
所製四教儀藏於篋人無知者師留螺溪十

年一日坐亡後人見故篋放光開視之唯此
書而已由是盛傳諸方大為初學發蒙之助云
述曰吳越王杭海取教實基於同除四住
之語及觀師製四教儀至明國教中故特
標永嘉云者所以寓當時之意俾後人無
忘發起也此書即荆溪八教大意觀師略

加修治易以今名沒前人之功源所不可
吳越忠懿王錢弘俶字文明世為杭之臨安
人祖武肅王鏐唐僖宗時率鄉兵破走黃
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
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昭宗時昌以越叛鏐
貽書切責不聽乃悉兵誅之自是盡有浙東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西之地乾寧四年始封具趙王梁開平初加
封尚父淮海節度使傳子文穆王元瓘瓘子
忠獻王仁佐忠獻破李景兵取福州既卒弟
侁嗣位明教嚴毅為大將胡進思所忌逐之
子孫私謚乃迎立俶即文穆第九子俶始於
晉開運中為台州刺史本朝太祖建隆元

城士

大

年授天下兵馬大元帥乾德元年冬郊禮遣
子惟濬入貢開寶八年隨王師克金陵南唐李後主
九年二月入朝詔賜劔履上殿詔書不名
封其妻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四月歸國太宗
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入朝乞以所管十三州
叛籍歸天府詔許之改封淮海國王賜玉冊

金印居京師禮賢宅子惟濬惟治皆以節度
領郡事忠懿居京師十二年而薨富貴榮盛
莫與為比忠懿天性誠厚夙知敬佛慕阿育
王造八萬四千塔金銅精鋼冶鑄甚工中藏
寶篋印心咒經亦及八萬四千數布散部內
以為填寶錢錢塘諸邑西湖南北山諸刹相
望皆忠懿之創立也尊事沙門若天台韶國
師永明壽禪師皆待以師禮又嘗召螺溪寂
法師至金門建講問智者教義以典籍不全
慨然遣使齎重寶求遺書於高麗日本於是
一家教卷復見全盛螺溪得以授之寶雲臂
雲得以傳之四明而法智遂專中興之名推

原其自實忠懿護教之功為多也王嘗造金字法華經二十部散施名山

今國清所歲是其一

述曰清獻趙公有言錢氏五王三世凡百年當天下大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甚衆獨吳越奉屢朝之正朔不絕貢獻不失臣節暨皇宋受命又能封府庫籍郡縣

或上

七

請吏于上仁足以保民智足以全族唯錢氏一門耳歐陽公五代史則曰錢氏崛起非有功德百年之際虐用其民嘻何二公立論之相戾邪當五季時崛起而僭號者曾何有乎功德重斂以困民寤兵以殺民天下皆是也豈能若錢氏全民土而歸

聖朝邪至哉清獻之辭仁以保民智以全族歐陽亦太過論矣

國清昱法師法嗣



法師契能永嘉人神悟謙公之師得教旨於昱法師主天台常寧講道不倦自智者而來以鍾拂傳授為信至師嫡承為十四代晚年以授扶宗忠師扶宗曰吾得法廣智矣敢辭師乃藏之天台道場遂不復傳

述曰螺溪門弟子以百數而本傳指寶雲為高第不載昱師名疑昱師見螺溪在最先故早傳鍾拂寶雲後至而其道大振故傳中推為上首以此言之在道不在鍾拂

也夫鑑拂祖師之信器傳之久不能無缺或以情得或以力取於道何預焉能師欲傳之扶宗而辭不受固也藏之祖師行道之場而去宜也向使扶宗妄受復妄傳適足以起後人之紛諍於道何在焉
寶雲旁出世家

法師遵式字知白葉氏天台寧海人母王氏乞男於觀音夢美女以明珠與而吞之生七月能從母稱觀音名太祖乾德元年稍長不樂隨兄為賈潛往東山依義全師出家全先夢有童子踞佛像之首已而師至年二十太平宗七年住禪林受具戒明年習律學于守初師

繼入國清普賢像前爐一柏誓傳天台之道雍熙元年來學四明年二道中夢老僧謂曰吾文殊和上也及見寶雲正所夢僧即北面受業未幾智解秀出智者諱日然頂終朝誓力行四三昧端拱元年寶雲入寂師乃反天台以苦學感疾至於嘔血毅然入大慈佛室城十二用消伏咒法自詛曰若四教興行在我則其疾有瘳不爾則畢命于此至三七日聞空中呼曰遵式不久將死師益不懈五七日見死屍盈室師踐之而行其屍即沒滿七七日空中聲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其夕寐見一巨人持金剛杵以擬其口又嘗親見觀音垂手

於師口引出數蟲復舒指注甘露於口身心
清涼宿疾頓愈既而頂高寸餘手垂過膝聲
若鴻鍾肌如白玉淳化元年辛未衆請居寶
雲講法華維摩涅槃光明未嘗間歇有施氏
懷胎驢日伏座下若聽法狀如是四旬產已
不復至嘗往見法智開門外聲欬呼侍者曰
通聞外聲有若聖人然侍者亟出視反報言
惡雲至法智大驚曰吾兄轉報矣至道二年
結緇素專修淨業作誓生西方記又自幸觀
音幽贊命匠刻旃檀像及自身頂戴之相撰
十四誓願納其腹工有誤折所執楊枝者師
大懼即手接之此像今在天竺鐵殿不膠漆而合咸平

三年辛未四明大旱郡人請祈雨師同法智異
聞師率衆行請觀音三昧冥約三日不雨當
焚其軀如期雨大至太守蘇為建碑以述靈
異四年寓慈溪大雷山治定請觀音消伏毒
害懺儀五年師年四十五自淳化庚寅至咸平
歸天台主東掖以徒屬之繁即西隅益建精
舍率衆修念佛三昧有白鶴廟居民甚神之
師與神授戒改祭為齋神與民俱聽命乃為
著野廟誌以戒之祥符四年章郇公得領郡
事夏制之始延師入景德講止觀垂畢有三
沙門披納而至請預盂蘭盆講席揖其坐忽
不見道經黃巖有豕奔伏于前推其來乃逸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於屠肆者償其直而泰于妙喜寺名之曰遇
善夫豕赤山寺瀕海而高師遽謂人曰此宜
建塔先是山巔有異光中有七層浮圖之形
光照海上周四十里皆漁人之簷梁或以語
師師喜其有先兆遂建塔焉於是居人感化
不復為漁時東山結懺會天大旱師卓錫石

縫泉即激涌泉石七年杭昭慶齊一率眾致
請初杭人屢請西度未之許至是始見從師
嘗夢居安胎十二年及出台入杭果應其數
師至昭慶大揚講說杭俗好以酒肴會葬師
為說佛事之勝卒變葷為齋因為著戒酒肉
慈慧法門嘗夜施搏食於水濱漁者聞眾鬼

曰今夜雪甚師不至矣一鬼曰師慈悲人必
不忘我須臾師籠燈踏雪而至八年蘇人以
郡符逐師於開元建講緇素畢集不葷飲者
傾市邑屠酤不售官監有失課之言師辭其
徒曰智者遺晉王書有言六恨其一謂以法
集動眾妨官為人所忌余今德薄安可久留

遂幡然復杭智者遺書云荆州法集聽泉一
夫豕可聚眾用僧人故朝同雲合暮刺史
如兩散鼓有善萌不發增長此五恨也刺史
薛顏始以靈山命師居之即隋真觀師所營
天竺寺也寺西有陳時所植檜巢冠燎毀僅
存枯枿是年冬枝葉復生因名重榮檜賦詩
刻石以北道場重建之瑞治定往生淨土懺

儀九年天台僧正慧思詣京師因盛稱師之道始賜紫服三月天台郡人以郡符請赴石梁壽昌講法華八月過東掖十月復歸天竺天禧元年侍郎馬亮守錢塘雅尚淨業造師問道師為撰淨土行願法門淨土略傳職方郎中崔育才問施食之道師為觀想一篇金

城十一

二十

三年丞相王文穆公撫杭名欽若首率僚屬訪師山中請講法華及心佛衆生三法妙義才辯清發衣冠為之屬目公對衆嘆賞曰此道未始聞此人未始見也別集師以天台宗教本末具陳於公四年公為奏錫天竺舊名復其寺為教而親為書額復與秦國夫

人施財六百萬以建大殿公嘗致書問天台立教及解經義旨與今古孰為優劣師先答立教大義次出諸子索車之文錄古義一二及慈恩破天台義對智者正釋並決是非以為古今諸師無一可取公覽文識義益加信喜別集師以智者昔於天台江上護生事白

於公因奏請西湖為放生池為主上祝壽後文穆尹應天府因微疾夢與師會疾即除愈遂奉書道其事及移鎮江寧州近師府舍朝夕問法一留三月因為著十法界觀心圖注南岳心要偈會乾元節公以其道聞于上乃賜慈雲之號乾興元年章懿太后仁宗母氏錢唐人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其父仁德以師熏修精至遣使齎白金百兩命於
山中為國行懺師為著金光明護國道場儀
上之因奏天台教文乞入大藏事未行而公
薨天聖元年仁宗內臣楊懷古降香入山敬師
道德復為奏之明年始得旨入藏賜白金百
兩飯千僧以為慶師乃撰教藏隨函目錄略

卷一

卷二

述諸部大義謂玄義統明五時廣辨八教出
世大意蘊乎其中文句者謂以疏句分節經
文荆溪各有記釋猶五經之有正義也唐孔穎達
為五經止觀者定慧之異名即法華之行門
也前玄義文句皆明佛世當機得益之事縱
有託事附法觀心之文非部正意今止觀正

是智者說已心中所行法門自行因果化它
能所無不具焉又於普門品加別譯重頌緇
素皆遵誦之天聖四年諫議胡則守郡屢入
山問道欣領法要為施金造山門廊宇五年
中秋月望之夕望作桂子降于殿庭師取其
實播種林下乃作桂子之詩六年正月遣學
徒往四明致祭于法智有祭文悼詩之作始
於寺東建日觀菴迭想西方為往生之業九
年講淨名經忽謂其徒曰昔在東掖講此經
夢荆溪授我經卷及出室視日已沒今吾殆
終此講乎因與眾訣曰我住台杭二寺垂四
十年長用十方為意今付講席宜從吾志命

弟子祖韶曰汝當紹我道場持此鑑拂勿為最後斷佛種人遂作謝三緣詩謂謝徒屬絕賓友焚筆硯也是年八月徙居東嶺之草堂明道元年十月八日示疾不用醫藥唯說法以勉徒衆十日令請彌陀像以證其終門人尚欲有禱以觀音至師炷香瞻像祝之曰我

觀觀世音前際不來後際不去十方諸佛同住實際願住此實際受我一炷之香或扣其所歸對以寂光淨土至夜奄然坐逝師嘗製龕銘曰遐榻既入斂越七日形貌如生壽六十九夏五十逝之夕山中人見大星殞于靈鷲峯紅光赫然稟法者文昌等二十五人登

門學者以千數度弟子若虛輩垂百人明年仲春四日奉遐榻葬于寺東月桂峯下與隋觀法師為之隣焉師幼善詞翰有詩人之風其詩集曰采遺曰靈苑其雜著曰金園曰天竺別集皆行於世有貴官注楞嚴求師印可師烹烈談謂之曰閣下留心佛法誠為希有

城一

主

今先申三問若答之契理當為流通若其不合當付此火官許之師曰其精妙元性淨明心不知如何注釋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為何義昔師注者云初變方五成十二次變十為百三世四方五成百二十三世百為千三世四成二千三百是為一根本德之教總六根為七千二百餘眼身三根各點四百實得六千為六數功德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也一為聖主十百千為三疊凡三番成其數二十五聖所證圓通既云實無優劣文殊何得獨取觀音其人因指師即舉付火中於是楞嚴三開自茲而出仁宗閱師所進光明護國儀至聖帝仁王慈臨無際之文撫几歎曰朕得此人足以致治亟令宣召則已入寂矣師始出家郡校諸生慕師才俊勉回業儒為詩荅盧積中有真空是選場大覺為官位之句人多誦之常行三昧以九十日為期於行道四隅置鐵熾炭遇困倦則漬手于鐵十指唯存其三其建光明懺毀每架一椽斲一斲輒誦大悲咒七徧以示聖法加被不可沮壞之意故建炎虜寇積

薪以焚其屋儼然暨方臘陳通之亂三經寇火皆不能熱至今異國相傳目為燒不著寺茲豈獨顯教門之神迹誠有以彰國家之道也崇寧三年賜號法寶大師紹興三十年特謚懺主禪慧法師塔曰瑞光行樂曲記修諸集宗源記

卷一

三

鏡菴曰道藉人弘人必依處此三者不可不畢備也吾道始行於陳隋盛於唐而替於五代逮我聖朝此道復興螺溪寶雲振於前四明慈雲大其後是以法智之創南湖慈雲之建靈山皆忘軀為法以固其願而繼之以神照啓白蓮辯才兆上竺於

是潮河東西並開講席卒能藉此諸剎安
廣衆以行大道孰謂傳弘之任不在於處
邪然靈山之剎三罹寇火而不能壞此豈
非至人誦咒加功願力堅固之驗也哉
江州太守許端夫序其詩曰慈雲之詩文
貫於道言切於理酷似陶彭澤蓋合於情
動形言止乎禮義之意昔貫休作禪月集
初不聞道而才情俊逸有失輔教之義中
庸子作閒居編言雖鳴道而文句闕冗有
失詩人之體慈雲則不然文既清麗理亦
昭顯雅正簡淡有晉宋之風蓋其道業宏
大故詩名不行也

法師異聞餘杭人潛心天台之學每謂但解
未足以展志故汲汲以修諸三昧為要務及
來叅寶雲盡通其旨至道三年法智弘道於
延慶輔贊之功為多以寺宇頽毀乃同丹丘
覺圓并力經理不逾三載衆工畢就法智立
誠誓之石示十方之規必聯次師名稱二師
云後同法智結十僧行長懺三年誓焚軀以
報佛恩時揚文公屢貽書勸止事竟不行師
居延慶四十年凡法智所修三昧未嘗不預
法師有基字及賢錢唐王氏母夢梵僧授以
舍利吞之遂有娠生五歲從天台壽昌法超
為師十歲受具聞四明寶雲傳智者教往事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之授以法華止觀隨言解義曲盡其妙端拱
元年郡人請演教於太平興國寺學者常數
百人每白黑月必集衆自升高座誦菩薩戒
法勸道族念佛四十年至萬人凶年持鉢以
供聽衆祥符八年六月示疾弟子令祥請曰
和上西歸寧無留訓師乃廣談圓旨經時不

感一

言末

已衆忽見西方現光空中樂奏師曰西方三
聖人來也即右脇西向而化荼毘舍利莫數
門人悟持結塔於慈溪之靈龜山有夢師威
儀迎往西方者有夢師坐青蓮華對佛說法
者有夢三身如來入靈塔者有夢彌陀授記
為超壯如來者法智聞其逝歎曰卧病談玄

臨終見佛是可敬也內翰揚億致敬真相為
之作贊全三學探行
業碑在福源
佛祖統紀卷第十

源

萃一

佛祖統紀卷第十二之十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城二
卷第二

諸師列傳第六之一

天竺式法師法嗣

世二妙果文昌法師

法喜清鑑法師

保慶法潤法師

天竺思悟侍者

諫議大夫胡則

侍郎馬亮

世三妙果天授法師

淨慧思義法師

明智祖韶法師

真淨思永懺主

天竺本融法師

丞相王欽若

職方郎中崔育才

海月慧辯法師

辨才元淨法師

世二錢唐曉法師

世二法顯遇成法師

神智載昇法師

世四法實從雅法師

圓應德賢法師

慈覺永堪法師

圓悟思尚法師

靈山則章法師

世五指源如果法師

慈受子琳法師

興國基法師

世二興國令祥法師

錢唐曉法師

世二法顯遇成法師

廣惠居白法師

慈行智深法師

神智仲元法師

寂照慧日法師

法鑑有愚法師

慈明慧觀法師

福源悟持法師

世二錢唐曉法師

世二法顯遇成法師

世二錢唐曉法師

世二法顯遇成法師

世二法顯遇成法師

世二法顯遇成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册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世三梵率守仁法師

四明法智之作興也天下學士靡然向風嗣其業而大其家者則廣智神照南屏三家爲有傳明佛意示衆法用廣垂裕無窮之謀中興教觀遠今爲有賴此諸師列傳之所由作也若夫慈雲一家昌隆諸師之後五世而茂聞今備叙列傳而先慈雲之派者將以順其承襲而不使紊雜乎四明三家之子孫也天竺式法師法嗣

法師文昌永嘉人父依慈雲克盡其道時衆推爲前列復往南湖見法智所詣益遠旣而旋鄉爲妙果第一世妙宗新成寄寫本囑其

講授且戒之曰或有異處可割取附來慈雲門弟授講者二十餘人師爲之首見慈雲行業記四明與師書法師祖韶天台劉氏賜號明智十九通法華得度入東掖參慈雲得其奧旨旣而侍師遷靈山居第一座慈雲將居草堂謂師曰汝當往代本如居能仁而俾之來繼此山師即著慈雲草屨欣然而行至江濱呼其回曰吾試汝耳汝當竟住此山師旣奉命一遵成規講訓之外行四三昧爲常課棟宇未具力爲經理一日告衆曰吾受慈雲之寄今老矣亦將有東嶺之事慈辯爲吾上首其善繼我乎遂入草堂以自晏晦未幾示疾趺坐而逝年七十二

臘五十二師昔於東掖行光明三昧百晝夜至期方半忽見旌幢滿前導者呼曰大辯尊天師即作揖天曰師所住處傳通大乘利益羣品言訖而隱常住京師道出淮泗夢僧摩頂曰吾文殊和上也示汝五無生義既覺五藏豁然如咀冰雪又夢入古寺見僧踞坐謂曰吾爲汝說第一義諦聞畢如甘露灌頂即見依正皆如雲影有人問曰人見和上何因歡喜曰視人常若佛想法師清鑑雲間人賜號禪慈爲慈雲撰熾威光念誦儀序其略云慈雲尊者以行光教門弟子清鑑以所稟四種三昧行法遺編獨熾

威光未廣流布遂因其舊五章補助始末加示法釋疑之二以爲七科

熾主思求號真淨入道于秀之勝果久親慈雲勤修淨行時衆高之謂足上擬其師亦稱熾主

侍者思恒錢唐人侍慈雲講最久故能深達

城三

三

觀道善持咒法加水以愈人疾求者如市當課誦時身及奉像俱出舍利天聖三年慈雲欲以智者教卷求入藏文穆王公將聞之朝悟曰此非常事也小子將助之矣乃繪千手大悲像課呪以誓曰事果遂當焚軀爲報會公薨悟誦呪益精明年得旨師喜甚積薪爲

樓白慈雲求火種雲於鑪中舉紅炭與之引
手以承了無難色即入薪樓火息之後袈裟
履體儼如其生慈雲乃加香木行咒願以焚
之隨醖而化五色舍利無論其數三歲之後
求者尚獲慈雲爲讚以刻石曰悟也吾徒荷
法捐軀其醖赫赫其樂愉愉遠火將滅儼如
加趺逮骨後碎聚如圓珠信古應有今也則
無芳年三十真哉丈夫

明智紹法師法嗣

法師慧辨字訥翁華亭傅氏號海月受業普
照初遊學天竺至合潤有老人冠帶逾梁仲
揖入門而失明智一見大奇之即盡心學教

觀明智將老命居第一座以代講一夕夢音
安以金篦擊其口曰汝勤誨人當得辯慧常
苦脾疾夢天神以金篦感水使之瞑目引其
腸流之後八年明智俾繼主席翰林沈邁治
杭任威見者多惶懼失據師從容如平生邁
異之任以都僧正蘇子瞻時爲通守爲序以
贈之曰錢唐佛僧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材如
之士與妄庸巧僞之人雜處其間號爲難求
故僧正副之外別補都僧正一員簿書案牘
奔走將迎之勞專責副正以下而都師總攝
要略實以行解表衆而已師旣蒞職凡管内
寺院虛席者即朔日會諸刹及座下英俊問

問義科場設棘園糊名考校十問五中者爲
中選不及三者爲降等然後隨院等差以次
補名由是諸山仰之咸以爲則講授二十五
年學者常及千人夜有盞入其室脫衣與之
令從支徑去晚年倦酬酢以六事隨身歸隱
草堂在佛生具故吳越大旱禱天竺觀音
像久不應師時以疾晝寢夢老人白衣烏帽
告曰明日午中必雨如期果驗遠近咸師誠
致熙寧六年七月十七日旦起盥濯告衆就
別合掌加趺而化初師遺言須束坡至方闔
龕四日坡至見跌坐如生其頂尚溫坡盡敬
而退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東坡集云師沒後二十一年余謫惠州師
之弟思義囑參寥求作讚因序之曰余在
杭夢至西湖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故人
海月辯才之流皆行道於其間乃作三絕
以吊之云欲尋遺迹強沾棠本自無生可
得亡今夜生公講堂月滿庭依舊冷如霜
其後參寥往頓水謁子由曰辯才既以
子瞻故得銘於公海月獨未有銘乎子由
亦爲銘其塔
法師思義字和甫湖州之武康凌氏試法華中
第一得度依明智學隨聞隨悟常開幃出十
難師答之悉契旨明智退居草堂衆送入室

第一九九册

既散師猶侍右智曰汝適何見荅曰見大衆拜而退智曰吾示汝將來義當住此山紹隆大教後復亦來居此室也師歷修四三昧行忽頸上生一肉瘻夜夢功德天食之以捋其疾即消熙寧四年賜紫服號淨慧丞相蘇頌帥杭請居天竺大振法道住山二十三年退

城十二

五

間草堂皆如明智之記元祐三年二月十八日中夜趺坐別教而逝大衆誦念久之忽復語云侍觀音大士行見一沙門金色長身垂辭謂我曰報緣未盡過七日當遣迎至二十五日復趺坐而化瘞龕之日有赤雲垂布如引導之狀向西而隱

法師元淨字無象徐氏杭州於潛人客有過其舍者曰嘉氣上騰當生奇男既生左肩肉起如袈裟條八十一日乃沒伯祖異之曰宿世沙門必使事佛八十一者殆其筭歟及師之終果符其數十歲出家每見講座輒曰吾願登此說法度人十八就學於慈雲不數年而齒高第後聞明智講止觀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諸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悟曰今乃知色香味觸本具第一義諦因泣下如雨自是遇物無非法界代講十五年杭守呂臻請住大悲閣嚴設戒律其徒畏愛臻為請錫紫衣辯才

之號七年翰林沈遵撫杭北謂上竺本觀音道場以音聲爲佛事者非禪那居乃請師居之鑿山增室廣聚學徒教苑之盛冠於二浙神宗熙寧三年杭守祖無擇坐獄于樵李樵音辭地師以鑄鐘例被追辨幸而得釋寓名今秀州止真如蘭若擬金鉶設問答迷圖事理說盤明祖意之妙元豐元年有利山門施資之厚者倚權以奪之衆亦隨散逾年其人以敗聞朝廷復畀師衆復大集清獻趙公與師爲世外友爲之贊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重軍東坡詩云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松有餘哀三年復謝去居南山之龍井士庶爭爲

築室遂成藍宇六年太守鄧伯溫請居南屏越明年復歸龍井時靈山虛席師以慈雲師祖道場俯就衆請及月餘於禪定中見金甲神跪前曰法師於此舊無緣不宜久住既奉冥告遂還龍井元祐四年蘇軾治杭嘗問師曰北山如師道行者衆人師曰沙門多密行城上非可盡識坡子迨生四歲不能行請師落髮摩頂數日即善步坡詩云師來爲摩將示寂乃入方圓庵奉觀記宴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招參寥告之曰余吾淨業將成若七日無障吾願遂矣至七日出偈告衆即右脇吉祥卧奄然順寂時元祐六年九月晦日也塔成弟子懷

楚詣汝陰請誌于東坡坡命子由爲之銘師
講說不間晝夜嘗曰鬼神威德不具者晝不
得至夜中人靜庶幾能聽焚指供佛左三右
二有欲效之者師止之曰如我乃可備西方
淨業未嘗須臾廢或禱大士求放光光即隨
現沙門熙仲對食視師眉間有光遽起攬之

得舍利數粒後人常於臥處得之嘉興令陶
豸有子得魅疾祝之即愈諸暨陳氏久患心
疾漫不知人警以微言醒然而悟布衣李生
久習禪觀辯而無行欲從師出家東坡爲之
請未言其名力拒不許若先知然秀州狂僧
即回頭以左道惑衆宣言欲建大塔爲吳人

植福施者雲委以師不可欺憚於入杭先遣
便頭以錢十萬供僧師答曰承以建塔淨財
欲飯僧教有明文不許互用狂人大慚而止
城公遣書云我初通杭時見五公請有
碑後生有建書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去

鏡菴曰道大德尊智高辯富作大法主爲

城士

七

世所宗而於出處飲啄之緣猶未得其自
在佳上竺幾二十年居靈山僅及一月然
則結緣之論雖大賢有所未免

法師戴昇會稽人號神智久參明智時輩推
其善說先是錢武肅王帥抗日嘗患目眚夜
夢素衣仙人言自永嘉來明旦永嘉僧投蹤

願以觀音像獻言得之海潮諸山迎之不能
舉既而示夢欲歸越城武肅即具威儀迎至
一見像已日即還明乃創菴名興福以奉之
像坐高六尺梵相奇偉燈夜仰望猶若生人
元祐閒師來居興福時清獻公為帥亢旱大
疫久禱不應遂罷遣群祀請師迎像入府經
符一夕甘雨如注疫亦以息公為奏于朝賜
師神智菴名圓通

夢

海月辦法師法嗣
法師從雅錄唐人賜號法寶始從海月學通
止觀乃自謂曰言清行濁賢聖所訶遂入南
山天王院誦法華至五歲言歲者且以五
千四十八為數

金剛般若四歲彌陀經十歲檀舍利塔十徧
言徧者以八萬禮釋迦三十萬拜彌陀百萬
拜佛號五千萬聲禮法華一字三拜者三過心
期淨土一生坐不肯西憲使無為揚傑為製
安樂國讚三十章以美之其一云淨土周沙
界何處獨指西但能從一入處處是菩提師
似廣化世俗遂於受業淨住寺圖九品三輩
列其讚于石觀者皆知感化一日無病趺坐
而亡有天樂鳴空異香入室之瑞
法師智深賜號慈行嘉禾沈氏初依海月學
教觀既成歸受業崇福西寺開長堂雲水供
筵光明期懺會二十年如一日專念淨土勸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人稱佛號從化者不知數政和乙未六月生
亡留龕七日色不變茶毗之日異香襲人人
收舍利與骨俱盡

淨慧義法師法嗣



法師德賢臨安人賜號圓應為兒時相者曰
它日當有官阨唯出家可免父信之令往依

城十二

叔父海月月斥之曰我翁孫相繼家業始成
汝欲來此作主人邪師遂去暨落髮復往天
竺參淨慧大明教觀之道久之遂居第一座
有俗士謁淨慧言室女為祟所燒乍啼乍哭
願師慈救慧曰我首座可以治此士往扣之
師乃令女所居閣上設一榻既至即就榻睡

少時竟去女白父曰適蒙法師開悟於我今
永去矣自是神識安寔淨慧間居草堂師繼
其席果符海月主人之記居五年無疾而終
語門人曰吾生前以道力免難死後恐不能
逃門人造像入祖堂乃用鐵護其項建炎中
金虜真珠王子領兵犯浙入天竺升祖殿象
像皆避席而揖獨師像不為動王怒令斬之
以頃有鐵不可傷乃令積薪盈門縱火焚之
薪盡而屋如故虜大驚讚禮而退
法師仲元號神智妙年納戒即學教於天竺
淨慧及繼主祖父道場道風大振六年將還
開草堂請首座永堪以自繼且謂之曰首座

寮中什物並留後人方丈所用亦自足師止攜三衣一鉢香合拂子足師壇紙被浴具世稱為七事隨身過草堂及觀首座寮止一紙衾了無餘物人莫不高二師之風

法師永堪賜號慈覺高介特立平時不履尼寺從淨慧學克肖其道後繼神智居天竺二

城立

九

十一年四海學者推為宗主嘗訓於衆曰明道而不克行是猶見飯而不肯食終為飢人也別日又謂衆曰汝輩一向忍飢何為衆媿其言一時學士皆相率進行為世英傳云法師慧日賜號寂照學淨慧得其旨淹貫三藏樂習禪定虛懷待人不別愚智有辱之者

未嘗有色人皆稱之為得大忍佛繼慈覺居天竺十餘年講道精進有光父兄之業

法師思尚早從淨慧妙盡其道政和元年詔居上竺賜號圓悟講說簡明學者所仰嘗曰吾宗義學也不旁通儒典而事講業者吾恐未盡其義苟義有未盡其意何所在得意亡

言自是學成之人若初心向學須先尋文義可也

辯才淨法師法嗣



法師若愚海鹽人馬氏賜號法鑑學教于辯才號稱夙成郡以南屏興教延之不就奉辯才杖屨閒居龍井者六年後於湖之仙潭營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長堂接待建大閣造西方像結道族念佛堂
數百人三十年中預會者多蒙佛接之瑞蹟
康丙午九月謂其徒曰吾夢神人告曰汝同
學則章得普賢行願三昧已生淨土彼方待
汝曷可淹留即命衆觀經甫畢乃云聖相
現前吾其往矣即留偈曰空裏千華羅網盡
中七寶蓮池踏得西歸路穩更無一點狐疑
閣維得舍利數百粒塔于東廡初入道夢白
衣女授七十二策後壽果及其數
慈覺堪法師法嗣
法師子琳賜號慈受幼學于慈覺深悟圓旨
復謁佛智裕禪師重研心要時天竺以慈福

太后請為功德師被旨住山二十八年講演
之際唯提大義禪侶聞風而來者咸服其辯
大慧杲禪師過之相與刺談不覺達旦謂師
曰時人祇知老師有教徃山卻許老師有禪
為題其真云悟得旋陀羅尼三昧於一切法
得大自在舌端之上海波翻第一義諦無違
孝宗乾道元年春召師問道上曰朕欲讀
經以何為要師曰金剛圓覺最為要道曰參
禪如何師曰禪須自悟上曰何以為功師曰
澄寂身心久當自契上說後因召問當世有
道之士師以上竺慧光對上欣納之一日謂
門人曰吾為首座十八年日課蓮經一部每

於禪定夢寐得見普賢住持以來無復夢見
信知領徒損己其言有實遂屏跡草堂經半
載忽書偈趺坐而化傳食踰旬時當連雪而
身常溫煖

法寶雅法師法嗣



法師如杲鏡唐人學于法寶唐復檀法師問

學者得云真法性本淨妄念何由起從真有
妄生此妄何所止無初則無末有終應有始
無始而無終長懷懣茲理願為開玄妙析之
出生死師謂此間有二意初四句問真法本
淨妄何由生既生妄已云何止妄而能即真
此誠從真起妄反妄歸真之義次四句問始

終有無既云無始云何有終若無於終何有
於始後二句為請答自古涉法師清涼圭峯
各有偈答而洪覺範所錄錄林間謂皆未副問
意彼問真法本淨妄何由起而今但云迷真
不覺此答人誰不能師乃別為之答云真不
守自性照分能所起隨緣染淨熏復性方可

城土

土

止真妄一體即故說無終始迷悟自情分始
終宛然理達此真妄源誰復受生死識者謂
此答始可以盡問意師所述教義名指源集
自序云紹興
十二年述

興國基法師法嗣



法師悟持慈溪人受業于興國誦法華試中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得度傳受基法師之道悉達深旨每俾代講
綽有父風邑西永安林泉尤勝衆請為起廢
歷十八年殿宇像設無不畢備寶元初宗仁聞
于朝賜名福源安衆講道鬱為法席為人寬
和接賓客有加禮雅尚清談終日不倦所居
多植嘉果築塘治田凶歲無歉法食俱運人

皆樂依

四明教行錄有三書與持經永安山主者是也口事見福源開山記

佛祖統紀卷第十一



佛祖統紀卷第十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二

四明法智法師法嗣

第一

廣智尚賢法師

神照本如法師

南屏梵臻法師

三學則全法師

浮石崇矩法師

廣慈慧才法師

廣嚴含瑩法師

慧因擇交法師

圓智覺琮法師

崇法嗣端法師

四明文繁法師

丹丘嗣謙法師

四明頤彬法師

廣印智環法師

祥符文智法師

三衢文炳法師



四明用卿法師

四明自仁法師

天台慧舟法師

圓智志豪法師

內侍俞源清

入室四百七十八人

法智法師法嗣

法師尚賢四明人賜號廣智依法智學教觀

聞講淨名頓悟性相之旨歷事既久遂居高

第天聖六年繼法智主延慶道化盛行雪

竇顯禪師聞其名出山來訪標榜煎茶以中

賀禮人傳以為盛事嘗晨入懺堂見一虎伏

四明居永法師

崇慶本圓法師

三衢懷襲法師

日本源信法師

嗣法二十七人

升堂一千人

法智法師法嗣

法師尚賢四明人賜號廣智依法智學教觀

聞講淨名頓悟性相之旨歷事既久遂居高

第天聖六年繼法智主延慶道化盛行雪

竇顯禪師聞其名出山來訪標榜煎茶以中

賀禮人傳以為盛事嘗晨入懺堂見一虎伏

几前師直進展尼師壇於背窵無所親日本國

師遣紹良等齎金字法華為贊請學輪下三

年學成辭還日本大弘斯道明道中訖淨覺

居靈芝致書於師論指要解三千之義祇是

心性所具俗諦之法未是中道之本請師同

反師承師援荆溪三千即空假中之文謂何

必專在於假以輔四明三千俱體俱用之義

學者賴之往後二書並見真智遺稿所著遺編及釋金鉅

本上釋十類即扶宗二師所錄翼讚大教至

為有功經體一章尤善發明續遺妙宗之旨

又嘗著闡幽誌以七種二諦消光明諸經之

王三四教之正法智是其說及後作光明記遂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採用之

見口義
證體章

草菴錄言曾魯公為廣智撰塔銘而後世
無傳當是與寺俱燬于建炎之寇惜哉
法師本如四明句章人受業本郡國寧初依
法智於千泉中有少俊聲使典詞翰有法則
為世所愛嘗請益經王義法智曰為我作知

城三

十三

事三年卻向汝道暨事畢復以為請法智厲
聲一喝復呼云本如師豁然有悟為之頌曰
處處逢歸路頭頭復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
待思量法智肯之曰向來若為汝說豈有今
日样符四年慈雲遷靈山親往法智會下求
可為繼法智曰當於眾中自擇之慈雲閱視

至師即云斯人可也師至承天東山能仁舊名大振
法道歷三十年眾常五六百法華涅槃光明
觀無量壽觀音別行玄止觀金鉅觀心論等
皆講說六七過嘗集百僧修法華長懺一年
瑞驗屢見寶歷二年七月駙馬李遵勗為請
于朝賜神照法師紫方袍及賜智者教文四
千五百卷以資講說嘗於寺西南隅見一虎
睡以杖擊之曰此非汝睡處虎俛首而去吟
蓮寺虎後於虎卧處結屋為菴歸問其中先
是有五通神居于此師每禪坐必連牀昇行
空中師未嘗問一日五神請曰師既踞吾居
乞於此向山岡建祠塑像已備泥在山矣師

往視岡上有新泥一垞以之塑像無所餘師
鼎廬山之風與丞相章郇公諸賢結白蓮社
六七年来遂成巨刹乃以能仁山林三之一
指嶺為界以供樵薪仁宗欽其道遂賜名為
白蓮皇祐三年五月十八日微疾即升座說

法與衆訣別其文法堂藏閣方丈棟梁皆折
鐘鼓擊之無聲江上漁人見雲端有僧西向
而去詰旦右脇安庠而逝時天氣盛熱異香
非常明年三月塔全身于寺北門人啓鑰視
尊容如生小髮俱長有大蓮華座于塔前
七十臘五十三嗣法處咸等甚衆師嘗於天
台邑中為衆施戒方東羯磨忽有光明自智

者塔國清寺赤城山交射於法座之上又因
供千佛飯一千貧人置華於席下佛座華應
不萎而反萎貧人座華應萎而反不萎舉衆
為之歎異嘗著仁王懺儀撰行法經疏至十
種境界而止後咸法師續而全之

問宣子記曰嘉定四年春住山鑑堂謂師

城三

十四

塔當方丈後徂於風水非宜之說將遷之
破土數寸香氣襲人棺上產蓮華一莖光
明奕奕暨數函慈顏儼然須髮長垂衣被
不壞舍利蒲龕一衆驚歎於是亟掩藏之
鏡菴論之曰法師血肉之身衣被之飾在
土二百年而不壞非夫戒定慧三昧之力

所持嚆能若是人或以輕藐祖塔欲鑑堂者非夫假此日之啓視之曷足以知法師正報親依堅固不壞之瑞為此舉者其祖冥使之乎觀此法以革座觀為法師梵臻初名有嫌其宗特改錢唐人具成之後即問道四明見法智最為晚暮聞講妙玄文句大

有啓發及還鄉邑以不親授止觀為之恨乃焚香禮像閱讀二十過以表師承皇祐三年初居上竺明年有旨遷金山熙寧五年杭守吳侍讀聞師名以南屏興教延之每當講次綜括名理貫穿始終舉一義則衆義豁然窮一文則諸文允會當時強記者因集以成類

初集類之作由法智講授散引諸文有仁首座者錄為五類既而淨覺增其二括蒼聰師加其三佛慧才師重檢諸文節為十類四明吉師隨諸部帙各為詮次廣智見之曰類集之行得失相半得在知其綱要失在昧其起盡暨師興教之席群峯泰初詮為高座緒餘

城十二

十五

超果會賢別立懸叙消文一一文下開示來意正釋觀心號為南屏一家天竺部師曰碎摩去也檢卷書與無和財力勉勿傳具公當有醍醐化指和法廣變鬼大之語休沐必往聽法垂紳正笏立于闔外師未登座終不入師夜赴請見婦人在前問之則曰妾有哀懇請師到家師從之至其門見數人

找此婦置牀上舉大刀斫之如泥沙少時復活泣曰妾生前善切膾今受此報欲求濟度故敢仰屈師為授戒遂不復見每與淨覺辨論教門陳辭有司乞築高臺豎赤幡放西竺聖師與外道捕勝義墮者斷首截舌懸之幡上郡侯觀師法戰之銳就辭解之曰行文製作臻不及岳強記博聞岳不及臻師雖自此弭兵聞者莫不凜凜東坡初來抗與師最厚後為郡而師已逝見其行狀曰此文雖工未道此老大過人處吾嘗與語凡經史群籍有遺忘即應聲誦之崇寧中謚寶相法師法師則全字叔平四明施氏依報國出家即

造法智學教觀時南湖競推十大弟子師為之冠為旁通書史尤著述性直氣剛敢言人失人以此是畏之住三學三十年郡守郎簡尤加敬嘗謂人曰叔平才氣凜然若以儒冠職諫諍豈下漢汲黯唐魏徵我朝王元之邪慶歷五年夏別衆坐亡弟子若水立碣於延慶師所述四明實錄人謂蔡邕作郭有道碑也後漢郭林宗舉有道不應既卒蔡邕為碑文謂墓銘曰吾為碑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述曰廣智趙清獻為撰碑三學亡弟子水師為立碣此二文必大有可記者今二石既無存於是二師行業不可知後人立傳

祇彷彿耳吁可惜也

法師崇矩三衢人來學法智妙達教觀之道居第一座法智坐聽其講曰吾道有寄矣初赴黃巖東禪講法智寄書勉之曰立身行道世之大務謙為德柄汝當堅執此外更宜博究五經雅言俾於筆削之間不墮凡鄙當效

城十二

十六

圓閣梨之作也未幾還三衢受本業景德講浮石主者元勳問從真起妄義一言有契頌四禪居永為傳教之地郡為敷奏有旨俞其請乃大開齋堂以安學衆日談止觀夜講光明復於一時率衆念佛嘗以法智融心解於義未盡廣致難問法智乃收及三輩以免相違

真廟時遊方至京師上聞其名召至內殿講四十二章經盛談名理上心大悅賜紫方袍金幣香藥既而四天生衆留貳講久之復歸故里慈雲授以香鑪如意手書誠辭獎之曰汝將轉說于親里也勉之我被忍為衣入慈為室履空為座身遠衆惱口寡言論意防輕慢慈心授人是曰三軌是為四行名安隱說述曰浮石先學于法智及赴東禪乃遺以書當是時已定師資之分矣後自京回天竺慈雲以猶子待之故其歸里亦授以辭此見二尊者法門之情無所間然而古今圖譜置之慈雲之下其不審也若是今依

鑑師錄系之四明覽圖者母以爲感

法師慧才永嘉樂清王氏師白鶴山怡芳姓

符覃恩得度

真宗封泰山
寺觀各度一人

年十三進受具

戒往學于四明性識昏鈍常持大悲咒願學

通祖道忽於夢中見梵僧長數丈脫袈裟與

披之呼曰慧才盡生記吾翌日臨講豁然開

卷三

七

悟前後所聞一時洞曉未幾首衆四座推服
復謁慈雲北面服勤旦夜不替治平初杭守
沈遵請住法慧寶閣二十年始終一節太尉
盧公奏賜廣慈之號浮石來請勉徇衆意未
久退居雷峯塔下每翹足誦大悲百八爲課
又翹足一晝夜誦彌陀號一夕夢至寶樓宮

闕有告之者曰淨土中品汝所生也元豐元

年春緇素萬指求授大戒至羯磨時觀音像

頂放光輝映講堂淨慈守一禪師爲作戒光

記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更衣就座書偈讚佛

曰吾生淨土決矣泊然而化塔于菴之右壽

八十六臘七十三繼其業者法宗戒珠十人

師貌古而性恬少言寡欲時教門異論誼動

江浙師獨循循講訓未嘗有所戚否清獻趙

公道交最密及鎮越寄以詩曰乞得鄉邦樂

矣哉雷峯菴靜此裴回浙江莫謂音書隔一

日潮聲兩度來

法師舍筵受業四明之廣嚴稟法智教觀深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有造詣時人推爲教主嘗以銀書法華經過
佛菩薩名則用金字世稱爲法門至寶建炎
金寇院宇焚蕩於瓦礫中尋獲此經不損一
字淳熙間住山蓮止菴夜聞萬人誼譁驚起
視之則別室遺火其經藏柱閣上師冒火取
之得無損人言兩遭烈燄皆不滅壞者速由

大乘功德之力近見教主行願之所持云
法師擇交台之黃巖人學法智得其道天聖
二年章安慧因始易爲講院請師主其席法
智作授辭與之其略云今授汝香鑪如意用
爲傳法之具欲汝三學芳馨詣乎自己四悉
巧意適彼物宜汝其懋之勿妄揮棄

法師覺琮受業會稽之圓智依南湖學成言
歸法智寄帖勉之曰既學山家必當異於常
流理事合修自他兼濟如此是爲智者之子
孫也

法師嗣端四明人受業崇法父親法智世稱
教主王荆公宰鄞與師爲方外友法智題云

城土

十八

小年臨水同宿章都都縣華席地香惟願時
人觀此境蓋軒煩過作清涼集中央收
法師文報四明薛氏初依興國今祥師父之
遣入法智室孜孜教觀綿歷多載天聖四年
祥師以經理塔寺有妨示徒乃付講於師法
智作授辭以勉之曰吾觀汝爲傳法之器故
授汝手鑪暨櫛多羅僧欲汝一秉一披使德

香芳郁寐忍成就

法師嗣謙疊居法智輪下因有人謂三千是假法以之爲難時廣智謂三千不離實相實相即是三諦則三諦皆三千也師服其說後著修性辨訛首明三千不專俗諦及廣智答淨覺書乃引師以爲證

法師頭棚四明人依法智得旨唱道有美譽

法智垂終遺書囑其隆法

法師智環學于法智揚文公勸法智止其焚軀作書與慈雲令師往勸住世法智建放生會請樞密劉筠撰碑記述師疊書催之遂得成文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法師自仁聽法智講錄所引諸部名言以爲五類類集之興自師始祥符七年夏法智出教門雜問七章及四教四諦義師所答最勝學者盛傳之後舉以首衆講演不憚謙沖不務名世以此敬之

城十二

十九末

法師慧舟丹丘人二親既歿即棄家入道投四明爲學數載而業成乃曰法智有訓佛道甚夷行之惟艱謂四三昧也天聖初結同學十人行大悲行法者三年結十四人行普賢行法者又三年初入期誓於像曰倘此三昧有成當焚軀以效供養行法既周四故里求證神照照欲全其重願喻道俗輸香木成大

第一九九冊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精仲夏晦日神照囑之曰法華專施爾克修之梵網明晦爾克遵之惟繫心法界身如火如則一聚之爐乃三昧之蘊喜見精進以奉淨明真供惟子行焉師奉教致謝四衆端坐薪塔火光屬天了無傾側舍利晶耀求者咸如其願乃瘞餘骨於山西衢之祥符懷襲與師為同學又同修三昧云

法師源信日本國十大禪師也咸平六年遣其徒寂照持教義二十七問詣南湖求決法智為其一一答釋照欣領歸國信大服其說西向禮謝

佛祖統紀卷第十二

雜錄

聖

佛祖統紀卷第十三之十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經

諸師列傳第六之三

廣智法師法嗣_{第二}

神智繼文法師

超果惟湛法師

又

淨社全教法師

四明龍恭法師

法昌本誠法師

神照法師法嗣_{第二}

法真處咸法師

檀菴有嚴法師

扶宗繼忠法師

四明如吉法師

括蒼義詢法師

金文冲霄法師

日本紹良法師

神悟履謙法師

能仁法實法師

天台寶纖法師

承天元操法師

天台左伸居士

南屏法師法嗣_{第二}

慈辯從諫法師

法照用文法師

法慧宗正法師

南屏靈玩法師

錢唐如詢法師

三學法師法嗣

三學若水法師

浮石法師法嗣

承天懷雅法師

錢塘義全法師

群峯泰初法師

超果會賢法師

東安景初法師

東具文誦法師

經 考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景雲溫其法師

浮石懷月法師

廣慈法師法嗣

妙悟希最法師

妙果子良法師

浮石惟清法師

雷峯戒珠法師

廣智法師法嗣

法師鑒文四明人

曾繼席南湖大揚

佛得出家聞道由

日課佛祖號千聲

夜禮千拜用為報恩未嘗

天桂守政法師

安女日東法師

藏主法宗法師

餘慶思辯法師

龍泉覃異法師

以事廢

法師繼忠字法臣永嘉丘氏父母求嗣佛祠

同夢一僧授以好子云螺溪尊者寄汝養之

毋娠即厭葷血勿見佛像必致敬八歲入關

元蒙恩得度即詣南湖依廣智學勞苦得疾

乃行請觀音三昧蒙大士放光以水灌頂其

疾即愈既而洞悟教觀無所凝滯廣智深器

之時令代講雪竇顯禪師見而歎曰四明之

道為有傳矣永嘉士庶請居開元東閣遷妙

果慧安退隱江心研精禪觀出主西湖法明

學者驟集有欲革大其居者師曰施者方受

其福吾忍毀之手每歲正月上八於郡中授

菩薩戒行放生事士庶嘗至數萬人盡營於
衆曰入吾道場而歸命三寶者縱未得道願
生生世世不失人身正見出家求無上道行
法華光明彌陀觀音三昧日不虛過誦呪救
疾神應莫測每入市坐者避席行者避路舉
首加敬稱爲戒師元豐五年十月八日沐浴
更衣集衆說法結印坐亡人見赤光徹照空
表淨社全教夢金甲士告曰今夜得道人入
滅慶恩希妙夢神人告曰忠法師已生兜率
師久行施食後雖有繼鳥雀悲鳴三日不下
驛于瑞鹿山傳法者及百人著扶宗集五十
卷集十諫指迷扶膜十門祈難及十義書等

用昭四明獨得祖道之正至於所錄二師口
我後人頗恠其冗雜
法師惟湛義烏宋氏父母遇異僧謂之曰汝
當生子六人第五者宜令出家後入道雙林
覃思得度首謁神照未久復往依廣智嘗白
智曰大師所授我所不疑若圓頓絕待之旨
當須自得後忽於廣智言下豁然有悟與上
流交論莫不相服初敷講于雲間起果大揚
化遣天台一宗盛于三吳自師始熙寧六年
三月八日建光明會遽謂衆曰吾今報緣止
此即舉涅槃造教殷勤羈累跌坐而逝火浴
之頃舍利粲然塔于西余山海慈若園爲門

第上首

法師如吉四明人二師曰義序六學廣智得其旨是

前輩編類集初無詮次於是參以三部之文

節略成類以行於世嘗注金鉅言簡而義正

學者宗之住錢唐因果

法師中霄久學廣智號稱具體初開寶中祇

法師全曉舍于大梅之山吳越忠懿王仰其

德錫帑金改建為院及賜經卷一藏院成乃

名金文曉亡高第正和嗣之霄又和之嗣也

師以其居稍隘始與其徒遷築于栢巖峯下

大開廣智之道始平四年上于朝賜額慧照

和作記廣智立石

法師本誠四明奉化人依南湖學廣智志尚

靜退乃閑居于法昌禪誦並進人欽隱德院

主更建衆宇久不克就師慨然自誓曰昔智

者造三十六寺像八十萬軀今吾徒豈於一

剎而不能成邪即率同志化邑人得錢二百

萬并力以營殿與像俱畢事著作郎俞充為

之記謂師有得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之義

云

神照法師法嗣神照下



法師處咸天台王氏母夢白雲自天西來入

室內化為白馬因而有娠七歲入國清依師

十四受具戒即自歎曰佛法廣大若不力學

何能見道乃入天封閣藏經三年而畢及往
謂神照深悟教旨恭默自遜人莫能測神照嘗
託疾命師代講衆纔一聞心容俱服初住赤
城崇善姑蘇李庭芝將守台夢神人曰公典
天台五祖臺下有龍頭九九和上宜就見之
到郡諮詢莫知其說閩士陳白悟曰天台五
祖昔居赤城今咸師住此生於丙辰九月九
日其龍頭九九之謂乎庭芝大愕即往謁見
師為談出世道深有契會以寺宇隘陋謀遷
之庭芝首捐金帛乃卜就東南地開基之日
獲銅落子土中少師李公允尊敬請主白蓮
奏賜法真之號居山五十年登門受道者萬

數元祐元年正月法鼓擊之不鳴者七日至
七月告衆曰二十三日吾將行矣進唱衣盂
飯衆為別戒侍者晨鐘鳴當告我至時徐起
跌坐寂然而化著三慧論光明十願王續神
照行法經疏行於世

法師屢譙永嘉潘氏母或夢見瑞雲入懷娠

三年而生九歲依常寧界能出家童聖在樹
羣恩得度其京祥符元年封來山即往學于
天竺慈雲異之曰是能棟梁吾道者復謁神
照大明圓頓之旨然三指供佛祖祈妙悟未
幾振居第一座神照以止觀一表授之曰汝
當建大法幢恨吾不之見耳既而言歸鄉邑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繼能師之席遷慈雲妙果赤城講道益振少
師李端慈請主白蓮北海郡王爲請神悟之
號丞相王安石與一時朝賢競爲歌詩以贊
其德郡大旱要師祈雨師至龍湫語曰汝愛
智者大師付囑過旱當施甘澤何不憶邪忽
大風黑雲從湫起驟雨如注閏十七年特歸

永嘉郡侯士庶固留演教乃於巾子山慧林
精舍講小般若後時杭師祖無擇以資闍請
趙獻以淨住請內翰楊繪以南屏請紫微陳
舍人以天竺請十坐道場閏四十年講唱不
倦登門三千人素法者三十人熙寧乙卯四
月丙寅晨興沐浴更衣集衆誦普賢行法兩

彌陀經乃曰吾得無生日用久矣今以無生
而生淨土即入定寂然塔全身于南屏之右
弟子良弼請無爲揚傑叙其塔云師嘗解十
不二門題曰顯妙於色心不二云分色心者
不二而二妄之境也其體一若二即不二妙
之門也故以捨別斷盡十門不二相使粗
妙昭然門旨不壅是知境妙不二之門在乎
一念色心得此之門寶乘即乘道場可到
法師有嚴台之臨海胡氏母將孕號痛頓仆
其兄沙門宗本曰是必有異若生男當出家
母聞之合掌以許既而痛止果生男六歲依
靈鷲後師十四受具戒閱壽禪師心賦看有

所悟即往東山學于神照一心三觀之道法
華三昧之行莫不神解而躬行之時法真同
居會中謂之曰子雖晚出當大成器嘗讀止
觀至不思議境曰萬法唯一心心外無一法
心法不可得故名妙三千法真益嘉歎之初
王無相慈因法真自赤城還來掖舉師以代
常謂去佛久遠人迷自性凡宣演之際必近
指一心使之易領聞者皆能有入紹聖中
請主東掖師曰智者年未五十已散徒衆吾
老矣可堪此邪卒不赴隱居故山東峯庵于
檢木之旁因自號曰檣菴文集中有詩
一鉢無長物躬拾薪汲水食唯三白此居條

章輕重等護二十年專事淨業以安養爲故
鄉作懷淨土詩八章辭情悽切人多樂誦常
時所修三昧多獲瑞應施鬼神食除病却祟
驅蛇去蟻水旱禳禱一爲課誦如谷答響母
病目師對觀音想日精摩尼手母即夢師聲
日當前覺而目明建中靖國元年孟夏定中
見天神告曰師淨業成矣又夢池中生大蓮
華天樂四列乃作餞歸淨土之詩越七日跌
坐而化以陶器塔于菴北有光在塔如月三
夕乃役師淹貫藏經該通書史注安樂行空
品及法印經疏玄藏備檢文句箋難止觀疏
覽阿彌陀禮文又撰戒對一篇辯論古今持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竊為

左仲臨海人從東掖神照授菩薩戒及為說
大乘法要詰然開悟有如夙習神照對泉慶
項與記自是嚴奉戒律遇事不苟其節刻西
方三聖像旦夜虔事誦法華三千四百部金
剛般若二萬遍紹聖二年秋臥疾命子僧淨圓

唱法華首題增受菩薩戒尋夢三偉人立于
江岸召仲登舟暫然西邁仲知往生有期乃
諸僧諷阿彌陀經未徹即云我已見佛先金
蓮沐浴更衣戒左右勿哭勿通吾前稱佛結
印而化

南屏法師法嗣



法師從諫度之松陽毛氏幼見佛經輒能自
誦父曰再來人也年十九試法華經得度即
謁上竺辯才夙夜聽習復往依南屏于金山
問辯如流南屏歎曰吾道由子而行也熙寧
中講于明慶徒眾日蕃乃遷淨住元豐初處
人建壽聖迎居之越三年辯才主南屏自以
年老屈師首眾嗣歲舉以自代元祐五年上
竺虛席辯才囑郡守蒲宗孟曰靈感勝迹非
徒諫不足當郡用其說復為奏賜慈辯之號
義天僧航自高麗來求法郡以師應命義天
慕法留滯中國朝廷以其國母恩憶促其歸
師諭之曰高僧道紀及經遊學以母不可捨

遂荷與俱謂經母皆不可背以肩橫荷今僧
統賢於紀遠甚豈為經背母使憂憶乎義天
於是荷歸志乃求鍾拂傳衣及詣智者塔誓
之曰已傳慈辨法師教觀還國流通乞賜冥
護既歸乃建剎立像尊為始祖太觀二年辭
歸壽聖久之門學車溪晉明等十人詣師省
候師曰諸子遠至後會無期老僧不如乘輿
便行遂沐浴更衣升座說法書偈安坐而亡
葬全身于受業

法師會賢早為南屏高第初弘教於華亭超
果學者如市將行化外邑必得老成或講者
乃擊鼓集衆其人對衆答曰必欲代講於老

師凡所說義許悉破之師忻然曰幸蒙破主
祖道之光也

述曰南屏晚見法智其所立義有時而違
今賢師所說不為戴講之見取疑此師一
稟南屏之言故戴講得以破之然世無圓
其名可謂烈士乃師忻然許其破不以益

忌真賢乎哉

三學法師法嗣



法師若水三衢人久依三學號為有成欲事
廣詢乃易名若水外現未學屢屢遊歷初住
天柱崇福講演不倦課密語有神功祖忌將
臨戒庖人備苾芻庖以非時日暮糞盂水於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後園夜聞爆烈聲明旦視之筭戢戢布地矣
民人以疾告呪水飲之愈者莫紀其數

浮石法師法嗣

法師溫其金華人依浮石學教為成才治平
初於城北葺景雲舊宇以開講席夏大旱日
演光明經屢扣諸天已而甘澤徧洽郡守盧

品一

革為奏其地永為天台演教之所賜師法雲
之號嘗造九祖像極為精麗東陽教學之行
師之力也弟子七十二人晉月大師善為主
慈覺化成一境居式主景德有虎子之稱

廣慈法師法嗣

法師希景嘗川施氏賜號妙悟四歲出家以

天禧單思得度年十五傳教觀於廣慈同門
提愛號為義虎治手中始敷講於嘉禾隆平
繼徙居于勝果有空室崇所棲師咒土擲之
得片紙書今被法未遣若法力沒當復來此
數日擊物颺火變怪百出師訶之曰不聞惱
法師者願破作七人乃為廣說輪轉因緣眾
僧聲亢為其破障忽空中轟然擲朱書云漢
朝烈士沈光大略悔過且云崇師說法之力
當往生它化天自此遂絕師因淨覺背宗上
十諫書法智作解謗淨覺復作雪謗時法智
在疾不復答淨覺在靈芝對眾說曰只因難
報四明師誰向靈芝敢開口師不甘之乃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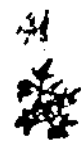
評謗以極辨之其略有云近觀雪謗盛製所謂救生法二身雪增減二謗者也然此書一往可觀再言有失解謗雖已煥然雪謗猶自冰執今據吾祖之格言以評開梨之謬解淨覺見之曰四明之說其遂行乎元祐庚午秋集衆書偈安坐而化闍維之日得舍利數百

述曰淨覺既屢起破師論及雪謗之出而法智已在疾不復辨於是淨覺自謂己勝無忌憚矣不有妙悟誰能評之起四明之宗以信後世者於妙悟功最高
法師法宗錢唐類氏十歲依廣慈為師十二受具戒專研教觀十九往從廣慈初師服勤

十年廣慈閒居師歸侍左右日親法誨依止觀修大悲三昧綿歷九載人目之為懺主凡禱事析疾悉獲聖應建淨土道場刻西方三像爐五指供佛每月集四十八人同修淨業名卿賢士多預其會政和丁酉春微疾夢彌陀聖衆授手接引後三日浴身易衣與口跌坐倏然而逝師素聞天竺光明懺期之勝因預同修至五日於禪觀中見慈雲法師侍僧數十師作禮問曰自昔同修者皆得往生否慈雲曰後之元照已得往生擇瑛尚欲三塗弘經後有性願汝宜勤修以成本願言訖而

法師覃異餘姚杜氏師龍泉清序遇皇祐普
 度恩得剃髮習教觀於天竺明智後入雷峯
 廣慈之室孜孜扣擊二十年無倦志學成歸
 里敷講故山專勤淨業誦法華至五千部普
 賢彌陀誦各萬卷崇寧元年秋示疾某衆告
 曰吾生淨土時至當乘金臺隨佛西邁即澡
 身端坐結印而逝火餘舌根舍利如綴

佛祖統紀卷第十三



佛祖統紀卷第十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四

神智文法師法嗣

續三卷下



明智中立法師

文慧宗正法師

空相思恭法師

扶宗忠法師法嗣

草堂慶元法師

永嘉法詮法師

超果湛法師法嗣

海慈若圓法師



法真咸法師法嗣

續三卷下

白蓮道卿法師

安國元惠法師

四明淨果法師
神悟機法師法嗣



北禪淨梵法師

白蓮善珠法師

德藏攝瑛法師

金華子方法師

壽安良弼法師

淨住思照法師

一相宗利行人



程菴嚴法師法嗣

天台法麟法師

天台應通法師

慈辯諫法師法嗣

第三下

車溪擇卿法師

慧覺齊玉法師

圓覺蘊慈法師

普明如靖法師

天竺應如法師

法雲宗敏法師

佛智慈雲法師

慧覺清月法師

上竺明義法師

群奉初法師法嗣

梵慈智普法師

南屏文法師法嗣

憲章仲閑法師

超果賢法師法嗣

精微彥倫法師

寶積彥端法師

景雲其法師法嗣

覺慈善嵩法師



佛照智堅法師
圓明普賢法師
高麗義天僧統



十一



清辯蘊齊法師



景德居士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神智文法師法嗣三智下

法師中立鄧之陳氏賜號明智母夢日輪入
懷遂有娠夜不三浴則啼號不止九歲出家
于甬東之棲心受經一誦永憶不忘治平中
試經開封府中選得度初依廣智學教觀及
神智繼主南湖復依之熙寧中神智開懷謚
問答者二百人無出師右乃舉居座元久之
去謁扶宗於永嘉將歸宗曰子行必紹法智
之席及神智謝事乃俾師為繼元祐初高麗
僧統義天遠來問道甬濟岸遇師升堂歎曰
果有人焉遂以師禮見傾所學折其鋒竟不
可得師令門徒介然始作十六觀堂以延傳

業之士已而辭去曰昔年六十當再來即過
東湖之隱學數年郡太守王公勉主寶雲
一新棟宇於伽藍神腹得願文云後百年當
有肉身菩薩重興此地聞者異之後退隱白
雲菴日宣止觀至不思議境歎曰吾道至此
極矣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心乃作不思

議辨正又指五章裂大綱目寄果明因以成
餅行舉佛攝生全生是佛作止觀裂綱指賜
釋疑文慈正師亡郡請再主地慶果符六十
再來之言嘗升座說法慈雲無盡下座問侍
者曰吾道何語侍者答以所聞師曰吾嘗
身心同太虛空殊不知語之所出也歲歲行

江浙建康為最盛擇其徒惟法華備者七年
行法將圓禪觀中見一大舟眾欲乘不可唯
師坐其中以行自是辦惠泉涌起勝於昔政
和五年四月辛亥謂門人法雄曰吾聞異香
心甚適悅謂觀堂行人曰吾嘗與汝輩長別
即面西坐進塔于崇法祖塔之東講三大部

是

十二

淨名光明數十過誦法華踰萬部與人除病
卻鬼救災早不能畢記其發孔老之書無不
遍讀其對儒士諱說則反質之曰此道在孔
聖如何在詩書如何儒士不知對則援引委
辯之曰無乃若是乎聞者心服而還師在永
嘉扶宗謂曰吾常見摩利支韋馱於夢中求

護法它日幸於南湖懺室置其位及師主席
乃立像自師始陳瑩中嘗護師曰嚴奉木叉
堅持靜慮以身為舌說百億事言戒定慧皆備具也
法師宗正賜號文慧依神智學教觀深造閭
域治平初繼主南湖大弘宗教先是寶雲祖
藏骨於育王山西北隅後七十七載師自南
湖往權故顧楚窟有毀將遂蕪沒乃飭工集
石起方續以顯其處且復為石塔記以識其
事時謂微師此文寶雲之藏幾不可考
法師思南湖之鳥程人賜號體真年十九剃
髮詣神智學教觀及歸里時空相廢于積潦
師克志興復為屋三百楹徙客無求而施者

自越功成修長懺三載以答志願及老歸吳山解空建炎元年九月別衆坐遊茶毘烟所至皆凝舍利塔于院東南隅弟子戒澄等四十三人皆傳道有成分化浙水

扶宗忠法師法嗣

法師慶元永嘉人久參扶宗遂繼法明之席

昆

十三

郡侯仰其道化任以僧正澄清品流莫不厭服所著輔贊記三卷其論經體則推本法智廣智源流之說論無住本三種觀法答扶宗通相三觀其說明正學者宗之崇寧二年間居東溪草堂述義例隨釋六卷初荆溪以止觀文廣例為七科名為義例俾學者知解行

之大旨雖法智製述之多不暇為記師因義神智為纂要以初乘觀法性德之境為真如理觀修德之境為唯識事觀師謂狂妄徒疑後學乃決志注釋以斥纂要之非

法真咸法師法嗣

神照下第三世

法師淨果四明人學法真為高第撰金剛經

疏欲講即講不俟衆集有臣律師者入冥府司名者曰誤追也臣潛窺其籍有云明州淨果闍黎講金剛般若經一百遍既反詣師以問師曰但十遍耳恐以義勝褒為百遍神悟謙法師法嗣

法主淨梵嘉禾人姓簞母龔氏夢佛光滿室

遂有娠及生因名佛護十歲從勝果師永懺
主出家常念阿彌陀佛或問年少何為念佛
答曰我欲往它方丈求掛搭去年十八受具
戒即依超果湛師學未久復往謁神悟屢親
講說大契夙心元祐初主姑蘇大慈講三大
部十餘過餘文稱是受業門生殆偏吳地信

人稟戒幾滿城邑嘗率二十七人修法華三
昧以二十八日為期如此三會感普賢大士
授戒羯磨至稱淨梵比丘則洪音震響如撞
巨鐘三昧將圓有二僧作禮曰今春到石橋
禮聖迹忽見空中散華異香非常一僧遽曰
姑蘇梵法主期懺散華至此語畢不見因來

瞻禮長洲令黃公彥刻記于石云異哉師之
道力其與北京進法師夢釋迦授戒南嶽夢
四十二人加羯磨法異世同效師製期懺規
式二浙至今行之嘗依識譯光明別製懺儀
與衆同修感格屢見禪觀之虞衆見金甲神
王跪於座前後於一處期懺見書天按行懺

此

高

室行人有遭其點察者輒障起而退夜居西
院時暑酷熱衆不安卧師方披三衣坐水閣
上忽風雪飛集涼氣逼人旦謂衆曰夏行冬
令衆皆歎仰知為神龍翔衛變熱為涼也元
符中夢黃衣請至冥府王者迎就座令吏檢
祥露簿云淨梵比丘屢經多劫長講法華王

即起頂禮遣使送還政和中太守應公婢為
崇所婉歌笑不休請師施戒即刻神定葛氏
請師為亡夫施戒即見夫恭敬於師連座三
匝稱已得解脫宣和初郡守賈公敬師高行
補為管内法主建炎元年十月坐亡闍維得
舍利甚多藏塔于橫塘般若

法師擇瑛嚴之桐江俞氏母孀二日貫懷後
二歲散二男俱出家皆試經得度長名子欽
受業錢唐淨住次即師也入道于杭之壽寧
熙寧中參神悟於施水寶閣深悟止觀之道
閱不二門金鐔不寢者數月以所得白師神悟曰
法華妙旨歸乎自心宜善護持勿自輕也當

湖魯氏於德藏創一院以迎師大開法施又
之遨遊抗秀蘇湖間元符二年春於杭祥符
示疾俄奮身梵几西向諷彌陀經卷終而逝
嘗述淨土修證儀其讚有阿彌陀佛真金色
之偈至今人皆誦之又辯西方此土二種觀
門之相以勸專修淨業者文見淨土本傳

行人宗利會稽高氏七歲受業於天華既具
戒往姑蘇依神悟即入晉賢懺室要期三載
忽夢亡母謝曰蒙汝懺功已獲生處又見普
賢從空過前懺畢復往靈芝謁大智律師增
受戒法夢大智在座呼宗利名口吐白珠令
吞之又於靜定中神遊淨土見寶池蓮華寶

林境界尋詣新城碧沼專修念佛三昧經歷
十年復遊天台鴈蕩天封皆建淨上道場晚
歸受業天華建無量壽佛閣接待雲水政和
元年天旱詣日鑪山帝舜祠祈雨感龍王現
金色身甘雨沾足建炎末入道味山題所居
曰一相菴會稽道俗請師主繫念至第三夜
繪像頂珠忽放光明大如箕預會者益堅固
紹興十四年正月晦告弟子曰佛來也吾將
歸安養矣書頌為別曰吾年九十頭已白世
上應無百年客一相道人歸去來金臺生斷
乾坤窄端坐即逝是日近山人見異僧滿山
谷莫知所從來瘞全身於菴居之後

法師思照錢唐陽氏十四歲從淨住從雅聰
法華方等於南屏復往東掖叅神悟大有契
入既而刺血書法華七軸專修念佛三昧菴
小菴曰德雲後連小門為觀落日之所刻三
聖像每夜過午即起念佛月二十三日率道
俗繫念終其身三十年一旦語其徒曰夜夢
佛金身丈六此往生之兆也請僧七日以助
念佛屈指作印奄從坐化時宣和元年春也
開維之際頂骨牙齒皆瑩明如玉石師於淨
土七經一字一禮華嚴首楞嚴金光明無量
壽普賢行法遠教梵網無量義略教誡四分
戒本皆然唯法華十過觀得二百七十卷誦

法華千部無量壽佛經五藏阿彌陀經十藏

慈辯諫法師法嗣

聖

法師擇卿天台人天寶間敕傳學強記受教於上竺慈辯嘗曰四明旨意吾已得之唯起教觀信之未及然不敢不信也初三車溪

聖車溪屬三州四縣東為秀州靈隱寺時開山高宗末嘗屈節豪貴聚徒三百施者自至年三十後即廢卷禪坐晚居車溪每遇諸演但令侍者日供講表辯說如流聽者說服解囊應領徒三十人至車溪值說無量義經聞舉難云妙樂有云能生一實法華異名

所生無量壽法華序不知能生一實是隔偏之圖即偏之圖所生無量是同體之權異體之權應語同行曰此師言有典刑之堪問道即承依止有不循規者悅衆以聞詢其名則指言朋觀二師師曰此二人教門大才也弗之間嘗夜坐方丈聞廊廡有天樂聲遣人迹

之聲出朋師房師附壁隙窺之見朋觀數輩於燈前戲舉手作無聲樂師益異之平時喜茶臨終之頃謂門人曰晨鐘鳴即來報至時啜茶一甌書偈而化時大觀二年仲冬也塔于院南芙蓉浦

法師齊玉以號齊玉嘗川人尚書莫公支子

也法號慧覺早親釋學日記數千言始於釋
行仲智後依慧辯一日赴僧次聯辭之或問
其故答曰誠不欲五十之利而費一日之功
慈辯得通相三觀之肯綮不肯說師集扣不
已乃於密室跪鑪以授初出居茗溪寶藏每
於歲終大興淨業之社遷橫山立丈六像率

尾一

七

道俗修行中夜告衆曰我輩未念佛時心隨塵
境作諸不善犯一吉羅尚受九百千歲地獄
之苦況犯篇聚重罪乎五篇七聚今若念佛則可
一念能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況又父母生我
令我出家理當度脫以報重恩今若破戒墜
陷則父母豈不失望大衆聞之無不傾誠懺

悔舉身自撲至損額失聲者此雖勤修淨行
正用扶律故常
代之意宣和六年遷居上竺先是慈辯之去
繼之者或不振學徒謀曰得五公乃與郡守
翁彥國聞之乃具禮以迎講道敷化不異慈
辯嘗中夜頂像行道一僧失規責之曰汝無
知乃畜生耳已而悔曰彼雖不肖罵為畜生

有玷三寶自是三年對佛悔過歲大旱井竭
師運心密禱夢水出西坡旦掘之清流涌出
因名夢泉建炎元年秋謂首座修慧曰吾牀
前多寶塔現慧曰和上流通法華之瑞證也
師曰所願見阿彌陀佛耳即集衆念佛頃之
舉手加敬曰佛已來接也端坐合掌而化葬

十山西草堂之側謚妙辯塔曰慧寂門第傳
教者密印大師修慧等二十人所著普賢行
法經疏及自釋疏祖源記無量義經疏雜珠
記釋山安般守意法門尊勝懺法
法師蘊慈四明慈溪人賜號圓覺初依壽安
弼師既而復謁慈辯其學大成時門下十高

第師爲說法第一初居西湖菩提遷會稽圓
通崇寧初能仁虛席以師爲請有文首座能
行人各然二指憐佛冥被師既至一衆說服
嘗因暑熱講散偃息臥榻適首座至白曰此
山師席講退之頃不入懺室則居禪堂未有
高枕自安者師媿謝曰敢不承教自此祈寒

盛暑不敢少懈每當如廁則沐浴更衣雖行
道遇雪必手掬以爲淨著十類說權實指迷
世行其文

法師如靖賜號普明早入慈辯室杭人有以
私憾害其兄者後深知悔以聞一律師答之
曰殺人償命何足爲問其人即投西湖而死

凡一

十六

欲償兄命免爲後怨既不見兄反悔投水因
衆人入雷峯受戒鬼隨以入聞戒師說人造
罪許懺悔其鬼乃怒律師蚤知可悔必不投
水日夜隨律師索命語以修薦百方皆辭久
而言曰爲我請靖佛子施大乘戒則可脫及
爲授戒法乃見形致謝而去後主覺悟學徒

雲擁唯一室空閉云有惡鬼居之師中夜入室坐禪忽聞哮吼見一人頭飛走地上俄化為人師謂之曰汝何得擾人鬼曰凡出見人本欲求度人見自畏非擾之也師乃為說法授戒語之曰汝可入吾神鬼即如教覺重甚攜至林中放之化成天人殷勤謝師飛空而沒建炎二年遷上竺初是有為鳴童卦者或以上竺住持為問童云待問土地良久曰今早天符已下請靖法師矣閱月而師至三年十一月金虜破杭師預感夢知此山危運不可免語其徒令避去及虜至或謂可以禮誨即聲鐘集眾虜疑其將抗已放兵大掠火其

屋而去

述曰靖師之德可以脫索命之鬼可以度空室之祟可以感上竺之符而不能卻元術之寇止上竺之焚蓋當群生同分業感共厄火災所不得而幸免也

法師應如婆之浦江胡氏默記多聞尤著持

十九

論來學上竺慈辨深器之嘗往靈山訪同世出六能義反覆辨詰彼義墮負師即揭竿繫帛謂之曰西竺破敵則豎勝幡道場辟魔亦表勝相今法戰既勝當揭一竿人畏其烈目之虎子初慈辨得南屏通相三觀之旨秘不授人王慧覺祈請尤力許中夜為密說師知

之防梯揭尾伏身竊聽飛雪翻空背若披鎗
旦白慈辯曰我於通相三觀若有冥授即錄
其言以示一衆慈辯怒曰應如盜法細聖初
主越之圓通嘗因講散謂侍者曰今日東風
吹教法過淞西去使眼中有耳者得以有聞師
三十歲便亡卷毒臨座侍者供講表以俟細
興三年遷上竺元水焚蕩之餘唯存藏室有
勸化人營建者師曰我但流通大法耳它曰
自有修造者至及師亡普覺惟日果以繼席
興土木事五年九月車駕幸大士殿師奏對
如流上喜賜萬歲香山以供大士師不尚著
述嘗以偈示人曰吾傳智者一性之宗三千

實相妙空假中一念法界生佛體同凡聖一
如善惡理融毗盧身土湛若虛空達斯旨者
法法圓通左之右之受用無窮山家稱如虎
者三人神照本如曰明道如林蟬及師也一
夕別大衆歸寂而終塔於寺西北隅嗣法崇
先懷志白蓮慧仙皆是世其業師有教義名
指難集

法師宗敏秀當湖魯氏名族也賜誥法雲年
十五具戒徧參講席如趙果照廣化明南屏
玩無不歷事後入慈辯室頗有發明辯誅首
座非其才乃請與之抗論座為之屈紹聖初
主杭之菩提元符中遷孤山樞密蔣之奇時

求諸問楞嚴大旨為談心要之妙之奇言下有拜敬以師禮久之退虛報恩六一泉之上無思齋師與歐陽公為侍友東坡各其泉為六一其夙元末陷杭寺為煨燼乃還止當湖菴居紹聖七年冬示寂命以衣盂修報恩塔即山撤而葬焉後十八年有司以其地為延祥觀遷其塔于山北為窠之側弟子慧靜取全身聞維之視容貌如其生薪盡火滅收舍利百粒如菽

傳賢首教敕兩街舉可授法者以東京覺嚴誠禪師對誠舉錢唐慧因淨源以自代乃敦主客楊傑送至慧因受法諸剎迎錢如行人禮初至京師朝畢敕禮部蘇軾館伴謁圓照宗本禪師示以宗旨至金山佛印坐納其禮揚傑驚問印曰義天異域僧耳若屈道徇俗諸方先失一隻眼何以示華夏師法乎朝廷聞之以為知體至慧因持華嚴疏鈔咨決所疑聞歲而畢於是華嚴一宗文義逸而復傳又見天竺慈辯請問天台教觀之道後遊佛既禮智者塔為之誓曰已傳慈辯教觀歸國敢揚顯賜真護見靈芝大智為說戒法請傳

所著文既還國乃建剎號天台奉慈辨所傳
教文立其像為初祖歲遺使通音問及施金
書華嚴三譯於慧因建閣藏之今俗稱見飛
山別傳議為跋曰甚矣古禪之與今禪名實
相遠也古之所謂禪者藉教入禪者也今之
所以禪者離教說禪者也離教者執其名而
遺其實藉教者因其詮而得其旨救今人矯
詐之敝復古聖精純之道珠公論辯斯其至
焉近者遼國詔有司令義學沙門詮曉再定
經錄世所謂六祖壇經寶林傳等皆與焚棄
而比世中國禪宗章句多涉異端此所以海
東人師疑華夏為無人今見飛山高議乃知

有談法開士百世之下住持末法者豈不賴
珠公力乎成珠作別傳錄於禪教之區深
述曰昉師辨祖謂智炬撰寶林傳詭說百
端如達磨隻履西歸立雪斷臂等事與南
山續高僧傳多不同云世又謂壇經誤性
不異吾宗而於念佛求往西方有似貶斥
義天言遼國焚棄二書者蓋以此也

南屏文法師法嗣

法師仲閑三衢人受業禪符來依南屏文師
以雄辯見稱義虎政和初還鄉主浮石學者
驟至嘗放言曰吾座下不五百眾不講大部
故一生唯講光明觀音順寧之日集眾屏堂

登師子座趺足而坐忽見銀臺自西至師曰
吾平生解第一義誓取金臺今乃若此瞑目
而化所著憲章集五卷其自序曰釋氏子有
所述必求公卿為之序其首跋其尾駕其說
俾行於世且衣冠之士豈知吾之是識吾之
非儒是而無乎天能喪乎哉或非而有序人
能駕乎哉

趙果賢法師法嗣

記

卷

法師彥倫學趙果賢師為有成大觀元年主
仙潭撰教義名精微集四卷賜號妙慧又撰
金剛經疏二卷

法師彥齊錢唐周氏號清辯幼歲試經得度

傳教親示法明會賢師嘗患疾百藥不治
遂力課觀音尊號夢一婦人以鑿開其曾易
其心手捫摩之患即愈時昔所覽靡不通記
走筆成章率歸典雅咸謂辯才之證主錢唐
道林常熟上方姑蘇東靈錢唐南屏姑蘇廣
化三衛浮石政和復歸上方開居于方丈述

廿三

頌山記釋天台戒疏凡三卷建炎四年正月
果衆誦彌陀經稱佛號畢即刻而化塔舍利
于上方門人法清及景德法雲克傳其道雲
錦翻譯名義七卷大為梵學檢討之助頗亦
附以教義云

景雲其法師法嗣
第三世

卷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法師居式金華人嗣景雲住景德撰圓覺疏
四卷

卷一

卷二

卷三

佛祖統紀卷第十四

卷四

卷五

卷六

佛祖統紀卷第十五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五

明智立法師法嗣 廣智下

澄照覺先法師 慧照法華法師

圓澄智謙法師 四明法維法師 明智

定慧介然法師 待制晁說之

諫議忠肅公陳瓘

草堂元法師法嗣

息菴道淵法師

安國惠法師法嗣 真教下

智涌了然法師 真教智依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白蓮梵章首座

白蓮卿法師法嗣

天台淨僊法師

北禪梵法主法師

北禪惠深法師

頂山子文法師

超果惠道法師

德藏瑛法師法嗣

北關思淨法師

壽安彌法師法師

教藏有全法師

車溪卿法師法嗣 南齊下

心

飛英智悅法師
通照慧明法師

心

第一九九册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竹菴可親法師

牧菴有朋法師

祥符道忻法師

慧覺玉法師法嗣

清修法久法師

假名如湛法師

慧解曇應法師

傳

慧照道倫法師

密印修慧法師

傳

北禪法榮法師

北禪文俊法師

圓覺淨圭法師

圓覺慈法師法嗣

法照中皎法師

能仁文首座

普明靖法師法

神慧敏齊法師
能仁能行人

圓通思梵法師

普圓善期法師

天竺如法師法嗣

崇先懷志法師

音圓普證法師

餘姚行澄法師

法雲敏法師法嗣

見一

樞密符之奇

佛智雲法師法嗣

法照淨通法師

佛照堅法師法嗣

神輝覺寧法師

梵慈普法師法嗣

華慈慧序法師



圓照梵光法師

東靈智欽法主

憲章閔法師法嗣

餘慶道存法師

清辨蔣法師法嗣

景德法雲法師

明智立法師法嗣

上方法清法師清辨

法師覺先明之慈溪陳氏號澄照七歲受經

一讀成誦初稟教于明智既得其傳復請益

於慈辨清辨所詣益深靖康初主奉化之寶

林會奉旱邑請講金光明終卷而雨三日因

勉邑人建光明幢誦經萬部為邑境之護遷

主延慶大弘宗教久之復歸寶林築室曰妙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蓮復誦滿萬部持淨土佛號四十八歲摘經

疏名言以資觀行目曰心要紹興十六年正

月十四日說法安坐而逝塔于寢室之側它

日有夜聞誦經聲迹所自出塔中復月堂居

兩湖謂師於延慶有傳持之功而塔在草莽

乃今遷之担壘及開土見檢索不朽骨若昔

是

三

銅柱山員天木丁

法師法華勝滿慈照早為明智高第屢居座

端道業詞章衆所推服高麗義天至首入南

湖師明智而友慈照請跋所受教乘歸國師

援筆立成有古史風義天嘉歎不已文通名文允義名

郡命主三學講演之盛亞十南湖嘗謂門人

第一九九册

曰余嘗勸人以二戒三十已前未可念阿彌陀七十已後不得持消災呪謂少不知進老不知止也時人然之

法師智謙賜號圓澄學于明智紹興庚辰主寶雲每念寶雲爲四明傳道師自遷骨烏石其迹寔晦乃力搜訪得正法師所撰石塔記

重刻于烏石菴又於寺開堂設像表示後世法師介然四明鄞人受業福泉山之延壽明智居南湖從其學遂悟境觀之旨元豐初棄修淨業三載期滿謂同修慧觀仲章宗悅曰念佛三昧往生要法也乃然三指誓建十六觀堂中設西方三聖殿環以池蓮功成復然

三指以報佛恩於是修觀之士有所依託焉建炎以年正月七日金虜犯明州寺衆奔散師獨不去虜奄至訶之曰不畏死邪師曰貧道一生願力建此觀堂今老矣不忍舍去以求生也虜酋義之謂曰爲我歸此地作觀堂似此規制遂逼師以行後人悲思乃以去日

爲之忌和傳正月五日若依本朝通鑑則云七日而尊之曰定慧尊者立像陪位于觀堂之隅志警受業福泉定慧是華堂一派林有高行去智爲局五世是說之字以道自號景迂官至待制文元公迨四世孫也監明州船塢常往南湖訪明智開三千境觀之說欣然願學通其旨晚年日誦法華日號入台教僧或曰海上老法華明

智沒爲撰碑而論之時橋高作碑見名文
陳壇宇瑩中南劍人自號了翁幼登甲科官
至正言親亡之日廬墓三年天降甘露有芝
草生於冢上嘗留意禪宗頗有省發觀華嚴
了法界之旨因上疏論宰相章惇誦四明日
與明智會因問天台宗旨明智舉止觀不思
議境示以性奪修成無作行之義公曰乃知
此宗性本現成又問現前色身如何觀察明
智曰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公曰世人言其死
如歸不知如歸乃失家者自是深達境智之
妙作三千有門頌以示明智智可之文見名文
晚年刻意西歸爲明智作觀堂淨土院記文見名文

禪寂光淨土之旨宗門題其說明觀公既
諸子皆白衣未嘗懷不滿意宣和六年冬無
疾別家人而逝紹興中贈諫議大夫謚忠肅
述曰智者之爲道也廣大悉備爲其徒者
自尊信之未足以信於人惟名儒士夫信
而學焉則其道斯爲可信也智者之世有
徐陵柳顧言荆溪之世有梁肅李華慈雲
之時有王文穆馬亮明智之時有晁以道
陳瑩中是數君子不特知道又能立言以
贊之智者之道於是愈有光焉
草堂元法師法嗣
法師道淵永嘉人自號息菴久依扶宗深達

觀道居西湖永明講授有法嘗謂修性離合
之旨拍要雖示其妙後人或戒異說師收束
詰文立爲二義一者約修三性三與修性對
論三以明離合二者約修九性九與修性對
論三以明離合初修三性三者如不二門性
指三障是故具三修從性成三法尔又云

三二

五

一念心因既具三軌此因成果名三涅槃又
正鐸云本有三種三理元徧達性成修修三
亦徧此皆性三修三六法明離合也言修性
對論三者以修爲能對性爲所對如不二門
云爲對性明修故合爲二則修二性一三法
明合也次義言修九者如不二門云是則修

雖具九則法身般若解脫各各具三此乃修
中自論九法以明離也然法身中三雖本屬
性指要判云雖魚性三成爲所發故皆屬修
言性九者如光明句釋金鼓具有圓空鳴三
法即是一境三諦人於圓空鳴中各各自具
殊大等三遂有九法既得鼓體性德中論未
涉起修此則就性中自論九法以明離也修
性對論九者如涅槃疏明體宗用各有三義
體有禮底達宗有本要助用有本當自在此
約修六性三以明離也云師示寂當成暑停
龕旬日體色不變白乳流涌香若蓮華人取
乳可塗面拊葬路經一菴緋斷不進異香御

巷中易緯重不能舉巷主舊有微憾乃悔謝
已曾有小犯故蒙見誠乃隨衆昇之遂行葬
及三年忽大風折木壞其塔滿龕舍利若天
彩其徒云

安國惠法師法嗣

神異記下

法師了然臨海薛氏母請山共看石像前即

天祥夢至佛殿見僧持蓮華令食之且曰汝

生子當出家後十三月而孕四歲母舍出家

則誰當爲嗣夢神人叱之曰何爽前囑遂諾

之十六具戒從安國學教觀慧解驟發嘗夢

坐盤石泛大海望大士坐山上竹林間師曰

平生持尊孰今得見之遂正立說百偈以讚

覺憶其半自是頓發辯才侍安國還白蓮未
幾去謁明智智問華嚴十法界大論三世間
法華十如是三處文義共成三千判溪何云
指的妙境出自法華師曰華嚴大論是死法
門法華十如是是活法門智首肯之時昆說
之審謁明智因與師論此道待之如同學四

昆二

六

明講者道如靜氣毅然時號如虎與師難問
必爲之屈明智舉主廣嚴師曰吾不當負所
得平爲安國嗣六年遷白蓮居山二十四年
學者常五六百人紹興戊午寧海建大會諸
師說法有使者持牒來曰梵率天請師說法
師曰此間法會未散使曰符不可緩當先其

次者即毀師名而去紹興辛酉五月夢而龍
戲空中一化為神人袖出書曰師七日當行
師唯唯既寤集衆說法復大書曰因念佛力
得歸極樂凡在吾徒宜當力學即沐浴更衣
與衆同誦阿彌陀經至西方世界而逝能仁
行人聞天樂音祥光屬天衆謂師報居淨土
而先赴梵率之請也八月葬東岡錫號智涌
郡祈雨于五溪衆苦路險師呪龍使移之是
夜風雨大作旦見潭在所指夷坦處述宗圖
記五卷釋南岳止觀指要二卷釋十不二門
虎溪集八卷
法師智仙仙居李氏號真教幼不樂世俗常

曰世間榮富何能晚我一生清志邪遂服方
袍遊學至天竺得觀道于明義首座還鄉依
白蓮惠師聽止觀大有發明久之竟嗣其席
常時繫念唯在淨土或曰法華三昧一土一
切土一身一切身一佛一切佛何不依止觀
修法華三昧而為往生之因師曰荆溪云分
別功德品中直觀此土四土具足昆故此佛身
即三佛身此大衆即一切衆以惑未斷故安
樂行是同居淨土行之氣分故不離同居穢
見同居淨問者曰同居類多何必極樂師曰
教誡多故宿緣厚故令專注故是攝生故師
當結制稍覺微恙乃詣薛郡縣還寺杜門絕

客衆請用醫令厚贈謝去之即易林西向設
彌陀像請行人誦經終卷而化時能仁聞念
佛聲涕天仙樂盈耳塔于院東北隅
首座梵章學憲法師悉通其旨屢居白蓮座
端講唱有法學者宗尚謙抑不肯出世人高
其風著圓覺經疏一卷時稱簡正

北禪梵法主法嗣

正

法師惠深幼徧歷講席及見北禪洞恆觀道
後法主歸寂師繼踵行化當建炎兵燹之餘
極力土木卒還舊制領徒說法未嘗一日以
事廢將建大殿衆勉見巨室師曰若使出門
千施主不如閉戶禱諸天精意所成施者自

至師正席二十九年有僧善居爲知事亦如
之清儉勤力輔贊有理人或與錢即腰纏手
挽自攜以歸慮費脚金損施福也

德藏瑛法師法嗣

德

法師思淨錢唐喻氏受法華於瑛師既悟厥
旨復深研淨土之觀專志念佛日課觀經大
觀初於郡城北開創精舍扁曰妙行領徒乞
食期飯僧百萬不二十年竟踰八倍建十蓮
華藏規制巧妙爲天下輪藏之冠尤精畫佛
每運筆先於靜室念佛觀想一日畫丈六像
見佛光良久衆皆瞻禮師於是時頓悟筆法
之妙於是人間咸稱爲喻彌陀嘗於西湖北

山鑿石作彌勒像露半軀於巖識者以爲深
谷爲陵之曰必有繼成全身如三生石像者
宣和初盜起清溪犯錢唐師告渠魁願以身
代一城人命賊義之妖鋒爲戢紹興庚申冬
端坐想佛七日不廢忽起然香供佛歸座跌
坐而化旬日頂上溫煖面體紅潤見者謂其

卷二

猶生葬于法堂之右

崇

車溪卿法師法嗣

南屏下
第四世

法師可觀字宜翁華亭戚氏年十六具戒依
南屏精微師聞車溪聲振江浙負笈從之一
日聞舉唱曰般若寂寥忽有悟入如服一杯
降氣湯玉慧覺有橫山命師偕行讀指要至

若不謂實鐵牀非苦變易非遷歎曰語言文
字皆糠粃耳建炎初主嘉禾壽聖遷當湖德
藏居閔世堂爲楞嚴補注雪以祥符延閱兩
載以疾反當湖南林一室蕭然人不堪之則
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乾道七年丞
相魏杞出鎮姑蘇請主北禪入門適當九日

指座云宵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
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
節不已及得所遺法語謝曰當日卷卷斯道
不敢孤負竹菴淳熙七年皇子魏王牧四明
請住持處
王事宗用月堂遺書之薦請主延慶時已
八十九歲抵行在所而聞王薨師在天竺受

請曰王旨如生豈當有緣遂行至南湖飛見行李寥寥莫不歎服不二載復歸當湖竹菴九年二月十九無疾而逝壽九十一茶毘舌根不壞舍利莫知其莫塔德藏之觀堂師五住當湖皆退隱于竹菴因以為目果大慧自徑山行化來訪當湖對語終日敬之曰教海

昆二

九

老龍也師見齊房安像即誠之曰汝起居無禮說無益語少時焚香之敬不補終日嫖嫖之罪也著楞嚴說題集解補注共四卷蘭盆補注二卷金剛通論事說各一卷圓覺手鑑竹菴錄各一卷山家義苑二卷法師有朋金華人自號牧菴一家教文背誦

幾半初學于慈圓覺復往謁車溪晝夜扣請盡得其道主仙潭講止觀天衣持師分衛至境見諸分簡此云云入寺就聽至破法徧橫破九種禪那皆非圓頓行人入道之門持疎然曰我所未聞之說也設禮而去湖人薛氏婦早喪不得脫其家齋千僧誦金剛般若請師演說經旨

婦憑語曰謝翁婆一卷經今得解脫翁問于僧同誦何言一卷答曰朋法師所誦者蓋師誦時不按世語兼解義為勝也徒能仁講道日盛晚主延慶初升座叙謝云有朋自遠方來聞者莫不心說於方丈扁一室曰六經堂中設一几而初無文字士夫恠其誕衆至

寺欲屈之師令侍者先語之曰諸賢欲何相見若賓禮則對坐商略若請益則侍立發問若索難則容先伸三問咸曰乞從賓禮及對語援引不已乃知六經在胷中也每臨講不預觀文嘗曰我七番講止觀於正修中未嘗道著一字又曰大部中欲作一難如片紙大

亦不成所謂文字性離皆解脫也故今教苑畧無義目唯十不二門口義總露一斑耳或問十境十乘方成觀法荆溪何云不待觀境方名修觀師曰向伊道攝事成理了也又問圓頓教中為立陰否師高聲一喝云陰入重擔常有現前何更問立不立一日講調御丈

夫數士人至師曰若在儒教論大夫事如忠臣事君不顧身勇士赴難不畏死立天下之大事成百世之顯名不為聲色名利之所惑溺皆名丈夫若在吾教則一心三觀為舟杭六時五悔為舫棹降伏請魔制外道不為分段變易生死之所籠檻者方名丈夫耳士人為之畏服師御衆厲而簡左右或欲師白堂整衆者師曰我所以不數數告衆者是有意也不見道頻雷天失威乾道四年十二月三日坐青玉軒請行人諷觀經至真法身觀集大衆念佛留偈坐亡葬于崇法之祖塔稟法者顯菴法昌月溪法輝等甚衆師自侍強記

不書科策嘗謂同學竹菴曰天下祇一个事
座主老兄祇半个問何為半个師曰不合多
幾個紙策也在德潭日竹菴來訪為上講師
讀大科竟即收袈曰宗師在座不敢入文其
對尊宿之禮尚謙若此
慧覺王法師法嗣

法師法久餘姚邵氏受業龍泉十五試蓮經
中選得度初依智涌於廣嚴後去從慧覺赴
天竺師隨往旦夜為學卒成其業大慧居徑
山往咨心要嘗令師舉境觀之旨必擊節歎
賞有王侍御女早喪每附語令請高僧誦法
華大慧令師往方升座演經侍御忽有感悟

夜中亡女夢於父曰承法師講經力已得生
屢侍御因作一乘感應記大慧一日謂師曰
教苑人稀宜勉力弘傳以光祖道師遂歸阮
而慈溪羅氏以圓湛菴延之學者四集共仰
師法紹興十三年郡命居清修泉清石潔人
境俱勝常患後生單寡多弊乃闢衆堂作蓮
床蒲褥如禪林之規以身率先衆莫敢怠說
法機辯有大慧之風有不能領者謂師談禪
於教苑寺左曰師子巖創一堂名無畏日住
其中誦法華楞嚴七經十九年不輟一日忽
告衆無疾而化塔于寺西雪溪驛額出撰銘
門人妙雲繼主其席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法師神煥湖之安吉人早學慧覺時稱出類
紹興中主思溪覺悟自昔教門諸師立義未
盡者悉辨論之得百篇世號煥百章嘗論諸
天位次不正乃考尋藏典撰爲天傳其序云
案百錄安功德天座在佛左道場若寬更安
大辯及四天王在右則知世人或十二或十
六或十八皆準鬼神品增減無拘也今欲定
尊卑亦良爲難如鬼子母羅刹也豈當與大
梵同列有女名功德男名散脂今以功德居
上梵釋次之後列散脂鬼母豈非失序因檢
討大藏作諸天傳隨位釋之蓋天有主客有
男女有本迹有顯晦大梵爲三界主帝釋爲

忉利主四王爲八部主若功德大辯但客寄
耳功德寄北天大辯寄山澤初無主領茲所
謂主客也功德大辯樹神地神鬼母並女質
餘則男身所謂男女也金剛密迹五百徒黨
皆大菩薩本也規居神像迹也所謂本迹也
大辯對佛宣揚正法雖位處客寄身示女質
而言行則顯或但作影響不事敷揚縱權有
統王現丈夫形而言行則晦所謂顯晦也知
此四端可與言天矣竹菴見之曰大略數百
字囊括殆盡天傳東見其本志繁密諸天禮讚
女玉用煥所立詳見法門元龜
嘗著圓覺疏二卷安樂記一卷
法師如湛永嘉焦氏母夢寶塔而生幼年試

經得度首謁東靈教師及普慈暉師所學未就乃與楊尖淵空相融之車溪依仰師時衆已多無所容唯小室如斗不以為隘劇暑埋大奘實以寒泉與四友背麈環坐以挹其爽如此數載衆戲目爲五瘟堂後參慧覺於橫山晝夜潛心盡得教觀之妙初主車溪壽聖

凡二

十二

講餘課法華一部佛號二萬聲有求爲知事者以非器不見用憾之夜懷刃入室則見官客滿座次夜復入則昏暗失路又一夕往得入室見十數人皆同師形其人媿恐而遁平時少睡夏月坐草莽中口誦法華祖身施蚊門人謂師年高宜息苦行師曰翺飛之類安

得妙乘所冀啖我血聞我經以此爲緣耳後人因表其處爲餒蚊臺晚歲謝事閒居小菴日熏淨業紹興庚申七月端坐念佛結印而逝闍維得五色舍利著淨業記釋觀經疏護國記釋光明疏又述金剛會解假名集建炎初述聲聞會異其末題云匈奴去抗入秀吳火沿塘劫掠蜂起命在不測聊書此爲記時事人以爲與章安當冠盜縱橫而著涅槃玄義其事相類

述曰法智之記觀經光明也當時同宗之輩祖炙之徒如孤山淨覺歸辭抗辨卒莫能勝謂之陽揜陰助猶可爲說至於假名

以天資之高德業之美爲四明四世孫當
教觀中興後不思光贊乃祖之功而反事
筆削忍爲淨業護國之記白晝操戈背宗
破祖自墮山外之侶可悲也夫

圓覺慈法師法嗣

法師中皎明之慈溪張氏賜號法照母夢月

昆二

十三

隱懷而生受業永明初依南湖明智未幾去
謁圓覺于天竺久之盡得法奧靖康初能仁
座席郡太守劉光囑智涌舉所知以師應命
圓音一演學徒四集以粥飯不給闢海田爲
二十頃香積乃裕紹興乙卯夏旱郡守以龍
泉普受智者戒遺僚屬屈師臨泐施以戒法

即日雨洽以年老還庵藏密菴紹興乙丑沐
浴易新衣書偈別衆正坐西向而化
行人能師嘉禾人少學能仁入歲室四十載
六時行道雖病不廢唯不食數日其病自愈
行人之名遂聞江浙年既老讀文如初學草
菴戲之曰未忘筌邪師曰筌何所忘菴大憚
嘗暑中臘衣數曰憊憊丈夫反同藏獲於是
散去餘長唯留一弊絮袍夏則束縵招閑夏
日入林施蚊一日逢二虎以身就之虎俛首
而去山神興供一方常與交接香積有乏知
事來告則力拒之明旦施自至皆曰昨夜行
人巡門相報始知山神荷師以往圓覺有能

仁之命師與文首座然指以請及其至晝夜
誦益大有開悟

晉明靖法師法嗣

新

法師思梵抗之臨平潘氏賜號圓通依淨社
晉明學教觀盡通其有久之擢居座首普明
達覺悟師與偕行及再遷上竺謂師曰覺悟
之席無以易子行道十年大振法道後退居
西山歸雲菴杜門著書嘗以經疏語錄商榷
禪教之旨名曰會宗侍郎晁公武一見契心
爲之序曰予聞世父景迂先生之言曰景迂之
浙江東西有天台之學通其說者無禪教之
病可以爲人天眼目小子識之自予聞此三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終星矣今見會宗之所述其有合於世父景
迂之言乎師平生以戒法力夢寐嘗與聖賢
接凡檜襖災凶驅逐杖屨一爲說戒無不通
厥乾道四年五月有日者謂師曰六月之望
師其亡乎師笑曰造物焉能制我邪汝謂六
月亡我且八月往至期沐浴更衣跏趺坐龕中
召衆誦佛瞋目而化塔于方丈之室

梵慈普法師法嗣

法師梵光四明鄞之陽氏賜號圓照母夢異
僧入其室十二月乃生異香盈室十六具戒
如學律于湖心通照復習教於南湖神智慨
然遊方東回西浙乃之白牛見海慈普師聞

第一九九册

講法華壽量品廣談三身言下大悟將還鄉
海慈撫其背曰汝必大振法智之席及歸郡
中王資深命主廣壽政和四年春太守呂源
以南湖請時廣壽之衆願從者百二十人自
是南湖衆及五百法智之世未若是之盛也
宣和四年大旱郡請講雲雨經依法結壇結

素畢集披軸則雲興下席而雨注靖康初高
麗貢使及境來謁云國王問訊法師翹仰道
德無從瞻禮謹遣使獻法衣一襲及本國曉
法師所著華嚴疏論二百卷建炎三年以老
謝去寓奉化之福聖南湖自罹兵燹積年未
復郡守仇愈謂非師不能振遂迎師再還群

僚畢集佇聞講演仇公臨筵讚之曰微言發
覆吾生何幸紹興十二年舉門人道瑤自代
遂退處于擇陽與漕使陸寅鄰居往來結方
外友明年春與陸君辭曰老病既久將以後
事託延慶乃舟行至南湖沐浴更衣集衆觀
經書遺訓付悟真義誠諷安樂行至深入

十五末

擇定見十方佛寂然而逝時十三年二月八日
也壽八十葬崇法之祖塔師天資朴素待貴
賤以均禮或問其故則曰吾法以平等爲心
不輕爲行昌國戴氏爲鬼物所擾請師誦咒
及門而崇滅其在福聖道俗請增戒法有鄒
氏子附語曰吾汝之先也久處幽冥聞人聞

先法師爲衆施戒此日冥中異類多得解脫
故吾得以暫歸

法主智欽姑蘇常熟人才辯超卓舉世知敬
王東靈聚徒至五百行梵慈之道不少異格
勸講懺日未常怠時人尊稱法主以比北禪
禪云

清辯齊法師法嗣

法師法雲受業姑蘇景德賜號普潤學教觀
十清辯爲得旨紹興十三年撰翻譯名義七
卷以釋藏典之梵語援引疏記有所論辯甚
爲學者之益咸澤山嘉其作爲贊化刻梓云
卽祖統紀卷第十五

民二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佛祖統紀卷第十六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昆三

諸師列傳第六之六

息菴淵法師法嗣 唐智下第五世

淨杜處廉法師 圓辯道瑒法師

智涌然法師法嗣 神照下第五世

昆三

覺雲智連法師 澤山興成法師

赤城中益法師 白蓮智圓法師

山堂元性法師 白蓮妙璘法師

白蓮清悟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虛堂本空法師

真教仙法師法嗣

證悟圓智法師

超果道法師法嗣

德藏從進法師

通照明法師法嗣

報慈慈亮法師

竹菴觀法師法嗣 南屏下第五世

北峯宗印法師

神辯清一法師

牧菴朋法師法嗣

顯菴法昌法師

隱學本然法師

永福智亨法師

智行守旻法師

月溪法輝法師

浮石子慧法師

天王道用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册

能仁懷實法師

祥符忻法師法嗣

悟空善榮法師

清修久法師法嗣

慈室妙雲法師

澄覺煥法師法嗣

覺菴簡言法師

假名湛法師法嗣

車溪智欽法師

法照皎法師法嗣

則菴明哲法師

醴泉行環法師



雪溪勝顏首座



能仁道山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圓照光法師法嗣

超果宗肇法師

東靈欽法主法嗣

楊尖利淵法師

息菴淵法師法嗣

法師道臻溫之樂清彭氏賜號圓辯母夢紫

昆三

二

氣榮身而生年十八具戒初學律儀未幾去

從息菴於法明微言妙旨一聞便領後至南

湖依圓照既歸鄉出主廣濟十二年遷廣慈

建炎三年車駕幸永嘉有旨以林靈素故居

為資福院丞相呂頤浩以師應詔嘗以僧伽

梨質來於市夜見流光煜煜旦即捧還山苦



無水指工鑿井得古碑有天康字南朝陳太泉
涌其下祭清江岸每以頽倒為患咸謂鬼物
所繫吏民請為授戒神附語致謝門人清順
夢延慶諸祖來謁侍者持位圖於夢而闕其
第八順指問之對曰汝師將補其處及後居
南湖果第八世嘗專修念佛三昧忽感悟曰
唯心淨土一而已矣良由彌陀悟我心之寶
刹我心具彌陀之樂邦雖遠而近不逾一念
雖近而遠過十萬億譬如青天皓月影臨萬
水水不上升月不下降水月一際自然照映
一日於禪定中見一老宿坐禪榻上顧謂師
曰吾四明也師驚喜作禮問曰道瑤於一家

習氣法相未能通達乞垂指教尊者首肯之
及覺心地豁然自是山家言教觀者皆稟師
為正紹興十二年圓照告老舉師以代寺經
虜寇焚蕩之餘師誠心所感施者自歸歲月
之間棟宇悉備因行法華三昧感普賢放光
慧辯愈加郡大旱請禱雨師以郡政苛猛言
守感寤出囚徒數百人是夕大雨有久病者
為說法施食多愈育王謚禪師疾往視之歸
語衆曰大言無當終不得力乃於月二十三
日建淨土繫念會道族至萬人與雪竇大圓
禪師為道交嘗請說六即義聞而歎曰師如
此說應會悟邪答曰若不因悟何敢對老師

說一日講至六羅漢義學者請說斥之曰小
乘法相說之何益當為說經王義熙翻三日
一語無重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集
衆諷觀經晝夜不絕衆聞異香盈室師曰佛
未接我即沐浴更衣晝偈曰唯心淨土本無
迷悟一念不生即入初住令諷安樂行未終
嗒然坐亡留龕彌月顏體如生焚全身于堂
法祖塔之側
智涌然法師法嗣神照下
第五世
法師智連字文秀錫號覺雲四明鄞邑杜氏
受業棲心崇壽年十八受具戒古貌修幹有
長松野鶴之態明智見之曰僧中鳳雛也初

從圓照學于南湖晚依白蓮智涌頓悟圓旨
及歸鄉代講延慶建炎後歷住五刹皆兵燹
之餘化瓦礫為金碧出於指顧時圓辯重興
延慶未就而逝師適訪宏智同登千佛閣智
曰聞四明談空中有相是否師曰然智以手
指云太虛本無一物師指山川樓閣曰此諸
物象復是何物智大服其言歎曰南湖之任
非師而誰即薦於郡領事十年講無虛日而
衆宇畢成太師史真隱佚老于鄉每過徒問
法要真隱曰師於禪律亦貫通邪師曰水泮
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太支離師
曰支離所以為簡易也揚子何遜之支離
曰已簡已易馬支離真

隱肅然服郡師丞相沈公屈居僧職以老病
辭公手札勸之曰師行業清修力荷宗教自
宜表正一方紀綱諸刹幸勿固辭自累其志
師即領命諸方服其清整一日感疾謂侍人
曰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此草履復撫掌大
笑曰我自至此鍾鳴吾逝矣時隆興元年

昆三

四

十二月十八日火浴得舍利葬骨于崇法祖
塔之旁得法上首月波則約

太師真隱居士贊曰瞻彼連師色粹而溫
禮義是習詩書是敦雖精止觀實祖儒門
鶴飛寥廓蟬蛻塵氣遂令聽者去縛解紛
五住大剝藉藉有聞晚居延慶其道弥尊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伊惟台教垂裕後昆前有法智後有覺雲
意此幻影與法常存石刻在月波山
論曰聖賢應世之迹非世情所能測識也
夫覺雲一代明教之師其於亡日如知所
歸出生入死固非常人所可擬倫然則託
形儒相之家居相位二十七考中外靖安

其勲業盛大矣而又能大護佛法尊敬僧
寶是蓋大權施化示現宰官者之所為也
釋迦本時或為儒林之宗或居輪王之位
聖寺沙彌為齊文宣四向寺僧為唐明皇
近則五祖戒師為蘇文忠卿邪山藏僧為
張文定庸詎知回機轉位不為佛不為祖

第一九九册

邪良渚謂撫掌自笑宜得所歸而復來此土位極人臣以茲爲疑者其未善論事者此

法師與咸字虛中黃巖章氏賜號明祖母夢故白蓮惠師遺黃柑令食之及寤齒類猶香生七歲依香積出家首謁智涌涌奇之曰祖

昆三

五

位再來也學成以妙年居第一座涌沒證悟爲繼已而悟遷上竺乃舉師以代聚徒既多歲復大歎及分衛吳中施者唯恐自後信安王孟公問十六觀義師曰佛國在十萬億刹外而提封不越方寸若克循觀道則往彼非遙也資政鄭公問楞嚴八還師曰迷心爲境

八法皆亂達大觀者一念自反二公皆感悟歲歲爲遣供日下月郡太守入山見池中紅蓮問曰既是白蓮因甚卻開紅華師曰山中并喜君侯至任是無情亦改容又指看經羅漢白旣是無學如何看經師撫羅漢背云何不祇對師倦於酬應歸閒受業會赤城益師亡郡以爲請萬年一禪師來訪見牀上小冊記回買常住物一錢不遺歎曰我於道無愧行不及師嘗於法輪寺施成當請聖師衆觀寶光下燭有梵僧立空表禪安之餘常誦空品至本性空寂則入定數日至生死無際則大恸不已其體法真切若此隆興元年五月別

叔端坐念佛而亡。瘞龕于寺之東。因乾道三年夏復從本毘五色舍利無算。所著菩薩戒疏注三卷。金剛辨惑一卷。復宗二卷。法華攝要一卷。素精於易折衷諸解。以自名。本取諸成。因號澤山叟。

法師中益。早親智涌。涵境觀。富辯說。人以此是敬服焉。主上虞等。意遷赤城。講貫之餘。即入禪懺。旦夜以繼。未嘗少間。錄智涌教義。號虎溪集。

法師元性。自號山堂。從智涌得教觀之旨。居白蓮日講。次至天主教。有學者新至。作論破之。有取其論。白師曰。此新學逆路之見也。諸

撰之師笑曰。汝但學得它。作論我豈容得著。山堂集五卷。法華文句科十卷。

法師子侔。字海廬。氏號圓淨。父從智涌學。有聲當世。晚主白蓮學。徒如市。以供給屢之。將隄海爲田。歸以告其母。母以白金一笥與之。曰。爲衆辦事。佛必鑑之。母患其不成也。卒訖。

昆三

役得田千畝。衆賴以濟。

法師本空。四明奉化人。自號虛堂。父姓徐。爲農。每高僧過門。必款接。加禮。母夜見神光。適室因而有娠。爲兒異倫。等蔬食。誦經。志在出家。年十四。依尊勝法存。剃髮。初從智涌受教。觀自白蓮。首舉出主明之承。明遷治平。導熙。

初皇子親王牧四明導其道製疏請主資教
夏中首座將開妙玄師止之曰自有講席以
來諸老立法謂首座之職未出世者止講小
部若已出世已講小部者方可開發大部事
存謹遜此舊章也若韓那則點讀四教儀類
集可以次而進無自遲也後遷白蓮大揚宗
教久之歸閒受業日以往生爲正念紹興三
年三月三日別衆就座書偈而化東掖學徒
來迎全身奉化繼素投牒止之乃剪須髮分
塔東山而葬全身于尊勝師行不回顧坐不
倚物盛夏不持筴祈寒不附火高座講唱辦
祈精微使利鈍皆有所入人以是尊慕之

真教仙法師法嗣

法師圓智黃巖林氏母夢老儒寄宿而生幼
聰敏不好弄書史經目悉能開說醫方卜筮
無不精究嘗往隣寺聞講觀經歎曰落日之
處故鄉在焉今日得聞如獲家信暨出家受
戒即依真教于白蓮學通教觀嘗問具變之

三

義真教指龍鍾曰如此證者離性絕非本自
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
焉性理具如珠具實即理具三千變如師
地誦法華至知法常無性佛種種從錄起豁然
有悟以白真教教曰法華止觀此爲喉襟汝
今有悟大事斯畢自是遊心道妙五日輒一

勝或邀縱步則曰吾之遊異於是明憲澤凡
舒卷函囊奉五佛歷三周若問止觀則十境
十乘見祖師於塵劫之表居東山十有四年
兩刹千衆推爲前列每患學者困於名相勉
同人曰是真精進便是向上機關每半月必
行布薩或曰圓頓之宗何必如是師曰圓家
事理一念具足所謂圓頓者豈擬事求理邪
吾於常時未嘗不以波羅提木叉爲之師扶
律談常正在茲日郡請主祥符殿撰劉公問
教中一句如何舉揚師曰即事而真公領其
旨自撰疏請主鴻祐士夫欲其近城請居日
山歷遷白蓮赤城慶善化道日起紹興二十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三年奉詔主上竺災燼之餘僅存大士殿有
哀金爲造門廊者歷家言主星不利師曰佛
與天星同一造化苟寶坊輪奐吾亡何憾未
幾果微恙夢仙人飲以天液所患頓愈神衆
加異於前二十七年夏早詔於明慶講經廢
散而兩治嘗抵寺莊聞用牲祭曰何可違佛
禁邪即爲神說戒易以素饌二十八年督土
木甚速至冬衆宇咸備十二月十二日示疾
預爲書別道俗書偈坐亡塔于寺東初是普
覺日住山之末年夢羅漢來自天台踞坐主
位已而師至住無相日夢寶頭盧來謁授山
茶一器人知師爲五百人中馬桐江瑛句特

第一九九冊

知解遇荆溪留意辨明處斥爲穿鑿至云妙樂可毀設十難問學者莫敢與抗師作攻璞集追破之讀者一快恨二師不並世也

超果道法師法嗣

法師從進妙年聰辯爲學早成久依超果具得其道出主德藏講訓有法學者歸之多述

昆三

教義發明所得作楞嚴解尤稱高妙示寂之日留龕月餘容色不變及焚火浴舌根不壞若紅蓮華

竹菴觀法師法嗣

南屏下
第五世

法師宗印字元實鹽官陳氏號北峯師慧力德鄰年十五具戒首謁當湖竹菴得教觀之

自凡諸祖格言必誦滿千徧入南湖修長機周氏延以菴居以粗量非法勸革之歲減五百斛往謁象田圓悟演反質西來意師答曰有屈無咎處演肯之智者忌辰夜炷香殿鍾悲泣失聲演感其意以厚禮送歸南湖嘗思寂光有相之義聞空聲云寂光土體如水中月資教空虛堂延居座首堂著宗極論扶智涌軍理各立一性之旨師設九難宗極爲之義負通守蘇玘觀不二門以文雖簡而昧其說師攝示機要玘即領會白師座請居正覺颶風飄落颶音其心海詳那多紅颶颶具四方之風也東坡有颶風賦僅存藏殿師守死不去風爲之止有請爲廟神授戒去血

食者先咸夢往赴它廟尸祝神語求易祭者
十數祠遷主隱學未久玆亦召還要師偕行
曰盍西還相與弘贊居東二十七年至是復
反溯右貳上竺講止觀深硤學者支離名相
之病圖座挾策主者以得士爲忌去隱雷峯
毛氏菴問道者沓至杜氏建普光一區具禮

墨三

九

迎之禪講並行法道益盛適德歲來請師曰
肄業之地思報久矣歷遷超果圓通止禪道
德之譽既行土木之績亦就海空英辭靈山
舉以自代詔可之學徒五百咸服其道宿弊
舊習爲之一革寧宗素聞師名召對便殿問
佛法大旨語簡理明上大敬說錫賚甚渥賜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號慧行法師嘉定六年以營觀室行化吳中
至松江弟子行一菴謂其徒曰吾化緣畢此
即右脇安庠而化時十二月八日也歲龔子
慈雲塔旁師三衣準律五辛剛制道力純至
幽明俱感格邪拯滯除瘵息癘一有祈叩無
不得愈常謂講者須備三法肅威儀以臨大
衆提大綱以盡文義具宗眼以示境觀備此
三者依佛駕說所著金剛新解釋弥勒偈
示天親羅什同異之意考正此經諸本即則
之文最爲有據述教義百餘章尤爲學者傳
錄嗣法有聞者古雲元粹十餘人日本傳教
者俊衍一人仕宦儒生受道者三數人獨佛

第一九九册

光法照繼世盛大有光祖父之道

牧菴朋法師法嗣

法師法輝字明叟號月溪台之臨海徐氏依
多福西茶院真悟誥師落髮從牧菴于能仁
學通教觀暨遷南湖即俾爲內知客平心贊
助內外以和與印元實登聖道月光速爲同
志友日以此道相問辨及歸能仁遂座首淳
熙初出主浮江香積尋徙赤城紹熙二年遷
聖水嘉定間亦城有去思師爲勉徇久之聖
水復來迎師亦不拒嘉定己卯秋無疾而亡
塔于西隄師講唱法華深符祖意發明正義
酷似牧菴謝克家錢象祖二鄉和素所尊敬

而師執心謙靖未嘗許其進人以是高之
祥符忻法師法嗣

法師善榮烏程潘氏賜號悟空母初妊娠即
屏葷血臨產之夕有光二道自天下徹其廬
已而產二男歲餘皆病亡其一相者謂其母
曰若不出家恐亦未保乃舍入法忍寺七歲

品

十

受戒學教於清辨忻師紹興末自祥符座元
出主太湖之寶林歷慧通車溪講道大播淳
熙癸卯越帥李參政請主圓通親爲疏云佛
菩薩本自無心有緣即應士大夫何嫌異教
惟道是從人皆喜誦其語一日微恙屏人事
坐榻上問病進藥皆不答越七日溘身易衣

跌坐方丈寂然而化闍維之時求舍利者如其願必得之著大部決疑集四卷行於世在車溪日入蔬園見菜葉小蟲無數歎曰哀哉一餐何多殺命於是一夏唯白湯下飯嗣法紫金法通

清修久法師法嗣

蜀

雲

法師妙雲四明楊氏自號慈室徧詢教席津發妙解從久無畏詣玉几參大慧益有省悟無畏主清修師與逸堂諸賢旦暮請益及同受通相三觀之旨紹興十九年無畏沒衆請師爲繼淳熙初遷慈溪永明以所得悟意述圓覺直解其序有云巨儒老納讀此必曰既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云直解何用是世利爲聞者爲一笑嘗閒居東湖二靈以詩遣丐村市云山環湖水水環山短艇白鷗窻几閒野外更將供給至飽衆著得十僧閑時人誦爲實錄郡請尸南湖日事講貫學者如市居二年以疾辭居溪口吳氏菴一日往別吳君歸越三日濕身易衣跌

尾三

十一

坐室中謂侍人曰吾有辦香藏之三十年將臨終供佛仲報大恩今其時吾將有行及香煙正熾起白佛陳請求歸安養就座合掌而化師爲學得旨尤善駕說詩頌翰墨妙絕一時南湖祖堂以師居位日淺不立像耆老評之曰昔竹菴牧菴居此皆二年議者以道大

第一九九冊

名重不得不立今慈室何憐於二老哉於是亦立位嗣其法者廣壽正皎明人

首座時頽字聖徒自號雪溪四明奉化人幼試經得度教養揮府無不咨詢三教百家無不綜練嘗從父無畏親受觀法自謂造師籙籙及無畏亡撰銘文以寄得法之意師志氣剛正廣衆畏服文藻高妙後進愛慕於是聖徒之名播天下不惑之前所寓必居記室知命之後所至必踞座端諸方屢舉出世皆固辭不就嘗步菜畦見糞蛆聚以殺物之多不復茹蔬唯買海苔三百六十片日取其一以供粥飯晚歲自省謂文字餘習無補於道

乃住桃源厲氏菴專志念佛一坐十年精進不懈謂友人張漢卿曰淨土之道豈有一法可得珍臺寶網迦陵頻伽此吾佛方便誘掖之法耳但於修中不見一法則寂光上品無證而證漢卿曰予固已信解媿未能勇進耳扁所居小軒曰憶佛作詩以見志有云隨波逐浪去翩翩彈指聲中七十年豈不向來知憶佛欲從老去更加鞭臨終預別親友沐浴更衣西向觀想忽稱佛來合掌而化師隱居之日有司以免丁追慈室誚之曰天下豈有讀萬卷書爲高士行猶欲以丁錢責之邪主司嘉其言得不問

藏

澄覺煥法師法嗣

華

法師簡言自號覺老依澄覺學通其有博覽強記獨擅一時嘗講妙玄升座高拱暗索本文不失科節圓詮妙法旁敷教相事理樞實莫不粲然嘗謂新學曰人苦於寡學若深歷歲月熟覽典誥自然左右逢源了達祖意不

凡三

十二

為一文一義之所滯惑均可從事於講說之

際聞者心化

法照皎法師法嗣

華

華

法師明祐明之鄆邑周氏自號則菴母夢吞寶珠而生十八具戒即遊學諸方依能仁法照受教觀一時會中同名者有十括之稱而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師最願著復徧參禪林見天童宏智育王大慧國清愚谷無不期以大器嘗曰業林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即吾宗介尔有心三千具足也宏智聞之曰觀子妙解宜歸弘教初主昌國超果遷覺海隱學未明篤志講訓無虛日學者不敢以假告郡帥范成大請主南湖一時聽徒皆四方英秀來者唯恐其後咸相謂曰登龍門者正在今日師日誦小般若經稍涉人語便即重誦謂不當以凡言雜聖典也六月十

圓照光法師法嗣

華

華

法師宗肇四明人初之南湖見明智晚入圓

第一九九冊

照室俾之貳講出主興教遷壽聖自罹建炎
之厄僅存大殿茅茨數百椽殘僧十餘輩處
之裕如常曰諸佛大士徧法界建佛事而雲
漢咫尺之地不能有爲亦緣力不足耳縱我
能爲之何足爲道祇陀給孤所施無慮億數
而雲漢咫尺之地不能有成亦緣力不足耳

十三本

縱我能成之何足爲多但知服勤講導篤志
修進以報佛恩可尔既而來學日臻擅施日

至棟宇爲之鼎新

東靈欽法師法嗣

法師利淵博通三藏旁貫五經學富道高世
稱爲洲教藏要傳東靈之道弘法揚尖聚衆

三百日事講演出入經論莫測涯涘由是後
學多尚泛辨

佛祖統紀卷第十六

尾三

佛祖統紀卷第十七之二十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昆西

諸師列傳第六之七

淨社鼎法師法嗣

休菴法舟法師

實積法雲法師

品四

水陸文炳法師

福昌文僧法師

圓辯瑤法師法嗣

月堂慧詢法師

雪堂戒應法師

指南仲韶法師

法明文節法師

妙果師楷法師

乙

常明道深法師

華

華

一菴熟躬法師

止菴法蓮法師

惠雲文統法師

餘姚清湛法師

覺雲連法師法嗣

神照下

月波則約法師

譚悟智法師法嗣

諸光若訥法師

北峯印法師法嗣

華

華

朴菴清菴首座

華

古雲元粹法師

梅萃梵奎法師

石鏡清景法師

蒙泉了源法師

剡源覺先法師

南峯思誠法師

佛光法照法師

石溪思壽法師

慈感文圭法師

秦海道源法師

桐洲懷坦法師

日本俊蒨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雲華如寶法師

嚴陵趙彥肅

能仁寶法師法嗣

車溪榮法師法嗣

紫金法通法師

慈室雲法師法嗣

悟真正故法師

覺菴言法師法嗣

鑑堂思義法師

常齋法行法師

能仁山法師法嗣

畢菴法希法師

南潤行果法師

鍾菴吳克己

華堂如寶法師



南湖了宣行人

終菴妙心法師



南巖法雄法師

楊尖淵法師法嗣

崇先了生法師

圓辯環法師法嗣

楊尖法欽法師

法師慧詢字謀道號月堂其先永嘉陳氏寓居四明昌國之胸山母夢異僧至門求化既而妊娠八歲出家祖印院初授法華數遍即

品四

能成誦嘗歸省祖母諭之曰汝已去家當學吾州忠佛子初謁南湖澄照以卓立稱至東掖見故法照奇之有忌之者羣譏之師曰佛法大義有疑即問何必見嫉乃西遊浙左徧參名匠東回南湖依圓辯正所學聞性惡即具之旨名體不轉之妙一家圓頓深有悟入

紹興末年出主法昌遷淨名普和常持鉢海
岸遇盜師正色曰汝輩所欲者財耳盡與之
因諭以善惡業報盜爲感動歸物悔過而去
淨名無徒每對海山爲鬼神講維摩經屢感
神應乾道五年遷主南湖負笈之士自遠而
至幾莫能容丞相魏杞與師爲道契嘗問世
間相常住之旨師曰得非以四時代謝爲疑
乎曰然師曰窮過去極未來雖有代謝而此
理常住魏公曰屢以問人未若今日之可晚
淳熙六年冬十月二十七日忽告衆示疾慰
問者羣至見門學則勉其進德士官則囑其
護法聞其言者悚然有感既而別衆書偈念

佛結印趺坐而化傳龕弥月脣臉鮮紅其容
若笑遺言分骨爲二一拊親塋一塔祖原衆
以歷代寔全身唯剃髮以酬師志逾月視其
髮舍利可掬師坐必端直行不旁示密室靜
處必披袈裟高座宣揚不事著述學者多於
聽次筆以記之誦經坐禪日有常課未嘗以
事廢制學者未二十夏不許出世躁進之風
爲之一戢

昆四

法師處躬永嘉人號一菴父從圓辨得其旨
晚主南湖有辯才善說之譽脫略窠臼不滯
節目有求指示者執筆便書中明祖意獨出
衆說遠近學者推爲宗師正旦結光明期湖

心律居亦行此懺主者正竹溪素重師德每
初夜必領徒過南湖聽說法要竹溪臨筵歎
服曰吾徒何幸得聞大乘四分所明檢身爲
要若明心見性其在茲乎一衆爲之歡躍
法師戒應四明人自號雪堂才識英敏襟度
豁如久學南湖爲時偉望郡以南湖請圓辯
師奉命之東掖以禮奉迎及圓辯至大開法
施妙旨雄談唯師可企一日叩函丈問指要
中未了義圓辯曰汝能背誦吾將爲說數日
誦通暨上請辯曰此中爲汝說得徹也師忽
有省自是機辯奮發莫有敵者出主白蓮學
徒雲會寧海歲有大會請師一月講經道俗

萬衆仰聽肅肅鴻音一震莫不警寤一日無
疾別衆歸寢右脇而亡塔全身於寺山之靈
源
法師法蓮字實中自號止菴四明象山人幼
年勤學一時講席知名者無不徧歷晚造南
湖侍圓辯朝問夕咨超六載如一日時皆疑
時爲之豁然初主辯利遷廣嚴永明悟真接
物以慈撫事以寬或問日用則酬酢忘倦叩
以佛法則默而不答人有測識其意者爲柱
香拱立謹辭發問方隨問委釋曲盡其理其
爲重法不失師體若此
鏡菴曰先賢有云四明中興天台之道圓

辯中興四明之宗蓋謂四明之後有派爲知解之學近似山外者而圓辯者出獨能發揮祖意以起四明盛矣哉或謂月堂得觀行止菴得宗旨一菴雪堂得辯說皆有師家之一體云

法師仲韶四明人父參圓辯學解卓異紹興

吳

中主布金以雪川神智假名諸師盛破四明乃作三千正說以追攻之名指南集凡三卷

覺雲連法師法嗣

神照下
第六世

法師則約號元菴鄞之姚氏親受度於覺雲旦夜爲學深明教旨覺雲來南湖師爲侍右撫事和謹內外以說雲逝去依上竺慧光分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座講經衆服其辯乾道九年春太師越王親製疏辭請爲月波第一師寺占東湖之勝而師以講才見稱於世故一時名德咸樂來休越王屢親講說手書贊曰師教門義龍也既爲吾家師又作此山主願奉此地長講天台宗教長修水陸普度上報君親勿事改革既而奏于朝賜智海之號自師作祖此山繼之者梓菴隱堂而拓庭徑升南湖自是地望爲之益重

證悟智法師法嗣

法師若訥字希言嘉興孫氏初依竹菴於德藏克志苦學久而嬰病心叩大士口誦秘呪

第一九九冊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夢大士灌以靈液寤而失其疾乃往赤城謁
證悟遷上竺命師首衆既沒詔師嗣居之乾
道三年春二月駕幸上竺展敬大士問光明
藏法之旨師答曰梵釋天帝四大天王下臨
土宇護國護人故佛爲說金光明三昧之道
後世祖師立爲懺法以資諸天之威德故帝

昆四

五

王士庶皆可修持上說授右街僧錄既而詔
於山中建十六觀堂仍放其制作堂於大內
四年夏召師內宿觀堂論道四月八日召師
領徒五十人入內觀堂修金光護國法上問
曰佛法固妙安得如許經卷師曰有本者如
是上然之進左街僧錄慧光法師九年召對

選德殿問大士歷代靈迹及法華經旨上曰
最初得師發明此事遂於圓覺悟得法門譬
如著碁勝負旣分不但并去碁子碁檠亦須
一時并去師曰并去者亦不可得上曰宗說
俱通其師之謂有詔令講圓覺至此虛妄心
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師曰心本無形因塵有
相塵滅心滅真心湛然上手書其語以賜又
常問金剛之旨師曰此乃六百卷般若中一
分與問所授特贈金剛故無著論云此金剛
波羅密以如是名顯示勢力結是般若皆有
是力此旣諸般若之釋疑是故金剛二字文
雖出此義實迴諸般若作譬故持說者福重

功深入句註法華座席記結頌也宋集韻史記序云宋先儒之說原是有益於世妙納音知辨漢訓預與聖
上曰朕日讀此經今更命衆合誦三萬卷
乃降制云平昔以來所食禽魚之類傷害爲多今伏般若爲除此過庶使羣生俱承解脫時沂王尚幼上召師入禁中爲王說法摩頂嘗以疾丐間上曰且賜地築室更數年彼此作閒人水邊石上共說無生十一年退處福特授兩街都僧錄時 光宗在東宮書歸隱之扁以賜之仍製讚以褒稱其德 孝宗退養重華宮召注金剛經肩輿登殿止宿殿座注成以進上披覽益有省發紹熙二年十月旦謂侍人曰吾宗通法華宜以此終乃集

衆修法華懺取道具進兩宮端坐而化壽八十二塔于正寢紹熙二年謚宗教廣慈法師普照之塔

法師俊仍日本國人先傳瑜伽密教唐元和間入中國受密教於不空弟子惠果久之抗海來中國登靈山謁北峯學天台一宗執經受教盡通其旨開禧初

北虜犯邊苻啓北峯欲結壇誦呪如不空解安西園時論委靡竟不克行北峯乃令遣徒歸國取中華先所傳五部之法而其徒淪于海

趙彥肅字子敬嚴陵人登慶元龍飛第洛學之魁楚也來謁北峯論佛法大意嘗問師曰

如來出世先說何法師曰示生同居先苦誦也又問諸大乘經多奇詭駭人來至法華何其平易師曰羣機未熟必先動盪機熟會入街駭何爲自是深識時教大旨每稱師爲南山肉身大士從受剛定止觀歎曰回天下外見復於實際者此書也初彥肅好詆佛道嘗與僧抗議理左語屈及僧沒爲行衰服門人怪問之答曰法恩逾於父母非小子所知也吳克已字復之自號鎧菴建安節使之後曾大父遊學四方因居婺之浦江幼穎悟爲學無所不通嘗讀周官慨然以封建井田爲可復淳熙中四魁待補歎曰射目中眉事與時

違乃去隱于左溪忽苦目疾或勉禱圓通輒云臨危不變真大丈夫有告以朱太醫答杜祈公未讀佛書何以知其不及孔孟試持大士號目疾良已於是遂深信讀楞嚴至空生心內猶雲點太清豁如發蒙觀山谷詩讚美宗鏡有從此永明書百卷自公退食一鑑香因閱及兩函寶積實云此書無規矩不若看止觀令悟境觀二字以爲几杖服味既而果有悟入因曰至哉規矩之說所謂至方以方天下之不方至圓以圓天下之不圓識者取二書以究之則規矩有無自有可見曾爲妙經作註自言恥與棗柏埒謂彼弘蕪祖之典

我釋獨妙之經嘉定七年冬終于寶山遺言以僧檀茶毗壽七十五所著法華樞鍵楞嚴集解科四教儀止觀大科晚編釋門正統未訖而亡良渚宗鑑爲續成之始家人夢湛假名求寄宿洎學教議論多暗合又喜其故人以謂後身云

慈室雲法師法嗣



法師正皎字元晝鄞嵩江朱氏受業多寶初從辯利止菴學因同人商略光明定題便能感天諸師得失慈室居清修造焉久之盡得慈室之道慈室遷南湖今居座端講才宏闊衆所景慕出主慈溪觀音六遷法席終于擇

陽悟真攻媿樓公鎰每從師問佛法大意師號月窓居廣壽之日於窓間作半月攻媿爲作記賦以詩云不要作圓月才圓便有虧不如作一半卻有向圓時此詩盛播人口而師之名德於是益重

行人了宣四明奉化潘氏初受經寶林慈室居清修往依焉每謂解必有行乃入南湖光嚴室閱藏經修法華三昧前後二十七日過午不食未嘗違日晷與同修善榮爲心友每閱經有疑必造榮室決之一日默坐甚久榮曰今日何爲師曰歸期已近道義難忘不覺如此請君專心進道當於淨土重會榮笑曰

正欲見君作略師自此示疾將終請衆誦
陀經稱唱佛號遽起端坐索筆書偈云性相
情忘一三無寄息風不行摩訶悉利即合掌
瞑目暑中留龕七日顏色紅潤口角微涎有
以帛搵之者異香襲人闍維舍利盈掬心與
數珠不壞嘉泰元年五月十日也後三年榮

示疾

八

示疾臨終前一日與衆訣別沐浴更衣請衆
念佛趺坐而化人謂赴宣師之約云

能仁山法師法嗣

法師法希號畢菴法雄號南巖皆天台人同
入山法師室服勤受道齊名當世及相繼居
白蓮道望若一具正眼以定宗發辯才以駕

說豁襟量以容衆搗文藻以應機白蓮宗風
之盛實二師振起之也

揚尖淵法師法嗣



法師了生越之諸暨人年十二出家慧解如
成人初謁東靈欽師時效禪林羣居僧堂當
元夕衆往觀燈欽師行香見其危坐牀上問
曰汝何不隨衆去答曰蒙師見誠專心爲學
勿事嬉遊欽師大喜撫其背曰三十年後振
吾宗者非汝而誰旣壯深研教觀時輩厭服
出主頂山講唱無廢日臥榻度上安蓮經章
天像身披五條吉祥而睡謹身敬法不以閤
室易其節

佛祖統紀卷第十七

法

法

佛祖統紀卷第十八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法

諸師列傳第六之八

休菴舟法師法嗣

黃下

法

豁菴淨悟法師

法明節法師法嗣

法

法

開林子真法師

月堂詢法師法嗣

逸堂法登法師

悅菴淨惠法師

柏庭善月法師

隱堂正榮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石芝宗曉法師

南湖善榮行人

一菴躬法師法嗣

叔寶良琰法師

正菴端信法師

齊

齊

止菴蓮法師法嗣

鏡菴景遷法師

契菴如晦法師

環菴戒樞法師

慧光訥法師法嗣

神限下
第七世

齊

等菴士衡法師

虛菴有宏法師

復菴妙珪法師

中菴師安法師

上竺師覺法師

石澗從戒法師

晦菴慧明法師

桂堂如坦法師

佛光照法師法嗣

南屏下
第七世

子庭師訓法師

東陵智迥法師

碧溪德聞法師

菊庭信礪法師

海翁時學法師

梅澗太度法師

少愚育才法師

行古忘新法師

鼎山時舉法師

若州景荃法師

古巖正因法師

毒鼓妙聲法師

應菴法言法師

梓山思恭法師

西山文拱法師

雪岑行海法師

無極可度法師

東屏正吾法師

石林文人法師

東山慧日法師

自聞如願法師

北山志在書記

方漢文珙知客
相洲坦法師法嗣



古源永清法師

潜山文珙法師

剡元先法師法嗣

南界下
第七世

雲夢允澤法師



蒙泉源法師法嗣

品四

靈源允憲法師

桐溪若濟法師

螺溪元悟法師



梅峯奎法師法嗣

孤巖如月法師

鑑堂義法師法嗣

百川如海法師

石庭道生法師

石帆宗賸法師
栢巖元昂法師

住菴淨無法師
聖水從覺法師

總菴心法師法嗣

甘鏡文景法師

斗菴希法師法嗣

海空法英法師

南巖雄法師法嗣

康靜祖意法師

休菴舟法師法嗣

廣智下
第七世

法師淨悟字機先溫之樂清李氏幼知厭俗

往依廬山飛泉圓覺十九具戒初謁定菴統

學教觀時休菴居壽昌篤於講說往來受業



菴問定菴何以示人師曰演索車義菴曰寂
光土索車否師不領菴疑在膺幾廢寢食菴
感其用心撫其背曰疑端發露實所非遙居
無何忽有契會自是宗門疑難迎刃而解吳
越講席無不縱觀志氣高卓少有許與每日
誦曰折鐺煮飯偃息中林借虛空口對萬象

說余亦何媿至若所學不充因人成事執數
行紙上語聚百十離道人大厦廣居食前方
丈吾弗爲也師始於飛泉作興棟宇旣而勉
徇衆請出主天台淨土日勤講說百廢具舉
晚歸飛泉故居課佛爲業及易疾大書以示
衆曰求醫問藥撓吾化也吾將默觀其變明

且危坐而蛻時開禧丁卯九月二十六日也
閏維之日耳與齒儼然門人文虎塔于寺之
西麓北澗居簡爲之銘曰是爲豁菴聽說提
持兩種不壞之藏道德所重雖隱而彰吾知
夫異代而同心者隨決於鴈山之陽
法明節法師法嗣

法師子真永嘉人號閑林幼從節公學用心
勤至通其道遇教義未安與諸友終日
議論旣得意已乃生帳中縱辭演說或自問
自答以自研嚴後繼主法明大弘乃父之業
辨才異等老學長康
月堂詢法師法嗣



法師法登字聖道號逸堂四明澥浦林氏受
業卑波初爲優婆塞學于梓菴天性慧悟凡
諸部要文無所不記諸文要義無所不解既
具戒入南湖依月堂堂以其宿學蚤成宜待
以異禮踰年命以懺首省與論修性善惡之
旨師資道合益用親敬守志齋居二十二年
無異念教門義旨悉有撰述世競傳錄稱爲
逸堂科云出主在城天封遷資教晚居清修
一時學者以不預聞講席者爲之愧恥
法師善月字光遠四明定海方氏父偉爲邑
中名儒母夢月輪隨懷已而有娠生之夕白
光滿室初學語常合常道法界字甫成童父

彌六經授之以次誦習如溫故業十二通春
秋大義母攜往正覺寺設供備殿搢數匝寺
主道并謂其母曰吾夜夢白龍繞此柱其微
此兒乎於是父母始今出家命名善月符先
夢也善月光遠十五具戒越三月而并師亡
乃往南湖依草菴常以科目繁冗爲勞草菴
誨之曰白日看家書有荷難解師爲一省來
菴來繼趨隅日勤菴曰異時鼓吹吾宗者其
在子乎梓菴講道月波往謁焉聞世相常住
之旨益有省發乃復歸南湖見月堂問如來
不斷性惡之說身心豁然如卻開鑰見府庫
以所悟白堂更爲演其義師拜領而退堂示

寂師爲專使往當湖請竹菴越明年命師分講風儀清溫談辯雅正竹菴讚之曰吾於首座可謂得人但恨無繼之者所居古栢獨秀因自號栢庭淳熙庚子初主東湖辨利遷慈溪寶巖居無何太師史真隱請居月波學士來奔廩食不足真隱聞之喜使使白師曰師爲道延衆欲食來取子不嗇也紹熙二年郡率何公澹以南湖虛席親裁疏勸請講道有方御衆有法十三年不易節緇素以是信之嘉泰四年退隱衍慶精舍一息十載夢老叟耳語曰六十五七十一嘉定六年郡將陳卿以南湖有去思爲更屈致辭弗克雨華更新

舊徒再擁未逾月上竺以教書召師謂亟往有似於徇名堅不爲動衆謂上命不可不恭始幡然而往是年正六十五之驗也八年夏旱詔迎大士於明慶車駕親幸致拜命師恭禱朝注暮洽上大說特補左街僧錄十二年秋拂衣東歸偃息于城南祖關是年七十一

昆四

十三

又知所以驗前夢也明年秋郡以西山資教界師佚老紹定五年春有旨再領上竺人皆以坡仙師去忽復來爲語山客開之句爲之賀端平三年得目告請老東菴一旦示疾坐牀上若相酬酢者法孫秀林問何爲曰吾與荆溪尊者對談祖道耳將入寂顧左右曰人

愚無實德爲後世稱若但崇虛譽我則不暇
千載之下謂吾爲栢庭叟則吾枯骨爲無愧
幸勿爲請謚以汙我素業言已累足而化實
淳祐元年正月十九日也留龕七日貌色鮮
白心頂俱煖奉全身塔于寺東爲壽九十三
得夏七十八先是首座智覺論請于朝言師

道光前哲四衆依仰年登九秩將還歸真諸
建塔山中以擬歸藏上有允之故今用此成
命所遺衣髮及四經解合藏于南湖祖塔之
側師所著述楞嚴玄覽金剛會解圓覺略說
楞伽通義因革論簡境十策三部格言金錚
義解宗教玄述仁王疏記附鈔箋要皆行於

世自餘雜製名緒餘講餘對客未嘗及世間
事唯論前人往行及典誥之辭或問何以安
心曰心本不動問法華經教曰當處全彰其
警策類此嗣其道者香林清賜爲上首
法師淨慈字敏中號悅菴鄞陸氏父母擣佛
而生幼年夢登寶閣見異人爲摩頂及覺異

香盈室以語隱學俊師勉其學釋遂依定海
正覺出家既具戒往見月堂因春期入懺閱
覺導頓悟同旨堂由是器之有度律師用大
智新疏講觀經于湖心月堂遣師與之辯至
談觀心觀佛之旨發難數四度竟屈服哲則
菴主南湖始開講席師掩卷危坐退而指其

瑕玼哲益敬畏榮隱堂居隱學俾師分坐講
風大揚初主郡城法華或以爲小師曰此法
智師講經之地其可鄙乎遷治平每臨講見
疏記援引儒典則止而不讀謂其徒曰此外
書也宜自觀之夏將闌對衆自說曰今夏講
席諸方所無縱或及之亦祇雜以外書誘掖
之餘無事焉匠石積年弊陋易而爲新每預公
舉或非其人輒面斥諸山曰所謂講院者以
欲傳講爾今此人能任此責乎卒不許間居
泉口拱秀菴學士裹糧來從及遷寶嚴化道
日起閏八年忽天風吹華柱香蒲院識者知
爲嘉瑞未幾果頌南湖之命時嘉定六年也

自栢庭樂育人材之繁後生尚文辭好異譏
生者稍不厭衆心必羣起而譁逐之師至以
沈毅御物持成規嚴人望風不敢犯向之好
譁者俗爲革居丈室未嘗局請益者雖入夜
不距行兩廡聞讀誦聲必忻然就之因所業
爲點示法華懺期日一開說初終參贊人皆
樂聽心感嘉定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集大衆
諷觀經趺坐榻上奄忽如蛻塔全身于祖關
門人乞銘于司今樓扶淨無住見而歎曰悅
菴不喜外書而梅麓作銘全用妙經句豈非
有以冥使之乎稟法者禪悅了彬大達了因
六七人云

行人善禁字仁甫四明小溪周氏初從月堂
 學教觀既通其旨即入觀堂修長懺閱藏經
 金書法華楞嚴淨名圓覺光明五經以施諸
 方彫造彌陀佛像拈施衆會素善水墨畫大
 士像以與人前後莫計以音聲佛事轉授諸
 人今城社經呪皆用師節度也臨終往生之
 相見宣行人傳弟子默客海印以高行爲鄉
 城所歸

佛祖統紀卷第十八



佛祖統紀卷第十九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九

詔菴悟法師法嗣

肅巖文虎法師唐名下第八世

開林真法師法嗣

法明師祖法師

逸堂登法師法嗣

同菴允憲法師

竹坡如鈞法師

可堂若衆法師

巨宗師岳法師

石坡元啓法師

石屋正已法師

化翁師贊法師

不孤有鄰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栢庭月法師法嗣

香林清賜法師

石田妙慧法師

此室大方法師

迦山士堯法師

寂菴文慧法師

巽中道謙法師

北林與俱法師

悅菴惠法師法嗣

禪悅了彬法師

雲屋可上法師

大蓬了因法師

伊堂了圓法師

半雲行儒法師

虛中元具法師

孤巖如啓法師

採菴文節法師

無謀善應法師

石門士雲法師

寶化道英法師

化翁正已法師

茅屋了已法師

竹溪志昌法師

石澗戒法師法嗣

古泉正宗法師

佛祖統紀卷第十九

新

新

新

新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

宋景定四明東潮沙門 志磐 撰

諸師列傳第六之十

嘯巖虎法師法嗣 昆四 下

訥堂慧辨法師 碩空智覺法師

松澗善助法師 寒谷妙暉法師

東山夢公首座 東山皎公法師

東山義問書記

法明和法師法嗣

法明行依法師 寶壇智尚法師

同菴憲法師法嗣

圓菴行果法師 東林覺先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香山唯一法師

石翁法介法師

虎巖行珪法師

安道清寧法師

聖水善濟法師

退若可昇法師

石坡啓法師法嗣

無住宗淨法師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

清翁惠川法師

柯山本悟法師

石林文藻法師

無聞若訥法師

照菴普聞行人

昆四

昆四

昆四

第一九九冊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一

昆五

宋景定四明東潮沙門 志磐 撰

諸師雜傳第七

淨覺仁岳法師

世二吳興子昉法師

錢塘惠勤法師

世五

雪川瑩珂法師

超果靈照法師

神智從義法師

世二慧月了睿法師

草菴道因法師

世二梓菴有倫法師

田

錢塘可久法師

雪川慧覺法師

永嘉乃仁法師

樞密使胡宿

田

田

廣壽法因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四明道時法師

儒士述菴薛澄

雜傳之作將以錄諸師之未醇正者故淨覺以背宗錄神智以破祖錄草菴以失緒錄或曰法智之世先後爲異說者有之矣豈當盡以雜傳處之乎然照圖之於四明無師資世系之相攝後人槩以山外指之亦足惑之矣至若法智子孫時爲逆路之說者未若淨覺神智之爲甚也彼祝之而不類我且指二人爲首云祝義反事見神子法師仁岳雪川姜氏自號潛夫問法智南湖之化往依爲學至水月橋擲笠水中曰吾所學不成不復遇此橋法智器之居以東厦白

晝焚香專事紬繹經書至悉投帳間未嘗啓
視因出境分衛乘舟水行偃卧舒足豁然自
得若拓虛空檣爲之折每請益函丈擲大屨
開大鎗衆望風畏之時昭師畧光明玄不用
觀心師輔四明撰問疑書以徵之四明製妙
宗并消伏三用潤師作指瑕以爲難師遽止
疑抉膜以正之四明誠別理隨緣齊師作指
濫以爲非師作十難以扶之所以贊四明爲
有力後復與十同志修請觀音三昧因疾有
閒宴坐靜室恍如夢覺自謂向之所學皆非
乃述三身壽量解以難妙宗道旣不合遂還
浙陽靈山蒙慈雲攝以法齊四明乃加十三

料簡以斥之師復上十諫雪謗往復不已詳見本紀會昭慶有請慈雲爲詩以送之學徒從
往者半雲弗之止旣遷石壁復徙靈芝時法
智已歸寂師臨衆自詫曰只因難殺四明師
誰向靈芝敢開口有仁行人自永嘉請居淨
社一住十年大弘法化以年老還鄉雪守請
主祥符觀察使劉從廣爲奏命服樞密使胡
宿爲請淨覺之號晚年專修淨業然三指以
供佛持律至嚴不以事易節創隱淪堂休室
以爲燕居治平元年春謂門人曰我翌日午
刻當行果留偈安坐而亡時三月二十五日
也塔全身于何山之西隅嗣法者梵慈乃仁

輩皆能表表模範一世師於楞嚴用意尤至
會諸說爲會解十卷熏聞記五卷釋自造
楞嚴文句三卷張五重玄義則有楞嚴說題
明修證深旨則有楞嚴懺儀復於咒章調節
聲曲以爲誦演之法所著金剛般若疏二卷
發軔鈔五卷釋自造彌陀經疏二卷指歸記
二卷釋自造文心解二卷釋不雜錄名義
十二卷義學雜編六卷如意輪課法涅槃禮
讚文羅漢禮讚文南山禮讚文施食須知毘
曇七賢七聖圖起信梨邪生法圖各一卷禪
門樞要淨名精英大論節大菩提溪講外集
憲案記諸子雜言史髓

記曰何山更爲禪居而塔地轉爲菜園厥
後寺衆有夢師謂塔處濯漑非便求遷之
及開龕色身不壞舍利盈滿遂具禮易葬
焉此與東山神照遷塔事極相類皆於當
時藏全身而特示靈瑞於二百年之後也
異哉

論曰天台家謂學華嚴唯識者爲它宗蓋
指其不受時教規矩之說耳淨覺初爲山
家之學甚厲爲止疑扶腰十門析離以排
四師甚力一旦師資小不合而遽爲壽昌
之異說甚至於十諫雪謗抗辯不已前轡
之而後畔之其爲過也與學它宗者何異

焉父作之子述之既曰背宗何必嗣法置之雜傳亦足爲懲然此亦是護宗綱辦法商爲之說耳若鑒之以佛眼則聖賢弘道互有抑揚豈當定其優劣如調達波旬皆以大權示現邪見詎可以俗情裁量之邪是知議淨覺者當以此意亮之

法師于昉與吳人賜號普照早依淨覺嵩明敬據禪經作定祖圖以付法藏斥爲可焚師作祖說以救之又三年嵩知禪經有不通輒云傳寫有誤師復作止訛以折之其畧有曰契嵩立二十八祖妄據禪經焚惑天下斥付法藏爲謬書此由唐智炬作寶林傳因禪經

有九人其第八名達摩多羅第九名般若密多羅故智炬見達摩兩字語音相近遂改爲達磨而增菩提二字移居於般若多羅之後又取它處二名婆舍斯多不如密多以繼二十四人總之爲二十八炬妄陳於前嵩謬附於後演亂正教瑕玷禪宗余嘗面折之而嵩

莫知媿又據僧祐三藏記傳律祖承五十三人最後名達摩多羅而智炬取爲梁朝達磨殊不知僧祐所記乃載小乘弘律之人炬嵩既尊禪爲大乘何得反用小乘律人爲之祖邪況禪經且無二十八祖之名與三藏記並明聲聞小乘禪耳炬嵩既無教眼纔見禪字

認爲已宗是則反販梁朝達磨但傳小乘禪
法厚誣先聖其過非小

法師可久錢塘錢氏天聖初覃思得度學教
觀于淨覺無出世志喜爲古律詩蘇軾監郡
日常與師及惠勤清順爲詩友所居西湖祥
符蕭然一室清介守貧未嘗有憂色試來守

是五

四

錢塘當元夕九曲觀燈去從者獨行入師室
了無燈火但聞瞻旬餘香歎仰留詩有不把
琉璃閑照佛世知無盡本非燈之句蒲宗孟
集錢塘古今詩求桑於師師曰隨得隨去未
始留也聞者高之晚年杜門送客不踰國障
穀安坐觀練熏修如此十餘年意外唯紅蕉

數本翠竹百箇淡如也一日謂人曰吾死焦
竹亦死擇瑛公亦死未幾皆驗人嗟異之

法師靈照蘭溪盧氏幼失怙恃白兄求出家
兄取三藤示之曰使此藤繁汝俱碎可從汝
意師欣然入林取藤成束置前曰果客入道
用此學我俱碎無恨兄不能奪遂入寶慧寺
誓去枕席香燈禮誦未替月誦通法華光明
弱冠投試有司嘉之獎以別榜旣具戒卽往
錢塘依香巖湛師學教觀數歲復往吳興依
淨覺一家戶屬無不通達初主吳山解空繼
遷景德熙寧中徙雲間超果自元豐以來於
每歲春首結淨業社七日期時預者二萬人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念佛獲驗不可紀錄嘗夢三聖儼相前跪作
禮曰靈照一生誦大乘經期生安養爲果願
否觀音指曰淨土不遠有願卽生又誦經深
夜忽夢普賢示身遂發心造其像誦經萬部
以嚴淨報元豐五年冬臥疾謂侍者曰吾安
養之期已至遂北首面西累足而化闍維異

五

五

香巖人舍利流迸結塔院東南隅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學問文章當世推
重治平三年由樞密副使出鎮杭州每來謁
岳師諮詢妙道躬執弟子禮師安坐不少遷
法師從義溫之平陽人姓葉氏十七通誦法
華得度學扶宗主大雲五峯寶積嘗患它宗

但任胸臆於所著補注集解處處辨明如論
賢首妄判華嚴議慈恩專用唯識辨祖承無
二十八祖判道家當攝入儒宗辭理切直爲
世所信並詳見諸宗立教志晚居秀之壽聖大振宗教
元祐六年春示疾就榻吉祥右脇而逝瘞舍
利于錢唐寶藏謚曰神智憲使劉焄記行業
雲端介清白不妄遊從寤寐三觀耽味著述
過午不食非法不言非右脇不臥非濾水不
飲行步有常坐立如植未嘗求公卿之知可
謂賢也已矣所著大部補注十四卷願正記
三卷釋玄新記七卷釋玄往生記四卷釋玄
釋玄通記三卷釋玄不繫要六卷釋玄集解三

卷釋四萬言四卷釋金淨名略記十卷搜玄

三卷義出

論曰神智之從扶宗視四明爲曾祖而於有所立義極力詆排之去乃翁已五十年其說已定而特爲之異破壞祖業不肖爲甚非同當時孤山淨覺一抑一揚之比也舊系扶宗今故黜之置之雜傳以示家法之在

法師了庵嘉興人號慧月學教有聲久依神智於壽聖秀有士族請神智禱疾師與俱往及歸神智責之曰汝爲純厚吾故攜汝往何爲俗舍左顧右盼師深謝過而已智曰汝豈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有所見邪師密白曰有一女祟在病牀上見師入卽下走人旣擁門乃從壁隙而出不覺顧視如此智曰吾亦見之已而病者愈智旣沒師乃繼其席思溪王氏有女卒請施食河水船不可渡乃道人報令設座於舡前卽船上遙爲咒願中夜一女至船上曰謝師戒法已得超度留鞋一雙忽不見次日王君至船驚曰此亡女入歛時鞋也昆五法師道因自號草菴四明薛氏視法智座下築法師爲叔祖其孕也母夢衆披幃而入寢而生明發而赴至俗咸知其爲後身云堂右圓相掬之如環足下奇文雙魚宛示十七日

戒坐夏南湖有問以敬善者徐爲釋之正與
文合識者知其宿習明智居寶雲往學焉已
而徧歷教庠屢參禪室因讀指要鈔深有悟
入初主禪悅直嗣四明草菴錄嗣法云三
終親近八善知識皆光明禪室大有德有言終
不在彼如水投石此一辨香奉爲延慶第一
代法智尊者用翻法恩然存則人亡大遷永
則音旁不肯者無各擊節

明寶雲廣壽治平晚主延慶學徒滿堂乾道
三年四月十七日別徒衆曰華嚴世界洞徹
湛明甚適我懷今將行矣乃令舉所述彌陀
讚曰無邊刹海海涵空海空全是蓮華宮蓮
宮周徧徧空海空海獨露彌陀容阿彌陀佛
不生滅難覓難拈水中月絕非離句如是身

如是感通如是說我與彌陀本不二妄覺落
生忽成異從今掃盡空有塵父子天然兩相
值誓修三福勤六念身口意業無瑕玷我今
以此念彌陀不見彌陀終不厭讚畢隨衆唱
佛數百遍觀經至上品上生即歛念坐亡越
三日頂足皆燬葬全身于祖塔師道貌嚴毅
辭辯如瀉有嬰其鋒者謂登龍門嘗著關政
論以正禪人之弊詣行在投宰相秦檜三上
書俱不報遂渡江而歸後秦相閱其書大驚
將見之而師已行居南湖日述輔正解以斥
律人妄解觀經之失其強志爲法若此嘗居
城南草菴因以自號

論曰草菴初學于明智一旦讀指要有著發而又自謂文繁後身故以辦香奉四明然四明者羅睺羅也未聞景佛為嗣若草菴之所承則將兄廣智而孫明智矣豈北面師事之而反孫之可乎西土二十四祖金口所宣恐有先後若謂北齊遠東龍樹此則立觀之始非草菴所當上效效鑽菴論之曰一家教觀必資傳授豈可紊亂使失其緒況當時已有高攀九祖遠嗣四明之誚舊圖系於明智終非草菴之本心新圖系之四明未免有違於公論今故置之雜傳亦足以為失緒者之戒云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法師有倫四明王氏受業于小溪壽聖自號釋菴久依草菴學分座南湖講導有旨晚主月波學徒說服相庭輩行皆北面受業所居一室未嘗見其便溺人皆異之或問其故拒而不答

法師法因自號刺心四明慈溪顧氏學草菴蓋其旨以與師同名時稱為小因主唐壽三
十年晝夜講演未嘗一日走檀門每施者至輒踈覘自歎曰比丘之法巧於活命我何人哉坐奪勤苦之利御而還之不得已受其少分所居弊陋將新之曰此軀尚無常何事外物為一日集講侍者報衆赴檀門未四師曰

第一九九冊

虛空諸天正欲聞法何必衆集即擊鼓升座
紹熙四年八月示疾於定中見淨土二菩薩
謂左右曰吾親法華道場與平時所見異甚
吾將行矣即集衆觀經稱佛號留偈端坐
結印而化瘞全身于寺東

薛澄字清卿自號述菴視草菴爲叔嘗從其

學

學大明境智之道草菴沒爲文祭之其畧云
嗚呼吾佛明心禪必用教教必用禪如江如
湖流雖不同所鍾一源如日如月時或云殊
所差一天譬以二藥治衆人病所期者瘥奈
何末途兩宗被魔學若泥偏私立位號互爲
矛盾其門必專教而視禪了不相安如針著

理禪而視教欲割不能如瘻附咽不求其端
教曰我是孰明漸圓惟惟欲聞禪曰我是但
稱別傳兩宗既孤又於其宗派別星懸或本
四明或夸雪川或出白蓮天台微旨浮談淡
語如漂流船或參渴仰或歸雲門或嗣曹川
如來心印上推下墮如顛倒持此勝心教

彼勝心以燕伐燕堂堂我翁能於兩宗洞達
妙玄云云又作草菴忌疏云諸法本空即空成
實至人不死雖死如生安住尊者如日開
氣所鍾前因不殊探戒珠於暇領飛慧劍於
龍門早遊於儒林無書不讀晚乘桴於教
海有感皆通云云於道最高裂衣冠而固恤有

觀不決擒困圍以須爭見八知識無半語
之相投將一辦會為四明而拈出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一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二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撰

未詳承嗣傳第八

東陽善慧大士善慧大士

景明道房禪師景明道房

北齊僧稠禪師

北齊李獎侍郎李獎侍郎

天台智瑛法師智瑛法師

金華方巖法師

西京楚金法師

千福秉錫法師

終南法善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玉泉真公法師下五人見淨土名

南岳承遠法師

南岳法照國師

無姓法劍法師下二人見元龜名

長沙懷遠法師

五臺志遠法師

五臺元堪法師建興中

天台道暹法師

國清清觀法師

國清文舉法師

建業敬雲法師

泰山妙行法師

寶

寶

寶

寶

寶

四明子麟法師五代唐

十祖玄燭法師

嘉禾皓端法師

會稽什法師宋下三人

嘉禾子玄法師

天台元顓法師

括蒼聰法師南齊傳

無相善勤法師

寶藏利贊法師勅傳

普慈揮法師下二人見僧名贊

空相融法師

超果照法師下二人教法寶傳

五

寶

寶

寶

寶

廣化明法師
宗元錄頽法師
寶雲威法師
方廣量照法師
普照因法師
佛智道如法師
寶積寶法師
淨慧威法師
左漢志那法師
無功居士王闍

有為天台之道而無聞於後世者固亦多矣

非以其迹晦而位卑身亡而嗣絕乎至若舊雖有傳而無所師附見它傳而無所考凡於法門有旁贊之一益者豈不樂書作未詳承嗣傳

東陽大士傳翁字玄風義烏人齊建武四年五月八日生幼與里人漁以籠蝦魚沈水中祝曰欲去者去止者止人以爲愚年十六娶劉氏生二子普建普成二十四漁於稽停塘梵僧嵩頭陀謂曰我昔與汝於毗婆尸佛所發願度衆生今梵率官衣鉢見在何當還耶令視水見圓光寶蓋環覆其身乃悟曰鑑輔之所多純鐵良醫之門足病人方急度生何

暇思梵率乃結菴於松山雙椿樹間自稱當
禾解脫善慧大士種菴蔬果任人來取爲人
傭工晝作夜歸與妻妙光敷演佛法苦行七
年宴坐之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佛東來放
光如日空聲唱言成道之日當代釋迦坐道
場已而四衆香至作禮郡守王然謂是妖妄
囚之兼旬不食覲而釋之還山愈精進曰我
從梵率官來爲說無上菩提昔感此事今不
獲藏大通六年遣弟子傳唯奉書詣闕稱帝
爲國主救世菩薩詔報曰善慧欲度衆生欲
來隨意帝預敕鎖門以觀其異大士由山木
鎖一扣諸門盡開見帝於善吉殿謁者三贊

不拜直上御榻對話異常設食竟出鍾山坐
定林松下縣官資給大同元年請講三慧般
若於重雲殿公卿畢集天子至衆皆迎大士
不動御史問故答曰法地若動一切法不安
帝善之翌日獨延於壽光殿夜漏上乃出梁
未饑亂日與其徒拾橡栗採草作糜以活間
里盜不忍犯嘗曰我賢劫千佛中一佛弟子
惡業欲連龍華會大士曰龍華是我事汝可
建請佛傳光會若從吾言定見龍華又曰吾
悟道四十劫釋迦方始發心由釋迦能捨身
所以先我成佛陳天嘉二年山中行道常見
七佛在前羅摩從後謂弟子曰七佛中唯釋

於前智論申之於後北齊心悟而立爲法
東陽旁贊而示以詩皆所以明此道也東
陽顯於梁而終於陳當北齊南岳智者以
此道相傳之際尚無恙也昔承佛口之親
宣今值諸師之授受於是作而言曰大哉
三觀之道行於震旦其在斯時乎乃述盛
二詩從旁而讚之宜也世人不考爲同時
遂指東陽爲前人而謂其能預談三觀故
晁景迂爲明智碑亦謂前乎智者以導其
教者曰梁傳大士斯言未的也今當易之
云與文禪師同時旁贊其道者曰傳大士
以大士無授受之迹今但附見於傳首云

禪師僧稠昆五鉅鹿孫氏從景明寺道房禪師受
行止觀攝心旬日即得入定後修涅槃聖行
四念處法安居五夏日唯一食嘗九日修死
想觀以所詣白跋陀三藏藏曰葱嶺以東習
禪定者汝爲最矣復詣王屋山修習前法遇
兩虎闔師以錫杖中解虎即散去黃門侍郎
李獎求學禪要爲說止觀兩卷北齊文宣詔
師出山說法師爲說三界本空萬法如幻榮
華世祖不可常保帝爲之毛豎汗流於鄴城
結雲門寺以禮奉之宴坐一室未常送迎第
于或以爲諫師曰賓頭盧迎王七步致令失
國吾雖德不逮古而儀相是同不敢自欺冀

致福於帝耳帝惑左右之言謂師不敬欲躬往加害師已冥知旦乘牛車往谷口二十里拱立道旁帝恠問之師曰身血不淨恐汙伽藍帝愧悔謂侍臣楊遵彥曰若此真人何可毀謗欲負師還寺師磬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徧天下未足謝愆遂同輦還宮問弟子前身何人師曰曾作羅刹王今猶好殺祝盆水使視之即見羅刹形又欲見佛法靈異師投袈裟于地帝遣人舉之增至數十人不能動師令沙彌取之如舉一羽帝益敬信請受菩薩戒留禁中四旬而出乾明元年四月示寂教建塔以藏舍利

述曰案稠禪師行道於壯齊天保中與思禪師爲同時迤而推之則知受止觀於房禪師當天保之初復更推之則天保前堂東魏孝靜之世時文禪師始以已悟一心三智之道以授思禪師則知房師所受止觀亦應稟自文師蓋文師悟由中論獨步河淮時無競化非小乘禪師之所能知然則房師上受文師下傳稠師上下推之爲可信矣

法師智琰母夢升通玄塔相輪坐而誕十二誦通法華時稱神童祝髮之後即參講席以師正觀年終則知參講嘗隱虎丘山講懺餘日之時即參講師也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卷五

十四

誦法華至三千部青鎖未熟自起煙芬夕端
履空潛加溢水蓋天童給持之驗焉行三淨
業修十六觀率五百人月建齋講十年不替
誦法華淨名皆三十遍觀音玄三十遍身觀
八年冬示疾見梵僧手執寶瓶曰吾無邊光
也卻後淨土稱功德寶王即我是也師謂門
人曰無邊光大勢至也功德寶王其成佛之
號也由因言果以此勉余余其西歸乎即入
定不反
金華方巖和尚荆溪未入僧時曾從之受止
觀應是左漢門人
法師楚金廣平程氏七歲出家檀越授經法

華在手九歲依西京龍興寺具戒習智者教
嘗誦經至寶塔品身心泊然寶塔忽現釋迦
分身滿虛空界禪坐六年誓建斯塔誠懷一
啓檀信自來於築基夜誦經行道衆聞天樂
異香玄宗夢空中梵金二字詰朝訪問咸以
師對乃親製多寶塔額賜繡緡爲助功畢之
日五色瑞雲凝於塔上謂同學曰鑒井見涇
去水不遠鑽木已熱得火可諧凡我七人幸
成一志晝夜誦經香煙不斷乃於春秋二時
集七七僧行法華三昧奉旨許爲常式前後
威獲舍利七百粒血書法華菩薩戒經以祝
九重寫法華千部金字三十六部用鎮寶塔

後寫千部散施信人化緣既畢右脇而逝五
靈火滅雪顏如生天子遣塔于城西貞元十
三年左街功德使竇文場奏先師楚金於天
寶初爲國建塔置法華道場今僧衆禮念六
十餘年經聲不絕乞加旌表詔謚大圓法師
法師飛錫與楚金精嚴三觀天寶初遊京師
止終南紫閣草堂後有詔住千福法華道場
不空翻譯新經頻當筆受潤文之任永泰初
詔於大明宮同良賁等參譯仁王護國及密
嚴經與三藏不空學士柳伉重加詳定充證
義正員嘗撰念佛三昧寶王論三卷明淨土
三世通修之義

禪師法善習天台教學唐天寶間遊京師嘗
誦法華所居之處繞水自滿臨終見金蓮從
空下迎天衆競鳴隱隱向西去
法師志遠汝南宋氏初依荷澤開天台一宗
該通妙理力學積歲居五臺華嚴食非別請
臥不解衣四種三昧用爲常課會昌四年忽
絕食數朝誡門人曰天台之道妙在法華文
句本迹二門開近顯遠玄文五義判釋止觀
境觀雙修行解圓明遮照平等將踐聖階降
茲罕及權機方等必假精誠永懷于茲宜副
吾意時學者如林唯元堪達其旨武宗澄汰
佛法堪稟遺言以諸文藏之星壁宣宗即位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重輝佛日堪再葺舊居取其藏本置之影堂
傳唱當時絕而復續

法師道暹天台人大歷中人京傳教威有著
述能於虛空遊行往來時謂有神足之證
法師清觀臨海屈氏久居國清妙洞三觀禪
定神異清介自守不畜衣鉢嘗曰恨未能舍
已頭目溪南有請供者夜雨水漲人不能渡
師頃刻即赴身衣無濕人知其有神足通焉
法師文舉東陽張氏入國清習天台之道悉
通要妙其形如山其貌如玉動若浮雲靜若
止水目不旁視口無戲言四威儀中無非律
範丹丘二衆仰以爲法先是因清爲場帝建

聖

光明道場歲以爲期人禁食少師竭力營建

成莊田十二頃衆賴以濟

法師敬雲建業人夙學天台之道光化二年
於永嘉寺講經依俱舍論述小乘入道五位
作析玄記二卷

法師妙行初學天台教既入居泰山結茅爲

衣捨果爲食行法華三昧感晉賢現身證明
後專持彌陀經於一夕見流離地佛與二菩
薩涌立空中僊宗聞其名詔賜號常精進菩
薩後一日再見寶地謂左右曰吾無觀想而
寶地復見安養之期至矣即日右脇安臥而
化

法師子麟四明人五代唐清泰二年往高麗
百濟日本諸國授智者教高麗遣使李仁日
送師西還具越王驛於郡城建院以安其衆

法師玄燭戒德定品慧業法門講唱宗乘當
世特立大順初傳法帝京學徒數百左右悅

隨時謂其可繼荆溪尊稱爲十祖云

法師皓端嘉禾張氏聞玄燭時稱十祖遂往
參學即悟一心三觀之旨誓心山居二十餘
年身無長衣口無異味坐唯一榻門不設關
本朝建隆初無疾坐亡火浴舍利不知其算
得法者八十人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法師善勤望天台人無相以主席請于郡時以
師高行爲之舉及遷淨名舉檀菴繼其席捨
菴遷赤城衆舉利贊繼贊赴寶藏部使者復
以無相昇師以衆不足容乃別遷勝地增建
據宇時謂安清淨衆講妙教觀宜天人之交
助也

法師元頴吳興人政和二年於郡城闢元建
智者院日居慈雲閣秉筆著書自正像統紀
終教藏目錄凡百卷名天台宗元錄序次古
今諸師行事爲山家之盛典云又述法華靈
瑞集爲十科始於普賢證明終至香光表相
郡補爲都師有招權者誣以事民其衣闕者

第一九九冊

流涕而師不爲愠幅巾布褐遊遊人間隨時
升沈晚在鹽橋菴盛誦經課佛一夕面西危
坐欣然神化焚食之日舍利布地

法師曇照四明人受業方廣宣和初建天台
別傳注最爲詳委學者趨之

法師志因賜號普照少學天台之道勝淨土

行五十年法服未嘗去體嘗因冠擾入山避
亂唯攜觸服方欲登圓冠已逼近師易衣石
上從容洗漱冠不敢犯識者歎仰謂之遊行
無畏其斯人乎

法師志昭居在漢述釋迦譜稱躬秉叔父鎡
菴微旨及編次歷代宗承圖後學於是有考

士聞四明慈溪人自號無功更家世名儒再
舉進士不得志布衣蔬食偏詢講席晚年唯
尊念佛以所得旨意述淨土自信錄其序略
云衆生本心具四淨土如同居者在具縛凡
夫即可依之其餘三土至斷惑聖人始獲證
入焉且往生一門有二淨業曰正觀照本

心也曰助行備修萬善也正觀與助行並進
則了達四淨土矣止有願等事善者近生凡
聖同居而遠作上三土之因也以此論之則
淨土者正是究理菩薩所登境界而兼容愆
愆衆生回向漸修耳又云圓機體道是最上
淨業苟加願以導之即預優品愚朴之輩但

稱佛發願者亦莫不生觀淨土一門則知聖
人無棄物也彼但守癡空之人以無礙無修
起自障心絕他學路乃高其言曰淨土末事
何足道哉發是言者可哀也矣紹興十六年
四月丁卯之夕忽聞異香滿室謂弟沙門思
齊曰此吾所修淨業有感也乃沐浴更衣面
西趺坐而化焚其軀得舍利如菽者百八粒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二

聖

聖

聖

聖

聖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三

卷六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歷代傳教表第九

北齊悟一心三智之旨以授南岳南岳修之以授智者智者始以五時八教開張一化而歸宗於法華本迹之妙既發其解必立之行

此六

於是說已心中所行以示一心三智之證載之文字用以印心以教後世自此齊上法龍猛下逮法智為十七世作歷代傳教表

梁

武帝建康新定齊郡

天監元年十一年

普通元年七年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大通元年丁未年

大同元年乙卯年 大同中二祖文禪師於

北朝河南為思禪師說三巖當東魏孝

靜帝天平間 太清元年丁卯年

簡文帝第三子

大寶元年庚午年



元帝第七子 承聖元年壬申年

敬帝第九子

紹泰元年乙亥年 太平元年丙子年

陳

武帝陳霸先受禪 末定元年丁丑年

文帝第七子

第一九九冊

天嘉元年

庚辰歲

三祖思禪師於北朝光

州大蘇山爲顓禪師說四安樂行示普

賢道場當北齊廢帝乾明元年

天康元年

丙戌

廢帝

伯宗太子

光大元年

丁亥歲

二年思禪師爲南岳帝

君授戒法

宣帝

顓顓太子

大建元年

己丑歲

四祖顓禪師於金陵瓦

官寺爲儀同沈君理僕射徐陵等開法

華經題一夏開釋大義白馬敬詔等咸

北面受業自此後常講大智度論說次

第禪門及爲尚書毛喜說六妙門

大建中南岳思禪師爲海東玄光法師說

法華安樂行歸國演教爲高麗東國傳

教之始

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南岳禪師示寂

少帝

叔寶太子

至德元年

癸卯歲

至德三年詔瓦官顓禪師赴太極殿開大

智度論題仁王般若經題還靈曜寺就

講時百座居左五等居右慧曠慧辯皆

奉教難問天子臨聽法百僚盡敬

至德四年詔迎顓禪師居光宅寺帝幸寺

聽講仁王躬禮三拜

禎明元年丁未三年顓禪師於光宅講法華
經章安預聽

隋

文帝

楊堅相國大將軍

開皇十年

庚戌元年陳亡

開皇十一年晉王摠管揚州迎顓禪師於

大聽事設千僧齋授菩薩戒師名晉王

爲摠持王上師號稱智者

開皇十二年智者禪師於荊州當陽玉泉

山爲開王父子授戒

開皇十三年智者禪師於玉泉說法華玄

義章安預聽

經

經

明經

開皇十四年智者禪師於玉泉說摩訶止
觀章安預聽是年過岳陽爲刺史王宣
武授大乘戒法爲學士曇捷等誦金光

開皇十五年七月智者禪師至揚州禪衆

寺以所著淨名義疏奉上晉王九月辭

歸天台

開皇十七年九月智者禪師於天合佛隴

爲諸弟子口授觀心論十一月於石城

寺爲弟子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

四無量心四悉檀四諦十二因緣六波

羅密一一法門是月二十四日示寂於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石城彌勒石佛像前

仁壽元年辛酉

煬帝文帝

大業元年乙酉

恭帝隋

義寧元年丁丑五祖章安禪師於天台

國清寺為法華威禪師說止觀心要

唐

高祖李淵

武德元年戊寅

太宗李世民

貞觀元年丁亥

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章安禪師於國清示

寂

貞觀二十年召法華威禪師授朝散大夫

引駕四大師

高宗治太

永徽元年庚戌

永徽六年召天宮威禪師授朝散大夫引

駕四大師與法華同職位

顯慶元年丙辰龍朔元年辛酉

麟德元年甲子乾封元年丙寅

總章元年戊戌咸亨元年庚午

上元元年甲戌儀鳳元年丙子

調露元年乙卯

永隆元年庚辰十一月二十八日法華檀

師示寂

開耀元年辛巳永淳元年壬午

弘道元年 癸未

則天高后 武后 高宗 七 右廢太子

光宅元年 甲申 垂拱元年 乙酉 盡

永昌元年 己丑 載初元年 庚寅 年

如意元年 壬辰 盡

如意二年 七祖天宮禪師於東陽天宮為

左溪朗禪師說止觀

延載元年 甲午 證聖元年 乙未

萬歲通天元年 丙申 神功元年 丁酉

聖歷元年 戊戌 久視元年 庚子

長安元年 辛丑 盡

中宗 睿宗 第七子 王 武



神龍元年 乙巳 盡 景龍元年 丁未 盡

睿宗 第八子 宗

景雲元年 庚戌 盡 先天元年 壬子

玄宗 第三子 宗

開元元年 癸丑 盡 二

開元十八年 八祖左溪禪師於東陽左溪

為荆溪然禪師說止觀是年新羅法融

等傳教歸國

天寶元年 壬午 盡

天寶十三年 九月十九日 左溪禪師示寂

肅宗 第三子 宗

至德元年 甲申 盡 乾元元年 戊戌 盡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上元元年庚子歲

寶應元年壬寅

代宗長子

廣德元年庚申

永泰元年乙巳

大歷元年丙午

大歷中九祖荆溪禪師於天台佛隴為遂

法師說止觀

德宗長子

建中元年庚申

建中三年二月五日荆溪禪師於佛隴示

寂

興元元年丁巳

貞元元年乙未

貞元中十祖遂法師於國清為脩法師說

止觀

順宗長子

憲

憲

永貞元年遂法師於國清為日本最澄說

止觀盡寫一宗論疏以歸為日本傳教

之始

憲宗長子

元和元年丙戌

穆宗長子

長慶元年丙午

敬宗長子

寶歷元年乙巳

文宗長子

大和元年丁未

大和中十一祖脩法師於禪林為外法師

說止觀

開成元年丙辰

懿

武宗長子

會昌元年丁巳

會昌六年詔毀天下佛寺沙汰僧尼

宣宗 扶定宗十三子武宗欲加害遂遷居烏沙門依齊安師武宗崩葬瓦迎入京即位

大中元年 丁卯宣詔復會昌所廢寺院

懿宗 順宗子宣宗 咸通元年 庚辰

僖宗 懿宗子 乾符元年 甲午

乾符中十二祖外法師於國清為勢法師

說止觀

廣明元年 庚子 中和元年 辛丑

光啓元年 乙亥 文德元年 戊申

昭宗 肅宗子

龍紀元年 己酉 十二祖秀法師於國清為

疎法師說止觀法門

大順元年 庚戌

乾寧元年 甲寅

天復元年 辛酉

景宗 昭宗子

天祐元年 甲子

景福元年 壬子

光化元年 戊午

太祖 宋高祖

開平元年 丁卯

乾化元年 辛未

末帝 昭宗子

乾化三年 癸酉

貞明元年 乙亥

龍德元年 乙巳

唐

莊宗 李存勖

同光元年 癸未

明宗 李嗣源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天成元年丙戌

長興元年丙寅

末帝明宗

清泰元年甲午

晉

高祖石敬瑭

天福元年丙申

天福中十四祖疎法師於國清爲寂法師

說止觀

四

少帝屋貴

事

天福七年壬寅

開運元年甲辰

漢

高祖劉知遠

天福十二年丁未

隱帝趙贊

乾祐元年丙申

周

太祖郭威

世宗柴宗訓

恭帝柴宗訓

宋

太祖趙匡胤

一

一

建隆元年庚申

麗日本求遺逸教乘論疏

建隆二年高麗國遣沙門諦觀持天台論

疏至螺溪

乾德元年癸亥

通法師說止觀法門

開寶元年戊辰年

太宗

太平興國元年戊午年

太平興國四年十六祖寶雲通法師為四

明禮法師說止觀諸大乘法

雍熙元年甲申年

雍熙四年十一月四日螺溪法師示寂

端拱元年戊子年十月二十一日寶雲法

師示寂

淳化元年庚寅年

至道元年乙未年

真宗

咸平元年戊戌年

咸平六年十七祖法智法師於南湖保恩

答日本源信信問目二十七條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景德元年甲辰年撰指要鈔成出別理隨

緣二十問以攻繼齊指濫之失

景德四年遣本如持十義書二百問上錢

唐昭師以教光明玄不立觀心之失

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年

大中祥符三年賜保恩改額迺慶同異聞

師作誠誓辭二篇俾為長講天台宗教

之所

大中祥符七年撰觀經融心解

天禧元年丁巳年與十僧修法華懺期滿

三年焚身供法以公私勸止不獲如願

述消伏三用以破孤山間義鈔之非

第一九九册

天禧四年駙馬李遵勗奏賜法智大師宣旨令住世演教不許遺身

天禧五年主上遣內侍俞源清宣旨就寺脩法華懺三日為述修懺要旨以荅聖意是歲撰觀音別行玄記觀經妙宗鈔皆成

乾興元年 壬戌

仁宗

天聖元年 癸亥 撰光明續遺記成

天聖三年先是天禧初詔天下立放生池師始於佛生日縱魚鳥為放生事自述放生文是年郡守曾會以事聞敕樞密

劉均撰文刻石仰宣聖化

天聖五年撰光明文句記其後廣智續讚佛一品

天聖六年正月元日建光明懺七日為順寂之期至五日趺坐說法唱佛而化聞維異香芬郁舍利無數舌根不壞若紅蓮華

明道元年 壬申

明道二年七月奉聖骨起塔于南城崇法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三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四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佛祖世繫表第十

傳道以心不以迹因也至論祖祖授受之際
必使循迹而後可知心苟能知心何必去迹
然則何為其迹邪豈不曰有教以為之說有

異

九

觀以為之行行必顧說說必顧行說與行如
其迹始妙故曰說己心中所行此傳道之迹
也知迹必知心知心必知道由知道故然後
可以論祖祖授受之際作佛祖世繫表

西土佛祖

教主釋迦牟尼佛

活

活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初祖摩訶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陀尊者

三祖商那和脩尊者 四祖優波毘多尊者

五祖迦提多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佛陀難提尊者 八祖佛陀密多尊者

九祖脇比丘尊者 十祖富那奢尊者

十一祖馬鳴尊者 十二祖毗摩羅尊者

十三祖龍樹尊者

末田地與商那同稟阿難非正所承今
故不列此土既尊龍樹為高祖則視十
四祖已下反同旁出西土十四祖亦視
吾北齊已下為旁出各論所承非互為
是非也若北齊悟智論一心三觀以授

第一九九冊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南岳遠繼龍樹位列二祖云

東土十七祖

高祖龍樹無畏論主

二祖北齊大禪師

三祖南岳大禪師

天台智者禪師

南岳大善禪師

縣令陳正業

南岳僧照禪師

枝江慧成禪師

藍谷慧超禪師

巴丘慧曜禪師

新羅玄光禪師

南澗慧旻禪師

升堂受蒞一人

火光三昧一人

水光三昧一人

淨人方合

南岳府君

雲峯慧涌禪師

江陵慧威禪師

鍾山智瓘禪師

仙城慧命禪師

枝江慧瓘禪師

南岳靈辯禪師

刺史劉懷寶

光州巴子立

影堂二十八人

業高四百

信重三千

昆六

十

今家欲尊四明爲正祖則當自龍樹已
下通爲十七代以並尊其位或謂興道
至高論功德稍微者夫時有通塞則道
有汗隆然於道何傷焉不有其父焉得
其子茲但取傳教之迹耳欲審其由當
求諸宗門尊祖議

見名文
義志

四祖天台智者大禪師

章安灌頂禪師。

天竺真觀禪師

瓦官法喜禪師

國清智越禪師

瓦官法慎禪師

國清普明禪師

國清智瑛禪師

佛隴智晞禪師

國清法彦禪師

廬山智錯禪師

廬山大志禪師

禪無智令禪師

奉誠法安禪師

玉泉法偃禪師

國清道修禪師

岳陽曇捷禪師

玉泉義邃禪師

國清師諫禪師

國清如朗禪師

佛隴慧綽禪師

天卿法延禪師

玉泉法才禪師

玉泉道悅禪師

天台寺觀禪師

華頂般若禪師

會稽禮宗禪師

棲霞法智禪師

玉泉行簡禪師

國清慧威禪師

碧澗法俊禪師

興皇慧梵禪師

當陽德抱禪師

南岳慧稠禪師

蔣山大忍禪師

玉泉法瑛禪師

玉泉道慧禪師

十住道臻禪師

慧日僧珍禪師

陳少帝

陳皇太子

陳永陽王

隋煬帝

玉泉關王

參軍陳鍼

儒士梁方茂

太中蔣遜政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佛隴慧辯禪師	儀同吳明徹
玉泉道勢禪師	刺史王宣武
天台慧瑫禪師	儀同沈君理
天台慧普禪師	僕射徐陵
玉泉法威禪師	光祿王固
玉泉法論禪師	侍中孔渙
會稽智果禪師	儀同周弘正
終南法琳禪師	開府柳顧言
國清智昇禪師	尚書毛喜
白馬敬韶禪師	得門千數
定林法歲禪師	
五祖章安大禪師	著山智拔禪師

法華智威禪師	荆溪湛然禪師
龍興弘景禪師	焦山神邕禪師
南岳大慧禪師	支硎道邃禪師
天台明曠禪師	佛隴大義禪師
嘉祥吉藏禪師	紫金元宗禪師
玉泉道素禪師	四明道源禪師
六祖法華大禪師	婺女清辯禪師
天宮慧威禪師	婺女行宣禪師
七祖天宮大禪師	婺女圓淨禪師
左溪玄朗禪師	婺女法開禪師
永嘉真覺禪師	三衢道賓禪師
八祖左溪大禪師	三衢慧從禪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焦山智昂禪師	毗陵守真禪師
焦山靈徹禪師	錢唐法燈禪師
焦山進明禪師	錢唐法真禪師
焦山慧照禪師	會稽法源禪師
支硎靈輪禪師	新羅法融禪師
支硎法威禪師	新羅理應禪師
支硎道忻禪師	新羅純英禪師
支硎靈源禪師	居士傳禮
	居士王元福
九祖荆溪大禪師	南岳曇環法師
興道道邃法師	龍興智淨法師
南岳魯門法師	龍興仲儀法師

龍興元皓法師	龍興子瑜法師
華頂行滿法師	龍興道如法師
天台智度法師	龍興仲良法師
雲峯法證法師	龍興重巽法師
無姓法劍法師	中丞柳公綽
翰林學士梁肅	刺史柳宗元
散騎常侍田敦	中書鄭絀
吏部員外李華	刺史孟簡
散騎常侍崔恭	至行廣脩法師
身通三十九人	興善守恭法師
十祖興道法師	日本最澄法師
十一祖至行法師	上定物外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十二祖止定法師

天台良滑法師
天台光韶法師

妙說元琇法師

天台敬文法師

天台敬休法師

天台維燭法師

天台慧凝法師

刺史常珩

天台處原法師

天台玄廣法師

十三祖妙說法師

國寧德儔法師

高論清竦法師

定水慧贊法師

國寧常操法師

法性脩雅法師

國寧義從法師

十四祖高論法師

慈光晤恩法師

淨光叡寂法師

姑蘇可榮法師

慈光志因法師
演教覺彌法師

海南懷贊法師
錢唐義清法師

奉先源清法師

梵天慶昭法師

靈光洪敏法師

孤山智圓法師

慈光可嚴法師

崇福慶密法師

慈光文備法師

開元德聰法師

廣慧蘊常法師

永福咸潤法師

十五祖淨光法師

報恩智仁法師

寶雲義通法師

永嘉繼齊法師

國清宗昱法師

永福善朋法師

廣教澄或法師

常寧契能法師

廣教寶翔法師

通照覺明法師

石壁行請法師
石壁行紹法師
勝光瑞先法師
通鑑知藏法師
崇法頤齊法師



安國智臻法師
寶山懷慶法師
明教曉乘法師
寶藏悟真法師
頂山懷玉法師
靈鷲志倫法師

十六祖寶雲法師
法智知禮法師
慈雲遵式法師
南湖異聞法師
興國有基法師
興國令祥法師

妙果文昌法師
妙果天授法師
明智祖韶法師
法喜清鑑法師
真淨思永法師
保慶法潤法師

福源悟持法師
廣慧體源法師
致唐清曉法師
寶雲延德法師
寶山善信法師
太師錢惟治

天竺本融法師
天竺思悟侍者
丞相王欽若
侍郎馬亮
諫議胡則
職方崔育才
法顯遇成法師
梵率守仁法師
圓應德賢法師
神智仲元法師
慈明慧觀法師
慈覺永堪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神智載升法師

廣慧居白法師

法鑑若愚法師

靈山則章法師

十七祖四明法智法師

廣智尚賢法師

神照本如法師

南屏梵臻法師

三學則全法師

淳石崇矩法師

廣慈慧才法師

廣嚴含瑩法師

慈受子琳法師

寂照慧日法師

圓悟思尚法師

慧行智深法師

三衢懷襲法師

圓智志豪法師

承天文詡法師

日本源信法師

內侍俞源清

嗣法二十七人

入室四百七十八人

慧因擇交法師

圓智覺宗法師

崇法祖端法師

四明文繁法師

丹立嗣謙法師

四明頌彬法師

昆六

廣印智環法師

祥符文智法師

三衢文炳法師

四明用卿法師

四明居永法師

崇法自仁法師

升堂一千人

三學若水法師

天柱守孜法師

景雲溫其法師

淳石懷月法師

婺女日東法師

圭

覺慈善嵩法師

景德居式法師

承天義昭法師

承天義榮法師

妙悟希最法師

饒主法宗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照堂師昶法師

寶壇智尚法師

法明行依法師

法明可圭法師

圓辨法師

月堂慧詢法師

馬六

逸堂法登法師

相庭善月法師

悅菴淨慧法師

隱堂正榮法師

石芝宗曉法師

南湖善榮行人

肅巖文虎法師

訥堂慧辯法師

碩空智覺法師

松潤善助法師

寒谷妙輝法師

東山雙公首座

上六

東山皎公首座

東山義問書記

同菴允憲法師

石坡元啓法師

竹坡如約法師

石古慧判法師

竹屋善文法師

石屋正巳法師

一菴處躬法師

正菴端信法師

叔寶良琰法師

蕪菴岳拱法師

贊菴惟定法師

誰菴宗岳法師

雪堂戒應法師

止菴法蓮法師

指南仲韶法師

慈雲文統法師

餘姚清浩法師

鏡菴景遷法師

為山智恭法師

懷古可尚法師

化翁師賢法師

巨宗師岳法師

不孤有鄰法師

每佳宗淨法師

大石惠聖法師

香林清賜法師

伊堂了圓法師

所雲崇嚴法師

石田妙慧法師

半雲行儒法師

北室大方法師

虛中元其法師

通山士亮法師

契菴如悔法師

環菴戒樞法師

禪悅可彬法師

寶化道英法師

雲屋可上法師

化翁正已法師

昆六

大達了因法師

茅屋了己法師

竹溪志昌法師

東山神照法師

法真慶威法師

安國元惠法師

孤岩如啓法師

齊菴文壽法師

牛岩覺金法師

操菴文節法師

巽中道謙法師

無謀善應法師

圓菴行果法師

十七

東林覺先法師

香山唯一法師

浩翁惠川法師

石翁法介法師

柯山本悟法師

虎巖行珪法師

白蓮道卿法師

天台淨僊法師

四明淨杲法師

郡守李庭芝

神悟慶謙法師

墟菴有嚴法師

天台法麟法師

天台應通法師

承天法寶法師

承天懷雅法師

天台寶織法師

永嘉元操法師

石林文藻法師

安道清寧法師

無聞若訥法師

自牧子誦法師

聖水善濟法師

南湖普聞行人

智涌了然法師

真教智仙法師

白蓮梵章首座

證悟圓智法師

慧光若訥法師

覺雲智連法師

元菴則約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錢唐義全法師

承天擇仁行人

天台左伸居士

北禪淨梵法師

北禪惠深法師

頂山子文法師

飛英智悅法師

超果惠道法師

通照慧明法師

報慈蒞堯法師

德藏從進法師

白蓮善珪法師

孫菴清哲首座

澤山與威法師

山堂元性法師

虛堂本空法師

集長妙璘法師

赤城中益法師

白蓮智圓法師

白蓮清悟法師

白蓮子侔法師

等菴士衡法師

虛菴有宏法師

後菴妙珪法師

德藏擇瑛法師

北關思淨法師

金華子方法師

壽安良弼法師

教藏有全法師

淨住思照法師

一行宗利法師

東山之壽至月潭

清遠與山與不

用屏興教法師

慈辯從諫法師

車溪擇卿法師

中菴師安法師

上竺師覺法師

石澗從戒法師

晦菴慧明法師

古泉正宗法師

月潭道鑑法師

雪溪思益法師

法照中岐法師

神慧敏齋法師

能仁文公首座

慧覺齊王法師
圓覺蘊慈法師
普明如靖法師
天竺應如法師
法雲宗敏法師
慧覺清月法師
佛智慈雲法師
佛照智堅法師
圓明智賢法師
高麗義天僧統
明義首座
群峯太初法師

能仁能公行人
則菴明哲法師
能仁道山法師
醴泉行環法師
布金覺先法師
畢菴法希法師
南巖法雄法師
東山祖意法師
坦菴法英法師
正堂如理法師
崇先懷志法師
精英從智法師

梵慈智普法師
龍華道方法師
圓照梵光法師
趙果宗肇法師
東靈智欽法師
揚尖利淵法師
揚尖法欽法師
崇先了生法師
南屏用文法師
憲章仲閔法師
餘慶道存法師
趙果會賢法師

宣秘慧仙法師
普圓普證法師
法燈道遵法師
餘姚行澄法師
樞密蔣之奇
法照淨通法師
圓通思梵法師
忠溪景咨法師
普圓善期法師
神辯覺寧法師
等慈慧序法師
景德法雲法師

精微彥倫法師
寶積彥端法師
清辯蘊齊法師
法慧正宗法師
東安景初法師
南屏靈玩法師
東吳文詡法師
錢唐如詢法師
車溪卿法師
竹菴可觀法師
牧菴有朋法師
顯菴法昌法師

上方法清法師
北峯宗印法師
智行守旻法師
神辯清一法師
自得慧欽法師
古雲元粹法師
佛光法照法師
梅峯梵奎法師
石溪思壽法師
石鏡清杲法師
慈感文圭法師
蒙泉了源法師

月溪法輝法師
隱學本然法師
浮石子慧法師
永福志亨法師
天王道用法師
能仁懷寶法師
祥符道忻法師
草堂如寶法師
車溪善榮法師
紫金法通法師
慧覺玉法師
清修法久法師

毒海道源法師
桐洲懷坦法師
剡源覺先法師
南峯思誠法師
日本俊蒨法師
嚴陵趙彥肅
鎧菴吳克已
具城妙銛法師
孤岩如月法師
慈室妙雲法師
雪溪晞顏法師
悟真正皎法師

澄覺神煥法師
假名如湛法師
密印修慧法師
慧解曇應法師
慧照道倫法師
北禪法榮法師
比禪文俊法師
圓覺淨圭法師
車溪智欽法師
子遯師訓法師
東陵智迴法師
北溪德聞法師

南湖了宣行人
覺菴簡言法師
鑑堂思義法師
菴菴妙心法師
常齋法开法師
古鏡文果法師
愚谷從慧法師
東濱慧日法師
千江一印法師
靜山屢仁法師
魯山李文法師
虛堂可明法師

菊逵信經法師
海翁時學法師
柳塘可權法師
沃洲光燁法師
梅澗太度法師
少愚育才法師
行古忘新法師
鼎山時舉法師
右洲景荃法師
古岩正目法師
應菴妙言法師
梓山思恭法師
西山文珙法師

松林宗溥法師
宗周子文法師
四窓子思法師
起周尹輔法師
松逵可月法師
雲海普度法師
雲海至寶法師
渭濱惟清法師
大山道恢法師
此堂道悟法師
畫堂文煥法師
芝田德瑞法師
石泉普洽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雪岑行海法師

太虛普容行人

無極可度法師

雙溪道弘法師

東屏正吾法師

石菴文全法師

昆六

東山慧日法師

自間如顓法師

此山志在書記

方溪文珞知客

剡源先法師

雲夢允澤法師

本模師楷法師

高峯淨弥法師

大明圓照法師

子元義深法師

西泉一準法師

性翁文習法師

北

南叟元凱法師

竺隱弘道法師

元璞如璋法師

箕山大隱法師

照菴允中法師

我菴本無法師

湛堂性澄法師

如菴淨真法師

秋厓宗策法師

方岩懷則法師

子蒙省初法師

桐洲坦法師

古源永清法師

潛山文珣法師

玉岡蒙潤法師

西厓真備法師

松壑正壽法師

春洲紹澤法師

天岸弘濟法師

絕宗善繼法師

耶溪允君法師

行之大安法師

息菴允茲法師

大璞如玳法師

大車是乘法師

大徹淨昱法師

獨遠自朋法師

信元永孚法師

天岩晉曜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大用必才法師
雪林廷瑞法師
印海子寶法師
錫堂義法師
百川如海法師
性菴淨岳法師
栢岩文果法師
石庭道生法師
石庭宗暉法師
聖水從覺法師
頑空覺法師
愚山從古法師

靜菴原鎮法師
操古啓方法師
荆山良玉法師
春谷智熙法師
夢觀守仁法師
一原紹宗法師
靜翁祖明法師
竹堂師正法師
北山文勝法師
一山懷惠法師
竹屋元淨法師
日章祖稱法師

同源省初法師
月溪善良法師
竹溪元良法師
新溪了融法師
空叟妙解法師
具城銛法師
雜傳世繫十六人
淨覺仁岳法師
吳興子昉法師
錢唐可久法師
錢唐惠勤法師
雪川梵慈法師

九皋妙聲法師
道岩子賢法師
行己兄恭法師
圓通如聞法師
盤谷祖訓法師
竹野文奎法師
治堂守模十二法師
鳳山子儀法師
仁叟義靜法師
香山應方法師
古厓惠新法師
道夫必弘法師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永嘉乃仁法師

超果靈照法師

「樞密胡宿胡則之子

○草菴道圓法師

梓菴有公法師

廣壽法圓法師

四明道時法師

述菴居士薛澄

未詳承嗣四十人

景明道房禪師

北齊李獎侍郎

金華方岩禪師

一之如寧法師

北田如圭法師

北溪慧謙法師

大章惠珪法師

神習三義法師

慧月了睿法師

指傳之作其有意乎
草菴失端故寄此三
人以警示後末之切

東陽善慧大士 梁

北齊僧稠禪師

天台智琰禪師 唐

千福飛錫禪師

西金竺金禪師

終南法善法師

南岳承遠法師

五臺志遠法師

天台道進法師

國清文舉法師

建業敬雲法師

十祖玄燭法師 宋

會稽什公法師

天台元穎法師

寶藏利資法師

空相融公法師

廣化明公法師

玉泉真公法師

南岳法照法師

五臺元堪法師

國清清觀法師

泰山妙行法師

四明子麟法師

嘉禾皓端法師 北三

嘉禾子玄法師

無相善勤法師

普慈暉公法師

超果照公法師

宗元元穎法師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四

寶雲威公法師
四明曇照法師
佛智道如法師
淨慧威公法師
無功居士王闍

慧川熙公法師
普照因公法師
寶積實公法師
左溪志昭法師



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五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山家教典志第十一

智者高座以縱辯章安直筆以載書所謂以
文字廣第一義諦是猶託之空言不如載之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荆谿有云文即門也即
文以通其理豈非門乎至若後世發揮祖道
豁然有述雖各出義章互形廢立所以歸宗
之誠則無乎不同也今故並陳篇目以貽好
古者之求述山家教典志

南岳

大乘止觀



唐末教典流散海外本朝咸平三年日本國辨照持此本至四明慈雲得之為作序云初卷開止觀之解次卷示止觀之行

四十二字門卷二

大品四十二字初阿後茶南岳用對四

十二位

安樂行義卷一

四明行皎遊方至南岳福嚴於歲中得此本端以示圓辯其後北峯石芝始獲開板

南岳願文卷一

無諍行門卷二

三智觀門

次第禪要

釋論玄已上各一卷

右止觀安樂行義願文有見本餘不復見惜哉

天台

法華玄義卷十

法華文句卷十

摩訶止觀十卷

禪波羅蜜十卷

修禪六妙門一卷

光明玄義一卷

光明文句卷三

菩薩戒疏卷二

觀音別行玄義二卷

觀音別行義疏卷五

請觀音經疏卷一

觀無量壽佛經疏卷一觀心論卷一

金剛般若經疏卷一觀心論卷一

年利湖行靖等持此疏入經為注成林傳元

四念處卷四

彌陀經義疏卷一觀心論卷一

文事仲照法師在東山藏中

禪門口訣卷一覺意三昧卷一

法界次第卷三法華三昧儀卷一

四教義卷四維摩玄疏卷六

右七十六卷天聖二年慈雲奏入大藏

維摩文疏卷二十八

十卷八種為場寺所宜藏者為

淨土十疑論 觀心食法

觀心誦經法 觀心十二部經義

小止觀卷一

智度論疏卷二十彌勒成佛經疏卷五

觀心釋一切經義卷一彌勒上生經疏卷一

釋一經玄義卷一坐禪止觀卷一

仁王般若經疏卷二坐禪止觀卷一

禪門章卷一般舟行法卷一雜觀行

入道大旨卷一五方便門卷一七方便義

七學人義卷一一二三四身義

法門儀卷一禪門要略卷一

已上各

右四十一卷闕本

慈雲隨函錄云法華玄義者唯解首題統明五時廣辯八教出世大意蓋在其中文句者以疏句分節經文荆溪云以由釋題大義委悉故至經文粗分章段隨部有荆溪之記猶五經之有正義也止觀者定慈

之異名法華之行門也前玄義文句皆明佛世當機得益之事縱有托事附法觀心之文非即正意今止觀正是智者說已心中所行法道自行因果化他能所無不具焉荆溪以輔行釋之○目錄云今家有三種止觀一曰漸次謂解頤行漸即禪波羅

婁是也二曰不定謂解頤行或頤或漸即六妙門是也三曰圓頓謂解頤行俱頤即摩訶止觀是也此三止觀對根不同行相雖殊俱依圓理而為宗本唐梁肅刪止觀為六卷文雖簡要而修相多闕覽者宜知除智者親筆餘皆章安於法輪之下述為疏論也○唐書藝文志云灌頂私記智者詞旨一卷義記一卷今未詳何文○釋籤云止觀禪門淨名疏等各有餘分說未終若文繁止觀云智者於玉泉寺一夏敷揚二時慈雲雖樂說不窮纔至見境法輪停轉後分弗宣輔行云大章第七開為十境至

第七境餘不後宣後三大章及餘三境時
此釋遍夏終於茲罷唱止此釋次第禪門即禪波
 羅蜜亦列十大章於第六方便文中注云
 若論初禪已後發諸禪定深妙境界並在
 第七修證中說此文皆悉不流通也此釋
 淨名經十四品大師疏解止佛道品第八

後諸品疏乃是章安述而續之此釋
 章安此釋

涅槃玄義卷二 涅槃經疏卷一
 觀心論疏卷二 國清百錄卷一
 智者別傳卷一 八教大意卷一

南岳記卷一

真觀法師傳卷一

荆溪

玄義釋籤卷十

文句記卷十

止觀輔行卷十

止觀義例卷十

止觀大意卷十

維摩略疏卷十

紹摩廣疏卷十

金剛經論卷十

始終心要

十不二門卷十

止觀搜要記卷十

涅槃後分疏卷十

觀心誦經記卷十

三觀義卷十

授菩薩戒文卷十

止觀文句卷十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華嚴骨目

七令東山有極二

法華補助儀

方等補闕儀

龍興

涅槃經注

天台

心經疏

華頂

涅槃記卷十二

靈光

光明玄義記

廣教

光明玄金鼓記

十經論注

石壁

觀經疏記

奉先

發揮記

示珠指

孤山

示珠指

首楞嚴經疏

不思議法門經疏

四十二章經疏

阿彌陀經疏

普賢行法經疏

無量義經疏

般若心經疏

遺教經疏

闍義鈔

康隱記

刊正記

表微記

垂裕記

發源機要記

百非鈔

顯性錄

三德指

顯性錄

正義

顯性錄

西資鈔

顯性錄

谷響鈔

顯性錄

寶雲

詒謀錄一 撰心經 撰自
拈重鈔一 撰大經 撰自 撰文殊 撰無 撰不 撰經
問居編一 撰十 撰今 撰取 撰其 撰義
孤山年二十一始學于奉先清師及二年
奉先亡遂往孤山杜門養病年四十七而
化於二十四年著書百二十卷勤矣

觀經疏記石芝 撰妙 撰中 撰明 撰承 撰用 撰其 撰美 撰於
光明玄贊釋光明 撰句 撰脩 撰急 撰妙 撰諸 撰諸 撰云

四明

觀音別行玄記二 撰觀 撰音 撰別 撰行 撰疏 撰記 撰二



慈雲

金光明護國儀撰 撰本 撰請 撰觀 撰音 撰懺 撰儀
往生淨土懺儀 懺懺 懺懺 懺懺 懺懺 懺懺 懺懺 懺懺

石芝撰四明教行錄脩載別理隨緣融心
解消伏三用起信論融會章義例境觀及
問答等文

大悲懺儀卷一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光明玄續遺記三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觀經疏妙宗鈔三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扶宗記卷二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觀心二百問卷一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修懺要旨卷一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大悲懺儀卷一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撰撰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

小弥陀懺儀

天竺別集

辯才



天竺

淨覺

發軔鈔

弥陀經新疏

指歸記

楞嚴文句

熏聞記

楞嚴集解

楞嚴說題

還源記

文心解

功宣記

津名精英

智論

法華三昧懺儀

金剛集

同事理說

指源集



禪門樞要

義學雜編

起信梨邪生法圖

止疑書

雪謗書

諸經義題

涅槃禮讚文

羅漢禮讚文

若溪論外集

廣智

神照

雜錄名義

毗曇賢聖圖

扶膜書

十諫書

施食須知

如意輪課法

楞嚴札懺儀

南山札讚文

聞幽志

經疏

仁王懺儀



扶宗錄

扶宗錄卷十

二師口義

法真錄

光明十願

三慧論

龍王法印經疏

空品注

龍王法印經疏

心經注

安樂行注

文句箋難

或對

議方便品題

順正記

往生記

寓吉記

止觀助覽

文句箋難

或對

議方便品題

順正記

往生記

寓吉記

神智錄

新記

圖通記

圖通記

圖通記

圖通記

圖通記

圖通記

圖通記

金剛集解

淨業記

假名集

護國記

假名集

假名集

假名集

假名集

智涌

宗國記

虎溪集

功德天懺儀

樞要記

樞要記

樞要記

樞要記

雜珠記

行法經疏

祖源記

尊勝懺法

尊勝懺法

尊勝懺法

尊勝懺法

尊勝懺法

車溪

三部捕注

某要

搜玄

秘密五章

秘密五章

秘密五章

秘密五章

卷六

浮石

憲章集

卷五

佛照

大雲請雨經疏

卷一

草堂

義例隨釋

卷六

輔贊

記

卷一

吳興

宗元錄

月堂

國宗解

卷一

四明

注天台別傳

梓菴

教義

虛堂

宗極論

南湖

草菴錄

止庵

教義

寶嚴

指南集

卷六

鏡菴

隨錄

宗源錄

環菴

教義

慈室

圓覺直解

卷三

北峯

金剛新解

擇金剛

彌勒偈

逸堂

圓頓宗眼

金鐔十義

教義

栢庭

仁王疏記

楞嚴玄覽

金剛會解

國覺略釋

簡境十策

四部格言

宗教玄述

十類因革論

附鈔箋要

統紀卷第二十五

永樂北藏

佛祖統紀

第一九九冊